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記

张健譯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編輯委員会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譯文根据《現代丛书》版(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作者像根据加納特編《插图本英国文学史》第三卷(Garnett & Goss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I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6);格列佛像及地图五幅系根据戴維斯(H. Davis)編牛津版《格列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9)复制。

格 列 佛 游 記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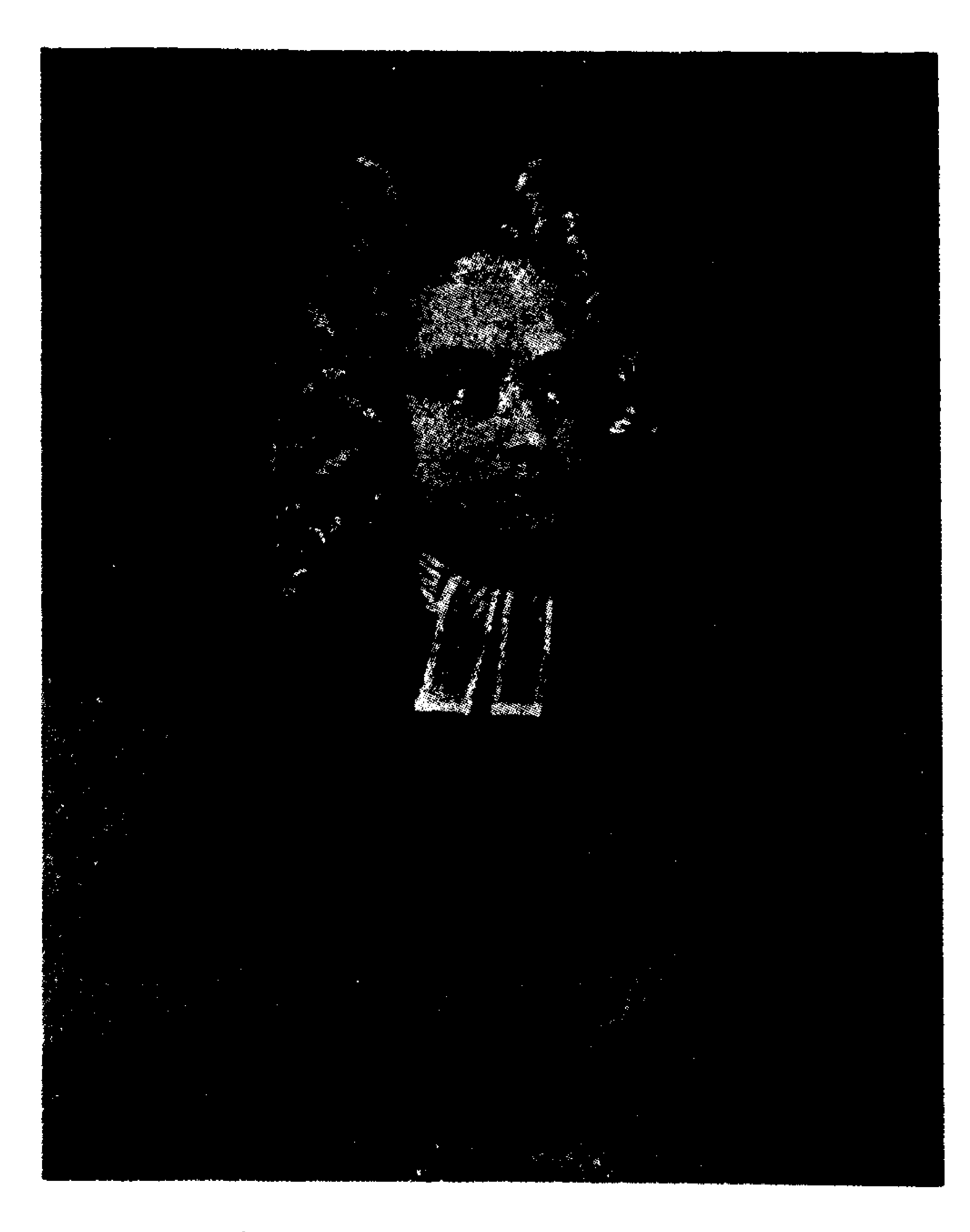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549　字数206,000　开本850×1168耗$\frac{1}{32}$　印張9[illegible]　插頁3[illegible]

1962年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2月北京第[illegible]次印刷

印数（精）0001—1200册
（平）00001—11200册

定价（[illegible]）1.50元



斯威夫特画像　　　　英国　杰弗斯作

譯本序

一

《格列佛游記》是十八世紀英国杰出的諷刺作家江奈生·斯威夫特的代表作。这本书約在1721年开始写作，1726年出版。

斯威夫特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政治形势变化較多的时代。1688年英国发生政变，資产阶級历史学者美其名曰“光荣革命”，而实际上这次政变的結果不过造成了貴族和資产阶級的妥协。馬克思說：“‘光荣革命’，把奥兰治的威廉拥上統治者的地位时，又把地主式的和資本家式的貨殖家，拥上統治者的地位。”①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从此确立，議会和內閣成为統治阶級剝削压榨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貴族和大資产阶級推行的土地、稅收和殖民政策加速了資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是英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英国存在着种种矛盾：有人民群众和統治阶級（資产阶級和地主貴族）之間的矛盾，有各个統治集团之間的矛盾，有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相互联結，情形极为复杂。第一，英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处境在当时是更加恶化了。英

①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914頁。

国的圈地运动早在十五世紀就已开始，継績进行了两百多年。十八世紀初年，新地主利用議会頒布的"共有地圈圍法案"把民众土地当作私有財产贈送給了自己。① 农民被赶出土地，淪为貧民。农民在苦难的岁月中，进行了斗爭，頑强勇敢地抵抗議会圈地运动。

第二，英国統治阶級的內部也充滿了矛盾。1688年政变后，掌握統治大权的是議会和执政党。十八世紀的英国議会是极端反动的，貪污腐化，黑幕重重。当时英国議会的两个政党，托利党和輝格党，都直接代表土地貴族、金融貴族、大資产阶級的利益，不过輝格党人和金融資产阶級更为接近，托利党和土地貴族更为接近罢了。两党輪流执政，爭权夺利。在安女王（1702—1714）当政期間，最初由輝格党人执政，推行了十分好战的对外政策。托利党人利用英国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在1710年末获得議会选举的胜利。以哈利和波陵布洛克为首的托利党人上台执政。从1714年起輝格党人重新执政，长达七十五年之久。两党之間和輝格党內都存在着种种矛盾。英国的第一位首相輝格党党魁渥尔坡尔（据說小人国的財政大臣就是影射渥尔坡尔的）利用賄賂分贓的手段維持其长期的統治；他弄权忌才，排斥異己，在輝格党內形成一个集团。于是輝格党开始分化，一部分和渥尔坡尔結合，組成"在朝党"，另一部分跟托利党人合流，成为"在野党"。两党互相攻訐，矛盾很深。其实这些派系斗爭并不是由于在政治見解上有什么原則的不同，而是由于爭权夺利。

第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英国在十七世紀后半叶打敗了荷兰，大事扩張海外殖民地，先后占領了东印度群

① 參閱《資本論》第1卷第916頁。

島的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等島屿。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也先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据点。格列佛在航海途中也到过这些地方。十八世紀初叶英法两大殖民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冲突起来。1701—1713年間进行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英国占領了地中海的門戶直布罗陀和北美洲的重要領土，开始建立殖民帝国，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在英国国內，由于連年征战，国債增加，人民負担十分沉重。統治阶級貪污腐化，劳动人民日益貧困，两者之間的矛盾加深了。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恩格斯語）。在十七世紀初年，英国就开始奴役爱尔兰。1649年爱尔兰的人民起义遭到克倫威尔軍队的殘酷鎮压，經过疯狂的燒杀淫掠，爱尔兰遍地疮痍，民不聊生。在斯威夫特的时代，英国的政策是破坏爱尔兰工业的发展，使其淪为附庸国家，所以爱尔兰的經济陷于停滞，工商业雕疲，人民极为穷困。斯威夫特虽然是英国人，但他是在爱尔兰长大的，后来为了爱尔兰人民的利益，始終对英国的統治阶級进行了尖銳的斗爭。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直接地或間接地反映了上述的矛盾。斯威夫特的諷刺杰作之所以深刻有力，就在于他对英国議会中毫无意义的党派斗爭，統治集团的昏庸腐朽和唯利是图，殖民战爭的殘酷暴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在于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歌頌了殖民地人民反抗統治者的英勇斗爭。

二

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父母都是英国人，父亲在他誕生前七个月逝世。他的生平和創作道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667—1700） 斯威夫特早年生活貧苦，寄居伯父家中。十四岁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对这些科目都不感兴趣，却喜爱历史和詩歌，所以在校学习成績不好。他毕业时，学院当局“特别通融”，才取得学位。1688年政变后，他回到英国，依靠亲戚情面才能够在乔浦尔爵士家中作私人秘书。乔浦尔是一位退休的大臣和外交家，住在发恩汉附近的穆尔庄园，栽花植树，著书立說，过着閑适的貴族阶級的剝削生活。斯威夫特由于自己沒有社会地位，时常感到苦恼和屈辱。1694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在奇尔路特作了不到两年的穷牧师，又回到了穆尔庄园，一直到1699年乔浦尔逝世那一年。

斯威夫特在早年就接触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开始养成分析事物的才能和銳敏的观察力。对于一位諷刺作家来說，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在穆尔庄园讀了不少古典名著。但是他也受到乔浦尔“崇古非今”倾向的影响。他在这时期写了《书的战爭》和《桶的故事》两部作品。它們是在1697—1698年間写的，但一直到1704年才同时发表。

《书的战爭》的写作經过是这样的：古今作品孰优孰劣这个問題在十七世紀末年的英国学术界引起过一場爭論。1692年乔浦尔发表一篇叫作《論古今学术》的論文。他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发拉利斯书簡》，认为远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威廉·渥頓著文駁斥乔浦尔的主張，他认为时代进步，今人作品胜古人，况且乔浦尔所推崇的《发拉利斯书簡》系后人所伪托。当时学者查理·包义耳和理查·本特立分别加入古今学派展开論战。斯威夫特受了乔浦尔的影响，倾向于古学，才写了《书的战爭》。乔浦尔崇古非今是十八世紀英国假古典派复古拟古反动文学主張的先声，事实上这种倾向代表当时封建貴族保守的要

求，企图标榜古人作品和新文学相对抗。《书的战爭》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就內容而言并沒有进步意义；但是斯威夫特在这部作品中初次显示了他的諷刺才能，他对当时学究式的煩瑣考证和脫离实际的学术研究予以尖銳的批評。他借用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关于蜘蛛和蜜蜂的比方，提出文艺和科学应該为人类服务，它們应該像蜜蜂一样为人类带来蜜和光，而不应該是一面骯髒无益的蛛网。

和《书的战爭》同时发表的《桶的故事》却是一部意义深远的杰出的諷刺作品。斯威夫特这次把矛头指向教会，同时对于当时貧乏的学术、淺薄的文学批評和社会恶习也予以抨击。他通过三兄弟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諷刺了天主教会、英国国教和喀尔文教派（英国清教徒）。他諷刺这些教派都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宗，遵照《圣經》的指示行事，事实上却阳奉阴違。虽然斯威夫特本人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却能大胆地批評了基督教徒的虛伪和无耻。《桶的故事》是英国启蒙主义者批評教会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斯威夫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

中期（1710—1714）。吞浦尔爵士逝世后，斯威夫特回到了爱尔兰，担任都柏林附近拉腊柯尔地区的牧师。他为了教会事务时常到倫敦去，1710—1713年間在倫敦住了两年半。他在倫敦期間卷入了党派的斗爭，很受托利党首領的器重。1710年托利党人上台执政后，他担任了該党报紙《考察报》的主編。托利党人为大土地所有者，战爭对于他們是沒有好处的，因此他們为了迎合英国人民厌恶战爭的心理，猛烈攻击輝格党人的好战政策。斯威夫特写了許多揭露輝格党人的貪婪和反对战爭的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同盟国和前任內閣在发动和进行这次战爭的行为》（1711）。輝格党人在十八世紀初叶执掌內閣政

权，推行反人民的战争政策。英国和荷兰、瑞典同盟对法国进行长期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給人民带来沉重的負担，却給資产阶級带来巨額利潤。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喚起英国人民反对战争，坚决要求統治集团和法国締結和約，对反对战争的英国輿論起了重大的影响。斯威夫特当时所写的政論虽然是为托利党人服务的，但他反对几个殖民主义国家統治阶級爭夺权益的战爭，却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他这一段政治經驗使他对英国統治集团的貪污腐化和資产阶級的丑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識。1714 年托利党人失势以后，他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作圣派得立克教堂教长，終其一生。

晚期(1714—1745)。1714 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他对爱尔兰人民的苦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积极地号召爱尔兰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斗爭。1720 年他发表了《普遍使用爱尔兰的工业产品的建議》，主張爱尔兰人民发展自己的工业，拒絕使用英国貨，以抵制英国殖民者的殘酷剝削。1723 年英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了在爱尔兰鑄造半便士銅币的特許状，又把它卖給了英国商人威廉·伍德，賺了一万英鎊。伍德只要用价值六万英鎊的銅就可以鑄造价值十万另八百英鎊的半便士銅币，可获暴利四万英鎊。这对于貧困的爱尔兰人民是严重的威胁。斯威夫特就化名垂皮尔发表了几封公开信。他号召爱尔兰人民坚持斗爭，一致拒絕使用半便士銅币。为什么伍德敢于以暴利剝削爱尔兰人民呢？他說那是因为伍德是一个英国人，又有要人朋友。英国当局在爱尔兰人民的群起抵抗的压力下，被迫减少发行額至四万英鎊来緩和局势，并派出一位大臣到爱尔兰来鎮压。凶狠的英国統治者是不肯輕易让步的，据說反动的英国首相渥尔坡尔曾經发誓要把半便士銅币塞下爱尔兰人民的咽喉。

斯威夫特对爱尔兰人民說："……你們要知道根据上帝的、自然的、各国的和你們本国的法律，你們是也应該是和你們的英国弟兄一样的自由人民。"爱尔兰人民在斯威夫特的領导和鼓舞下終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但是《垂皮尔书簡》却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它发出了爱尔兰人民爭取自由独立、摆脫英国殖民統治的雄偉的呼声。斯威夫特在这一事件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爱戴，成为爱尔兰人民的英雄。1726 年他最后一次訪問英国归来，都柏林人民为他鳴钟举火，并組織仪仗队把他送回寓所。

斯威夫特在晚期的作品中，斥責了英国統治集团的腐朽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資产阶級唯利是图的剝削本质。就在这个时期，斯威夫特完成了他的不朽的諷刺杰作《格列佛游記》(1726)。此后他还写了許多滿怀忧憤的諷刺作品。最著名的一个小册子叫作《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們父母的負担的平凡的建議》(1729)。斯威夫特用"反語法"提出了一个"公平、便宜而可行的建議"，指出爱尔兰人民已經貧困到什么地步，对殘酷剝削爱尔兰人民的英国統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訴。

斯威夫特晚景凄凉。他年輕时就患脑病，晚年耳聾头痛日益加剧，最后几年精神失常，时常昏睡。这位杰出的諷刺作家于 1745 年十月十九日逝世。

三

《格列佛游記》是一部杰出的諷刺小說。它的主題思想是：通过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勒皮他和慧駰国的奇遇，反映了十八世紀前半期英国社会的一些矛盾，揭露批判了英

国統治阶級的腐敗和罪恶，和英国資产阶級在資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瘋狂掠夺和殘酷剝削。

《格列佛游記》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卷利立浦特（小人国）游記的主要諷刺对象是英国統治阶級的腐敗政治和各个統治集团之間的矛盾。利立浦特的宫廷也就是具体而微的英国朝廷。小人国的統治阶級也和英国的統治阶級一样扩軍备战，明爭暗斗。高跟党和低跟党的差别仅在于他們穿的皮靴后跟有高有低①，实际上是一丘之貉。斯威夫特借此对英国議会中无原則的党派斗爭予以无情的嘲笑。小人国的宫廷还利用宗教爭端发动对外战爭。利立浦特和另一小人国不来夫斯古之間的战爭就是由于人們吃鸡蛋时应該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意見分歧所引起的②，作者把天主教和新教的斗爭比作大端派和小端派的斗爭；利立浦特和不来夫斯古也就是英国和法国的縮影。两派都分别按照自己的意图解釋他們的《圣經》③，本来《圣經》說的就是模棱两可，糊里糊塗，在这里斯威夫特表現了他对教会的批判态度。小人国的統治阶級也貪汚腐化，爭权夺利。利立浦特用比賽绳技的方法选拔官員。候选人冒着跌断脖頸的危險表演绳技以达到爬上去的目的，爬上去以后他們的所作所为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官員也时常奉命在皇帝面前表演，按照技术高低获得各色絲綫。小人国的官員腰里几乎沒人不纏着絲綫的④，这說明他們全是諂佞之徒。斯威夫特借此諷刺了英国宫廷和大臣的无能，全靠钻营奉承取得高官厚爵。小人国的大皇帝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只因他比臣子們高一个手指甲，就令人望之肃然起

① 見本书第1卷第4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見本书第1卷第3章。

敬①，他也跟欧洲的君王一样野心勃勃，妄想称霸世界。在对不来夫斯古战争中，格列佛涉过海峡把敌国舰队的大部分舰只俘擄过来，迫使敌国遣使求和。但是利立浦特皇帝还是貪心不足，要格列佛把不来夫斯古的殘余舰只全部俘获，使該国变为利立浦特的行省，并强迫該国人民吃鸡蛋时先打破小端。格列佛断然拒絕，表示他“永远不願作人家的工具，使一个自由、勇敢的民族淪为奴隶”②。从此格列佛失去了皇帝的恩寵，又因为他用小便澆灭了皇后寢宮火災，皇后引为奇耻大辱，怀恨在心③。海軍大臣妒賢嫉能。財政大臣怀疑他跟自己的夫人通奸。于是皇帝就和大臣密謀陷害他，准备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彈劾状，誣蔑他是大端派，要将他处死。經过国务会議討論才决定采取比較“寬大公正”的刑罰：刺瞎两眼，慢慢把他餓死。格列佛事先得到消息，才逃往不来夫斯古④。不来夫斯古皇帝也想利用他，向他表示如果他願意效劳，就可以保护他。但这时格列佛对于帝王大臣已存有戒心，不敢再和他們推心置腹了⑤。

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的遭遇揭露了小人国統治集团的阴險毒辣，假仁假义，通过对小人国宮廷的解剖挖苦鞭撻了英国的統治阶級，揭露了統治集团之間的內部矛盾。字里行間极尽嘻笑怒駡之能事。刻画眞实，入木三分。虽然斯威夫特在第一卷中并沒有直接描写統治阶級和人民群众之間的矛盾，但是从小人国政治腐敗，“国庫券的价値比票面价値低百分之九才能流通”⑥，

---

① 見本书第1卷第2章。

② 見本书第1卷第5章。

③ 同上。

④ 見本书第1卷第7章。

⑤ 見本书第1卷第8章。

⑥ 見本书第1卷第6章。

連年进行对外战爭，老百姓“必須跟随皇帝出征，生活費用却要由他們自己負担”①，政府发許可证时，大臣們就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稅款②等等情况看来，利立浦特的人民在統治阶級的压榨下生活是极为困苦的。

斯威夫特在第二卷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游記中提出他的理想中的开明君主。布罗卜丁奈格是一个巨人国家，格列佛在巨人中間就像一个利立浦特人置身于我們人类中間一样。布罗卜丁奈格国王博学多識，性情善良，他用理智和常識、公理和仁慈来治理他的国家。因此在大人国中法律仅有簡单的几条，只由紀律严明的民兵来維持治安。国王說：“誰要能使本来只出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誰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对国家的貢献就更大。”③这句話足以表明斯威夫特对于政客們的鄙夷。当然，斯威夫特的理想是有其局限性的。許多年前在这个国家，“貴族爭权夺势，人民爭取自由，君王却要求絕对专制。这种种斗爭虽然受到王国法律的制裁，但是有时三个方面中間就会有一个出来破坏法律，因此釀成內战已經不止一次。最近一次的內战幸而被当今国王的祖父平定了。于是三方面訂立了一項公約。大家一致同意后設置民兵团，严格执行它的職責。”④这一段話正是斯威夫特在許多文章和信件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他的理想国家就是开明君主、貴族和人民三方面保持勢力均衡的法治国家。他的政治主張是資产阶級的，即在开明君主的治理下貴族和資产阶級妥协的政

---

① 見本书第1卷第2章。

② 同上。

③ 見本书第2卷第7章。

④ 同上。

体。斯威夫特受时代和阶級的限制，也只能提供这样的理想。

但是第二卷的主要內容依然是对英国統治阶級的腐化敗坏和不合理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批判和抨击。格列佛和国王談了五次話才把英国的議会、法庭、教会、財政等方面的情况介紹了出来。格列佛自以为已經把足以为国爭光的事都說完了，洋洋得意。但是明察秋毫的国王在第六次召見他的时候，向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从而揭穿了英国政治的黑暗和殘暴①，揭露了人民和統治阶級之間的矛盾。斯威夫特在这里表达了他对英国統治集团和直接危害人民的走狗的极端痛恨。

在这一卷中斯威夫特更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反战思想。十七、八世紀英国統治者为了爭夺海外殖民地，一向違反人民的意志扩軍备战，斯威夫特則坚决反对战爭。他借大人国国王之口表达了他对战爭的痛恨。格列佛向国王介紹火药枪炮的威力，并願把制造方法献給国王，竟受到严詞申斥；国王"很惊異像我这样一个卑鄙无能的昆虫竟能有这样不人道的想法，談起来还随随便便，似乎对于我所描写的那种杀人机器所造成的最普通的結果，流血破坏的情景全然无动于衷。最先发明这种武器的人一定是魔鬼之流，人类公敌"②。格列佛慨叹地說：国王拒絕接受这个建議真令人难以置信。心胸狹隘，目光短淺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如果他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有資格成为他屬下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产的絕对主宰。"③斯威夫特用反語法譴責了貪婪好战的統治阶級。

第三卷勒皮他（飞島）游記結构比較松散，但是諷刺的范围

① 見本书第2卷第6章。

② 見本书第2卷第7章。

③ 同上。

却更为广泛。斯威夫特在写作这一卷时参加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因此揭露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也更为尖銳。斯威夫特借飞島上的統治者来諷刺英国的統治集团——国王和大臣。他們高高在上，脫离土地和人民，終日沉思默想，不事生产，脫离实际，却依靠下方人民来养活自己。如果人民抗繳捐稅，国王就把飞島停在他們的头上，剝夺他們享受雨水和阳光的权利。如果人民继續抗拒，国王就下令以泰山压頂之势用金剛石島底把他們压碎。統治集团对于起义人民的鎮压是多么殘酷，但是英雄不屈的人民，像林达里諾的人民那样团結一致，抗拒到底，发揮群众力量，用种种方法反抗，飞島上的統治者也就无計可施。勒皮他国王为了飞島的安全，最后还是被迫和人民妥协[1]。关于林达里諾人民起义的这一段描写[2]，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統治者压迫的斗爭。斯威夫特当时积极参加爱尔兰人民的斗爭，受到人民的鼓舞和支持，因此才能写出这样尖銳的諷刺作品，揭穿了英国統治集团色厉內荏的真面目。

斯威夫特在这一卷中对于科学研究脫离实际、脫离生产的傾向也給予无情的嘲笑。拉格多設計家科学院的設計家們研究的是：从黃瓜中提取阳光来取暖，把粪便还原为食物，繁殖无毛綿羊，軟化大理石等等想入非非的呆事[3]。这样的科学研究不但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斯威夫特在叙述政治設計家科学院的情况的一章里又对英国的政治制度、首相大臣、議員法官进行了絕妙的諷刺，同时格列佛也向設

---

① 見本书第3卷第3章。

② 同上。

③ 見本书第3卷第5章。

計家介紹了兰敦国（影射英国）的特务政治①。在这一卷里斯威夫特还諷刺了牵强附会的評注家、历史家和世人长生不老的妄想；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貴族政客道德敗坏的丑史。第三卷的主要諷刺对象是殘酷压榨殖民地人民的英国統治阶級和一些脫离实际、想入非非的伪科学家。

第四卷慧駰国游記叙述格列佛在馬国的經历。这个国家統治者是有理性的、公正而誠实的馬。供馬驅使的耶胡——指人——却是一群丑陋齷齪、貪婪淫蕩、残酷好斗的畜类。資产阶級学者常常认为耶胡是丑化人类，企图证明斯威夫特仇恨人类。但从斯威夫特晚年的言行来看，他是热爱人民的，而第四卷又是在他最接近人民的时期写成的，仇恨人类的說法是沒有根据的。耶胡好吃懶作，貪得无厌，特别喜欢在田間寻找一种发亮的石头。为了爭夺石头，它們就会搏斗起来，甚至发动大規模的战争。它們喜欢吮吸一种草根，吃多了以后就互相摟抱撕打，丑态百出。它們也有自己的头目，头目还有寵臣。这些寵臣被主子抛棄以后却会受到全族类的凌辱。从耶胡的种种特性来看，当时的社会罪恶諸如貪財好斗、酗酒荒淫都集中在耶胡的身上。斯威夫特所創造的耶胡无非是对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恶劣風尙的集中諷刺。当格列佛向馬主人批判介紹了英国統治集团的种种腐化墮落情况以后，馬主人也肯定格列佛所說的"人"(即英国的統治集团和当时社会上的坏人)就是耶胡，虽然"人"具有几分理性，却适足以助长"耶胡"的腐化墮落。

斯威夫特只是通过耶胡和慧駰的对比来批判英国的統治集团的罪恶和社会恶习。慧駰国虽不能說是斯威夫特的理想国家，

---

① 見本书第 3 卷第 6 章。

但这里确也反映出他的思想中的保守成分。由于时代和阶級的限制，他看不到貴族和資产阶級終于会死亡。他认为現有社会是不合理的，但找不到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办法，所以他对人生的态度漸漸趋向于阴暗和失望。他在《格列佛游記》里表达的正面理想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規律的。他向往的慧駰国与大人国的社会制度都表現了他的复古主义的傾向。在第三卷中他曾贊揚过古希腊的民主制度①，也是他这种思想的反映。

《格列佛游記》也还存在另外一些缺点和保守思想。例如第一卷中談到利立浦特的托儿所男女有别，貴族和平民的制度不同，农民的孩子和社会关系不大，可以留家自养②；第四卷中談到慧駰国有的馬毛色不同，智能也远逊于馬主人，所以永远居于僕人的地位，不能也不会发生僭越的事③。这些都說明斯威夫特有封建的尊卑等級观念。

《格列佛游記》是一部爱憎分明的杰出諷刺文学作品，它不但帮助我們认識十八世紀初英国統治阶級的殘酷和无耻，而且帮助我們认識資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我們更加憎恨万恶的資本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級的局限，斯威夫特的理想是很不現实的。他虽然揭露資产阶級的某些丑恶本质，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因而产生一些消极的、保守的，甚至是悲观的思想。

四

《格列佛游記》不但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而且具有比較完

---

① 見本书第3卷第7章。

② 見本书第1卷第6章。

③ 見本书第4卷第6章。

美的艺术形式。斯威夫特的艺术技巧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借鉴的。首先，斯威夫特利用虛构的情节和幻想手法刻划了当时英国的現实。同时他也是根据当时英国的現实才創造出一个丰富多采的、童話般的幻想世界。斯威夫特的幻想世界是以現实为基础的，而現实的矛盾在幻想世界中則表現得更为集中突出。比如1688年政变后，托利党和輝格党爭权夺利，互相攻訐，而实际上他們都代表貴族和資产阶級的利益。斯威夫特抓住了議会党派斗爭的本质特点，創造了小人国的高跟党和低跟党。这些虛构的情节就把現实表現得更为强烈、更为集中、更为典型，而且更带普遍性。十八世紀初年的英国虽然距今有二百多年，可是我們今天讀了《格列佛游記》，还深深地感到它的許多情节仍有現实意义。現在資本主义国家也有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政党爭权夺利，揭开它們的外衣来看，还不都是代表着反人民的統治阶級？帝国主义表面上侈談和平而事实上是在扩軍备战等等，和小人国的情形又有什么不同呢？《格列佛游記》的艺术魅力也就在这里。斯威夫特的幻想和現实是和諧的、統一的，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島、馬国的遭遇各不相同，但都安排得合情合理，毫无破綻。他每到一个幻想国度都受到不同的待遇，繪声繪影，使讀者具有艺术的眞实感，这种眞实感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从而使諷刺达到高度的效果。

《格列佛游記》的諷刺艺术是杰出的，作者的諷刺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以漫画的夸張技巧塑造了一些可恶的、怪誕的像耶胡、勒皮他人和长生不老的人等等的形象。他还以一本正經的严肃态度、細致逼眞的細节描写刻划了小人国的生活和斗爭，极为成功地反映出当时英国的現实。斯威夫特在本书中巧妙地运用反語进行譏諷。例如作者本来是反对設計家廢除口語以物

示意的办法的，但他却以憤慨的心情談到妇女怎样和俗人、文盲联合起来反对取消日常的語言。他說："俗人常常是与科学勢不两立的敌人。"① 他分明是在批評英国的殖民政策，却偏偏要声明这和大不列顛民族无关。反語使讀者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的本意。斯威夫特还善于用严肃认眞的口吻叙述渺小无聊的事情。例如关于利立浦特的历史的叙述就是极好的例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斯威夫特的諷刺艺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他善于通过具体的情节，鮮明地深刻地揭露社会的丑恶現象和矛盾关系，并且往往能指出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某些本质。小人国的大臣的绳技表演，拉格奈格的臣子謁見国王时要舔地板，刻划出了貴族大臣的种种諂媚丑态；国王把毒粉撒在地上毒死舔地的廷臣又是何等殘暴。耶胡为了爭夺发亮的石头而打得头破血流，这和今天資本主义国家的資本家为了利潤而互相傾軋又有什么区别？

《格列佛游記》自1726年出版后就受到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二百三十多年以来它被譯成几十种語言，在世界各国流傳甚广，深入人心，特别是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妇孺皆知。伏尔泰、拜倫、高尔基、魯迅都非常推崇斯威夫特的諷刺作品。各国讀者对于《格列佛游記》給予很高的評价。它不仅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偉大的諷刺小說，也在世界文学史上揭开了光輝的一頁。

張　健

① 見本书第3卷第5章。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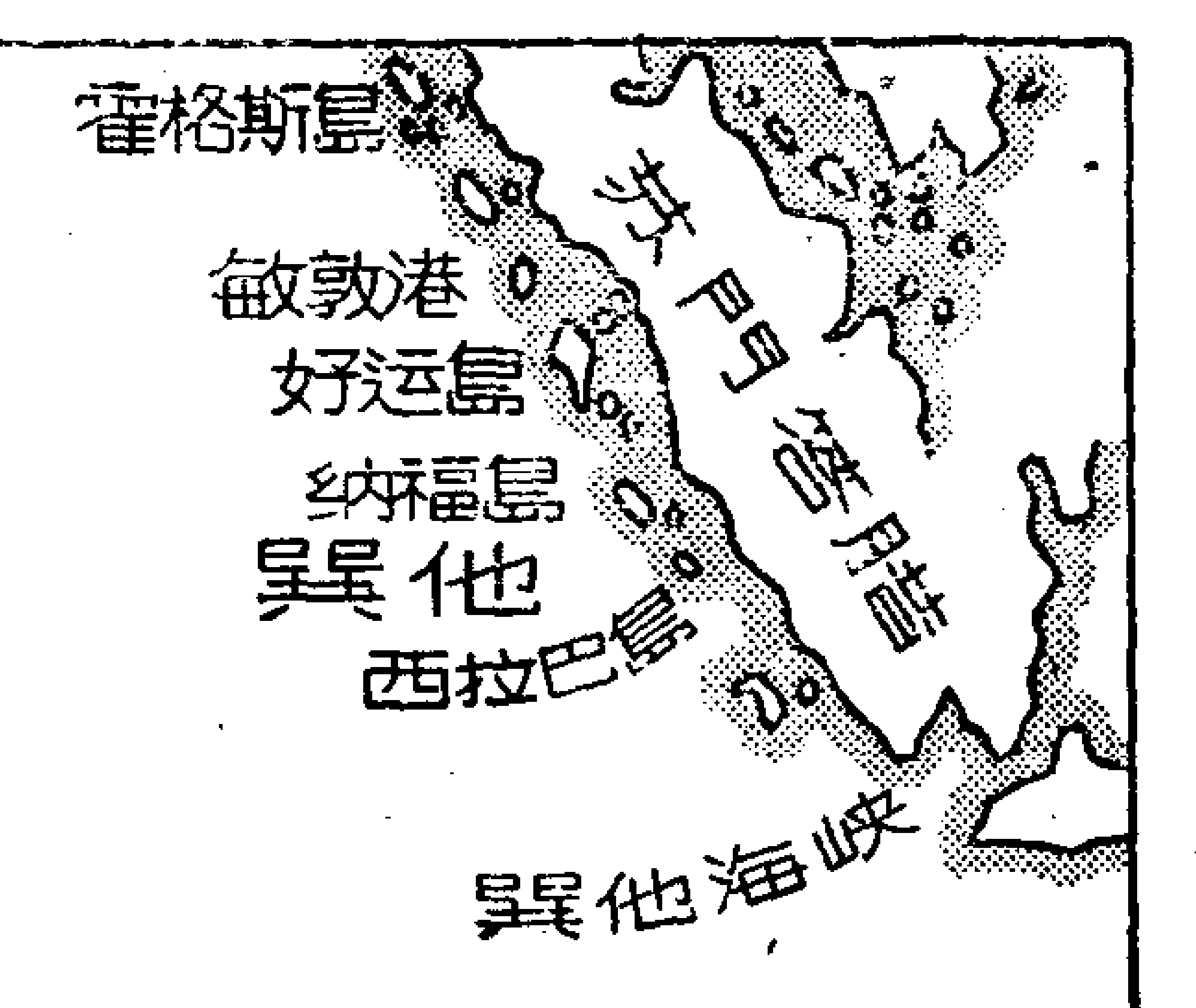
第二卷　布罗卜丁奈格游記

第三卷　勒皮他、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錐、日本游記

第四卷　慧駰国游記

第 一 卷

利立浦特[*]游記







不来夫斯古

利立浦特

孟台图

公元后1699年发現

迪門兰

第一章

作者略述自己的家世和出游时最初的动机。他在海上复舟遇险，泅水逃生，在利立浦特境內安全登陆；他当了俘虏，被押解到內地。

我父亲在諾丁汉州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兒子，我排行第三。我十四岁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紐尔学院。我住在那兒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三年。虽然家里只給我很少的学費，但是这項負担对于一个貧困的家庭来說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倫敦城著名外科医生詹姆斯·貝茨先生那兒去学徒；我跟他学习了四年。在这期間父亲也有时寄給我小額的款子，我就用来找人补习航海学和数学中的一些学科，那都是对有志旅行的人有用处的，因为我总相信迟早总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外去旅行的。我辞别了貝茨先生，回家去見父亲；亏了他老人家、約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我得到了四十鎊錢，同时他們还答应以后每年給我三十鎊錢使我能在来頓① 求学。我在来頓学习医学，一共呆了两年零七个月，因为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有用处的。

① 来頓是荷兰的一个城市。

我从来顿回来以后不久，恩师貝茨先生就荐我到“燕子号”商船去当外科医生，那艘船的船长是亚伯拉罕·潘耐尔。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半，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1]和其他各地。我回来以后决心留在倫敦，这是受了恩师貝茨先生的鼓励，他还給我介紹了几个病人。我租下了老周瑞街一座小房的一部分房間；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新門街作袜子生意的爱德蒙·勃尔頓先生的二女兒瑪丽·勃尔頓小姐結婚，我們得到了四百鎊嫁資。

但是，两年以后貝茨恩师不幸逝世，我因为沒有什么朋友，又不肯违背良心学我們大多数的同行那样胡来，所以生意漸漸蕭条下来。我跟妻子和一些熟人商量了一下，决計再去航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中曾几次航行到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島[2]等地；我的財产因而增加了一些。船上总带着許多書籍，我閑时候就讀古代的和現代的最好作品；我在岸上的时候，就观察各地人民的风俗、人情，也学习各地的語言，仗着自已記性好，所以学起来非常容易。

这几次航海的末一次却不怎么順利，我对航海生活厌倦起来，就想呆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鐐巷，接着又搬到威平区，希望能在水手帮里攬点生意，結果却沒得到什么好处。这样过了三年，时来运轉已經絕望，我于是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的优厚待遇的聘請，那时他正要到太平洋一带去航海。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們从布利斯脫[3]开船。我們的航行最初是很順利的。

---

① 利凡特指地中海东岸一带地方。

② 东印度泛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島和馬来半島等地；西印度群島在中美洲加勒比海。

为了某些原因，把在这一带海上航行的詳情細节都告訴讀者似乎不大恰当，說說下面这些情形也就够了：在往东印度群島去的途中，我們被一陣猛烈的风暴刮到了万迪門兰④ 的西北方。根据观測，我們发現所在地是南緯三十度零二分。我們船員中有十二个人因为操劳过度和飲食恶劣折磨死了，其余的人身体也很衰弱。十一月五日，在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气沉霾多雾，水手們在离开船不到五十尋（三百英尺）的地方发現了礁石；但是风力那么猛烈，把我們的船向礁石对直刮去，船身立刻触礁裂开。六个船員，連我在內，把救生艇放下海去，想尽办法脫离大船和礁石。据我估計，我們大約划出了三里格远，就再也划不动了，因为我們在大船上的时候，就已經精疲力尽。我們只得听任波涛摆布，又过了半个多鐘头，突然从北方刮来一陣狂风，又把小艇刮翻。小艇上的同伴，以及那些脫险在礁石上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們后来怎样了，我說不上来，但是可以断定他們全完了。我自己呢，却听天由命地泅着，被风浪推向前方。我不时把腿沉下去，却总探不到海底；当我已經再也掙扎不下去，快要完蛋的时候，我忽然覺得水深已經不能灭頂了，这时风暴也大大减弱。海底的坡度很小，我向前走了一英里多路，才走到岸上，我想那时大約是晚上八点鐘。接着我又向前走了近半英里路，但是并沒有发現什么房屋和居民的影踪；至少也是那时沒有注意到它們，因为我的身体是那么虛弱。我非常疲乏，何况天气炎热，再加上离开大船前又喝过半品脫⑤ 白兰地酒，很想睡一大覺。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草很短，軟綿綿的，一覺睡去从来沒睡得这

---

③ 布利斯脫是英国西部的海港。

④ 万迪門兰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島，在澳大利亚以南。

⑤ 品脫是英国液量单位，等于 0.56825 公升。

样酣甜。据我估計，我睡了約摸九个鐘头；因为我醒来的时候，恰好天亮。我打算起来，却动弹不得，因为我是仰天躺着的，这才发現胳膊、腿都紧紧地被縛在地上；我的头发又长又密，也被縛在地上。我覺得从腋窝到大腿，身上横綁着几根細繩。我只能向上看，太阳漸漸热起来，阳光刺痛了眼睛。我听到周圍人声嘈杂，可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見。过了一会兒，只覺得有个活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越过我胸脯，慢慢地走上前来，几乎来到我的下頷跟前了。我尽可能用眼睛朝下望，却原来是一个身长不到六英寸、手里拿着弓箭、背着一个箭袋的活人。同时，我覺得至少还有四十来个一模一样的人（我猜想）跟在他的后面。我非常吃惊，大吼了起来，吓得他們回头就跑。后来有人告訴我，他們中間有几个人因为从我的腰部往地下跳，竟跌伤了。但是他們不久又走了回来。有一个人竟敢走到他能看到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举起两手和眼睛，表示敬仰，用尖銳而清晰的声音高喊："海琴那·带古尔"；其余的人也把这句話喊了几遍，但是那时我还不懂他們的意思。讀者們可以相信，我一直这样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最后終于挣扎起来，想挣脫綁縛。我很侥倖一下子挣断了繩索，并且拔出了地上那些縛住我左臂的木釘。我把左臂举到面前，才发現了他們捆縛我的方法。这时我用力扯了一下，虽然十分疼痛，却把左边綁我头发的繩索挣松了一点，这样才稍稍能够把头轉动两英寸光景。但是我还沒来得及捉住他們，他們就跑掉了；接着是一陣尖銳的喊叫，喊声停止以后，我听到有一个人高声喊道："陶尔哥·奉納克"；一眨眼工夫，我覺得百来枝箭射中了我的左手，象針一样刺痛了我；接着他們又向天空射了一陣，就象我們欧洲人丢炸弹似的，我想有不少枝箭落在我身上（虽然我不覺得），有的就落在我脸上，我就赶

忙用左手遮住了脸。这一陣箭雨过去以后，我不胜悲痛地呻吟起来，过了一会兒我又掙扎着要脫身，他們又放了一陣比刚才那一陣还长的箭，有些人还想用矛刺我的腰部；幸亏我穿着一件牛皮背心，他們刺不进去。那时我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我的打算是：如果这样挨到夜晚，我的左手旣然已經松綁，恢复自由是很容易的。至于那些当地人，如果他們的身材全跟我看到的那人一样，我自信还可以跟他們調来作战的最强大的軍队拚一下。但是命运却对我另有安排。他們看到我靜了下来，就不再放箭。但是就我听到的鬧声来判断，我晓得人数又增多了。我听到正冲着我的右耳，离开我約有四碼的地方，敲敲打打地足足鬧了一个鐘头，仿佛有人在工作。我轉过头去（木釘繩索已經被我掙脫，所以我能稍稍把头轉过去）才看見新建成了一座大約一英尺半高的台子，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台旁有两三条梯子可以上下。台上有一个人似乎是一位要人，正在对我发表长篇演說，可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說到这里我应該提一下，这位要人发表演說以前，喊了三声："浪格罗·德胡尔·桑"（这句話跟前面提到的那些話后来他們都重新說給我听过，并且作了解释）。他一喊完，馬上就有五十来个人走了上来，把我头左边的繩索割断，这样我就能把头轉向右方，看到了要說話的人的风采和表情。看上去他是个中年人，身材比跟随他的另外三个人都高，其中一个人象是跟班，比我的中指略长些，正在替他牵着拖在身后的衣裳；另外两个分站两旁扶持着他。他十足表現了演說家的气派，可以看得出他用了許多威胁的詞句，同时許下不少諾言，表示他們的怜憫和寬厚。我回答了几句，但是态度极为恭順，向太阳举起左手和两眼，請它給我作証。我离开大船以后，已經十几个鐘头沒有吃一点东西，快要餓坏了；我感覚这一种生

理的要求太强烈，实在没法再忍耐了（也許这是不尽合乎礼仪的），就不住地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我要东西吃。那位"赫够"（后来我才懂得，他們都这样称呼一位大老爷）很能領会我的意思。他走下台来，命令在我两胁左右竖上几条梯子，一百多个小人就走了上来，把滿盛着肉的籃子送到我的嘴边；这都是国王一听到我到来的消息以后，就下令准备好了送来的。我看見里面盛的是好几种动物的肉，不过从味道上却辨别不出是什么肉来。其中有前肘、后肘和腰肉，样子象羊肉，烹調得很可口，但是大小比百灵鳥的翅膀还小。我一口要吃两三块；还有象枪弹那么大的面包，我一口也吃得下三个。他們尽快地供应，对我的身軀和食量表現了万分惊訝。我又作手势表示要水喝。他們从我吃东西的情形看出，知道一点点我是不够的。他們是最聪明的人，非常敏捷地把一个头号大桶吊起来，然后把它滚到我的手边，敲开桶盖。我一口气喝了下去，本来这是很容易的，因为桶里的酒还不到半品脫，酒的味道很象勃艮地①的淡味酒，不过更香些。他們又送給我一桶，我又一口气喝了，并且作手势表示还要喝，但是他們却无法供應了。我表演了这几件奇迹以后，他們欢呼起来，在我胸脯上手舞足蹈，又跟起初一样，叫了几声"海琴那·带古尔"，他們向我作了一个手势，要我把两只酒桶丢下去，但是他們先警告下面的人躲开，高声喊着："包拉赫·米渥拉"，当他們看見酒桶飞在半空的时候，就一齐大喊："海琴那·带古尔"。老实說，当他們在我身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一手抓住首先走近我手边的四五十个人，把他們摔在地上。但是想起我刚才吃到的苦头，也許那还不是他們对付我的最厉害的手段，同时我也曾慨然答应順从他們（我这样解释我那卑躬屈节的态度），

① 勃艮地是法国东部的一个省，盛产紅葡萄酒。

所以馬上就打消了这种念头。同时我想这些人既然这样隆重地招待我，破費了很多，我自然也应該以客礼相待。但是私下里又不由惊奇这般小家伙竟如此大胆，在我一只手已經松縛以后，胆敢爬上来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在他們眼中我一定是一个庞然大物，可是他們一点也沒有战栗。过了一些时候，他們看我不再要肉吃了，我面前就出現了一位皇帝派来的大官。欽差大人带着一打左右的随員，从我右小腿那里走了上来，一直走到我的脸前。他拿出了盖着国璽的圣旨，递到我的眼前，大約講了十分鐘的話，虽然沒有发怒的表示，但是說話时样子却很坚决；他不时用手指着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他指的是离开这里大約有半英里的京城，皇帝已經在御前会議上决定，把我运到那兒去。我回答了几句，可是沒有用处，我用那只松着的手作了个手势，把左手放在右手上（从欽差大人的头上掠过，恐怕伤了他和他的随員），又摸了一下头和身子，表示我希望得到自由。他似乎很能領会我的意思，因为他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作了个手势告訴我，非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不过他又作手势叫我放心，我一定会有肉吃，有酒喝，待遇非常好。这样一来我又起了掙脫束縛的念头，但是，我又感觉到手上脸上的箭伤在作痛，而且都已經起疱，因为有的箭头还扎在里面；同时又看到敌人人数增多，我只有作手势讓他們明白，他們爱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这样一来，“赫够”和他的随員才恭敬地、和顏悅色地退了下去。不久以后，我听到大家一齐喊起来，連声喊着：“派布龙·塞兰”，我感觉到左边有許多人在为我松綁，使我能轉身向右，撒泡尿舒服一下；我撒了很多，使他們大为吃惊，他們看到我的举动，猜想到我要干什么，就赶快向左右两边躲閃那股来得又响又猛的洪流。在我小解以前，他們在我手上、脸上塗了一种香味扑鼻的油膏，几分

鐘以后，箭伤处就不痛了。我用了富于营养的飲食，精力恢复，又加上刚才的种种方便，不觉昏昏欲睡。后来人家告訴我，我大約睡了八个鐘头；实际上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医生們奉了皇帝圣旨，事先曾在酒里掺了一种安眠葯水。

大概我上岸以后躺在地上的时候，一被发現，就有专差报告了皇帝，所以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于是立刻就开会决定把我用前面叙述的方式綁起来（这是夜里我睡着的时候干的），决定送給我丰盛的酒肉，又預备了一架机器要把我运到京城里去。

看起来这决定也許太胆大而危险，我相信在同样情形下，无論哪一位欧洲君王都不会效法他們的办法；不过我却認为这样作是极为慎重而豁达的，因为如果这些人在我睡着的时候想法用矛、箭把我杀死，那么我一感到疼痛，当然会惊醒过来，說不定会激起我的憤怒，使出蛮力，一定会掙断束縛；那时他們既不能抵抗，就更不能希冀我的慈悲了。

这些小人都是最出色的数学家，由于皇帝的提倡和鼓励，他們的机械学也发展到了完善的程度。这位皇帝是一位有名的崇尙学术的君王。他有好几架装着輪子的机器，可以用来运送木材和其他笨重的东西。他經常在出产良材的树林里建造最大的战艦，有的长达九英尺，然后就用这种机器把战艦运到三四百碼以外的海上去。这一次五百个木匠、机器匠立刻动工建造他們最大的机器。这是一座木架，离地有三英寸高，大約有七英尺长四英尺寬，装着二十二个輪子。仿佛在我上岸以后四小时，他們才开始动工，我听到的那陣欢呼，就是因为机器运到了的緣故。他們把机器推到我的身边，跟我的身子平行。但是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把我抬到車子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們用带子捆綁住我的脖子、手、脚和身

体；然后用象我們包扎物品用的繩子那么粗細的繩索，一头用鈎子鈎住綳带，一头縛在木柱頂端的滑車上。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繩索，不到三个鐘头，就把我抬上了机器，而且把我捆得紧紧的。这些事都是别人告訴我的，因为他們进行工作的时候，我正睡得昏昏沉沉，掺在酒里的迷藥藥性已經发作了。一万五千匹高大的御馬，都有四英寸多高，拖着我向京城进发，前面我也說过，京城离这兒約有半英里的路程。

我們在路上走了四个鐘头以后，一件可笑的事件把我弄醒了。原来車子有了什么毛病需要修理，停了一会兒，有两、三个年輕小伙子一时好奇，想看看我睡着了的模样，就爬上机器，悄悄地走到我的脸前，他們中間有个卫队軍官把他的短枪尖深深地伸进了我的左鼻孔，象一根草一样弄得我鼻孔发痒，叫我大打噴嚏；此后他們也就偷偷地溜了，并沒被人看見，过了三星期，我才弄明白为什么那时会突然醒来。那一天，我們又走了不少路，夜里休息的时候，我的两旁各有五百名卫队，半数手持火把，半数带了弓箭，如果我要想动弹一下的話，他們馬上就向我射击。第二天出太阳的时候又繼續进发，大約在中午时分，离京城就不到两百碼了。皇帝率領全朝官員都出来迎接；但是大將軍們却无論如何不讓皇帝亲身冒险走上我的身子。

停車的地方有一座古庙，据說是全王国最大的。几年前这庙里发生了一件大逆不道的凶杀案，就当地人虔誠的眼光看来，这是有污圣地的，所以他們把一切服飾文物都搬走了，只当作一般的公共場所应用。他們决定讓我住在这座庙里。朝北的大門大約有四英尺高两英尺寬，我可以很方便地爬进爬出。大門两边都有一个小窗戶，离地不过六英寸。御用鉄匠从左边的窗口引进去九十一条鏈子（很象欧洲妇女用的表鏈子，大小也仿佛），

用三十六把鎖把鏈子鎖在我的左腿上。这座庙的对面，大街的那一边，离开庙二十英尺的地方有一座至少有五英尺高的尖塔。皇帝率領着朝中显貴都登上了高塔，以便瞻仰我的风采，这都是后来听人說起的，因为我不可能看到他們。据估計有十万以上市民也出城来看我。虽然我有卫队保护，但我相信有好几次，从梯子爬到我身上来的不下万人。过了不久就有告示禁止这种行动，违者处死。工人們看到我跑不掉了，就割断了一切捆縛我的繩子。我站了起来，生平从来沒有这样沮丧过。人民看到我起来走动，惊訝喧鬧的情形簡直无法形容。鎖在我左腿上的鏈子大約有两碼多长，所以我在一个半圓里可以自由前后走动；而且因为拴鏈子的地方离大門不到四英寸，所以我可以爬进庙去，伸直身子睡在里面。

第 二 章

利立浦特大皇帝在几位貴族陪同下来看在押的作者。皇帝的仪容和服飾。学者們奉命教授作者当地語言。他的温顺性格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他的衣袋受到搜查，腰刀、手枪被沒收。

我站起来四下一望，应該承認我从来沒見过比这更好看的景色。周围的田野象一片連續不断的花园，圈起来的田地一般都是四十英尺見方，象許許多多花畦。田地間每每夹杂着树林，树林占地八分之一英亩，据我推断最高的树也不过七英尺多高。我了望一下左面的城池，样子很象戏院里的城池布景。

几小时以来我就感到非大便不可。这本来不足为奇，因为我已經快两天沒有大便了。我又急又羞非常难过。我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是爬进屋子里去，那就只好这样办了。我进屋以后就把大門关上，鏈子的长度能讓我走多远，我就走多远，一直走到里面才把肚子里的不舒服的負荷解掉。但是这样不干不凈的事我就作过这么一回；我只有希望誠恳的讀者多少能包涵一些，能够公正地、彻底地考虑考虑当时我的情况和受到的痛苦。此后我經常在大清早起来就馬上到室外尽可能扯着鏈子去办这件事。这也得到了适当的处理，每天早上在行人还沒有出来以前就由两个特派的僕人用手推車把这討人嫌的东西运走。因为这和我爱好清洁的癖性有关，所以我才認为有对大家辯明的必要；不然我就不会嚕囌半天来講这么一件乍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的事情。不过据說我的敌人中竟有人利用这件事和别的事指責过我。

結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又走到門外呼吸了一陣新鮮空气。这时皇帝已經从尖塔上下来，騎着馬向我走来，他差点兒大吃其亏；因为那匹馬虽然受过良好的訓練，見了我却一点也不习慣，它仿佛看見一座山在前面动来动去，不由惊得前蹄悬空站了起来，幸亏这位君王是一个出色的騎手，仍然能够騎在馬上，这时侍卫赶过来按住轡头，皇帝才能及时跳下馬来。下馬以后，他怀着十分贊美的神情，繞着我走了一圈仔細地观察，但是他却一直在鏈子长度的范围以外。他命令厨师和管家把酒菜送給我，他們早已有了准备，一听到命令就用一种有輪子的小車把飲食推到我手能够到的地方。我拿起这些車子，一会兒就吃得精光。二十辆車上装着肉，十辆車盛着酒。每辆肉車上的肉足够我两三口吃的。每輛酒車上有十小罎酒，我把酒倒在一起，一口喝了下

去；下余的几車，我也是这样吃的。皇后和年輕的亲王、郡主带着許多貴妇都坐在稍远的地方的轎子里；但是皇帝的馬出了意外以后，他們就下了轎，来到皇帝的跟前。現在我要描写一下皇帝的容貌。他比臣子們大約高出我的一个手指甲盖，就只这一点已經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仪表是雄武英俊的，有着奥地利人的嘴唇，鷹鈎鼻子，棕黃色面皮。他面貌端庄，身躯四肢匀称，举止文雅，态度严肃。他已經度过了青春时代，現年二十八岁零九个月。他在位已經七年，在他的治下国泰民安，一般說来也是所向无敌。为了更方便地看他，我側身躺着，脸对着他的脸，他站在离开我只有三碼远的地方。后来我曾經多次把他托在手中，因此我的描写是不会错的。他的服装非常簡单朴素，式样介乎亚洲式和欧洲式之間，但是他戴着一頂鑲着珠宝的黃金輕盔，盔頂上插根羽毛。他手把着出鞘的剑，如果万一我掙脫束縛，他就可以用剑来防身。这把剑大約有三英吋长，剑柄和鞘都是金子的，上面还鑲着鑽石。他的嗓音尖銳，但是嘹亮而清晰。我站起来也可以听得清楚。貴妇和朝臣們也穿得非常华丽，他們站在一起看起来就象鋪在地上的一条綉滿了金色、銀色人物的女裙。皇帝时常跟我說話，我也回答他，不过彼此一个字也听不懂。还有許多牧师和律师在場（从服装来看，我猜想他們是这种人），他們奉命跟我談話。我就用种种稍稍能講一点的語言跟他們談話，其中包括高地荷兰語和低地荷兰語，拉丁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利凡特等地通行的意、法、西、希腊混合語；但是毫无結果。大約两个鐘头以后，宮廷的人才全部离去。我身边駐扎了一支强大的卫队，以防止乱杂人众的无礼和恶意的举动；他們十分不耐煩地挤在我的周围，大着胆子尽可能地挨近我。我坐在房門口地上的时候，有些人竟敢用箭射我，有一枝差点兒射中了我的左

眼。带队的上校下令逮捕了六个罪魁。他覺得最适当的处罰莫过于把他們捆起来送到我的手里。几个兵士就照着他的話办了，他們用枪杆屁股把他們推上前来，讓我能用手够到他們。我把他們全放在右手里，先把五个放进上衣袋里，輪到第六个，就作了个要生吃他的样子。那可怜虫拚命地狂叫，上校和軍官都很不忍，尤其是他們看到我摸出小刀来的时候；但是我很快就讓他們放了心。因为我的样子变和善了，馬上用刀割断了綁縛他的繩子，輕輕地把他放在地上，他拔腿就跑。我用同样的手段处分了下余的五个人，把他們一个个地从衣袋里拿了出来，放走了他們。我观察到无論兵士和老百姓对我这种寬大的表現都非常感激，后来朝廷也听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报告。

到了傍晚的时候，我好容易才爬进了房子，躺在硬地上，这样一直睡了約摸两个星期。在这期間皇帝下令給我准备一张床鋪。他們用車子运来了六百张普通尺寸的床，就在我房里安置起来。他們将一百五十张小床縫在一块，作成一张長寬适度的床，其余的也照样縫好，四层叠在一起。但是我睡在上面也不見得比睡在平滑的石板地上好些。他們又用同样的計算方法給我准备了被单，毛毯和被子，对于象我这样的一个过慣了艰苦生活的人，这样的待遇也就很过得去了。

我来到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王国，引得无数有錢的人、閑人和好奇的人来看我。乡村差不多都走空了。要不是皇帝下了几道敕令，并且发表公告制止这种騷动的情形，一定会发生严重荒废耕作和家务的事情。他命令已經看过我的人必須回家，沒有朝廷許可証，不准走近离我的房子五十碼以內的地方。大臣們却因此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稅款。

同时皇帝召开了多次会議，討論采取什么措施对待我。我

有一位地位很高的好朋友，参預过这件机密大事，后来告訴我，朝廷对我感到困难重重。他們怕我逃跑；我的伙食費用太大，可能引起飢荒。他們一度曾决定把我餓死或者用毒箭射我的脸和手，馬上就可以把我处死。但是他們又考慮到这样一具庞大的尸体的臭气，可能在京城造成瘟疫，說不定还会传染到全国各地。他們正在商量着这件事，几位陆軍軍官走到了会議大厅的門口。有两位軍官被召見，向皇帝报告了我刚才处分六个罪犯的情形。我这种举动在皇帝和全体閣員的心上造成了良好的印象。因此为了我的緣故，皇帝頒了一道命令：京城周围九百碼以內的村庄，每天早晨必須交納六头牛、四十口羊和其他食品作为我的給养；此外还要供給相当数量的面包、葡萄酒和其他酒类。这笔費用，皇帝指令由国庫支付。原来这位君王主要靠自己領地上的收入过活，除非遇到重大事故，很少向老百姓征税，不过一遇战事发生，老百姓却必須跟随皇帝出征，生活費用却要由他們自己負担。他又指定了六百人給我当差，发給他們維持生活的費用，并且在我的門口两旁搭了許多帐棚讓他們住在里面。他又下令，派三百个裁縫，按照本国的式样，給我作一身衣服；还派了六位最大的御用学者教我学习他們的語言。最后，还要他的御馬，貴族的和卫队的馬时常在我跟前操演，使它們对我习慣起来。所有这些命令都实行了，大約过了三星期，我在学习語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期間，皇帝常常来拜訪我，并且很喜欢帮助学者教我。我們已經可以交談几句了；我学会了的第一句話就是表达自己的願望，他可以不可以释放我。我天天跪在地上重复着这句話。根据我的理解，他的回答大概是：这必須經过长期的考查，沒有內閣会議的决定，这是不必妄想的，而且首先我要"卢莫斯·凱尔敏·派騷·德絲瑪尔·龙·恩普騷"，这句話的意思就是：宣

誓同他跟他的王国和好。不过，他們总会好好地待我；他又劝我用自己的耐心和謹慎小心来博得他自己跟他的臣下的欢心。他盼望我不要見怪，如果他命令几个主管官吏来搜查我。因为也許我身边会带着几件武器，如果它們的大小能配得上我这庞大的身躯，那一定是很危险的东西。我說我一定可以使陛下放心，我随时可以脫下衣服，把衣袋掏出来給他检查。我一面說話，一面作手势来表达这番意思。他回答說，依照王国的法律，我必須經过两位官吏的搜查；他也知道，如果不事先得到我的同意并且答应协助，这是行不通的；但是他对我的寬宏正直一直抱有好感，所以才把两位官吏的安全托付給我。他們从我身上取去的物件，将来在我离开的时候一定归还，或者按照我規定的价格如数賠償。我就把两位官吏取在手中，先把他們放在上衣袋里，然后又把他們放在我身上的其他口袋里，只有两只盛表的小袋和一只藏着几件必需的零用品的秘密口袋沒有搜查，因为我認为这沒有搜查的必要，那些零用品对别人是不关重要的。一只表袋里放着一只銀表，另一只放着一个收存着少量金錢的錢包。这两位先生随身携带着鋼笔、墨水和紙张，把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东西編制了一份詳細的紀录。他們搜查完毕以后，要我把他們放在地下，他們好把紀录呈給皇帝。后来我把这份紀录譯成了英文，原文如下：

第一，我們在巨人山（对于“昆布斯·夫来斯純”一詞，我是这样翻譯的）的上衣的右边袋里，經过最严格的搜查，只找到了一大块粗布，大小足够作陛下大殿上的地毯。在左边袋里，我們看到一口大銀箱，盖子也是銀的，可是我們負責搜查的人却打不开。我們請他打开，我們有一个跳了进去，一种尘土一直沒到他腿的中部，尘埃扑了我們一脸，叫我們两人打了几个噴嚏。在背心的右边袋里，我們发現了一大

捆薄薄的白东西，折叠在一起，有三个人那么大，用一根粗壮的纜繩捆着，上面有黑色的图形，依我們的浅見大約这就是他們的文字，每个字母都有半个手巴掌大小。在左边袋里有一部仿佛是机器的东西，背面伸出二十根长柱子，好象陛下大殿前的欄杆，我們推測这是巨人山用来梳头的。我們沒有多拿一些問題去麻煩他，因为我們覺得要他了解我們的意思，十分困难。在他的中罩衣(我是这样翻譯“欒佛一路”这个名詞的，他們指的是我的馬褲)右边的大口袋里，我們看到一根中空的鉄柱子，大約有一人高，固定在一块坚硬的木头上，这块木头比柱子来得粗大，柱子的一边伸出几块大鉄片来，雕得奇形怪状的，我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在左边的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部机器。在右边的小袋里有許多大小不同的、黃的、紅的圓扁金屬板；白的似乎是銀子，都又大又重，我的同伴跟我都搬不动。在左边袋里有两根形状不規則的黑柱子，我們站在他的口袋底下，不能随便摸到柱子的頂端。有一根黑柱子是盖着的，实际上只是一件东西；但是另一根柱子的上端，有一个白色的圓东西，約有两个人头大小。这两根柱子都鑲着一块极大的鋼板。因为恐怕又是什么危险机器，我們就命令他拿出来給我們看了。他从盒子里把它們拿了出来，并且告訴我們，在他的本国，一般是用一件来剃鬍子，一件来切肉。还有两只口袋我們却进不去，他管它們叫做表袋；实际上是他的中罩衣上端的两个开叉口，因为肚子的压力很大，所以挤压得很紧。右边的表袋口吊着一条大銀鏈，另一头上拴着一部神奇的机器。我們命令他把鏈子上拴的东西拉出来；却是一个样子象球体的东西，半边是銀子的，半边是一种透明的金屬，在透明的那边，我們看到一圈奇异的图形，想去摸一下，我們的手指却被透明的物質挡住了。他把这机器放在我們的耳朵上，它却发出一种不停的喧声，象一座水磨一样。我們猜想这不是一头叫不出名色的动物就是他崇拜的上帝；但是我們比較傾向于后一种說法，因为他对我們說(如果我們了解得不錯的話，他总是說不十分明白的)，他无論作什么事，很少不請教它的。他管它

叫做先知，而且說他平生作任何事，都由它来指定时間。他从左边表袋里拿出了一个网，大小差不多够渔夫用的，不过这东西可以象錢包一样开合，实际上这也就是他的錢包。我們在里面搜查到几大块黃色金屬，如果真是金子的話，价值一定是巨大的。

我們遵奉陛下的命令，把他所有的口袋仔細搜查了一遍，我們又看到他腰間系着一条腰带，是用巨兽的皮革制成的：腰带的左边挂着一把有五人多高的長刀；右边挂着一只皮囊，里面又分成两个小袋，每个小袋足容得下三个陛下的臣民。一个里面装了些象脑袋一样大的重金屬球，要一手好力气才拿得起来；另外一个里面盛了一堆黑色顆粒，个兒不大也不很重，我們一把可以抓起五十多个来。

这是我們在巨人山身上搜查情形的詳細紀录。他对我們很有礼貌，对于陛下的命令表現了应有的尊重。陛下登基第八十九月初四日。签字盖章。

克来弗林·佛勒洛克

馬尔西·佛勒洛克

这份紀录讀給皇帝听了以后，他虽然說話很婉轉，但还是命令我把各項物品交出来。他首先要我交出腰刀，我就把刀連刀鞘一齐摘下来。当时他命令随侍的三千精兵，远远地包围住我，掌弓持箭准备放射。不过我并沒有留神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两眼全神貫注在皇帝身上。他接着要我拔出腰刀，虽然刀受了海水浸湿有点生锈，大体上說还是雪亮的。我拔出刀来，大小三軍又惊又怕，立刻齐声吶喊，我手中的刀舞来舞去；正当烈日当空，刀光把他們的眼都耀眩了。皇帝毕竟是气概非凡的君王，并沒有象我想象的那样畏惧；他命令我把刀收在鞘里，輕輕地放在地上，离开鏈子末端六英尺多远。他要我交出的第二件东西，是那两根中空鉄柱中的一根，他那指的是我的袖珍手枪。我抽了出来，并且遵照他的希望，尽量把它的用途解释給他听。因为皮囊

盖的很紧，火藥幸而沒有被海水浸湿（因为火藥容易受潮，所以謹愼的航海家都特别小心，預为防备这种不方便的事情），我只装上了火藥，并且先警告皇上不要害怕，然后向空中放了一枪。他們这次吓得比看見我的腰刀时更厉害了。几百个人倒在地上，好象震死了一样。就是皇帝虽然站着沒被吓倒，也半天不能恢复常态。跟交出腰刀时候一样，我交出了两只手枪和弹藥包；我請求他特别注意，不要讓火藥近火，因为星星之火就会引起燃烧，会把皇宫轟上天空的。我又交出了表，皇上看了非常好奇，命令派两位个兒最高的卫兵用根杠子抬在肩上，就象英格兰的运酒車夫抬着一桶黄啤酒一样。对于表发出繼續不停的鬧声和分針的运轉，他十分惊奇，因为他們的視力比我們銳敏得多，所以很快就看出分針是在动着。他征詢了学者們的意見，虽然我不十分了解他們的話，不过也可以看出他們有各式各样的意見，而且分歧很大，这用不着我来饒舌，讀者們也会想象到的。接着我又交出了銀币和銅元，錢包和里面的九个大金币以及一些小金币；还有我的剃刀，小刀，梳子，銀鼻烟盒，手帕和旅行日記。結果腰刀，手枪，弹藥包都用車装走送进了皇帝的御庫；下余的东西却都还給了我。

前面也曾提过，我另外还有一个秘密口袋逃过了检查，那里面有一副眼鏡（因为我視力很差，有时要戴眼鏡），一架袖珍望远鏡，还有几件有用的小玩意兒。这些东西对于皇上是无关重要的，因此我也就認为不一定要献出来。而且我还担心，要是随便交了出去，說不定会被他們搞坏或者弄丢了。

第 三 章

作者表演一种不平常的游戏給皇帝和男女貴族解悶。利立浦特宮廷中举行的各种游戏。作者接受某些条件才获得了自由。

我的和藹、善良的行为博得了皇帝和朝臣的欢心，軍队和人民也普遍地喜欢我，所以我就抱着在短期間內可以获得自由的希望。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討好他們。人民漸漸不大害怕我对他們会有什么危险了。我有时候躺在地上，讓五、六个人在我的手掌上跳舞。后来男孩子和女孩子也就敢走到我跟前来，在我的头发里捉迷藏了。我在听、說他們的語言，这一方面，現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一天，皇帝想起招待我看他們国內的几种表演。就演出的精妙和壮丽而言，他們的表演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国家。我最高兴看的是繩上跳舞。他們在一根白色的細繩子上表演，那根繩子大約有两英尺长，离地面有十二英寸。我想把这件事詳細描写一下，希望讀者不要着急。

只有那些正在候补朝廷中的重要官职和希望得到皇帝宠幸的人才来表演这种技艺。他們从小就受这种杂技表演的訓練。他們并不一定都是貴族出身或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遇到重要官职出缺，不管前官是病死还是失宠撤职(这都是常有的事)，五、六位候补人員就会呈請皇帝准許他們給皇帝和朝廷官員表演一次繩上跳舞，誰要是跳得最高，而且沒有跌下来，誰就接任这个官职。大官們也常常奉命表演这种技艺，使皇帝相信

他們并沒有忘掉自己的本領。大家都認为財政大臣佛林奈浦①在拉直的繩子上跳舞，跳得比全王国的任何大臣至少要高一英寸。我見过他在一只安装在繩子上的木盘里一連翻了好几个跟头，那根繩子只有英国普通的包扎繩那么粗。如果我并沒有偏袒誰，那么据我看来，我的朋友內务大臣瑞灝沙的本領仅次于財政大臣；其余大臣的本領也都不相上下。

举行这种游戏时往往发生致命的意外事件，过去发生过的許多不幸事件都有紀录。我亲眼見过两三个候补人員跌断了胳膊和腿。但是大臣們奉命表演的时候，危险就更大了。因为他們想表現自己比以前更有本領，更想胜过同僚，过分卖弄自己，所以难得有不失事的，有的人甚至跌过两三次。听說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一两年，佛林奈浦险些兒跌死。要不是皇帝的坐垫恰好摆在地上减輕了跌落的力量，他的脖子早就折断了。②

另外还有一种游戏，是在特别重大的节日专門表演給皇帝、皇后和首相看的。皇帝把三根六英寸长的精美絲綫放在桌上。一根藍的，一根紅的，还有一根綠的。这三根絲綫是皇帝預备下的奖品，用来表示他对一些人的特殊恩典。这种典礼在皇宫大殿上举行，候选人員都要在这里比試和前面完全不同的技艺，在新、旧大陆的各个国家中我都沒有見过类似的玩意兒。皇帝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和地面平行，候选人員一个个依次序跑上前去，有时候跳过横杆，有时候在横杆下面来回爬几遍，这完全要看横杆上升或者下降的情形而定。有时候皇帝和首相各拿着木

① 斯威夫特以佛林奈浦影射斯威夫特的仇敌、輝格党党魁罗波特·渥尔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渥尔波尔任陆軍大臣、海軍大臣。并曾两度任首相(1715—1717，1721—1742)。

② 1717年渥尔波尔失势被免职，皇帝的坐垫可能指英王乔治一世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1721年她帮助渥尔波尔重新取得首相职位。

杆的一头。也有的时候由首相一个人拿着木杆。誰表演得最敏捷，跳来爬去的时間最长，就賞賜給誰藍絲綫。第二名賞給紅絲綫；第三名賞給綠絲綫。他們都把这些絲綫纏两道围在腰間。你可以看到朝廷里的大人物几乎沒有人不用这种腰带作装飾的。

軍队和御馬房里的馬匹天天被带到我的跟前。它們已經一点也不胆怯了，一直走到我的脚边也不会惊得跳起来。我把手放在地上，騎手們就縱馬跳过去。皇帝手下的一名猎手騎着一匹高大的快馬曾經跳过我穿着鞋子的脚面。这确乎是不同寻常的一跳。有一天，我很荣幸也能有机会表演一种非常特别的游戏給皇帝取乐。我請求他吩咐人給我抬几根两英尺长的木棍来，象普通手杖一样粗細的就行。皇帝就命令管理树林的官員照我的話去办理。第二天早晨，六个伐木人駕着六輛由八匹馬拉着的車子运来了木棍。我拿了九根木棍，牢牢地插在地上，摆成一个两平方英尺半的四边形。我又拿了四根木棍，横綁住四边形的四角，离地面約有两英尺。然后，我又把手帕縛在那九根直立的木棍上，四面绷紧就象鼓面一样。那四根横木高出手帕五英寸当作四边的栏杆。我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就請求皇帝派一队二十四名精騎兵到这块平地上来操演。皇帝接受了这个建議，我就用手把这一队战馬一匹匹地拿起来放在手帕上，馬上騎着全副武装的軍官，准备操演。他們一站好就分成两队，进行作战演习，一时鈍箭齐发，刀剑出鞘，一队敗走，一队追击，有的进攻，有的退却，总而言之，表現出他們是一支紀律严明的軍队，这样的軍队我从来还沒有見过。平台四边的横木保护人馬不至于从台上跌下来。皇帝高兴极了，于是下令要人馬連續表演了几天。有一次他甚至願意讓我把他举起来，亲自发号施令。他还費了半天唇舌說服了皇后，讓我也把她連轎子举起来。她离开

平台不到两碼，从轎子里就可以看到操演的全部情況。也算是我的运气好，在这几次表演中都沒有发生什么不幸事故。只有一次，一位队长騎着一匹性情凶猛的战馬。它用馬蹄刨地，把手帕踹了一个窟窿，馬腿一滑，連人带馬一齐倒了。但是我馬上救起了人馬，用一只手遮住破洞，又用另一只手按照原来他們上台时的办法，把这一队人馬放到地上。失足的那一匹馬扭伤了左前腿的肩胛，騎馬的人却沒有受伤。我把手帕尽量补好，可是我再也不敢相信这块手帕有这样坚牢，可以再玩这种危险的玩意兒了。

在我恢复自由的两三天以前，我正在表演这种战法給朝廷上下取乐的时候，忽然有一位专差来向皇帝报告說有几个老百姓騎馬走近我原先被俘的地方，发現地上躺着一个黑色的大东西，样子很怪，圓圓的边边，占地面积有皇帝的寢宮那样大，中間突起有一个人高。他們最先还担心是一个活动物，但是它躺在草地上动也不动，原来并不是。有几个人繞着它走了几圈。后来几个人用叠罗汉的办法爬到頂上去。頂上平平坦坦，用脚一踹才发現里面是空的。依他們的浅見，这也許是巨人山的东西。如果皇上准許，他們用五匹馬就可以把它拉来。一听他們說起，我就知道說的是什么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眞打心眼里高兴。大概在复舟以后初上岸的时候，我是那样狼狽，以至在还沒有走到睡倒的地方就把帽子掉了。我在划船时曾把帽子用繩子紧紧地系在头上，泅水时也还戴在头上。我想在上岸之后繩子是在我不知不覚中出了什么事故被弄断了，我还以为帽子掉在海里了呢。我向皇帝說明了帽子的特性和用途，就請求皇帝下命令赶快把它給我送来。第二天，車夫們把帽子运来了，可是已經不大完好。他們在帽檐兒上离边边不到一英寸半的地方鑽了两个孔，

在孔里安上两个鉤子，再用一根长繩把鉤子系住接到馬具上去，就这样把我的帽子拖了半英里多路。可是这个国家里的地面极为光滑平坦，它所受到的损伤并沒有我想象的那样厉害。

这件事发生以后两天，皇帝命令駐在京城內外的軍队准备演习，原来他又想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取乐办法。他要我把两腿尽量跨开，象一座巨大的石象一样站在那兒。然后他命令他的大将軍（一位經驗丰富的老年将領，也是我的大恩人）集合軍队排成密集队形在我的胯下进軍。步兵二十四名一排，騎兵十六名一排，敲鼓打旗，手拿长枪挺进。这一支軍队包括三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騎兵。皇帝发布命令，在进軍中每一个軍人都要严守紀律，尊敬我个人，违者处死刑。可是当他們走过我胯下的时候，这道命令并禁止不了几位年輕的軍官抬起眼来看看。坦白地說，那时我的褲子已經破的太不成話了，叫那些軍官們忍不住大笑起来，但同时也非常羡慕。

我上了許多奏章要求恢复自由，因此皇帝終于先在內閣会議上，然后又在国务会議上提出了这件事。除了斯开瑞士·鮑尔高兰以外，別人都沒有反对。鮑尔高兰毫无道理地偏偏要跟我作死对头。可是全体閣員一致反对他的意见，所以我的請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位大臣是当朝的“葛貝特”，就是海軍大将，他深得皇帝的信任，并且熟悉国家事务，就是性情执拗。最后他还是被說服了，只好同意。但是他坚持要起草我必須宣誓遵守的关于释放条件的文件。斯开瑞士·鮑尔高兰带着两位次官和几位显貴，亲自把这文件交給我。宣讀文件以后，他們命令我宣誓遵守文件上的規定条件。我先按照我国仪式，然后又按照他們国家法律規定的方式宣誓。他們的方式是：左手拿住右脚，再把右手的中指放在头顶上，大拇指放在右耳的耳尖上。因为讀

者也許想知道这个民族的文章风格、表現方式，和我获得释放的条文，所以我現在把这文件的全部条文尽可能逐字逐句地翻譯出来給大家看看。

利立浦特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举世拥戴、畏惧的君主高尔伯斯脫·莫馬兰·爱夫拉姆·戈尔迪洛·舍芬·木利·烏利·古，領土广被五千布拉斯魯格（周界約有十二英里），边境直抵地球四极；身高超过人类的万王之王；他脚踏地心，头頂太阳；他一点头，全球君王双膝抖战；他象春天那样快乐，象夏天那样舒适，象秋天那样丰饒，象冬天那样可怖。至高无上的我皇陛下，向最近来到天朝土地上的巨人山提出下列条件，他应該郑重宣誓遵守条文的規定：

第一条　巨人山如果沒有加盖我国国璽的許可証，不得离开我国国境。

第二条　他沒有得到命令許可，不得擅自进入首都；如經特許，居民应在两小时前接到通知躲在家里。

第三条　巨人山只准在我国主要大路上行走，不得随便在草地上或者农田間来往坐臥。

第四条　他在上述大路上行走时，必須格外小心，避免践踏我国良民和他們的車馬；沒有得到本人同意，更不得把我国良民拿在手中。

第五条　如果有紧急公文需要从速寄递，巨人山应将专差，連人带馬装在衣袋里，每月一次行走六天的路程。如有必要，还应該把这个专差安全地送回皇帝駕前。

第六条　他应該和我国联盟反对不来夫斯加島上的敌人，并且用出全力毁灭現在正准备侵略我国的敌人艦队。

第七条　巨人山空閑的时候，应該协助我們的工匠抬运大石头，建造大公园的墙垣和其他皇家建筑。

第八条　巨人山应該用沿着海岸步行的計算方法，在两个月內呈献我国疆域精細測量图一份。

最后，巨人山如果郑重宣誓遵守上述各条，每天可以得到足够維持我国臣民一千七百二十八口的肉类和飲料，有随时謁見皇帝和享受皇帝的其他恩典的权利。

我皇登极以来第九十一月十二日于伯尔法包拉克宫。

我心悅誠服地宣过了誓，并且在条約上簽字。当然其中有几条不象我所希望的那么光彩，我想这完全是由于海軍大将斯开瑞士•鮑尔高兰存心不良。我脚上的鏈子一开鎖，我就完全恢复了自由。皇帝也特别賞光，駕临参加了全部的仪式。我俯伏在皇帝脚下表示感恩；但是他命令我站起来，說了許多好話，为了免得别人批評我虛荣，就用不着再在这里說一遍了。他又說，他希望我能作一个有用的僕从，才不辜負他已經賞給我的和将来还可以賞給我的恩典。

讀者們也許已經注意到，在我取得自由的条約的最后一条中，皇帝規定每天供給我足够維持一千七百二十八个利立浦特人的肉类和飲料。以后不久我問起在朝廷作官的一位朋友来，他們怎样得出这样一个确定的数目。他告訴我，御用数学家用四分仪測定了我的身长，計算出我的身长和他們的比例是十二比一，由于他們的身体和我的完全一样，因此得出結論：我的身体至少抵得上一千七百二十八个利立浦特人，我所需要的食物的数量足够供給这么多的利立浦特人。讀者們可以想象到这个民族是多么聰明、敏捷，也可以想象到这位伟大的君王的經济原則是多么精明、准确。

第 四 章

关于利立浦特京城密尔顿多和皇宫的描写。作者和一位大臣談論帝国大事。作者表示願为皇帝效劳对敌作战。

我获得自由以后，首先要求准許参观密尔顿多京城。这件事皇帝很痛快地答应了；只是特别关照我不得伤及京城居民和民房。人民也从告示里知道我要訪問京城的計划了。环繞京城的城墻有两英尺半高，至少有十一英尺厚，因此一輛四輪馬車可以很安全地在城上繞行一周。环城每隔十英尺就有一座坚固的城楼。我迈过了西城大門慢慢地往前走，側身穿过两条大街，一路上只敢穿着短背心，因为我恐怕穿着上衣，衣边也許会挂坏了屋頂和房檐。虽然皇帝的命令非常严厉，所有的居民都不准出門，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我一路上还是非常留神，免得踏坏了还在街心游蕩的人們。无論擱楼的窗口或者房頂上都挤滿了看热鬧的人，我不覚心里想，在我历次的旅行里从来还沒有見过这样人烟稠密的地方。这座城是正方形的，每边城墙都有五百英尺长。城里的两条大街都有五英尺寬，十字交叉地把全城分作四个部分，其余的胡同巷子虽然我沒法进去，不过路过的时候从外面望了一望，也大概有十二英寸到十八英寸寬。全城可以容納五十万人。楼房有的三层，有的五层。商店和市場也都是百貨齐全。

皇帝的宫殿在全城的中心，正当两条大街的交叉点。皇宫四周的皇城大約有两英尺多高，墻里面二十英尺以外才有宫殿。

我获得了皇帝的許可，举步迈过了皇城。城墙和宮殿中間的空地很大，所以我可以自由行动，繞着宮殿参观。外殿是四十英尺見方，包括两座宮殿。最里面的是皇宮內院，我很想看一看，不过感到非常困难，因为从一座宮院通到另一座宮院的大門都仅仅有十八英寸高，七英寸寬。外殿的建筑至少有五英尺高，要是我跨过去，眞无法使这栋大厦不受到极大的損害，虽然殿墙有四英尺多高，并且是用解石建造的十分坚固。同时皇帝也极希望我能去瞻仰一下他那富丽堂皇的宮殿。可是我却沒有办法进去。我花了三天工夫用小刀在离城一百多碼的御苑里伐了几棵最大的树木，然后用这几棵树木做成了两个三英尺多高的凳子，每个都經得起我的体重。市民們得到了第二次的通告，我又进了城，手里拿了两个凳子到皇宮去。我来到外殿的近旁，就站在一个凳子上，手里拿着另外一个輕輕地递过屋頂把它放在內宮和外宮中間的那块寬广八英尺的空地上。接着我就很輕便地从一个凳子走到另一个凳子上跨过了外殿，再用有鈎的手杖把第一个鈎进来。我用这种方法进了皇宮內院。我斜躺在地上，脸貼近了楼中层特别为我开着的窗子。这样我才得参观人們所能想象到的最灿烂輝煌的內宮。我在他們寢宮里分别謁見了皇后和年輕的亲王們，他們都有亲从随侍着。皇后十分高兴，对我很和藹地笑了笑，又从窗里伸出手来賜我亲吻。

但是现在不必尽先把这一类的描写說給讀者听了。因为我另外还有一本篇幅更大的著作就快要付印了。这些事情都留着在那本書里說吧。那部書概括地叙述这个帝国从創建时起历經各代帝王的长期的历史；同时在那部書里，对这个国家的战争、政治、法律、学术、宗教、动植物、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其他稀奇有益的事物都有特别的記載。现在我主要想在这部書里把我在这帝

国里居留的九个月当中公私两方面发生的事情和交涉描述一下。

我获得自由以后才不过两星期，一天早上瑞顥沙內务大臣（他們这样尊称他）仅仅带着一个僕从来到了我的寓所。他吩咐他的車子在远处等候，請我同他談一点鐘。因为我一向敬仰他的身分和才干，又因为我向朝廷交涉的时候，得过他不少帮助，所以馬上就答应了。我本来打算躺下来，听他說話比較方便些，可是他却願意站在我的手里和我交談。他首先恭賀我获得了自由。他說就这件事說来，他自認为有点功劳；接着他又說，要不是朝廷处在現在这种情势下，也許我不会这样快就能得到自由。他說：在外国人看起来，我們的国势似乎还很兴隆，不过实际上我們有着两大危机。一方面国內党爭激烈，一方面极其强大的外敌时时有入侵的危险。关于第一件，你要知道七十多个月以来，帝国有两大互不相讓的政党，一党叫做特拉迈克三，一党叫做斯拉迈克三①。因为一党的人鞋跟高些，一党的人鞋跟低些，所以根据鞋跟的高低才分成两个党派。据說高跟是最合乎我們古代的制度的，但是不管怎样，皇帝却決定一切行政官吏必須任用低跟党人。这你是不会不覺察到的，皇帝的鞋跟就特别来得低，那至少要比任何朝廷官員的鞋跟低一都尔（都尔是一种长度，大約相当于一英寸的十四分之一）。两党間的仇恨很深，以至他們絕对不在一起吃喝，更不在一起談天。算起来特拉迈克三或高跟党的人数超过我們。但是一切权势却完全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怕的是皇太子殿下多少有点傾向于高跟党；至少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有一只鞋跟比另一只的高些，所以他走起路来一拐

① 影射十八世紀英国的两大政党：輝格党和托利党。十九世紀中叶以后分别改称自由党和保守党。

一拐地。同时正当我們內患方殷，不来夫斯古島[1]上的敌人却要发动侵略来威胁我們。这是宇宙間的另外一个大帝国，論面积和实力都可以和我皇統治的帝国抗衡。当然我們也听見你說过，世界上还有許多王国和联邦，住着一些和你同样庞大的人类。不过我們的哲学家却十分怀疑，他們都猜想你是从月球或者是从其他星球上降落下来的。因为象你这么巨大的人如果有一百个一定会在短期間內把皇帝境內的果实和牲畜全部吃光。况且我們六千个月以来的历史，除了利立浦特和不来夫斯古两大帝国以外，从来沒有提到过其他的地方。我現在正要告訴你，这两大强国已經頑强地苦战了三十六个月。战端的发生是由于下列原因。我們人人都認为要吃蛋的时候，原始的方法是打破鷄蛋較大的一端。可是当今皇帝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正要吃蛋，按着古法打破了蛋的大端，一不留神竟割伤了一个手指。因此他的父亲，当时的皇帝，就頒了一道圣旨命令全体臣民，吃蛋的时候，先打破蛋較小的一端，违者重罰。人民对这条法律十分痛恨。历史告訴我們，这件小事曾引起过六次造反，有一个皇帝送了命，还有一个皇帝失去了帝位。这些內訌全是不来夫斯古国的君王們煽动起来的。乱事平定以后，亡命之徒总逃到那个帝国里去逃命藏身。据估計，先后几次有一万一千人情願受死也不肯打破蛋較小的一端。关于这点爭端，曾出版过好几百本大部著作。但是大端派的著作早就被禁止了，同时法律規定这一派人不得作官。当这种爭論鬧得厉害的时候，不来夫斯古的君王們就常派大使来向我們提出抗議，責备我們在宗教上分立門戶，責备我們违背伟大的先知拉斯特洛格。在《波兰得克拉尔》（就是他們的

---

① 利立浦特影射英国；不来夫斯古影射法国。

《可兰經》）第五十四章里提出的一条基本教义。但是我們却以为这只是对經文一种歪曲。因为原文是："一切眞正的信徒都要在比較方便的一端打破他們的蛋。"依我个人的浅見，到底那一端比較方便呢，似乎只有听从自己的良知来决定，或者至少也要由行政长官来决定。这一伙大端派亡命之徒很得不来夫斯古皇帝朝廷的信任，同时这伙人又受到了国內党羽的秘密援助和慫恿，因此掀起了两大帝国的血战。三十六个月以来，双方互有胜負。在这期間我們損失了四十艘主力战艦和数目更多的小艇，我們还損折了三万精銳的水軍和陆軍。可是估計一下敌人所受到的損失也許比我們还大。但是他們現在又建立了一支巨大的艦队，正准备向我們进攻。皇帝深信你有勇气和力量，所以才命令我把这件皇家大事告訴你。

我請求內务大臣替我回奏皇上：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不便干預党派的斗爭，不过我情願冒性命之险，时时准备抵抗所有的侵略者来保卫皇帝陛下和他的国家。

第五章

作者采用特殊战略阻止了敌人的侵略。他获得了高級爵位。不来夫斯古皇帝遣使求和。皇帝的寝宫失火；作者想办法挽救了其余的宫殿。

不来夫斯古帝国是在利立浦特的东北方面的一个島屿。两国間仅隔着一条八百碼寬的海峽。我还不曾見过这个島屿；我自从得到敌人企图发动侵略战爭的消息以后就避免到那一带

海岸去，恐怕被敌人的船只发現。战爭期間两国間的来往一律严格禁止，违者处死；同时皇帝又下令封鎖了大小船只，所以直到如今他們还沒有得到任何关于我的情报。我向皇帝提供了一个夺取敌人全部艦队的計划。根据我們的偵察員报告，敌人的艦队正停泊在港里，准备一有順风就駛出港口。我向一位最有經驗的海員打听海峽的深度。他說他們曾經用測鉛測量过多次。海峽中部在滿潮时期有七十"格兰格拉夫"深，大約相当于欧洲度量单位六英尺；别的地方最深也不过五十"格兰格拉夫"。我走到东北海岸，正对面就是不来夫斯古。我扒在一座小丘后面，拿出袖珍小望远鏡来观察停泊在港內的，大約包括五十艘战艦和許多艘运輸艦的敌人艦队。然后我回到家里，下令(皇帝給了我一份委任状，所以我可以下令)赶办一大批最結实的纜繩和鉄棍。纜繩大約有包扎貨物用的繩子那么粗細，鉄棍的长短、粗細跟編織衣服用的針一样。我把三根纜繩搓成一根，这样就更結实了。为了同样的理由，我又把三根鉄棍扭成一根，把两端弯成鈎形。我在五十只鈎子上拴上了五十根纜繩，就向东北海岸走去。我脫了上衣、皮鞋和袜子，穿着牛皮背心走下海去。大約这时离滿潮还有半个鐘头。我赶紧涉水而过，在海峽中部泅了三十来碼两脚才能够到海底。不到半个鐘头，我就到了艦队停泊的地方。敌人見了我都吓坏了，就从艦上跳到海里去，向岸边泅水逃命，一时跳下水去的不下三百多人。我赶快拿出了繩索、鈎子，把鈎子縛在每只船头上的孔里，接着又把繩子的另一头聚攏起来扎在一起。我正在这样作的时候，敌人們就放了几千枝箭，有許多射中了我的手和脸。这时我不但感到箭創疼痛，动作也慌乱起来。我最怕伤了眼睛，如果不是那时我忽然想到了应急的办法，难免弄得双目失明。我在我的秘密袋里藏着一些日常用品，中

間有一副眼鏡。这只密袋，我以前也提到过，当时沒有受到欽委检查員的搜检。我把眼鏡拿出来紧紧地戴在鼻子上。我有了这种防御，就継續大胆地工作起来。虽然敌人的箭仍旧不絕地射来，許多枝箭射中了眼鏡玻璃片，可是这至多不过把玻璃片伤損一点罢了，并沒有什么大妨碍。現在我把所有的鉄鈎都拴好了，一手拿着繩結，用力一拉，可是一艘船也拉不动，原来船都拋了錨。这还有待我鼓起勇气作出最大的努力。所以我就放下繩索，鉄鈎仍旧搭在船上。我拿出小刀决意把船上的錨索割断，这样一来我脸上手上又中了二百多枝箭。接着我又拾起搭着鉄鈎的繩結，很方便地把五十艘最大的敌艦拖着就走。

不来夫斯古人一点也沒有想到我要干什么，起初只是惊惶失措。接着他們看到我在割断纜繩，以为我也不过想叫兵艦随波逐流，互相撞沉。但是他們看見全队艦只秩序井然地开动起来，又看到我拉着一头，他們立刻尖叫起来。那种悲伤、絕望的喊声，实在令人难以形容，难以想象。我走出了危险地带，略停了一会，拔出了手上、脸上的箭，擦上了些藥膏，这以前我也提到过，是我初到的时候利立浦特人給我的。然后摘下了眼鏡，等了一个鐘头，等到潮水稍落，就带着我的貨物，涉水走过了海峽的中部，平安到达利立浦特本国的港口。

皇帝和全朝官員都站在岸上，期待着这一次伟大的冒险的結果。他們只看到船只排成一个大半月形向前推进，却看不到我，因为这时水已經沒过了我的胸脯。当我走到海峽中間时，他們更加愁悶起来，因为这时只有我的头是露在水面上的。皇帝断定我是溺死了，而敌人的艦队又来势汹汹地从对面开来。可是不久他就放心了。我越往前走，海峽也就越浅。不多一会我已經走近岸边，到了可以听見喊声的地方。我用手举着拖艦队来

的繩索的一端，高声呼喊："最英武的利立浦特皇帝万岁！"这位伟大的君王迎接我上岸，对我說不尽地恭維，当場就封我作"那达克"，这是他們最尊貴的爵位。

皇帝希望我另找一个机会把剩余的敌艦全部引到本国港口来。君王們的野心总是无法測度的，他似乎一直在想把不来夫斯古帝国灭掉，化为自己的行省，派一位总督去統治。他要彻底鏟除大端派亡命之徒，强迫該国人民也打破蛋的小端，这样他才可以算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君王。不过我却尽力設法使他打消这种念头，我提出了許多論据，从政策上、正义上論起来他都不該如此。我又直率地向他宣称："我永远不願做人家的工具，使一个自由、勇敢的民族淪为奴隶。"这件事在国务会議上辯論的时候，最聪明的一部分閣員都贊成我的意見。

我这个直率、大胆的声明是违背皇帝的計划和政策的，因此他永远也不能寬恕我。他很狡猾地在国务会議提出了这件事，据說会議上有几位最聪明的閣員似乎同意我的意見，因为至少他們对这事沒有发言。但是有些閣員（都是我的仇人），免不了說一些中伤我的話。从此以后，皇帝就和一撮对我不怀好意的閣員开始制造阴謀来陷害我。不到两个月的功夫，阴謀暴露了，几乎达到了把我消灭掉的目的。伟大的功績在君王眼里能算什么，如果一时你拒絕滿足君王們的奢望，即使你从前立过大功也絕不能得到寬恕。

我立下了这件功劳以后大約三星期，不来夫斯古正式遣使求和。不久两国就締結了对我們皇帝絕对有利的和約。关于条約的內容就用不着再說給讀者听了。他們一共派来了六位大使，随員不下五百人，他們的入境仪式非常隆重，不失他們的皇帝的尊严，也足以表示他們的使命重大。条約訂完以后，有人私

下里告訴这几位大使，說我是他們的朋友。我仰仗我当时的声望，至少在表面上我在朝廷里还有这样的声望，确乎帮了他們不少的忙。他們就正式来拜訪我。他們一开始就恭維我勇敢、慷慨，接着代表他們皇帝邀請我去訪問他們的国家。他們也曾听說过我力大无穷，有过許多奇迹，很希望我能表演一番，长长他們的識見。我立刻答应了他們，一切詳情也就不必备述了。

我招待这几位貴客使他們十分滿意也十分惊奇，我希望他們答应我，能代我向他們的皇帝致以最誠恳的敬意。大皇帝仁德广被，举世同欽。在我回国之前，我决定要去专誠陛見。因此后来我謁見我們的皇帝的时候，就請皇帝准我去拜会不来夫斯古的君王。他当时虽然答应，我却可以看得出他的态度是十分冷淡的。我猜不出这到底是为什么来。后来有人私下告訴我：佛林奈浦和鮑尔高兰把我和大使交談的情况奏明了皇帝，認为这是我怀有二心的表現。不过我相信我問心无愧。这次我对朝廷大臣的眞面貌才第一次有了一些不完全的認識。

有一点值得注意，大使們和我交談是通过翻譯的。这两大帝国的語言，和欧洲的任何两国的語言一样差别很大。而每一国都夸耀自己的語言历史悠久，美丽而有力，对于邻国的語言公然蔑視，但是我們皇帝利用夺取了他們的全部艦队所取得的优势，强迫他們使用利立浦特的語言文字呈遞国書、致詞。同时必須承認，因为两国間的貿易往来极盛，因为两国都常常庇护对方的亡命之徒，同时又因为两大帝国都有互派貴族名門子弟留学邻国以扩大眼界了解异乡的风土人情的风尙，所以貴族名門，沿海居民中的商人、海員几乎无人不会說两国話的，几个星期以后，我去朝見不来夫斯古皇帝才发現了这个事实。虽然我的仇敌們不怀好意，使我灾难重重，这次朝見究竟是一件快乐的事

件，我将来还要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描写。

讀者也許还記得，我在签訂恢复自由条約的时候，我对于其中的几条很不滿意，因为这几条太使我难堪了。因为我急需恢复自由所以我只有屈从。我現在是帝国地位最高的“那达克”，再履行条約中規定的义务未免有失身份，但是憑良心講，后来皇帝也从来沒提起要我作这些事。过了不久我就得到了为皇帝效劳的机会，至少我自以为是建立了一件非常的功业。一天半夜里，几百个人在我門前高声呼喊把我惊醒了。因为我突然惊醒，心里不免害怕。我听到外边不住地在叫喊“布尔格倫！”接着几位朝廷大臣从人丛里挤了进来要求我馬上赶到皇宮去。原来有一位女官不小心，晚上看传奇小說时竟睡着了，以致皇后的寝宮失火。我馬上起来，当时已有命令叫行人都迴避了，又幸亏是月明之夜，我一路小心赶到了皇宮并沒有踏伤一个行人。我看到寝宮墙上已經豎好梯子，吊桶也預备齐全，但是水源却不在近处，吊桶只有大針箍那么大小，虽然那些可怜的人兒一桶桶地尽快供应我，可是火势太猛了就无济于事。我可以很容易地用上衣把火扑灭，可是一时慌张不曾带来，仅仅穿了一件皮背心就跑来了。看来情形已毫无希望。如果不是我当时心眼特别快，忽然想起了一条妙計，这一座富丽堂皇的宮殿免不了要燒成平地。头一天晚上我喝了不少一种叫做“格林格倫”的美酒（不来夫斯古人把这种酒叫做“福祿奈克”，但是大家都認为我們的酒是更好些），这酒有利小便的功用。眞是天緣湊巧，我还沒有解过小便。因为太靠近火了，又参加了救火的工作，身上吸收了热，酒就变成尿了。我撒了一大泡尿，又撒在适当的地方。所以不到三分鐘火就全熄了。这才把費了多少年心血建造的其他宮殿救了下来。

天已經亮了，我沒有向国王道賀就跑回家来。因为虽然我建了一件奇功，可是說不定皇帝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憤慨，根据这个国家的法令，任何人不管他的名位怎样，如果在皇宫院內小便一律处死。但是皇帝給了我一份通知稍稍地使我安心下来，他說：他要下令給司法部正式赦我无罪。不过我却沒有得到这份赦書。后来有人私下里告訴我：皇后非常痛恨我的行为，早远远地搬到皇宫的另一边去了。她坚决不准修理这座寢宫，她再也不能住进去了。同时，她在心腹人面前发誓她一定要采取报复手段。

第　六　章

关于利立浦特人民的情况：他們的学术、法律、風俗和教育兒童的方法。作者在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他为某貴妇辯护。

虽然我还想另写一部专門著作描述这个帝国的形形色色，不过現在我願意介紹一个大概的情形来滿足我的好奇的讀者。因为当地人民身高不到六英寸，所以其他动物、植物和树木的大小都可以按照同样的正确比例推算出来。举例說吧，最高大的牛馬都是四、五英寸高，綿羊大約有一英寸半高；鵝也只有麻雀那么大小，这样依次推下去，推到最小的东西，我簡直就看不見了。不过大自然却能叫利立浦特人的眼睛能够看見一切东西。他們看得非常清楚，可是看不多远。有一次我感到十分高兴能看到一位厨师拿着一只还沒有平常蒼蝇大的百灵鳥在拔毛，又有一次看到一位年輕姑娘拿着一根細得看不見的絲綫在穿一枚小得看

不見的針。这都說明他們对近处的东西有着尖銳的視力。他們最高的树木大約有七英尺高，我指的是御花园里的那几棵大树，我举起攢着的拳头刚好能够到这几棵树的树頂。蔬菜的大小也可以同样的比例推算出来，就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吧。

至于他們的学术，若干年代以来各門学术都非常发达，我現在不必多說了。不过他們的書法却特别的很，他們写字既不象欧洲人那样由左而右，又不象阿拉伯人那样由右而左，也不象中国人那样从上而下，也不象加斯开人那样从下而上。他們却是从紙的一角斜行到另一角，和英国太太小姐們一样。

他們埋葬死人时，把死人的头一直朝下，因为他們相信一种說法，一万一千个月以后死人們都要复活。那时候地球（他們以为是扁平的）会上下顛倒。按照这样的埋法，他們复活以后就会安稳地站在地上了。当然他們的学者也承認这种說法荒謬，不过順从世俗的习慣，这种办法还是保持了下来。

这个帝国有几种非常特别的法律和風俗，如果这些法律和我的亲爱的祖国的法律不是完全相反的話，我眞想替他們辯解几句。但願我們也能执行这些法律。首先我要提到的是关于告密者的法律。背叛国家的罪行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罰。但是被告如果能在开审的时候辯明自己无罪，原告就会立刻名誉扫地被处死刑。无辜的被告还可以从原告的財产或土地中得到四項賠偿，賠偿他时間上的損失，他所經历的危险，他在监禁中受到的折磨和他用在辯护上的費用。如果原告的財产不够賠偿，那么大部分就由皇家来負担。皇帝还要公开賜給被告恩典，同时向全城宣布被告无罪。

他們認为欺詐罪比偸窃罪还来得重大，因此犯了这种罪行的人很少不被判处死刑的。因为他們認为只要你能小心謹愼，

多加警惕，自己再有些常識，就足以防备自己的东西被偷，但是老实人却沒法防范老奸巨猾，人民旣然需要不断地买卖，信用交易，如果我們縱容欺詐的行为而不加以法律制裁，那么誠实的商人总要破产，流氓坏蛋反倒会大发其財。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国王面前曾为一个拐騙了主人大批款項的犯人討情。他奉了主人命去收款，款收齐后竟携款潜逃，我就对皇帝說，这不过是一种背信的行为，希望皇帝能减輕对他的刑罰。皇帝觉得我太荒謬了，怎么会提出最能加重他的罪行的理由来替他辯解呢。我当时无言可对，只好随便說了句，各国有各国不同的习慣。我必須承認我那时感到非常慚愧。

虽然我們总認为賞罰是政府行使职权的两个枢紐，然而除了在利立浦特以外，我却从来沒有見过哪个国家能够实行这个原則。不管是誰，只要能提出充分的証据，証明自己在七十三个月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就可以請求享受某种特权，按照他的地位或者生活条件的高下，从专門拨作这种用途的公款里領取相当数目的金錢，他还可以取得斯尼尔普尔或者守法者的称号，不过这种称号却不能传給后代。我告訴他們，我們的法律只有刑罰而沒有奖励，他們認为这是我們的政策上的极大的缺点。因此，他們的裁判厅里的公理女神象有六只眼睛，前面两只，后面两只，左右各一只，表示公理女神謹愼周到。同时她右手里拿着一袋金子，袋口是开着的，左手里一把宝劍，劍却插在鞘里，这表示她的性格喜欢奖賞而不喜欢責罰。

他們选用各項事务人才时，优良的品行比卓越的才干更被重視。他們相信人类旣然必須有政府，那么人类的普通才能就能够胜任各項职务，而且上帝也从来沒有故意把公共事务的管理弄得非常神秘，只有少数卓越的天才才能了解，而这样的天才

在一个时代中也很难生出三个来。但是他們認为人人却都能掌握眞誠、公正、克己自制等等美德。如果人人能实践这些美德，再加上經驗和为善之心，人人就能为国服务，只不过需要一段学习过程罢了。但是他們認为如果一个人缺乏德行，即使他具有卓越的才能也是无用，任何事务也不能委托这种危险分子去办理。如果一个人品行端正，只是因为无知才犯錯誤，他对于公众利益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影响，絕不会象那些品質恶劣、存心貪污腐化的人一样会給社会带来致命的損失，正因为他們手段高明，他們才能加倍地营私舞弊，而同时又能巧妙地掩飾他們的腐敗。这种人为害之烈，远在上述老实人之上。

不相信上帝的人也同样不能为公众服务。利立浦特人認为：既然君王們自称是上帝的代表，他所任用的人竟不承認他所憑借的权力眞是再荒唐也沒有了。

大家应該明白我談到的这几种法律和下面我要談到的都是这个国家的独創的制度，我并不推崇他們由于人类的劣根性而产生的那些臭名远揚的腐敗政治。讀者要知道，那些憑借跳繩得宠而获得高官厚祿，和在御杖上下跳跃爬行以贏得皇恩殊荣的奖章等等卑劣行为都是在当今皇上的祖父手里創始的，由于党派紛爭越来越凶，所以在目前才达到了高潮。

在他們看来忘恩負义是死罪，我們在書上也讀到过，有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法律。他們的理由是：以怨报德的人应該是人类的公敌，他对待人类可能比他对待自己的恩人还要恶毒，因为别人并沒有施恩于他，所以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

他們对于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責任的看法，也和我們的完全不同。因为男女結合是合乎伟大的自然規律的，那是为了传种接代，因此利立浦特人也必須有这种关系。他們認为象别的动物

一样，男女結合的动机是出于淫欲，同时父母爱护兒女也出于同样的自然法則。根据这种認識，所以他們不承認，因为孩子是父亲的种子或者是母亲把他生在世上的，孩子就应該对父母有什么义务。如果仔細想一想人生的悲慘，那么生兒育女本身旣沒什么益处，作父母的也根本沒有想到要生兒育女，在他們爱情結合的时候，他們的思想还用在别的事情上面呢。根据这种种理由，他們認为子女的教育絕不可以托付給他們的生身父母。因此每个市鎮上都有公共托兒所。做父母的，除了乡民和劳工以外，都必須把年滿二十个月的兒女送进托兒所去教养，这样年龄的兒童在他們看来基本上是听从教导的。这样的学校有各种不同性質的，以适应于不同阶层和男女两性兒童。学校里有許多位善于教导的教师，訓練孩子們养成一种符合于他們父母的地位和他們自己的智能和傾向的生活方式。我先談一談男托兒所中的情形，然后再談一談女托兒所。

在收容貴族名門子弟的男托兒所里有許多位庄重博学的教师，他們手下还有助教。兒童們穿衣吃飯簡单朴素。他們学习荣誉、正义、勇敢、持重、仁慈、宗教、爱国的原則，除了吃飯、睡眠（时間都很短）和两小时的娛乐（包括体育活动）时間以外，他們总有些事情要做。四岁以前，男僕人給他們穿衣服，四岁以后，不管他們身份怎样高貴，都要自己穿衣服。至于女僕們，年紀大半都相当于我們的五十上下，她們只做一些最粗最賤的工作。孩子們平日不准和僕人們交談，只准一小伙或者一大群一块兒出去游戏，不过身边总有一位教师或者一位助教，这样他們就不会象我們的孩子一样在幼年时代感染上荒唐邪恶的习气。一年中間父母只准来看他們两次，訪問时間也只有一小时。他們在初見面和分別的时候可以和孩子亲嘴，不过这时总有一位教师在

旁，不准他們和孩子們打喳喳，也不許有溺爱孩子的表示，更不准带进玩具、糖果之类的礼物。

每家要付子女教养娛乐費，到期不繳的由朝廷官吏征收。

收容一般紳士、商人、做小生意的和手艺人的子弟的托兒所也按照同样方法管理。不过那些准备去作生意的孩子满十一岁就放出去作学徒，而貴族子弟却繼續在校学习到十五岁（相当于我們的二十一岁）。但是最后三年管教也就漸漸放松了。

在女托兒所里，貴族出身的女孩子所受的教育和男的差不多，不过替她們穿衣服的却是一些行止端庄的女僕。每次也都有教师或者助教在跟前，一直到五岁她們自己会穿衣服的时候为止。如果发現这些女僕擅自講一些恐怖、愚蠢的故事給女孩子們听，或者发現她們做出我們的侍女所慣于玩弄的把戏，就把她們用鞭子赶打着游街示众三次，处徒刑一年，然后終身被流放到这个国家最荒凉的地带去。所以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不願做懦夫和呆子，她們認为这是最可耻的事情。她們更輕視一切出乎整洁端庄范围以外的打扮。我也沒有发現她們的教育由于性别不同而有差别，不过女子的运动不象男子的那样剧烈罢了。她們要学一些持家的原則，她們研究的学問的范围也比較小。他們有一句格言：富貴人家的主妇应該是一位和藹而懂道理的伴侶，因为她不能永保青春。女孩子到了十二岁，在他們看来是出嫁的年龄了，父母或者监护人就把她領回家去。他們向教师們表示万分感激，同时这位姑娘和同伴們离别的时候也免不了要掉几滴眼泪。

在比較低級的女托兒所里，女孩子們也学到各种适合于女性和合乎身份的工作。准备学习手艺的女孩子七岁就退学，其余的要到十一岁才出所。

把孩子托在托兒所里的小戶人家，除了每年要交低到不能再低的教养費以外，每月还要抽出一小部分收入繳給托兒所里的管事做为分配給孩子的財产，所以做父母的花錢都要受法律限制。利立浦特人認为人們一时为了发泄性欲，养下了小孩却教公众去負担教养，这样也未免太不公平了。至于有身分的人，也要按照各人的情况，保証撥出一定的款項来留給每一个孩子，他們也总是以勤俭的原則极为公平地管理使用这一部分基金。

乡民和劳工都把孩子养在家里，他們的本分是耕种田地，所以他們的教育和公众沒有多大关系。不过他們中間的年老的、有病的都由养老院来养活。因为这个帝国里沒有乞丐这种行业。

我在这个国家住了九个月零十三天，讀者也許喜欢听我講一講我在这个国家里居家过日子的情况。我生就了一个具有机械才能的头脑，同时由于生活上的需要，我就用御花园里最大的树木給自己作了一套相当合用的桌椅。他們又雇了两百个女裁縫給我縫衬衣、被单和桌布，都是用他們最結实、粗厚的布料做的；但是她們还是要把几层布縫在一起，因为他們最厚的布也要比我們的細麻布薄一点兒。他們的亚麻布通常是三英寸寬，三英尺长算作一匹。我躺在地上，女工們就給我量尺寸，一个人站在我脖子那兒，一个人站在我的腿肚那兒，她倆每人扯着一根粗綫的一头把綫拉直，第三个人就拿着一根一英寸长的尺量綫的长短。然后她們再量我的右手的拇指，就不要再量别的了。因为按照数学方法来計算，拇指的两周等于手腕的一周，照这样推算下去就可以算出脖子和腰身的粗細。我又把一件旧衬衣攤在地上給她們作样子比照着做，所以她們給我做的衬衣非常合身。他們又雇了三百个男裁縫給我做外衣，但是他們却用另一种方法来給我量尺寸。我跪在地上，他們竪起一架梯子把它搭在我的脖

子上。一个人爬到梯子上去，从我的衣領那兒把一根带錘的綫垂到地上，这恰好是我的上衣的长短。但是腰身和手臂却都要我自己来量。这些衣服全是在我的房子里做的，因为他們最大的房子也放不下这样大的衣服。衣服作好以后，看上去象是英国太太們做的百家衣，不过我的衣服全身是一种顏色罢了。

給我作飯的有三百位厨师，他們都带了家眷住在我房子附近的舒适的小茅屋里。每位厨师給我做两种菜。我用手拿起二十名招待員来把他們放在桌面上，还有一百名在地面上侍候，有的捧着一盘盘的肉，有的肩膀上扛着一桶桶的葡萄酒和各种酒类。这些东西如果我要吃都可以叫桌面上的侍者用一种巧妙的方法用繩子拉上来，就象在欧洲我們从井里拉上吊桶来一样。他們的一盘肉我可以吃一口。一桶酒也足够我喝一口的。他們的羊肉赶不上我們的，但是他們的牛肉味道却非常好。有一次我吃到一大块牛腰肉，非作三口吃不行，不过这是难得的。僕人們看到我連肉带骨一齐吞了下去，都很惊訝，但是这和我們吃百灵鳥的腿子又有什么两样呢？我常常一口吞下整只的鵝和火鷄，我还必須承認它們的味道远比我們的好。至于他們的較小的家禽，我用刀尖一次可以挑起二三十只来。

有一天皇帝听人說起我过日子的情形，就要带着皇后、年輕的王子和公主到我家来跟我同享吃飯的快乐（他喜欢这样說）。他們果然来了。我請他們坐在摆設在桌面上的御椅上，面对着我，卫队站在他們的近旁。財政大臣佛林奈浦手里拿着他那根白棍子也在一旁侍奉。我发現他时常酸溜溜地看着我，我却装作沒有看見的样子，一来为了祖国的光荣，二来为了使全朝廷惊叹，这天我比平日吃的还多。我有理由相信皇帝这次駕幸又給了佛林奈浦在他的主子跟前害我的一个机会，这位大臣一向就是

暗地里仇恨我，虽然表面上他也表示爱我，他的脾气本来很坏，对我这样敷衍是出乎寻常的。他向皇帝报告：目前国庫空虛，他拨付款項不得不打折扣，現在国庫券的价值比票面价値低百分之九才能流通。总之我已經花掉皇帝一百五十多万"斯不路"了（这是他們最大的金币；大約有縫在衣服上的小金片那样大小），从各方面考虑，最好皇帝还是找个机会把我打发走。

現在我必須为一位高貴的夫人的名誉辯护，她因为我蒙受了不白之冤。誰想財政大臣竟猜忌他的妻子起来，这完全是因为坏人从中挑拨，說这位夫人热爱上了我。朝廷里一时把它当作一件丑史传开了，說她有一次秘密地到我家里来过。关于这件事我必須郑重声明，这眞是无耻造謠，一点事实根据也沒有，这位夫人只不过喜欢用天眞无邪的坦率和友誼对待我罢了，我承認她常常到我家里来，不过每次都是公开地，有时带着她的妹妹和年青的女兒，有时带一位亲密的朋友，总是三、四个人一道坐馬車来玩的。这样的事对朝廷里的其他貴妇来說也是平常的很啊。这点我要找我的僕人証明，什么时候他們曾經看見我門口停着一輛馬車，却不知道里面坐的是什么人。每次有人来訪，总是先由僕人通报，我照例馬上就到門口去迎接。我向她請过安以后，就小心地用手拿起馬車和两匹馬来（如果車上駕着六匹馬，車夫总要卸下四匹来）放在桌子上，在桌子的周围我設了一道五英寸高的活动桌边，防止万一出事。桌上往往同时有四輛馬車，里面都坐滿了客人，我就坐在椅子上把脸靠近她們。我先跟客人一起談天，馬夫就慢慢赶着其他的車子在桌上兜圈子。我在这种談話中很愉快地度过了好多个下午。我要向財政大臣，或者向他的两个告密人挑战（我要說出他俩的名字，讓他們想什么法子来对付我好了），这两个人就是克拉斯垂尔和德隆

洛。我要他們提出証据来，除了我以前提到过，瑞顯沙內务大臣曾經奉了皇帝的命令来过以外，还有誰隱姓埋名私下到我家里来过。如果不是这件事关系一位貴妇的名誉，我就不会这样唠叨，破坏我自己的名誉倒是小事。我那时的爵位已經是“那达克”了，而財政大臣自己却不是。大家都知道他不过是一位“格冷格冷”比我小一級，好象在英国侯爵比公爵低一等一样。但是有一点我必須承認，他因为职位的关系在朝廷中的地位比我重要。这些捏造謠言的告密者竟使得財政大臣一度对他的太太非常粗暴，而对我不用說就更坏了。这是后来我才偶然发現的。至于怎么偶然发觉的最好还是不提吧。虽然財政大臣終于清醒了过来和他的夫人言归于好，不过我却永远失去了他的信任。不久皇帝对我的恩眷也就日漸疏远了，皇帝的确太容易受这位倖臣的支配了。

第　七　章

作者得到消息，有人阴謀控告他犯了叛国罪行，只好逃到不来夫斯古去。他在那兒受到欢迎的情况。

在叙述我怎样离开这个王国的情形以前，我似乎还应該把两个月来就在发展着的一件反对我的阴謀告訴讀者。

到那时为止，我对于朝廷里的事一点也不熟悉，地位寒微的我哪有資格知道这种事。我听說过，在書本里也讀到过不少关于君王和大臣們的性格的叙述，但是却从来沒有想到，在这样辽远的国家里，君王大臣也有这样可怕的权势。我本来以为这个国

家所奉行的政治原則和欧洲国家的有所不同。

我正在准备去朝見不来夫斯古皇帝的时候，朝廷里有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有一次，他大大地触怒了皇帝，我曾为他出过一番力）夜里私下坐着一乘暖轎到我家里来見我。他沒有通名报姓，就要求接見。他先打发走了轎夫，我就把这位老爷連轎子一齐放进上衣袋里。接着我就吩咐心腹僕人，如果有别人来拜訪就說我身上不大舒服，早睡下了。我門上了大門，把轎子放在桌上，象平常一样自己坐在桌子旁边。我們寒暄了一陣，从这位老爷的脸上我看得出来他十分忧虑，我就詢問原因，他希望我耐心听他講一件跟我的荣誉和生命有重大关系的事情。他这次談話的內容是这样的。等他走后，我就把它笔記了下来：

你知道，他說，最近国务会議的各个委員会都在极为秘密地商談着你的事情。

当然你很明白，差不多你一来到这里，斯开瑞士·鮑尔高兰（現任"葛尔貝"，意思就是海軍大将）就成了你的死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仇恨你。不过自从你打敗了不来夫斯古建立了伟大的功勛以后，他就更加痛恨你了，因为你的功业使海軍大将的威名黯然无光。这位大臣私下和財政大臣佛林奈浦勾結，佛林奈浦因为他太太的关系，对你仇恨极深，这件事是尽人皆知的。此外他还勾結了陆軍大将林托克，侍卫大臣拉尔孔，大法官巴摩夫联名对你提出弹劾，控告你犯了叛国和其他重大的罪行。

他这一段开場白就使我忍耐不住了。我認为自己有功无罪，不由想打断他的話头，可是他請求我不要講話，接着又說了下去：

为了报答你对我的恩惠，我才冒着杀头的危险探听到了这件事情的全部情况，并且弄到了一份弹劾書的原文。

对昆卜斯·夫来斯純(巨人山)的彈劾书

第一条

大皇帝加林·戴法·普倫陛下在位时曾制定法令:規定凡在皇宫附近小便者一律以叛国罪論处。当事人昆卜斯·夫来斯純公然违犯該項法令,借口扑救皇后寢宫火灾,胆敢解小便救火,幷擅自进入皇宫內院起臥,实屬居心叵測,罪大恶极。当事人不仅违犯該項法令,幷有越职擅权情事。

第二条

当事人昆卜斯·夫来斯純曾俘获不来夫斯古皇家艦队,幷将艦队押到皇家港口。此項任务完成后,皇帝陛下又命令他去夺取不来夫斯古国的殘余船只,把該帝国降为行省,派总督統轄。凡亡命該国的大端派以及該国人民不願放弃大端异說者,都要斬尽杀絕。当事人昆卜斯·夫来斯純实系奸詐不法的叛徒,借口不願违背良心去摧殘一个无辜民族的自由和生命,竟敢抗拒洪福齐天的皇帝陛下,呈請免予执行上項任务。

第三条

不来夫斯古国遣派使臣来朝求和,当事人夫来斯純实系奸詐不法的叛徒,竟帮助、教唆、安慰、款待那些使臣,虽然該当事人知道他們是最近和皇帝陛下为敌、公开宣战的敌国国王的臣子。

第四条

当事人昆卜斯·夫来斯純不守忠順臣民的天职,仅取得皇帝陛下的口头允許,就准备到不来夫斯古帝国去。現又借口已得口头允許,心怀叵測,想去援助、慰借、教唆不来夫斯古皇帝。該国皇帝最近还跟皇帝陛下作对,幷公然向陛下宣战,关于这件事,已在前項中提及。

此外还有其他的条文,不过这几条是最重要的,我已經扼要地念給你听了。

在关于这件弹劾案的几次辯論中，应該承認皇帝多次表現寬大为怀，一再强調你建立的功績，竭力想减輕你的罪名。财政大臣和海軍大将都坚持把你处死，而且叫你不得好死，死得极其痛苦，他們要在夜里放火燒你的房子；由陆軍大将率領两万名士兵，用毒箭射你的脸和手。他們还要秘密命令你的几个僕人把毒汁洒在你的衬衣和被单上，叫你抓裂自己的皮肉，极其慘痛地死去。陆軍大将也贊成这个意見。因此許多天以来大多数人都在反对你。不过皇帝却决定尽可能留下你的性命，最后才劝住了侍卫大臣。

皇帝也命令内务大臣瑞顒沙就这件事发表意見。他一向自認为是你的忠实朋友，就发表了他的意見。从他的发言看来，他是值得你器重的。他承認你罪名重大，不过却有可以寬恕的地方。寬恕是帝王最值得贊美的美德，而皇帝陛下在这方面更是举世聞名。他說大家都很知道他和你是好朋友，也許可敬的閣員認为他偏袒你。为了服从命令，他願意直率地表示自己的意見。倘若皇帝考虑一下你的功績，并且皇帝一向慈悲为怀，一定願意饒恕你的性命，只下令把你的两眼刺瞎。依照他的意見，这种办法可以說是相当公正，全世界一定会歌頌皇帝的仁慈，也一定会称贊他的可敬的閣員寬大公正的决定。虽然你失掉了眼睛，你的体力却不会衰弱，以后你还可以为皇帝效劳。盲目可以使你增加勇气，因为你看不到什么危险。你害怕眼睛被人射瞎，你才不敢冒险去夺取敌人的艦队。那么你只依靠大臣們的眼睛去看也就够了，因为最伟大的君王也是这样的。

但是全体閣員都坚决反对这个建議。海軍大将鮑尔高兰按捺不住，怒冲冲地站起来說，他奇怪内务大臣怎么胆敢主张保全一个叛逆的性命。要是从政治上来考虑你的功劳，只能加重你

的罪过。你既然能够解小便扑灭皇后寝宫的火灾（他提起这事惊骇万分），也許下次还能用同样的方法使大水泛滥，淹沒整个皇宫。既然你有俘获敌艦的膂力，一不得志你也有力量馬上把敌艦送回。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你心里是一个大端派。叛逆总是从心里开始，然后才会有公开的行动，因此他控告你是叛徒，并且坚持要把你处死。

財政大臣的意見也是相同的。他指出为了維持你的生活，皇家开支太大，財源已經到了多么窘迫的地步，这一笔維持費不久就要无法支付了。內务大臣所提出的刺瞎你的眼睛的办法，絕对不是什么消灭这种罪恶的良策，說不定还会加重这种禍患，从一般刺瞎家禽眼睛的情况来看，就很明显，它們瞎了眼睛以后吃的更多，很快就会发胖。神圣的皇帝和閣員們就是你的审判官，他們憑着自己的是非心完全可以相信你有罪，把你处死这就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并不需要有什么法律明文規定的正式証据。

但是皇帝坚决反对把你处死。他仁慈地說：既然閣員們認为刺瞎眼睛的刑罰太輕，那么，以后还可以用其他刑罰处罰你。你的朋友內务大臣謙逊地要求再得到发言的机会，来答复財政大臣提出的反对理由：皇帝为了維持你的生活而付出浩大的費用。他說，閣下既有处理皇帝的財政的全权，就可以逐漸减少你的給养，就可以很容易防止这种禍患。你既然缺乏足够的食物，自然会瘦弱下去，食欲减退，不到几个月就会死去。那时候你的尸体的臭气也不至于十分危险了，因为那时你的身体至少輕了一半，你一死，五六千个老百姓，在两三天內，把你的肉从骨头上割下来，用貨車运走，远远地埋起来，免得传染疾病，并且可以把你的骨胳留下作为紀念物給后人瞻仰。

就这样，仰仗內务大臣对你的伟大友情，全部事情才算解决

了。皇帝严令：逐步餓死你的計划还必須保密，但刺瞎你的眼睛的判决却紀录了下来，除了海軍大将鮑尔髙兰以外，别人都沒有反对。鮑尔髙兰是皇后的亲信，皇后陛下一直在唆使他坚持要把你处死。因为那次你用那样丑恶的非法手段扑灭了皇后寢宮的火灾，所以她一直怀恨在心。

再过三天，你的朋友內务大臣就会奉命到你家里来，向你宣讀弹劾状。同时还要向你表明皇帝和閣員們的寬大和恩典，因为他們只判决刺瞎你的两眼。皇帝也毫无疑問地認为你会感激涕零，低声下气地接受这种刑罰，接着就会有二十位御用外科医生到你这儿来在一旁监督着給你好好地施行手术，你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們就用十分尖銳的箭射进你的眼球。

現在我讓你自己考虑采取什么应付的办法吧。为了避免嫌疑，我馬上就得象来的时候一样秘密地回去。

这位老爷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心中十分疑惑、慌乱。

这位君王和他的內閣采用了一种慣例（有人告訴我，这和从前的規矩大不相同），朝廷判决执行残酷的刑罰以后，不管这是替皇帝泄忿或是为宠臣报怨，皇帝总要在內閣会議上发表演說表明他寬大、仁慈。他这些品質都是世界聞名的，大家公認的。这篇演說馬上就会刊行全国。再沒有比宣揚王恩的頌詞更叫老百姓害怕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頌詞越来得夸张肯定，刑罰一定会更加慘无人道，而犯人就更加冤枉了。至于我本人，老实說，就自己的出身和教养而論，都沒有做朝臣的資格，我不善于判断事物，因此，我簡直想不出他这判决有什么寬大和恩典而言。我却認为（这也許是錯的）这与其說是寬厚倒不如說是苛刻。我一度想去受审，虽然我不能否认弹劾状上列举的事实，我却希望他們能够减輕刑罰。但是我过去也閱讀过許多关于审判政治犯

的判决書，結果总是由审判官們自以为是地結了案。在这种緊要关头，面对这样有权势的敌人，我不敢依賴这样危险的决定。我一度也很想反抗，因为我还有行动自由，整个帝国的力量都沒有办法制伏我，我很容易就可以用石子把京城打得粉碎，不过想到我曾对皇帝宣过誓，又想到他賜給我的恩典，和他亲賞給我的“那达克”爵号，我立刻就惶恐地放弃了这种打算。我也还沒有学会朝臣們报恩的办法，讓我自圓其說：旣然現在皇帝对我这样严酷，我就可以取消以前一切应履行的义务。

最后我才作出了决定，这也許会受到一些人的譴責，当然这些譴責也不能說是不公平的。老实說，由于我自己浮躁、缺乏經驗，我才保全了眼睛，获得了自由。因为，如果那时我就了解帝王們和大臣們的性格（这是后来我在其他的朝廷里观察得来的），和他們对待罪名比我还輕的犯人的办法，我一定会甘心情願接受这样便宜的刑罰。但是那时由于自己年輕急躁，而且又得到了皇帝的許可，准我去朝見不来夫斯古皇帝。我就利用机会趁着三天限期还沒有过去送了一封信給我的朋友內务大臣，說明我按照已經得到的許可，决心当天早晨动身去不来夫斯古。我不等接到回信，就走到停泊艦队的海边。我抓住一艘大战艦，在船头上拴上一根纜繩，拔起船錨，脫掉衣服，把衣服連我臂下挾来的被子，一齐放在船上。我拖着船前进，半泅半涉地到了不来夫斯古的皇家海港，那里的人民盼望我来已經很久了。他們派了两名向导領我到首都去，他們的首都的名称和国名是相同的。一路上我把他們携在手中，一直走到离城門不到两百碼的地方，我要他們去把我到来的消息报告一位官員，讓他知道我在这里等候皇帝的命令。約摸过了一个鐘头，我得到了回报，說是皇帝率領皇室和大臣出来迎接我了。我又前进了一百碼，皇帝

和随从們都下了馬，皇后和貴妇們也下了車，我看不出他們有什么惊惶忧虑的表現。我臥在地上吻了皇帝和皇后的手。我告訴皇帝：我是来践約的，我得到我們皇上的許可来朝見这位伟大的帝王感到荣幸。我願意为他效劳，因为这与我对自己的君王应尽的职責并沒有矛盾。关于我失宠的事，却一字沒提，因为我那时一直还沒有接到正式通知，可以装作完全不知道这回事的样子。我推想我不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內，他是不会馬上就宣布这件密謀的。但是不久以后我就发現我这种想法錯了。

我不想把朝廷中接待我的情形特别提出来講給讀者們听了，总之这种招待是和这位伟大君王的慷慨气度相称的。我也不想多說什么既沒有房屋又沒有床，不得不拿被子裹了身子睡在地上等等困难的情形了。

第 八 章

作者侥幸有了办法，离开了不来夫斯古。他經历了一些困难安全地回到了祖国。

我到达以后三天，好奇心驅使我信步走到了这座島的东北海岸。在大約离岸有半里格的海面上，我看見一件东西，样子象是一艘翻了的小船。我脫了鞋袜，涉水走了两三百碼，发現那件东西被潮水冲得更靠近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眞的是一艘小船，我猜想它大概是在暴风雨中从大船上吹下来的。馬上我就回到城里，請求皇帝把艦队損失以后剩余下来的二十艘最大的軍艦，以及由海軍中将統率下的三千名水兵都借給我。这一支艦队向那地方进发，我就走近路回到了我原先发現小船的海边。我

发現潮水又把它推得离岸近了一些。水手們都随身带着繩索，那都是事先我結結实实地擰在一起的。大軍艦都开到了，我就剝了衣服涉水走到离小船不到一百碼的地方，我的脚够不到海底了，就只好泅水向前，一直泅到小船跟前。水手們把繩的一头丢給我，我就把它系在小船前部的一个小孔里，另一头縛在一只战艦上。但是我这种做法并沒有什么用处，因为我的脚够不到海底，我簡直无法工作。我不得已只好泅到船后面去，不时尽量用一只手把船推向前去。順着潮水來势，我前进很快，不久就可以把下巴頷露在水面上，兩脚也探得到海底了，我休息了两三分鐘，又推了半天船，一直把船推到海水就只能够到我的腋窝的地方。最艰巨的工作总算完成了，我又从一艘軍艦上拿出另外的一些繩索来，先把繩索系在小船上，再系在我带来的九艘軍艦上。这时风向很順，水手們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一直推进到离岸才四十碼的地方。等到潮水退了，这船才完全出水。亏了有两千人帮忙，又借助于繩索和机械，好容易才把它翻了个身，这才发現这只小船只受了一点微伤。

我不想把我遇到的困难講給讀者听了，总之，花了十天工夫，我做好了几只桨，依靠它們才把小船划进了不来夫斯古的皇家港口。我一到达就看見群众人山人海的聚在那里，看到这样大的一艘船，都非常惊奇。我告訴皇帝：我的运气太好了，天賜給了我这一艘船，可以把我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我也許能够重返祖国。我請求皇帝下令供給我修船的材料，同时还請他发給离境的許可証。他好心地劝了我半天以后，才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我很奇怪，在这些日子里，都沒有听說我們的皇帝給不来夫斯古朝廷来过什么紧急文書。但是后来才有人暗地里告訴了我，原来皇帝做梦也沒想到我会曉得他的計划；他还以为我不过

是得到了他的許可(本来在朝廷中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到不来夫斯古来践約的。等我朝見完毕,过几天我就会回去的,但是我长久不回,他終于苦恼起来。他和財政大臣和他的党羽商量了一下,就派了一位要員带着一份弹劾状的复本受命来向不来夫斯古的皇帝說明他的主公的寬大,他只判处我刺瞎两眼的刑罰,而我却逃避这公平的制裁。如果两小时后我不回去,他就要取消我的"那达克"爵衔,并且宣布我是叛国犯。这位使臣又說:为了維持两大帝国的和平友好,他的主公希望不来夫斯古皇兄下令把我手脚綁起,送回利立浦特,受叛国罪的处罰。

不来夫斯古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商議了三天,才回了一封信,里面說了不少請求原諒的客气話。他說:他知道把我縛起来送回去是办不到的。虽然我夺走了他的艦队,不过他也很感激我在議和的时候帮了他不少的忙。而且两国君王不久就可以放心,因为我在海边上找到了一艘巨大的船能够載着我航海,他現在已經下令,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把它修理好。他希望几星期以后,两国就可以摆脫这个負担不起的累贅。

使臣带着回信回利立浦特去了,不来夫斯古皇帝就把事情的全部經过告訴了我,同时(这都是最秘密的心腹話)如果我願意繼續替他出力的話,他可以保护我。虽然当时我相信他出于至誠,但我已經下了决心,如果有法避免的話,不要再和帝王、大臣們推心置腹。我十分感謝他那一番好意,謙虛地請他原諒。我告訴他:旣然命运作好作歹賜給我一艘船,我决心要去飘洋冒险,不願意再叫这两位伟大君王发生什么爭执了。我并不覚得皇帝有什么不高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发現他原来十分高兴我的决定,就是大臣們大部分也是这样的。

这层层考虑催着我提前离开,朝廷方面也巴不得我走,很願

意帮我的忙。我指揮着五百个工人把十三层最結实的亚麻布縫在一起，給我的船造了两面帆。我煞費苦心把十根、二十根或者三十根最粗最結实的纜繩擰成了一根根的繩索。我找了好久才在海边上发現了一块巨石，就拿来当做船錨。我得到了三百头牛的脂油用来塗抹船身和作其他用处。我不辞劳苦伐了几棵最大的树木用来作桨和桅杆。不过，这些事都亏了皇家船匠帮忙，我做好笨重工作以后，他們就帮我把它們刨光。

大約过了一个月，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派人向皇帝請示，并且向他告别。皇帝和皇室都出了皇宫。我趴在地上，他誠恳地伸出手来叫我亲吻，皇后和皇子們也讓我吻了手。皇帝賜給我五十只錢袋，每只袋里盛着两百个“斯不路”，还送了我一幅皇帝的全身画象，我馬上就把它放在一只手套里，免得弄坏。拜訪的仪式太繁复了，就不必再向讀者們嚕嗦了。

我在船里装了一百头牛和三百只羊的肉，相当数量的面包和飲料，和許多烹調好了的肉食，这要用四百位厨师才办得来。我又隨身带了六头活母牛和两头活公牛，六只活母羊两只活公羊，想把它們带回祖国繁殖。我又带了一大捆干草和一袋谷类，准备在船上喂它們。我本来很想带走一打本地人，但是这件事皇帝无論如何也不答应。除了仔細搜查我的衣袋不算，皇帝还要我以人格担保不带走他的任何臣民，就是他們自己願意也不行。

我尽可能把一切事情准备好，就在一七〇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六点鐘开船，向北駛行了大約有四里格远的时候，海上吹着东南风，晚上六点鐘我在西北一里格半的地方发現了一个小島。我一直前进，就在这島的背风的一面抛錨停泊下来。这似乎是一座无人的荒島。我吃了些东西就休息了。我睡得很好，至少

睡了六个鐘头，因为我醒来以后两点鐘，天才放亮。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太阳还沒有升起，我就吃了早飯。起錨以后，正遇着順风，我依靠袖珍罗盘的指示，仍旧按照前一天的航路把舵前进。如果可能的話，我打算駛到据我所知是在方第門島东北的島屿中的一个島。一整天我什么也沒有发現，不过第二天下午三点鐘左右，据我計算离开不来夫斯古已經有二十四里格，我正向东方駛行，就瞧見一艘帆船向东南方行駛。我向那船呼救，却沒有得到反应，不过那时风力减弱，我漸漸地追上了它。我揚帆前进，过了半点鐘，那艘船发現了我，接着那船扯起了旗，并且放了一枪。我出乎意料地有了希望能够再見到亲爱的祖国和我留在祖国的亲眷，那时的快乐实在难以形容。那船下了帆放慢了速度，我就在九月廿六日下午五点多鐘，赶上了那船。我看到船上的英国国旗，心里直跳。我把牛羊放在上衣袋里，把所有的給养、貨物也一齐运到了船上。这是一艘英国商船，經过北海、南海从日本归航。船主是得浦津①的約翰·毕道先生。他是一个极有礼貌的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海員。当时我們航行在南緯三十度地方。船上大約有五十名水手，我在这时遇到了我的一位老同事，名字叫彼得·威廉士的，他在船主面前称贊了我半天。这位先生待我很和气，請我告訴他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只回答了几句話，他却以为我发了疯，以为我遭遇到的危险使我神經錯乱了。我从衣袋里拿出了黑牛和黑羊来，他这才大为吃惊，这才相信我說的全是实話。后来我又把不来夫斯古皇帝賜給我的金币，他的全身象，和别的希罕玩意兒給他看。我送了他两只錢袋，每只里面盛着两百个"斯不路"。我还答应在我們到英国以后，再送給他一头

---

① 得浦津是印度孟买以北的一个城市。

母牛和一只母綿羊，都是怀着身孕的。

关于这次航程中的詳細情形，我不想再来嘮嘮叨叨說給讀者听了，这次航程大部分都是很順利的。一七〇二年四月十三日我們到了唐玆①港。航程中仅有的不幸，就是船上的老鼠拖走了我一头羊。我在一个洞里找到了它的骨骼，肉已經全啃光了。我把其余的牛羊都安全地带到岸上。我把它們放在格林威治②弹球場草地上吃草。那里的草又嫩又細它們吃得非常痛快。虽然我总怕它們吃不好。在这样漫长的旅途中，要不是船主給了我几块精致的餅干，拿来研成細末，搀上水，当作它們日常的食糧，我也許不能保住它們的性命。在我停留在英国的短期間內，我把牛羊拿出来給許多貴人看，賺了不少錢。在我作第二次航海以前，我把它們卖了六百鎊。自从我回来以后，我发現它們繁殖得很快，尤其是羊，我希望这种柔細的羊毛能够对于毛紡工业有极大的好处。

我同妻子、兒女在一块兒只住了两个月，因为到外国去观光的心願再也不讓我住下去了。我給妻子留下了一千五百鎊安家費，并且把她安頓在瑞贇夫的一所好房子里。我把其余存款都带了去，有貨物，也有現錢，希望能够增加我的家当。我的大伯父約翰留下一块靠近易平③的田产給我，一年大約有三十鎊的收入。我又把脚鐐胡同的黑牛旅館长期租了出去，也有同样多的进項，所以用不着担心在我走后，家里人会沒飯吃，要教区来救济。我的兒子約翰是按照叔父的名字命名的，那时在小学里上学。他是一个听話的孩子，我的女兒自蒂（現在已經出嫁、有

① 唐玆是英格兰南部的海港。

② 格林威治是倫敦以南的一个市鎭。

③ 易平是英格兰汉浦州的一个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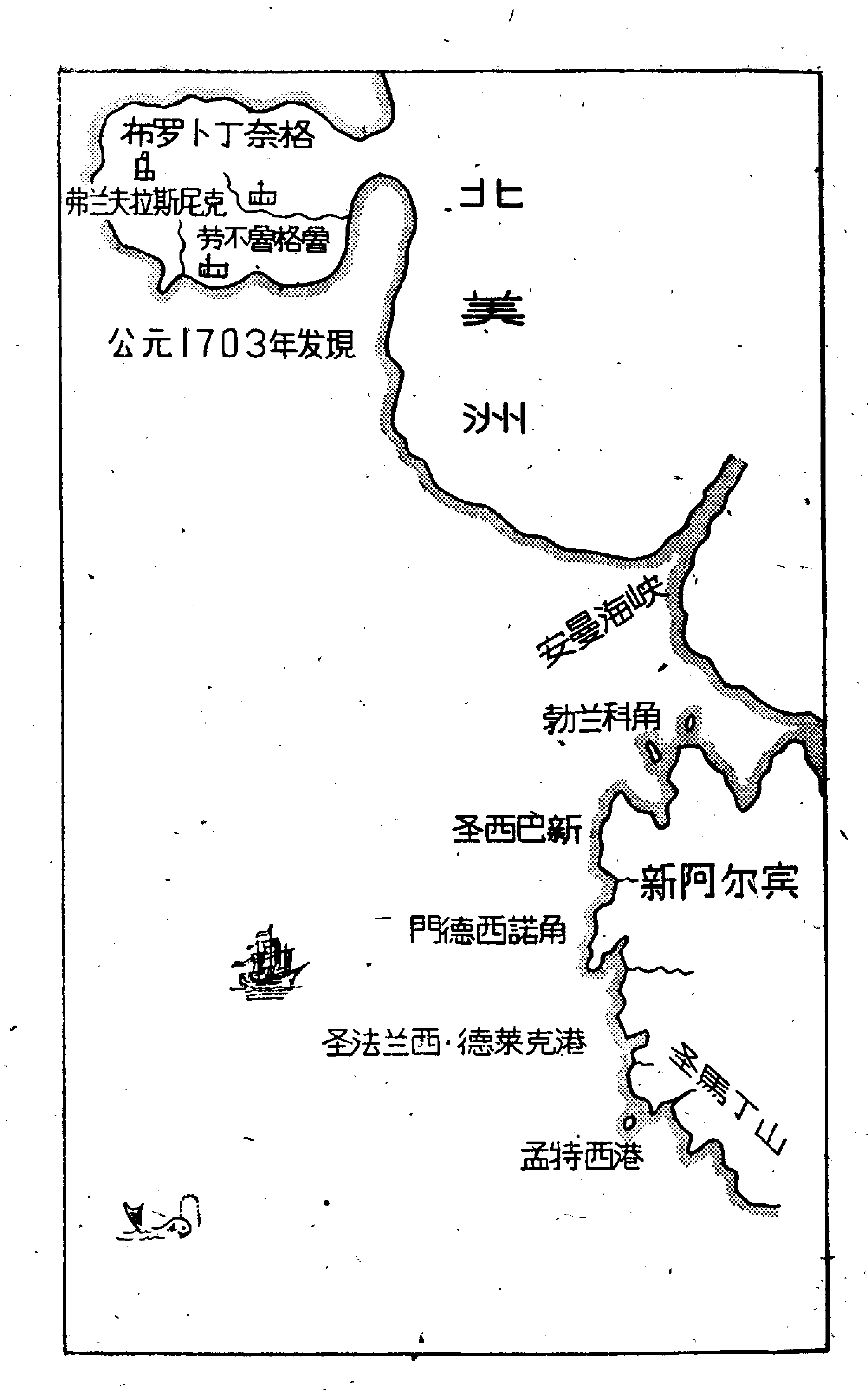
了孩子)就在家作点針綫。我和妻子兒女告别,大家都忍不住流泪。我上了載重三百吨的商船"冒险号",要到苏拉特①去。船长是利物浦②的約翰·尼古拉斯。关于这次航行的情形,我要在游記的第二部里叙述。

① 苏拉特是印度孟买以北的一个城市。

② 利物浦是英格兰西部的大商港。

第　二　卷

布罗卜丁奈格游記



布罗卜丁奈格
弗兰夫拉斯尼克
芳不鲁格鲁
公元1703年发現
北
美
洲
安曼海峡
勃兰科角
圣西巴新
新阿尔宾
門德西諾角
圣法兰西·德莱克港
圣馬丁山
孟特西港

第 一 章

关于大风暴的描写。船长派出长舢板去取淡水，作者也上了这只舢板，想去看看是什么地方。他被丢弃在岸上，被一个当地人捉住。那人把他带到一个农民的家里。他受到了招待，就在那时发生了几件大事。关于当地居民的描写。

我命中注定要劳劳碌碌地过一辈子。回家才两个月，我就又离开了祖国。一七〇二年六月二十日我在唐兹港上了要到苏拉特去的"冒险号"，船长約翰·尼古拉斯是康渥尔州①的人。我們一帆风順到了好望角。我們在那兒上岸取淡水，但是发現船身有一个漏洞，我們就卸下船上的貨物在那里过冬。因为船长害瘧疾，我們一直到三月底才离开好望角。我們开船前进，一路平安越过了馬达加斯加海峽②。但是船駛行到这座大島的北面大約南緯五度的地方，风势突变。在这一带海上，从十二月初到五月初总是吹着风向不变的西北恒风。可是从四月十九日起风势猛烈起来，风向偏西一些，这样一連刮了二十天，我們被吹到摩

① 康渥尔州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州。

② 馬达加斯加是印度洋上靠近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大島。

鹿加群島①的东面，根据船长五月二日的观測，我們的所在地大約是北緯三度。那时风势平息下来，海上风平浪靜，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船长在这一带海上有丰富的航海經驗，却要我們准备迎接大风暴。第二天果然刮起大风来。开始刮起南风，这就是所謂的南季节风。

說不定大风会狂吹起来，我們就收起了斜杠帆，同时准备收起前桅帆。可是天气轉坏，狂风大作，我們就又收起了尾帆。船离开航行方向太远了，所以我們認为与其小帆迎风駛进或者下帆随波漂流，倒不如揚帆順风猛进。我們卷起前桅帆，把它收了下来，把前桅帆下端索向船尾拖曳。舵轉到船身迎风的那边，船就順风而駛，十分迅速。我們把前桅落帆索拴在套索桩上，可是帆碎裂了，我們就把帆桁收下来，把帆放在船里，解掉了上面的一切东西。这是一場十分凶猛的风暴。海浪冲击十分惊險。我們拖着舵柄上的繩索，船改变了方向，我們帮着舵工使舵。我們不打算降下中桅，讓它照旧直立着，因为船在海上駛行十分順利，我們也知道如果中桅在上面，船就比較安全，我們既然在海上有操縱的余地，船进行也比較順利。风暴停止了，我們挂起了前桅帆和主帆，把船停了下来。接着我們挂起了尾帆、中桅主帆、中桅前帆。我們的航行方向是东北偏东，风向西南。我們不能在舷受风，所以就放松了迎风轉帆索和帆桁挂索，又收起下风轉帆索，拉紧了上风轉帆索，紧紧地把它拴在套索桩上。我們又把尾帆下隅索拉过来，移轉航路，扯满了帆，尽力順风駛进。

在这場风暴中，刮的是西南偏西的狂风。据我推算，我們向东随风漂流了大約五百里格，所以連船上最年老的水手也說

---

① 摩鹿加群島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群島。

不出我們那时是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了。我們的給养还可以維持，船很坚固，水手們都很健康；但是我們非常缺乏淡水。我們覚得最好还是照着原来的航綫行駛，不必再轉向北方航行，那样也許会駛入韃靼海① 的西北部，駛入冰冻的海洋。

一七〇三年六月十六日中桅上的一个水手发現了陆地。十七日那天，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大島或者是一座大陆（因为我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島的南岸有一个小半島伸入海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港湾，港内水太浅了，一百吨以上的船只都不能停泊。我們在距离港湾不到一里格的地方抛錨停泊。船长派出了十二名武装水手带着水桶乘长舢板去找淡水。我請求船长讓我跟他們一起去，好上岸观光一番，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現。登陆以后，我們找不到河流、泉水，更沒有人迹可寻。水手們就沿着海岸来回寻找，看看海边上可有淡水。我独自一人在另一边走了一英里多路，看見到处都是岩石，十分荒凉。我漸漸覚得累了，又看不到什么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的东西，我就回身慢慢地向着小港走去。大海全映入了眼帘，我看見水手早已上了小船拼命向大船划去。我本来想向他們叫喊。本来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正在这时，我发現一个巨人在海里尽快地追赶着他們。他在海里迈着大步，海水还够不到他的膝盖，但是我們的水手占先了半里格路，那一带海里又到处是鋒利的岩石，那怪物也就沒法赶上小船了。这都是我后来听說的，因为当时我哪兒还敢呆在那里观看这个惊险場面会落个什么結果。我循着原先走过的路拼命跑，接着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我这才能看到这个地方的景色。我发現这地方是一片耕地，但是首先叫我感到惊奇的是

① 韃靼海指日本海北面一带的海洋。

草的高度。在一片仿佛是种着袜草的田地里，草大約有二十英尺高。

我走上了一条大路，我当时認为是一条大路，其实对当地人来說，这只是大麦田里的一条小径。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半天，两旁都沒有看到什么。那时正是快要收割的时候，麦子长得至少有四十英尺高。我走了一个鐘头才走到田地的尽头，周围有一道篱笆，至少有一百二十英尺高。树木就更加高大了，我簡直无法估計它們的高度。从这块田地到另一块田地里去有一段台阶。台阶一共有四級，你爬到最高級还要跨过一块石头。要我爬上这台阶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級都有六英尺高，而最上面的那块石头有二十多英尺高。我正竭力想在篱笆間找一个缺口，忽然另一块田地里又发現了一个巨人，他正大踏步地向着台阶走来。这人的身材和刚才我在海里看到的追赶小船的那个巨人一样高大。他有普通教堂的尖塔那么高，根据我的推想，他迈一步就有十碼来远。我惊駭万分，就跑到麦田里躲了起来。我躲在那里，看到他站在台阶上，轉身望着右手边的那块田；又听見他在叫喊，声音比传声筒还大好几倍。但是这声音是在高处发出的，起初我还以为准是在打雷呢。这时候七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怪物向他走来，手里都拿着收割用的鎌刀。他們的鎌刀大約有我們的六倍大。这些人穿的不如头一个齐整，象是那个人的僕人或者雇工，因为他只說了几句話，他們就走到我扒在里面的田里收割起麦子来。我尽可能远远地躲着他們，但是行动十分困难，因为麦杆中間的距离有时还不到一英尺，因此我簡直无法从中間挤过去。不管怎样我还是費尽力气往前走去，我一直走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大麦都被风雨吹倒了。我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因为麦杆交叉在一起，爬不过去，落在地上的麦芒又硬又尖，戳穿了

我的衣服，扎到肉里去了。同时我听到后面那些割麦人已經在我后面离开不到一百碼远了。我精疲力竭、神志沮丧，悲伤、失望压倒了我，只好躺在两道田隴中間，心里想就在这里死掉算了。我伤心地想念着孤苦无依的寡妻和无父的孤兒。我悔恨自己愚蠢、刚愎，不顧亲友的劝阻又出外作这第二次的航行。我心情这样激动不由想起利立浦特来。那里的居民都把我当做世界上最大的怪物，我在那兒能够只手牵走一支皇家艦队，还能作出許多别的大事业，都将永远記載在那个帝国的史册上。虽然这些事有千百万人可以作見証，后世的人也不大会相信。我想現在我在这个民族中間就象一个孤零零的利立浦特人在我們中間一样。但是我又想到这还不是最不幸的事情。据說人类的身材越高大，性情就越野蛮、残暴。如果我被一个野蛮的巨人捉住，他一口就会吃了我，除此而外难道还有什么希望嗎？哲学家們說得很对，他們就說过：沒有比較，什么东西就分不出大小来。命运也許就喜欢这样捉弄人，讓利立浦特人也找到一个民族，那兒的人比他們还要小，就象他們跟我比起来一样。誰又能說这些巨人不会同样地在一个辽远的地方被比他們还高大得多的人比下去呢？不过这种巨人还沒有被我們发現罢了。

我那时又害怕又狼狽，禁不住这样乱想下去，正在这时一个割麦人走近前来，离我躺在里面的田隴已經不到十碼了。我这才想到，如果他再走一步，我就会死在他的脚下，或者被他的鐮刀切成两段。因此当他正要举步上前的时候，我吓得拼命尖叫起来。巨人听到这声音就停住了脚步，朝下面四处望了半天，最后才发現是我躺在地上。他迟疑了一下，就象一个人要想捉住一个危险的小动物，生怕被它抓伤或者咬一口那样的小心謹慎，我在英国捉一只黄鼠狼还不是这样子嗎？最后他才从我的身后

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的腰部把我提了起来，拿到离他眼睛不到三碼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把我的形体看得更加清楚了。我猜到了他的意思，幸亏那时我还冷静，他把我举在空中，离地面約摸有六十英尺，虽然他紧紧捏住我的腰部，怕我从指头縫里溜掉，但是我下定决心絕不掙扎。我只有抬眼望着太阳，两手合攏作出一副可怜相，并且低声下气、凄凄惨惨地說了几句适合我当时处境的話。因为我随时都怕他把我摔到地上，象我們平常老想把可恶的小动物弄死一样。但是这时候福星照命，他似乎喜欢我的声音和姿态，开始把我当作一个宝貝了。他很奇怪我能說清晰的話語，虽然他并听不懂。同时我忍不住呻吟流泪，低下头来看我的两肋，尽可能地讓他明白，他的拇指和食指捏得我好疼。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提起上衣的下摆，輕輕地把我兜了起来，馬上就带着我跑到他主人那兒去了。他的主人是一个殷实的富农，就是我在田里首先看到的那个人。

那个农民听僕人把发现我的情形說了一遍（按照他們談話的情形来看，我想他們談話的內容是这样的）以后，就拾起一株大約有一根手杖那么长的小草，挑起了我的上衣的下摆。他似乎以为我生下来就有这种外壳。他吹开我的头发，仔細地端詳我的脸。他把僕人們叫攏来，就問他們（这是后来我才听說起的）在田地里見沒見过象我这样的一个小动物。接着他把我輕輕地放下，讓我趴在地上，但是我馬上站了起来，慢騰騰地踱来踱去，讓这些人晓得我并不想逃跑。他們团团围着我坐了下来，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我的举动。我摘下了帽子，向着那农民深深一躬。我又双膝跪下，举起两手，抬起眼来，尽量大声地說了几句話。我从口袋里拿出一錢袋金币来低声下气地献給了他。他用手掌接了，拿到眼前去看到底是什么，后来又从袖子上取下一

个別針拨弄了半天，但是还弄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于是我就做手势叫他把手放在地上。我过去拿起錢包打开来，把金币扫数倒在他的手心里。除了二、三十个小金币以外，里面有六个西班牙大金币，每个都值四个皮斯它①。我看見他用舌头舐了一下小指头尖，先撿起一个大金币来，接着又撿起了一个，不过他似乎完全莫名其妙，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他做手势叫我把錢放进錢包，又叫我把錢包放进衣袋。我向他献了好几次，他都不肯收，我想最好还是先把錢包收起。

这时那农民已經相信我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了。他一再和我說話。他的声音象水磨一样地刺耳，不过却够清楚的。我尽量提高嗓音用几种語言来回答，他也老把耳朵凑近我离开不到两碼，但毫无用处，因为我們彼此听不懂話。于是他吩咐僕人們回去工作，接着从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折叠起来鋪在左手上。他手心朝上把手平放在地上，作手势叫我走上去。他的手不到一英尺厚，我很容易就走了上去。我想我只有服从，又恐怕掉下来，所以就直挺挺地躺在手帕上面。他用手帕把我裹起来只露出头部，这样就更安全了，他就这样把我带回家中。一到家他就喊他的妻子，把我拿給她看。但是她却尖叫起来，吓得回头就跑，这和英国女子看到一个癩蛤蟆或者蜘蛛就要跑的情形完全一样。不过过了一会兒，她看見我举动安詳，又很听她丈夫的指揮，也就放了心漸漸喜欢起我来了。

那时已經是中午十二点鐘左右，僕人送进飯来。那也只有滿滿的一碟肉（农民生活簡单，吃这样的菜是相称的）。碟子的直径大約有二十四英尺。和农民在一起吃飯的有他的妻子、三

① 皮斯它是古时候西班牙的一种錢币。

个小孩和他們的老祖母。他們坐了下来，农民把我放在桌上离开他不太远。桌面离地有三十英尺高。我怕得不得了，总远远地离开桌子边怕跌下去。农民的妻子切了一小块肉下来，又在切面包用的板子上弄碎了一些面包放到我的面前。我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拿出刀叉就吃了起来。他們看見这种情形都十分高兴。女主人叫女僕拿了一只大概能盛得下两加仑的小酒杯来。斟满了酒。我很吃力地两手捧起了酒杯恭恭敬敬地把酒喝了下去，我尽量提高嗓音用英文說我为夫人的健康干杯。大家都痛快地笑了起来，这一陣笑声差不多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酒的味道象淡苹果酒，并不难喝。接着主人向我作手势要我走到他面前那块切面包用的板子那兒去。我一直惊魂未定（寬大的讀者自然很容易会体会到这点而原諒我的），所以在桌子上走的时候，一不小心給一块面包屑絆了一交就趴在桌上了。不过我并沒有受伤。我馬上站了起来，看見这些好人都很关心我，就举起帽子（为了表示有礼貌，我把帽子挾在胳臂下面）在头頂上搖了搖，叫了三声万岁，表示我并沒有跌伤。但是我向我主人（我以后就这样称呼他）跟前走去的时候，坐在他身旁的他的最小的兒子，一个十岁左右的小鬼头，抓住了我的两条腿把我高高地提在空中，吓得我手脚直抖。他父亲連忙把我从他手里搶下来，打了他一个耳光，并且叫他离开桌子。这一个耳光能把一队欧洲騎兵打倒。但是我害怕这孩子記仇。我又想起我們的孩子天生就爱作弄麻雀、兎子、小猫和小狗，我就跪下去指着那孩子尽量想法讓我主人明白，我希望他饒恕他的兒子。他父亲答应了我的請求，孩子才回到原座位上去。我馬上跑过去吻那孩子的手，我的主人也拉了孩子的手叫他輕輕地撫摩我。

在吃飯中間，女主人的爱猫跳到她怀里来了。我听見背后

一陣鬧哄哄的，就象十二个織袜工人在干活一样。回头一看却发現是猫在那兒打呼嚕。女主人正在喂它、撫摩它的时候，我看到了猫头和一只爪子。据我的估計那只猫大概有三头公牛那么大，虽然我站在桌子的另一边相去五十多英尺，虽然女主人把它抱得紧紧的怕它跳过来抓我，但我看到那畜生的猙獰面貌覚得十分不安。但是这并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因为我的主人把我放在它的跟前离开不到三碼，它一点也沒有注意到我。我常常听人說，同时自己在旅行中也有这种經驗，在一只猛兽面前逃跑或者表現恐惧就会引得它追逐你、攻击你，因此，在这危险关头，我拿定主意要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我在猫头前面大胆地来回踱了五、六次，有时离开它不到半碼。但是它好象更怕我似的，把身子縮了回去。狗我就更不怕了。这时候三、四头狗走进了屋子，这本来是农民家里常有的事，里面有一只獒犬，它的大小抵得上四只大象，还有一只腰細腿长的猎犬。它比獒犬高些，但是却沒有獒犬那么粗壮。

午飯快要吃完了，保姆怀里抱着一个一周岁的小孩走了进来。他一看見我就大喊起来。这一声喊从倫敦桥到車尔西①那么远也听得見。他象平常孩子一样呀呀了半天要拿我去当玩具。母亲只知道溺爱孩子，就把我拿起来送到孩子跟前。他立刻拦腰抓住了我，把我的头放在嘴里。我大吼起来，吓得那个小淘气一松手就把我丢了。要不是他母亲用圍裙接住了我，那我一定会跌死的。保姆要哄孩子不哭，就給了他一个响盒子。这种玩具就是在一只空盒子里面装上几块大石头用一根纜繩拴在孩子腰里的一件东西。但是这都是白搭。她沒有别的办法，只好

① 車尔西是倫敦西南部的一个区，从倫敦桥到車尔西約有五英里。

使出最后的一着，喂他奶吃。我必須承認她的乳房看来实在大的可怕。我从来还沒有見过比这更討人嫌的东西。我眞不知道拿什么来打比方好叫好奇的讀者对于它的样子、大小和顏色有一个概念。乳房挺着有六英尺高，至少有十六英尺长，奶头有我半个头大。再沒有比奶头的顏色和乳房上的黑点、粉刺、雀斑更令人作呕的了。因为我离开她很近，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她坐着喂奶比較方便，而我却站在桌子上。这使我想起我們英国的太太們皮肤又白又嫩，在我們眼里是多美丽啊。但这只因为她們和我們身材相等，除了透过放大鏡她們的缺点是覺察不到的。如果用放大鏡来看，我們就会发現最光滑、洁白的皮肤也是粗糙不平、顏色难看。

我記得在利立浦特的时候，小人的容貌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了。有一次我和那里的一位学者也談論过这个問題。他是我的好友，他說从地面上远看我的面貌比較漂亮、光滑。但是我把他拿在手中在近处看我的时候，他很坦白地說乍看之下的确可怕的很。他說我皮肤上有許多大坑。鬍子碴比野猪鬃还要硬十倍。面孔也是由好几种顏色构成的，看了令人感到十分不愉快。不过现在我应該替自己辯白一下，我和我国大多数的男人一样漂亮，在各次旅行中也并沒被太阳晒黑。他却常常告訴我朝廷里的貴妇哪一位有雀斑，哪一位嘴太大，还有一位鼻子太大，但是我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老实說，他这种感想是很正确的，我不能不提出来說一說，免得使讀者們認为这些巨人眞的丑陋不堪。我得說句公平話，他們是一个美丽的民族，特别是我的主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农民，但是我从离开他六十英尺的地方看上去，他的相貌看来却很端正。

午飯后我的主人出去监督雇工工作，我从他的声音和姿态

上看得出来，他切实地囑咐了妻子一番要她小心照顧我。我十分疲倦，很想睡覚，我的女主人体会到了我的意思，就把我放在自己的床上，又拿一块洁白的手帕給我盖在身上，但是那块手帕比战艦上的主帆还要大、还要粗糙。

我大約睡了两个鐘头，梦見在家里和妻子兒女在一起，一覚醒来更使我添了許多煩恼，我发現自己孤伶伶地在一間两、三百英尺寬、两百多英尺高的大房間里，躺在一张二十碼寬的床上。女主人料理家务去了就把我鎖在房里。床离地有八碼。因为生理上的需要，我非下来不可。我不敢高声叫喊，我就是叫起来，我睡的房間离开这一家人正在里面忙着的厨房也还远得很，我的声音这样小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我正处在这种情况下，两只老鼠緣着帐幔爬了上来在床上跑来跑去乱嗅一陣。有一只几乎跑到我的脸上来了，我惊得跳了起来，赶忙抽出腰刀来自卫。这两只可怕的畜生竟敢对我两面夹攻，有一只已經用前爪抓住了我的衣領，幸亏它还沒有来得及伤害我，我就把它的肚子剖开了。它倒在我的脚下，另外一只看到了同伴的下場就赶紧逃走，可是他在逃跑的时候背上也挨了我一刀，血涔涔地流了出来。大功告成以后，我慢騰騰地在床上走来走去，平定呼吸，恢复精神。这两只畜生有大獒犬那么大小，可是來势更矫健、凶猛。如果我在睡前解去皮带，那就难免被它們撕成碎块吞下肚去。我量了量死老鼠的尾巴，差一英寸就有两碼长。老鼠的尸首还躺在那里淌血，我看了就覚得作呕，竟沒法把它拖下床去。我看見它似乎还有口气，就在它頸子上猛砍了一刀，这才結果了它的性命。

女主人沒多久就到房間里来了。她看見我全身是血就赶紧把我拿在手中。我一方面指着死老鼠，一方面笑着做手势表示我并沒有受伤。她高兴极了，就叫女僕用火鉗把死老鼠夹起扔到

窗子外边。她把我放在桌上，我把沾滿了血的腰刀給她看，又在上衣襟上把刀擦干，然后放进了刀鞘。我急着要做一两件别人不能代做的事情，所以就竭力設法讓女主人明白要她把我放到地下。她把我放在地上以后，我却羞答答地指着房門一連鞠了几个躬，除此以外，我再也沒有办法进一步表达我的意思了。这个好心的女人最后才勉强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又用手拿起我来走进花园把我放在地下，我走过一边离开她大約有两百碼远，打手势叫她不要看我或者跟我来。我就躲在两片酸模草叶里解除了生理上的需要。

我希望可敬的讀者会原諒我老講这一类瑣碎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在沒有头脑的俗人看来无关紧要，但是确乎能帮助哲学家扩大思想和想象的范围，无論对于社会或者个人都很有益。这也就是我把这一篇游記和另外几篇游記公开发表的唯一目的。在叙述上我也最着重事实，一点也不敢炫耀自己的学問文章。这次旅行的全部情节在我心里造成了强烈的印象，使我牢牢地記在脑中。因此我写出書来并沒有漏掉一件重要事情。但是經过严格的校訂，我删去了初稿中比較不重要的几段，怕人家批評我的游記沉悶而瑣碎。旅行家常常受到这种非难，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第 二 章

关于农民的女兒的描写。作者被带到一座市鎮，后来又到了首都。旅途中的詳情。

我的女主人有一个九岁的女兒。就她的年龄而論，可以說

是一个能干的孩子。她一手好針綫活，而且会打扮洋娃娃。她和母亲想办法把洋娃娃的搖籃准备好叫我在里面过夜。搖籃放在一个衣柜的小抽屜里。她們恐怕老鼠来打扰我，就把抽屜放在一块吊板上。我和这一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床鋪。因为我开始学习他們的語言，他們漸漸知道了我的需要，这张床鋪就更舒适起来了。这个小姑娘手非常巧，我在她面前換了一两次衣服，她就会給我穿衣脫衣了。不过，只要她讓我自己穿衣脫衣，我是从来不去麻煩她的。她給我作了七件衬衫和被单一类的东西，用的都是最精致的布，不过这些布实际上比粗麻布还要粗糙。她經常亲手給我洗衣服。她也是我的語言教师。我指着什么东西，她就告訴我在她的本国話里这叫什么。所以，几天以后，我就能随便要什么东西了。她脾气很好，身长不到四十英尺，按年龄說是矮小的。她給我起了个名字，叫"格立錐格"，全家人也都这样叫我，后来全国的人也都这样称呼我。这个詞的意义和拉丁文里的 Homunculus，意大利文里的Homunceletino，和英文里的mannikin（小人、矮子）一样。我在这个国家里还能活下去多亏她的照顧。我在那兒的时候，我們从来沒有分开过。我管她叫作我的"葛兰达克利赤"，意思就是小保姆。如果我不在这里郑重地提一下她对我的关怀和爱护，那我真是忘恩負义。我衷心盼望有机会报答她的恩德。我很害怕她会因我而失宠，尽管我是无罪的而且是出于无奈。

当时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紛紛传說我主人在田里找到了一头怪兽，大約有一只"斯卜来克努克"那么大小，但是形状却处处象人。它也处处模仿人的动作。它似乎会說它自己的語言，并且已經学会了几句他們的話。它用两条腿挺着身子走路，性情馴良、和藹，叫它来它就来，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

它的四肢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面孔比貴族家里三岁女孩还要白嫩。住在附近的一个农民是我主人的好朋友，特地来拜訪我們打听这件事可是眞的。我主人馬上就把我拿了出来，放在桌上。我听从主人的指揮在桌子上走路，抽出腰刀来，然后放进刀鞘。我向客人敬礼，又用他們的話向他問好，說我欢迎他来，一切都是照着小保姆教我的話說的。这个人老眼昏花，带上眼鏡想把我看个仔細，他的两只眼睛就象两个从窗口照进了房子的滿月，我不禁哈哈大笑。家里人发現我笑什么，也一齐大笑起来。这个呆头呆脑的老头子竟大生其气，脸色馬上变了。就我的不幸遭遇来說，說他是个守財奴眞一点也不冤枉他。可恨的是他慫恿我主人在赶集的日子把我拿到邻近的鎮上去展覽。那兒离我們的家大約有二十二英里，騎馬半点鐘就到。我看見我主人和他朋友咬了半天耳朵，有时还指着我，我就猜到他們在打什么坏主意了。我非常害怕，因而自以为听到他們說了些什么話。第二天早上小保姆葛兰达克利赤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都是她巧妙地从媽媽那里探听来的。可怜的小姑娘把我抱在怀里又羞又恼地哭了起来。她怕那些粗魯的俗人会伤害我。他們把我拿在手里說不定会把我捏死或者弄断我的手脚，她又說我的性情多么安靜，多么尊重自己的身份，現在要拿我去玩把戏賺錢給下流人开心，我一定会認为是极大的耻辱。她說爸爸媽媽都答应过她，“格立錐格”是她的。可是現在她发現他們又和去年一样要哄騙她了。那时候他們說給她一只小羊，可是羊一养肥了，他們就把羊卖給了屠戶。老实說，我并沒有象我的保姆那样担心。我一直抱着强烈的願望，盼望有一天我会恢复自由。至于被人当作怪物，被人带着到处跑，这种不大体面的事，我想我在这个国家究竟是一个道地的异乡人，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回到英

国，我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也絕不会受人指責。因为即使大不列顛国王处在我的地位，也一定会受到同样的痛苦。

我主人听信了他朋友的話，就在下一次赶集的日子把我用箱子盛了带到邻近的市鎮上去。同时他还带着他女兒——我的保姆，讓她坐在他背后的馬鞍上跟他一起去。箱子的四面都封閉得很严实，只有一个小門供我出入，还有几个小孔流通空气。小姑娘想得很周到，她把洋囡囡床上的垫褥鋪在箱子里，讓我好躺一躺。虽然只有半个鐘点的路，可把我給搖KB坏了，身上感到十分不舒服。因为他們的馬迈一步就約摸有四十英尺，它跳的又高，箱子一起一伏就象大风暴中的船只，不过起伏更来得頻繁罢了。我們的旅程比从倫敦到圣奥尔班[1]还要远些。我主人在一家旅店里住了下来，这是他常常光顧的地方。他先和店主人商議了一下，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就雇了一个“格魯特魯德”，就是鎮上的报事人，到鎮上去宣传，請大家到綠鷹旅館去看一头奇异的动物。它还沒有一头“斯卜来克努克”（“斯卜来克努克”是这个国家里的一种动物，样子很美，身长六英尺左右）大，但是全身却处处象人，会說几句話，还会玩一百多种有趣的把戏。

他們把我放在旅館最大的房間的一张桌子上。这个房間的面积差不多有三百平方英尺。我的小保姆站在桌子旁边的一张矮凳子上照顧我，并且指揮我表演。我主人为了避免观众拥挤，每次只允許三十个人进来参观。我听着那女孩子的命令在桌上走来走去。她用我能够听得懂的話問我一些問題，我就尽量大声地回答。我几次向观众敬礼，說欢迎他們，还說了一些我学会了的別的話。我拿起一个盛着酒的頂針为他們的健康干杯。这

---

① 圣奥尔班是倫敦西北二十英里的一个城市。

个頂針是小保姆給我当杯子用的。我抽出腰刀，照着英国击剑家的姿势舞了一会。我的保姆又給了我一节麦秸，我又拿来当枪耍了一陣。本来我年青的时候也曾練过这种把戏。这一天我为观众演了十二場，他們一再逼着我表演这些无聊的把戏，一直把我累得半死不活，又倦又恼。看过我表演的人大事宣揚，人們都想冲进門来看我。我主人为了維护自己的利益，除了我的保姆以外不准任何人动我；为了防止危险，桌子四周围了一些长凳子，隔开一段距离使人們伸手够不到我。但是一个倒楣的小学生拿起一个榛子对准我的头部扔了过来，就差一点兒沒打中我。不然来势那样凶猛，这一下子一定会把我打得脑浆迸裂，因为那棵榛子几乎有一个小南瓜那么大小。但是我也滿意了，因为我看到这个小流氓挨了一頓好打，并且給赶了出去。

我主人当众宣布，說下次赶集的日子再来表演。同时他給我預备了一輛比較舒适的車子，他这样作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經过第一次的旅行加上連續八小时的表演，我已經精疲力尽，几乎站不住脚，連句話也說不出来了。至少过了三天，我才恢复了体力。但是我在家里也得不到休息，周围一百英里以內的紳士听到了我的名声都到我主人家里来看我。当时带着妻子、兒女来看我的不下三十多人（这个国家人口众多）。我的主人讓我在家里表演的时候，尽管只有一家人看，也要按照一屋子的定額人数收費。我虽然很久沒有到鎮上去，但是在一个星期中間，除了星期三是他們的安息日我得到休息以外，天天都不得閑。

我主人覚得我有利可图便决定带我到全国各大城市去。他准备好长期旅行中必需的一切东西，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就辞别了他的妻子，在一七〇三年八月十七日那天，也就是我到这里大約两个月的时候，动身到靠近王国中部，距离我們家約摸有三

千多英里的首都去。我主人讓他的女兒葛兰达克利赤坐在他的身后。她把裝着我的箱子拴在腰間抱在怀里。小姑娘在箱子的四周卷上一层她能够找到的最柔軟的棉布，棉布下面也垫的厚厚的。她把洋囡囡的床放在里面，又給我預备了衬衫、被单等等日用必需品，尽量把一切都弄得很舒服。我們只带了一个僕人。他带着行李騎馬跟在后面。

我主人計划在沿途市鎮上表演，并且到离开大路五十或者一百英里的村子里，或者大戶人家里去招攬生意。我們一路上慢慢地走，一天走不上一百五、六十英里。葛兰达克利赤有意照顧我，老是抱怨馬兒把她顛簸累了。她常常順着我的意思把我放出箱来讓我呼吸新鮮空气，看看四野风光，不过总是紧紧地用一根小孩子学走路时用的带子把我拴住。我們过了五、六条大河，都比尼罗河、恒河寬許多倍，也深許多倍。那里沒有一条象倫敦桥畔的泰晤士河一样的小溪。我們在路上走了十个星期，除了在許多村庄和人家表演以外，我还在十八个大城市里表演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們到了首都，他們的話叫做“劳不魯格魯”，意思就是宇宙的驕傲。我主人在京城內离皇宮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找了一个住处，仍旧到处貼了广告把我的面貌和才干仔細地描写了一番。他租下一間三、四百英尺寬的房子。他又預备了一张直徑六十英尺的圓桌要我在上面表演，又在桌子边以內三英尺的地方围上一道三英尺高的栏杆，防备我跌到桌子下面去。我每天表演十場，观众看了都惊叹不已，非常滿意。現在我說他們的話已經相当好了。他們对我講話，每个詞我都听得懂。此外我还学会了他們的字母，有时也勉强能解释个别的句子。在家的时候葛兰达克利赤是我的老师，旅途中空閑时間她

也教了我不少。她口袋里带着一本比《三松地图集》① 大不了多少的小書。这本来是一本給姑娘們看的普通讀物，內容是关于他們的宗教的簡要叙述。她就用这本書来教我字母，并且講解詞义。

第 三 章

作者奉召入宫。王后从他的主人的手里把他买了下来献給了国王。他跟皇家大学者們辯論。朝廷供給作者一間房間。他得到王后的寵幸。他为祖国的荣誉辯护。他和王后的侏儒吵嘴。

我每天劳劳碌碌，不上几个星期我的健康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的主人靠我賺錢越多就越貪得无厌。我的胃口很坏，瘦得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了。那农民看見我这个样子断定我快要死了，就决心尽量从我身上多捞一把。他正在这样盘算，考虑怎样摆布我的时候，朝廷里派来了一位"斯拉德拉尔"(就是侍卫官)，命令我主人立刻带我进宫演戏給王后和貴妇們解悶。有几位貴妇看过我的表演，早就把我的美貌、举止和識見种种离奇的事情向王后报告了，王后和近侍們都非常喜欢我的风采。我双膝跪下請求王后賞脸准我吻她的脚。但是她們把我放在桌上以后，仁慈的王后却伸出小指头来讓我吻，我就一把抱住极尊敬地亲吻了她的指尖。她問了我几个关于我的祖国和旅行情况

① 《三松地图集》是法国地理学家三松 (N. Sanson, 1600—1667)繪制的地图集。

的問題，我都尽量清楚地、簡单明了地回答了她。她問我願不願意住在宮里？我一躬到桌面毕恭毕敬地回答說我是我主人的奴隶，不过如果讓我自已来决定，能够終身为王后陛下效劳眞是莫大的光荣。她接着就問我主人願意不願意高价出售？我主人本来以为我活不到一个月了，巴不得把我卖掉，就討价一千块金币。王后吩咐当場把錢付給他。每个金币大約有八百个穆阿多尔① 那么大。但是，如果我們按照这个国家和欧洲的各种东西的比例来看，按照金子在他們那兒的高价錢来計算一下，这个价錢并抵不上英国的一千个几尼②。我就对王后說旣然我現在是陛下最卑賤的奴才，我就請求陛下开恩把葛兰达克利赤留下給陛下服务，仍旧作我的保姆和教师。她待我总是那么小心善良，而且她也懂得怎么照料我。王后答应了我的請求，得到那个农民的同意自然是很容易的。他女兒被选入宮，他当然十分高兴。那可怜的女孩子也不由喜形于色。我的旧主人向我告别，說他已經給我找了一个好地方，然后退了出去。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只对他打了一躬。

王后看見我对他这样冷淡，农民走出房間以后就問我为什么这样。我就大胆地告訴王后：我的旧主人偶然在田里发現了我，并沒有把我这可怜的、与人无害的小动物摔得脑浆迸裂，除了这一点还值得感激以外，再也沒有什么可以叫我感激他的了。我已經充分报答了他的恩德，我在半个王国境內表演为他賺了不少錢，現在他又把我卖了一个好价錢，我也算是报答他了。我跟他过的这一段生活实在太苦，就是一个体力十倍于我的动物也免不了要累死。我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因为我每天都

① 穆阿多尔是古代葡萄牙的一种金币。

② 几尼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值二十一先令。

要一刻不停地劳碌去給下流人解悶。要不是我的主人認为我有死掉的危险，陛下也就不会买到这么一件便宜的貨物。但是現在我可不怕有什么人再来虐待我了，因为我現在受到了伟大的王后的庇护。我后陛下是大自然之光、世界的驕子、万民欢乐的源泉、宇宙間的鳳凰。我希望我的旧主人的忧虑是沒有根据的。受到陛下威仪的感化，我的精神已經恢复。

这就是我的講話的要点。我說的时候結結巴巴的，措詞也极不恰当。后半段話是完全照着当地人特有的說話风格說的，有些詞句还是葛兰达克利赤带我进宫的时候才从她那兒学来的。

王后很原諒我在說話方面有些缺陷，但是她却奇怪这样一个小动物竟能够这么聪明而有見識。她亲手拿了我带我到国王那兒去。国王刚从朝廷回到了內宫。他是一位庄重威严的君王。他还沒有看清楚我的模样就漫不經心地問王后道：几时她就喜欢起这个"斯卜来克努克"来了。那时我趴在王后的右手里，所以他把我当作是一只"斯卜来克努克"。但是聪明而幽默的王后却輕輕地放我站在写字台上，命令我向国王叙述自己的身世。我就簡单地說了几句。当时葛兰达克利赤正站在內宫門口侍候，她眞是一刻也不能不看見我。她被叫了进来，証实了我到她父亲家里以后的一切經历。

虽然国王非常博学，不下于本国的任何学者，虽然他研究过哲学，特别是数学，但是在他沒有听見我說話以前，尽管他看清楚了我的外貌，又看見我用两脚走路，却以为我大概是一个裝发条的机械，不知是哪位机巧的工匠設計的（在这个国家里，这种玩意十分发达，已經达到了很完美的地步）。不过当他听見我的声音，而且我說話也十分正常合理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当我把我怎样来到他的王国的情形告訴他的时候，他却感到不大滿意。

他認为这是葛兰达克利赤跟她父亲商量好了的一段故事。他們教了我一套話好把我卖个大价錢。因为他这样猜想，就又問了我几个别的問題，可是又得到了合理的回答。我除了說話有一点外国腔調，使用語言不够純熟，夹杂着一些在农民家里学的乡下土話，不合乎宫廷里的文雅风格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缺点。

国王召来了三位大学者，他們这个星期值班，这是这个国家的規矩。这几位先生相当仔細地考察了一番我的外貌，对于我却各有不同的見解。他們一致同意，按照大自然的一般規律，我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因为我生下来沒有保全生命的能力，行动既不便捷，又不会爬树，更不会挖地洞。他們非常精确地观察我的牙齿，发現我是食肉动物。但是大多数的四足动物都比我强壮得多，就是田鼠之类的动物也比我来得灵活，他們想不出我怎么能維持生活，除非是吃蝸牛或别的昆虫。可是他們又提出了許多理論上的証据，証明我还是不可能作到这点的。有一位鉴定家認为我也許是一个流产的胎兒。可是，另外两位都反对这种說法，他們观察我的四肢健全而精巧，我也有几岁年紀了，这是可以从我的鬍子上清楚看出的，因为在放大鏡下面他們是看得出我的鬍子碴的。他們不承認我是个矮子，因为我小得无法和人比較。王后所宠爱的矮子在全国算是最矮小的了，也差不多有三十英尺高。他們爭論了半天以后，一致断定，只有說我是一个瑞普嫩·斯卡克，照字面講就是 Lusus naturae（拉丁文：造化弄人）。这种判断方法是和現代欧洲哲学完全符合的。現代欧洲的教授們藐視玄秘主义的逃避現实的老办法（亚理斯多德① 的門徒們企图使用这种办法来掩飾他們的无知），就发明

① 古希腊哲学家，生于紀元前 384 年，卒于紀元前 322 年。

了这种解决一切困难的好方法，使人类知識得到了难以形容的进步。

他們作出了这个决定性的結論以后，我就要求說几句話。我向国王郑重地說：我来自一个国家，那里有几百万男女人民，身材都和我一样。那里的动物、树木、房舍都跟我們身体的大小相称。所以我也和陛下的臣民在这兒一样，能够在那兒自卫、謀生。这就是我对于这几位先生的論証的全部答复。他們听了只輕蔑地笑了笑說：那个农民教我教得很好。国王毕竟有些識見，辞退了学者馬上召見那农民，凑巧那时他还沒有出城。国王先盘問他一个人，后来又讓他跟我和小姑娘对証了一下。他这才有一点相信我們告訴他的很可能是事实。他要王后吩咐人特别照顧我，也同意叫葛兰达克利赤繼續負責，因为他看得出来我們倆非常要好。宮里給她預备了一間舒适的房間，又派了一位女教师来教育她，一个宮女給她梳妆，另外还有两个僕人帮着做粗活，不过照顧我的事却由她自己担任。王后命令細木匠設計一只箱子，給我作寢室，至于式样应該事先取得葛兰达克利赤和我的同意。那个人非常手巧，在我的指导下花了三星期的工夫，給我造了一間十六英尺見方、十二英尺高的木房。这个房間有几扇可以上下拉开的窗子、一扇門和两个壁橱，很象一間倫敦式的臥房。天花板上装了两个合叶可以上下开关，王后的装飾工人給我鋪設好了一张床，就是从上面放进去的。每天葛兰达克利赤亲手把床拿出来晾一晾，晚上再放下去。他們又在房頂加了鎖把我关在里面。有一个以制造精巧的小玩意出名的細木匠用一种很象象牙的材料，給我作了两把有靠背和扶手的椅子。他又給我作了两张桌子和一个盛零碎东西的柜子。房間的四壁、地板和天花板都垫得厚厚的，免得搬运我的人一时大意发生意

外，也可以避免我坐在馬車里的时候一下子給顚坏了。我要求門上加一把鎖省得老鼠跑进来。鉄匠費了不少心血才打好了一把他們从来沒有見过的小鎖，就我所知，有一位英国紳士的住宅大門上的鎖比这个还大些。我想法把鑰匙放在自己的衣袋里，怕葛兰达克利赤把它弄丢了。王后又吩咐拿最薄的綢子給我作衣服，这料子和英国的花毯差不多厚，穿在身上十分笨重，后来穿慣了才好了一些。衣服是照着本国式样作的，有点象波斯服，也有点象中国服，倒也还庄重合身。

王后非常喜欢我在她跟前，簡直少了我就吃不下飯去。在王后的飯桌上，在她左肘旁边給我摆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葛兰达克利赤站在摆在地上的小凳上，靠近我的桌子帮着照料我。我有整套的白銀盘碟和其他餐具，和王后的比起来也不过象我在倫敦的玩具店里看到的、那些摆設在洋囡囡房里的盆碟一样。我的小保姆就把这些东西放在衣袋里的一只小銀匣里。吃飯的时候我要用就拿給我，她并且亲手去把它們洗得干干净净。和王后一起进餐的只有两位公主，大公主才十六岁，小公主那时是十三岁零一个月。王后陛下总是把一小块肉放在我的碟子里讓我自己切着吃。她喜欢看我这小家伙吃东西，她拿这个来解悶兒，王后的食量虽然还不算太大，可是一口也吃得下十二个英国农民一頓飯吃的东西。我看到这种样子就不免要恶心半天。她一口咬住一只百灵鳥的翅膀，大小有九只肥大的火鷄那么大，連骨头一齐嚼成粉碎。她把一小块面包送进嘴去，大小也有两个价值十二辨士的面包那么大。她用一只金杯喝酒，一口也能喝下一大桶（盛五十二加仑的）。她的餐刀有两把鎌刀拉直了那么长。匙子、叉子和其他餐具也跟餐刀的大小成正比。我記得有一次因为好奇葛兰达克利赤带我到宫里去看人吃飯。十

一、二把这样大的刀叉一齐举了起来，我觉得我从来还沒有見过这么可怕的情景。

每逢星期三（我在前面也說过，这天是他們的安息日），国王、王后和亲王、公主們，照例在国王的内宫里举行会餐。我这时也成了国王的大宠臣了，因此这时候我的小桌椅总放在国王的左手边的一个盐瓶的跟前。这位君王欢喜和我談話，問我一些关于欧洲的风俗、宗教、法律、政府和学术的情形，我就尽我所知詳細地向他說明。他的头脑清晰，判断也很精确，所以他对于我說的話都发表了很聪明的感想和意見。不过老实說，一談到我亲爱的祖国，我国的貿易、海陆战爭、宗教的派别和国家的政党，我的話就未免說得太多了一点。因为他受的教育使他成見很深，所以他不禁用右手拿起我来，用另一只手輕輕地撫摸着我大笑一陣，問我是一个托利党还是一个輝格党？他接着就回过头去跟在他背后随侍的首相說（首相手里拿着一根白杖，差不多有"王权号"軍艦主桅那么高），人类的尊严实在太不足道，象我这么点大的小昆虫也竟会加以模仿。他又說：我敢保証这些小家伙也有爵位和官銜；他們造了一些小窝小洞就叫做房屋、城市；他們也装模作样、装飾打扮；他們也談恋爱、打仗、辯論、欺詐、背叛。他这样一直說下去，气得我脸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我那高貴的祖国原是学术、武功的权威，法兰西的灾殃，欧洲的仲裁人，道德、虔誠、荣誉、眞理的中心，世界的驕子，全世界敬仰的国家，想不到他竟这样瞧不起。

不过就我当时的地位来說，这种侮辱是沒有什么可以憤慨的，仔細考虑一下，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受了侮辱。因为在这几个月里面我看惯了他們的风采，也听惯了他們的言談，在我的眼中每件事物也都大小相称，我最先对他們身躯和面孔的畏惧

現在也早已消失了。如果这时候我看見一群英国老爷太太們，衣着华丽，穿着过生日的衣服，在那里装腔作势、高視闊步、鞠躬行礼、高談闊論，老实說，說不定我也会大大地笑話他們，正象这里的国王和貴族們笑話我一样。王后常常把我托在掌中站在一面鏡子前面，我們两人的全身都照了出来，我这时也不禁要笑話我自己。再也沒有比这种对照可笑的了。因此我那时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身材已經比往日縮小了好几倍。

最使我生气、使我痛心的莫过于王后的矮子了。他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身材最矮小的人（我相信他的身材确乎不到三十英尺），但現在他看見还有一个比他矮得多的小家伙竟傲慢无礼起来。每当我在王后的接待室里站在桌上和宮中的貴族、貴妇們談話的时候，他总是摆起架子昂然走过，在我的身旁免不了要說一两句俏皮話諷刺我矮小。我只好叫他一声大哥，向他挑战要跟他摔角作为报复，这一类的俏皮話兒挂在宮廷侍从的嘴边原是很平常的。有一天大家正在吃晚飯，这个坏小子因为我說了一句話而怀恨在心。他高高地站在王后的椅子上把我拦腰抓住，本来我好好地坐在那里原沒想到会有什么危险的。他把我丢在一个盛奶酪的大銀碗里就一溜烟跑开了。我連头带耳深深地陷在碗里，如果不是我擅长游泳，說不定就会大吃苦头。因为恰巧那时候葛兰达克利赤在房間的另一头，王后吓得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救我才好。当我的小保姆赶过来搶救，把我提了出来，我早已經吞了一夸脫① 的奶酪了。他們把我放在床上。不过我并沒有受伤，只損失了一身衣服，那身衣服全弄坏了。矮子結結实实地挨了一頓打，他們又逼着他把那碗我在里面打滚

① 夸脫是容量名，等于四分之一加仑。

的乳酪喝了下去作为懲罰。以后再也沒有人宠爱他了。不久，王后就把他賜給了一位名門貴妇。此后我就再也見不着他了，我感到十分得意，因为我眞不敢担保这个坏小子还会用多么狠毒的手段来报复呢。

以前有一次他也曾用卑鄙的手段玩弄过我，引得王后大笑不止，不过同时她也实在恼了。要不是我寬洪大量給他求情，王后一定会馬上教他滚蛋。王后从盘子里拿了一根髓骨敲出了骨髓，仍旧照样把那根骨头竖立在盘子里。这时候刚巧葛兰达克利赤到餐具架那边去了，矮子趁这机会就爬上了小保姆照料我进餐时站的凳子，双手把我捧起来捏住我的两条腿就往骨头中間塞，一直塞到我的腰部。我陷在里面半天动弹不得，样子很可笑。我相信差不多过了一分鐘以后，别人才发現了我那种狼狽情形；当时我認为叫喊起来未免失体面，不过国王們很少吃滚热的菜，因此我的腿并沒有被燙伤，只不过把袜子和短褲都弄得稀糟罢了。矮子有我替他講情，才只挨了一頓好打，沒有受别的懲罰。

因为我胆子小，王后常常嘲笑我，她总問我是不是我的同胞都跟我一样是些胆小鬼。事情是这样的：在夏天王国里蒼蝇十分恼人，这些可恨的昆虫一个个都有邓斯特堡① 出产的百灵鳥那么大。我吃着飯，它們总在耳边嗡嗡地叫，不給我一刻安宁。有时蒼蝇会落在我的食物上，拉上一些討厌的蝇屎和卵。这我都看得很清楚，可是本国人却看不見；他們的大眼睛珠子看起小东西来沒有我来得銳利。有时蒼蝇会釘在我的鼻子上、前額上狠狠地刺我一下，它們的气味也很难聞。我也很容易发現它們身

① 邓斯特堡是倫敦西北三十英里的一个城市。

上的胶性物質，据我們的生物学家說，它們身上因为有这种物質所以能倒挂在天花板上走路。我費了很大的气力来抵制这些可恶的动物，它們扑在我脸上的时候，我还是免不了要吓一跳。矮子常常用手抓一把蒼蝇突然在我跟前一撒手，象我們小学生所干的那样，成心吓唬我討王后喜欢，我的办法就是趁着它們飞在空中的时候用刀把它們砍成碎块，他們在这一点上也很佩服我手段敏捷。

我記得有一天早晨，葛兰达克利赤把我連木箱一起放在窗台上讓我透透空气，晴天的时候她总是这样办的（我总不肯冒險讓她象英国人挂鳥籠子一样把木箱挂在窗口的釘子上）。我刚拉开一扇窗戶坐在桌前吃一块甜餅当早飯。甜餅的香味引来了二十多只黄蜂，它們一齐飞进了我的房間，嗡嗡的声音比二十多只风笛奏出的低音还响。有的抓住了甜餅一块块地搶走了，有的扑头扑脸地飞来，鬧轟轟地弄得我手足失措，非常害怕它們螫我。好在我还有勇气站起身来，拔出了腰刀在半空中向它們进攻。我杀死了四只，下余的都逃走了。我馬上关了窗戶。这些昆虫都有鷓鴣那么大，我拔出了蜂刺，都有一英寸半长，象針一样的尖銳。我把这些刺小心地收藏了起来，后来我在欧洲各处，也曾把这些蜂刺和許多别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拿出来展覽过。回到英国以后，我送了三根給格雷善学院①，自己只留了一根。

---

① 格雷善学院是倫敦的一个学校，創办于十六世紀后半。

第 四 章

这个国家的情况。修改现代地图的建議。国王的宫殿。首都的概况。作者的旅行方法。主要庙宇的情况。

現在我想根据我在首都劳不鲁格鲁周围二千英里以內旅行中的見聞，把这个国家的情况簡单地給讀者們介紹一下。王后陪着国王出巡从来沒有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国王去巡視边境的时候，她就留在离首都大約二千英里的一个地方等他回来，而我总是跟她在一起的。这位君王的領土大約有六千英里长，三、五千英里寬。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結論，欧洲地理学家以为日本和加利福尼亚中間只有一片汪洋大海实在是一个大錯誤。我一向認为地球上一定有一个面积相仿佛的大陆和韃靼大陆① 对峙，因此他們必須修改所有的地图和海图，在美洲的西北加繪上这一片广大的陆地，而我随时可以协助他們。

这个王国是一个半島，东北边界是一带高达三十英里的山岭，山頂上到处是火山，所以完全不能通过。最有学問的人也不知道在山岭的那一边究竟住着什么人，究竟有人住沒有。半島的其他三面都是海洋。全国沒有一个海港；河流入海处的海岸布滿了巉岩。海上总是波涛汹涌，也沒有人敢坐最小的船出去冒险，因此这兒的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完全隔絕，沒有任何往来。但是大河里船只却很多，并且盛产鮮美的魚类。他們很少下

---

① 韃靼大陆指欧洲东部和亚洲。

海捕魚，因为海魚和欧洲的一般大小，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显然只有这一片大陆得天独厚，才能出产这样特别巨大的动、植物，至于为什么这样，那只有讓哲学家們去判断了。不过有时候人們也会捉到一条撞死在岩石間的鯨魚，他們就痛快地吃一頓。据我所知这种鯨魚很大，一个人背一条魚都背不大动。有时候他們把它們当作希罕东西，用籃子装了运到劳不魯格魯去。我亲眼看見国王面前的碟子里摆着一条鯨魚，当作一味珍品，不过我却沒有发現国王喜欢吃它。我想他一定覚得这东西大得討厌，虽然我在格陵兰① 还見过一条更大的。

这个国家人口稠密，有五十一座大城，有城郭的市鎮也差不多有一百个，此外还有无数村庄。为了滿足好奇的讀者，把劳不魯格魯的情况描述一番也就够了。这座大城跨在一条大河上，这条河把城市分做大小几乎相等的两部分。城內有八万多戶人家，人口六十万左右。这城縱长約三个“格隆格仑”（大約相当于五十四英里），横广两“格隆格仑”半。这是我在御制皇家輿图上亲自測量出来的。他們特别为我把地图鋪在地上，足足有一百英尺长。我赤着脚用脚步測量了好几次直径和周界，又按比例尺計算，測量得相当准确。

王宫并不是一座整整齐齐的大厦，而是一大堆建筑物，占地方圓約七英里。大殿一般有二百四十英尺高，寬度和长度也是相称的。国王賜給葛兰达克利赤和我一輛馬車。她的女教师常常带她坐車出去逛街或者到店鋪里去。我坐在箱子里也跟她們一起出去。当然有时那女孩子也听从我的請求把我拿出箱子放在手上。这样路过市街的时候，我也可以更方便地看一看房子

---

① 格陵兰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間的一个大島。

和行人。据我估計，我們的車子占的面积和威士敏斯特寺①的大厅相仿佛，却沒有那么高，不过我沒法估計得很精确。有一天，女教师叫車夫在几座店鋪門前停了几次車，乞丐們就趁机拥到車子的两旁，使我看到了欧洲人所从未見过的可怕景象。一个女人的乳房生了毒瘤，肿得那么大，上面布滿了洞，有两三个洞大得使我可以爬进去把全身裹在里面。还有一个人脖子上生了一个比五个羊毛包还大的瘤；另外一个装了两条大約有二十英尺长的木假腿，不过最可憎的还是在他們衣服上爬着的那些虱子。我用肉眼可以看清楚它們的腿，比在显微鏡下看欧洲的虱子还要清楚的多。它們吸人血的嘴和猪嘴一样。我这还是头一次看到，所以非常好奇。如果我有适当的器具，一定会解剖一个来看看，可惜那时解剖器械都丢在船上了。当然，它們的样子令人作呕，当时也叫我大吐了一陣。

除了平常带我出去用的大箱子以外，为了便于旅行，王后又下令給我作了一个大約有十二英尺見方、十英尺高的小箱子。因为原有的那只大箱子放在葛兰达克利赤的膝头总嫌大些，放在馬車里也太笨重。小箱子还是由那个木匠制造的，在制造过程中都是由我来指导的。这个旅行用的小屋是正方形的，三面的正中都有一扇窗戶，窗戶外边都加装了鉄紗格子窗，以免在长途旅行中发生事故。第四面沒有窗戶，只安了两个結实的鎖环，如果我想騎馬旅行，携带我的那个人就在鉄环中間穿上一根皮带把箱子扣在腰里。有时候我跟着国王、王后出巡，有时候我想去游覽花园，或者去拜訪朝廷里的大官貴妇，如果葛兰达克利赤有病，他們总把我交給一位我所信任的老成持重的僕人。因为沒

① 威士敏斯特寺是倫敦最著名的大教堂。

有多久大官們就都認識我，而且器重我了。我想这多半是因为国王、王后都很宠爱我，而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长处。旅途中我坐車坐累了，一位騎馬的僕人就用皮带把小箱子扣在身上，放在他跟前的垫子上；这样我就可以从三面的窗子飽覽乡村风光。箱子里有一张行軍床、一张吊在天花板下的吊鋪、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床和桌椅都端端正正地用螺絲釘釘在地上，以免被車馬顚簸得东倒西歪。我在海上航行慣了，虽然有时震动剧烈，我也并不十分感到苦恼。

只要我想到市上去观光，我总坐在这間旅行小屋里。葛兰达克利赤把小箱子抱在怀里坐在一乘本国式的敞轎上由四个人抬着，后面还跟着两位王后的侍从。老百姓們常常听人說起我，非常好奇地围着轎子看。小姑娘非常和藹地讓轎夫停住，把我拿在手中好讓大家看个清楚。

我很想去参观本国的大庙，特别是大庙的鐘楼，据說是全帝国最高的。因此，有一天我的保姆就带我去了，不过老实說，我回来以后感到失望。因为从地面到最高的塔頂还不到三千英尺。从本国人和欧洲人的高矮差别看来，这并沒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比較起来还不如索利兹波立[①]教堂的尖閣（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但是我生平最感激这个国家，因此我就不該破坏它的名誉，我們必須承認这座名塔虽然不够高聳，但是建造得美丽而坚固足以补偿它的缺陷。墙差不多有一百英尺厚，都是用大約四十英尺見方的石头筑成的。四周的壁龕里放着大理石雕刻的、比活人还要高大的神象和帝王象。从一座神象上掉下来的一根小指头躺在垃圾堆里沒人注意，我量了一下整整有四英尺零一英

① 索利兹波立在倫敦西南八十四英里的威尔茨，是英国最高的教堂。

寸长。葛兰达克利赤拿手絹包了起来，放在衣袋里带了回去，和其它的小玩意兒摆在一起，这个小姑娘象跟她同样大的女孩子一样喜欢玩这些东西。

国王的厨房确乎是一座高貴的建筑物，屋頂是拱形的，大約有六百英尺高。厨房里的大灶比圣保罗教堂①的圓屋頂要小十碼。我回国以后特地去量过。不过如果我把厨房里的爐格子、大罐、大壶、在鉄叉上烤着的大块肉和許多别的东西都描写出来，也許沒有人会相信，至少严正的批評家会認为我有点夸大，人家总是这样怀疑旅行家的。因为我想避免人家的責难，恐怕有时我又太偏于另一极端了。如果这本書有机会譯成布罗卜丁奈格語言（布罗卜丁奈格是王国的一般名称）流传到那里，国王和老百姓都会埋怨我侮辱他們，把他們描写得太渺小、太不正确了。

国王的馬房里养的馬不超过六百匹，这些馬一般都有五十四英尺到六十英尺高。可是国王在节日出巡的时候，总带着五百名驍騎卫队以显示他的威仪。在我沒有看到他的一部分的陆軍操演以前，我眞以为这是我所見过的最壮丽的場面。关于陆軍操演的情形，以后还有机会說。

第五章

作者經历了几件险事。罪犯被执行死刑的情形。作者表演航海技术。

我身材短小，使我遇到了几件可笑而麻煩的事件，要不是这

① 圣保罗教堂是倫敦城內的著名教堂。

样，我在这个国家里一定住得非常快活。我就說几件給大家听听。葛兰达克利赤常常把我放在較小的一只木箱里带我到王宮花园里去玩耍。有时她放我出来把我拿在手里或者放我在地上散步。我記得，在那个矮子被王后赶走以前，有一天他跟着我們到花园里去了。我的保姆放下我来，他和我一起走到几棵矮苹果树旁边。我偏偏要卖弄聪明，跟他开了一句玩笑，說他和苹果树有些联系。在他們的語言中和我們一样，也有这种說法。当时我正在一棵苹果树下面走着，这个坏东西抓住了这机会，就在我头頂上搖起树来，十二只大苹果，每一只差不多都有不利斯脫的大酒桶那么大，在我的左右落了下来。我一弯身，一只苹果恰好打中了我的脊梁把我打得趴在地上，不过我幷沒有受伤。因为是我先挑逗他的，所以根据我的請求王后饒恕了他。

又有一天，葛兰达克利赤把我放在光滑的草坪上玩耍，她却和女教师到近处散步去了。就在这时候突然下了一陣大冰雹，立刻就把我打倒了。我倒在地上，冰雹狠狠地打着我的全身，好象一陣网球打来似的。但是我想办法爬了开去，把脸朝下躲在淡黄色的百里香的花坛旁面背风的地方。我被打得遍体鱗伤，整整十天不能出門。这件事也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自然界的一切都遵守同样的比例。一顆冰雹差不多有欧洲冰雹的一千八百倍。这是我的經驗之談，因为我那时非常好奇，都經我秤过量过的。

但是在这座花园里，我还碰到过一件更危险的事情。那一次我的小保姆懶得麻煩把箱子丢在家里，就把我带了出来，她滿以为已經把我放在一个相当安全的地方（我常常請求她讓我这样，因为我可以一个人靜靜地思考），她就和女教师还有几位女朋友到花园中别处玩去了。正当她不在跟前，呼喚她也听不見

的时候，有一位花园总管理員的一只白色长毛小猎狗不知怎地跑进了园子，就在我躺的地方的附近跑来跑去寻找禽兽。那狗聞到了我的气味馬上跑上前来一口把我叼在嘴上，直跑到它主人那兒，搖搖尾巴把我輕輕放在地上。幸亏它受过良好的訓練，它把我用牙齿咬住，一点也沒有使我受伤，甚至連衣服也沒有撕破。可是那位可怜的花园管理員却吓坏了。他本来和我熟識，待我也非常好。他双手輕輕捧起我来問我怎么样了。我那时惊得呆了，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話也說不出来。过了几分鐘我才鎮定下来，他就把我安全地送到小保姆那里。这时她已經回到原来我呆的地方，因为看又看不到我，叫也叫不答应，正急得要命呢。为了那只狗，她把花园管理員严厉地申斥了半天。不过这件事是瞞过了，宮里的人也始終不晓得，因为那女孩子怕王后生气。至于我自己呢，老实說，也觉得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并沒有什么光彩。

这件意外发生以后，葛兰达克利赤就下定决心再也不讓我离开她的跟前。我老早就怕她会这样决定，所以我就把自己一个人出去遇到的几件小小的不幸都瞞过了她。有一次，一只鷂鹰正在花园上空盘旋，突然向我扑了下来，如果不是那时我坚决地拔出了腰刀跑到一个枝叶茂盛的树架下面去，它准会把我抓走的。又有一次，我爬上了一座新造 的鼹鼠窝的頂，一下子掉到这种动物运土出来的洞里，一直沒到了頸子。我弄脏了衣服，只好撒个謊来掩飾，当时撒的什么謊也就不值得再去想了。还有一次，我独自在路上走着，正在想着可怜的英格兰，一不小心給蝸牛壳絆了一交，把右小腿都跌破了。

当我独自散步的时候，眞說不出心里是高兴还是恼怒，个子比較小的鳥兒好象一点也不怕我。它們在离开我不到一碼的

地方跳来跳去寻找虫子和别的食物，态度非常自在安閑，就象跟前根本沒有人似的。我記得有一只画眉竟敢用嘴从我手里把一块餅搶跑，那是葛兰达克利赤給我当早飯的。我有时想去捉这些鳥兒，它們却大胆地轉过身来反抗，竟想来啄我的手指，使我不敢伸手去捉它們。然后它們又照样不在乎地跳着回去找寻虫子和蝸牛了。不过有一天我拿了一根粗棍子使出全身力气向一只紅雀扔去，侥幸把它打倒了，我两手抓住它的頸子提起来揚揚得意地往保姆的跟前跑去。但是那鳥兒只是暫时被打昏了。它恢复了知覺就搧起翅膀扑打我的头部的两边和两脇。我捉住它伸直胳臂不讓它的爪子够到我。我时时在想把它放走，幸亏沒有多久一位僕人来給我解了围，他把紅雀的脑袋扭了下来。第二天王后就下令把这只鳥給我当晚飯。就我記忆所及，那只紅雀似乎比一只英国天鵝还大些。

侍从女官們常常邀葛兰达克利赤到她們的房間里去，并且要她把我带去，因为她們想趁这机会見見我、撫摸我。她們把我从头到脚剝得精光，讓我躺在她們的胸膛上。我非常討厌她們这种举动。因为老实說，她們的皮肤发出一种难聞的臭味。我本来不願說、也不想說这些善良女人的坏話，因为我对她們是极为尊敬的。不过我覺得因为我矮小，嗅覺也就比較銳敏，可是这些漂亮人兒在她們情人的眼里，或者她們彼此之間，却一点也不显得討厌，就象在英国我們对于这样的人兒也并不感到討厌一样。不过不管怎样，我覺得她們天生的味道还比較可以忍耐，有时她們用了香水，我一聞馬上就昏过去。我再也忘不了在利立浦特时，有一天很暖和，我运动了一陣，有一位好友竟冒昧地說我身上气味很大。实际上我和許多男子一样，并沒有这种缺点。我想在我来說，这位朋友的嗅覺比較銳敏，好象我的嗅覺对这个国

家的人民来說也比較銳敏一样。就这点来說，我不能不为我的主人王后和我的保姆葛兰达克利赤辯护，她們是和英国任何一位小姐太太一样芬芳的。

我的保姆带我去拜訪这些侍从女官的时候，最令我不安的一点是：她們对我一点也不講礼貌，竟把我当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动物。她們在我面前剝得精光，然后再穿上衬衫。当她們把我放在梳妆台上的时候，面对着她們赤条条的身体，老实說，我看来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誘惑，除了恐怖、厌恶以外，沒有别的感情。她們皮肤看来那么粗糙不平，顏色不一，在近处看她們的皮肤到处都是一顆顆象切面包用的垫板一样大小的黑痣，披下来的长发比包裹繩子还粗，至于她們身上其他部分就更不必提了。她們毫无忌憚地在我跟前小便，把喝下去的水解掉，一次至少有两猪头升[1]，溺器足可容得下三大桶[2]小便。最漂亮的侍从女官是一位活泼而淘气的十六岁的女郎。有时她把我两腿分开讓我跨在她的乳头上，此外还有許多花样，都不能过于詳細地加以描写了，还請讀者們原諒。但是我感到十分不愉快，我請求葛兰达克利赤替我找点借口，讓我不再和这个女孩子見面。

有一天，我的保姆的女教师的侄子来了。他是一位青年公子，他强拉她們去看罪犯执行死刑。罪犯把这位青年公子的好友暗杀了。他們說服了葛兰达克利赤和他們一块去，虽然她很不願意去，因为她是生性仁慈的。至于我呢，虽然厌恶这种場面，但是好奇心驅使我去看一看，我想这种事一定是很不平凡的。这个国家里有一座特設的断头台，犯人就綁在台上的椅子里。人头一刀就砍了下来，那刀有四十英尺长。从靜脉管和动

① 猪头升是一种盛52½加仑的大桶。

② 指盛252加仑的大桶。

脉管噴出了大量的鮮血，噴得很高，就連凡尔賽宮的大噴泉也赶不上。人头落在断头台的地板上反跳了起来，吓了我一跳，虽然我至少还在半英里以外。

王后常常听我說起航海中的事情，而且一看見我煩恼就要想尽办法为我解愁散悶。她問我会不会掌帆划桨；稍作一点划船运动是不是对我的身体有益？我回答說：我很懂得这些事。尽管我的正式职业是船上的外科医生，但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也要作普通水手的工作。但是我不了解在他們的国家里，我怎么能够划船，这里的一艘单人小艇就有我們的一級軍艦那么大，象我能駕駛的小船在他們的江河里是永远不会有的。王后說，如果我設計一艘船，她手下的細木匠一定能照样制造，她也会給我准备一个划船的場所。那人是一位精巧的工匠，在我指导下十天內就造好了一艘船具俱全的游艇，足足容得下八个欧洲人。船造好以后，王后非常高兴，她把它抱在怀里去見国王。国王就下令把船放在一只盛滿了水的水箱里，并且把我放在船上叫我試驗一下。可是地方太小了，我无法使用那两把小桨，可是王后早就想出了另外的办法。她命令細木匠制造一只木水槽，有三百英尺长，五十英尺寬，八英尺深，并且在木槽外面塗上瀝青以防漏水。那只水槽就靠墙放在王宮外殿的地上。靠近槽底的地方有一个水龙头，准备水臭了可以放水出来，而用不上半点鐘两位僕人就可以把水装滿。我就时常在这里面划船消遣，也給王后和貴妇們解悶，我的技术和灵巧使她們感到非常快乐。有时我张起帆来，貴妇們就用扇子来助我一陣大风，我只要掌舵就行了。她們搧得疲倦了的时候，就由几位內宮侍从用嘴来吹气送帆前进，我随心所欲有时向右有时向左卖弄我掌舵的本領。划完船以后，葛兰达克利赤总是把我的船带到她的房間里去，挂

在釘子上晾干。

我作这种运动只出过一次事，那次险些兒丢了性命。一位侍从把船放进了水槽，照顧葛兰达克利赤的那位女教师多管閑事，把我举了起来，要把我放在船里，可是我竟从她手指縫里落了下来。眞是僥天之幸，如果不是这位好太太的胸衣上插着一根别針把我挡住了，我一定会从四十英尺的高空中跌下来。别針的針头穿过我的衬衣和褲带，把我吊在半空，葛兰达克利赤跑过来才救了我的性命。

一位僕人每隔两天負責給我的水槽换一次新水。他一时沒有看清楚，不小心把水桶里的一只大青蛙倒在水槽里了。这只青蛙一直躲在水底，可是他們把我放在船上以后，它发現了一个休息的地方就爬了上来，把船弄得向一边歪，我只好把全身重量靠在另一边来維持船身的平衡，不讓船翻身。青蛙上了船以后，一跳就有半个船身的距离，接着就在我头頂上前后跳来跳去，在我脸上、衣服上塗了一些可厌的粘汁。它那又肥又大的样子，可以說是在一切动物中最难看的了。但是，我要求葛兰达克利赤讓我一个人来对付它。我用桨狠狠地打了它一頓，最后才逼得它跳出了小船。

不过我在这个王国里遇到的最危險的一件事是一只猴子弄出来的。它是御厨的一位管理員养的。当时葛兰达克利赤有事到别处去了，也許她是去看什么人的，就把我关在她的小房里。天气很暖，小房的窗戶开着，我住的大箱子的門窗也都开着，因为这只箱子又寬敞又方便，所以我常住在里面。我正安安靜靜地坐在桌旁想着什么，忽然听到一个东西从小房的窗口跳了进来，在房里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尽管我十分害怕，还大胆地向外探望了一下，不过坐在那里沒敢动一动；接着我看到了那个頑皮的动

物，它在那里忽高忽低上下地蹦着，最后它才跑到了木箱跟前，似乎又惊又喜，从門口和每一个窗口往里面张望。我躲在房間（木箱子）最远的犄角里，但是猴子从四面向屋里探头探脑，吓得我慌里慌张竟沒想到可以躲在床底下，这本是极容易的：它咧嘴呲牙吱吱地叫了半天，終于发現了我。它从門口伸进一只爪子来，象猫逗老鼠玩一样。尽管我躲来躲去，到后来还是被它抓住了我的上衣的下摆（我的上衣是用本地綢作的，又厚又結实），把我拖了出去。它用右前爪抓起我来，就象保姆抱起孩子要喂奶似的把我抱在怀里，这跟我在欧洲看見过的猴子抱小猫的方式一模一样。我一掙扎，它就抓得更紧，所以我觉得还是順从的好。我相信它把我錯看成是一只小猴子了，因为它时常用另一只前爪輕輕地撫摸着我。它正玩得高兴，小房門口传来了一陣响声，似乎有人在开門，这打断了它的兴头。它馬上跳到原先进来的那个窗戶上去，用三只爪子走路，一只爪子抱住我，从窗台穿过导水管和檐水霤一直爬上了邻屋的房頂。它抱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葛兰达克利赤尖叫了一声。那可怜的姑娘几乎发狂了。王宫的这一带吵吵鬧鬧；僕人們赶着去找梯子。宫里有好几百人都看見那猴子坐在一座屋脊上，用一只前爪象抱一个嬰孩似地抱着我，用另一只前爪喂我，把从嘴边嗉袋里挤出来的食物硬塞进我的嘴，我不肯吃，它就輕輕地拍拍我，惹得許多人在下边哈哈大笑起来。我想这也不应該責备他們，因为看見那样子，除了我以外毫无問題誰都会感到可笑。那时有几个人往上丢石头，想把猴子赶下来，可是这种行为馬上被严令制止了，不然我的脑子很可能給砸了出来。

这时候架好了梯子，好几个人爬了上来。猴子看見情势不好，几乎被人包围住了，同时三条腿跑路究竟跑不快，就把我放

在屋脊的一块瓦片上，自己逃掉了。我在这离地面三百碼的高处坐了半天，时时刻刻担心被风刮下去，我自己头昏目眩也会跌倒，从屋脊滚到屋檐跌下来。但是我的保姆的一个跟班，一个誠实可靠的小伙子爬了上来，把我放在他的褲袋里才把我安全地带了下去。

那猴子硬把些脏东西塞下了我的咽喉，噎得我几乎要死。亏了我的亲爱的小保姆用一根小針把它从我嘴里剔了出来，接着我又吐了半天，才感到痛快。不过我身子还是虛弱，那可恶的畜生捏伤了我的腰部，因此我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国王、王后和宮里所有的人每天都派人来探視我的病况；我在臥病期間，王后还亲自来看过我好几次。猴子是被杀死了，同时王后又下令以后宮里不准再飼养这种动物。

我恢复健康以后去朝見国王，向他謝恩。他拿这件险事很开心地开了我一頓玩笑。他問我：我在猴子的爪子里有什么感想。我喜不喜欢它給我的东西；它喂我的样子我覺得怎样，房頂上的新鮮空气是不是很能开胃。他想知道：如果我在本国遭遇到这样一件事，我会怎么办。我告訴国王：欧洲不出产猴子，那儿有的都是从別处当好玩的东西运去的，而且我們的猴子很小，如果它們向我进攻，我一个人可以抵挡住十二只猴子。至于最近我碰到的那只可怕的畜生（它有一只象那么大），要不是我吓坏了，沒想到利用我的腰刀（我說到这里手按着刀柄，样子很可怕），当它把爪子伸进房里的时候，也許我会給它一下子，把它砍伤教它好好地把爪子縮回去，比伸进来的时候动作还快。我說的时候口气很坚决，就象有的人生怕別人不相信他有勇气似的。但是我这番話只引得全場大笑，侍从們在国王面前虽然应該毕恭毕敬，也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件事使我想到一个人住在什么

都比他强大、簡直和他无法比拟的人們中間，还一个劲兒地妄自尊大，眞是白費力气。我回国以后，在英国也时常看見象我那样妄自尊大的人。也有那些卑鄙的小人，旣沒有地位、人品，更沒有智慧、常識，竟敢自高自大，想跟王国內最伟大的人物相比。

每天我都供給宮廷中人許多笑料。虽然葛兰达克利赤格外爱我，但是有时我做了一点呆事，她以为可以討王后的喜欢，就跑去报告王后，显然她也是很狡猾的。有一次小姑娘身上不舒服，她的女教师就把她带到城外三十英里，要走一小时的地方去呼吸新鮮空气。她們在一条田間小径旁边下了馬車，葛兰达克利赤把我的旅行箱子放了下来，我就走出門去散步。小径上有一堆牛粪，我想跳过去显一下身手。我向前奔跑，不幸跳得太近，刚好跳在牛粪当中，一直陷到两膝。我狼狽地走了出来，渾身尽是牛粪，亏了一个跟班尽力用手帕替我揩了个干淨。我的保姆只好把我关在箱子里，一直到回家以后我才能出門。不久王后得到了报告，那跟班也把这件事在宮里传开了。一連几天我成了大家取笑的材料。

第六章

作者討好国王和王后的几种方法。他表現了他的音乐才能。国王詢問关于英国的情况。作者叙述了一番。国王的意見。

每星期我經常要在一两天早上去服侍国王。我常常看見理发师在給他剃鬍，初次看見这的确非常可怕，那把剃刀差不多有两把普通鐮刀那么长。按照本国的习俗，国王每星期只刮两次

脸。有一次，我說动理发师給了我一些肥皂水，我从里面拣出了四五十根最硬的髯子碴。我选了一块好木头，砍成梳子背的样子，又向葛兰达克利赤要了一根最小的針，在梳背上鑽了許多等距离的小孔。我巧妙地把髯子碴嵌在上面，又拿小刀把髯子碴的尖端削得尖尖的，就做成了一把很不錯的梳子。这很合乎我的需要，因为我自己的那把梳子齿都弄断了，已經不中用了。我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永远不会有任何技工能这样精巧，再替我照样作一把。

这事叫我想起了一件趣事。我在空閑的时候，在这上面花了不少工夫。我要求王后的女侍替我把王后梳头时落下的头发保存下来。过了不久我就积攒了好多。我和我的木匠朋友商量了一下，本来他是奉命来給我作点兒活的。我指导他做了两把和我箱子里那几把一般大小的椅架，又在我打算当做椅背、椅面的部分的周围用鑽子鑽了許多孔，我把选出来的最粗壮的头发穿在孔里，按照英国人做藤椅的办法編織起来。椅子做好了，我就献給王后当作礼物。她把椅子藏在她房間里，經常拿出来象古董一样給别人看，的确，看見这东西的人們都十分惊奇。王后要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却坚决拒絕了，坚持說自己情愿死一千次也不敢把身体上最不敬的一部分放在珍貴的、原来在王后头上长着的头发上。因为我很有机械才能，就又把这些头发編成了一只大約有五英尺长的錢包，用金綫把王后的名字織了上去。得到王后的同意，我把这只錢袋送給了葛兰达克利赤。老实說，这只錢袋只能供观賞而并不实用，它經不起大一点的錢币的重量，所以她沒敢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只把一些小姑娘們喜欢的小玩具放在里面。

国王非常喜欢音乐，常常在宫里开音乐会，有时也把我带

去，把我的箱子放在桌上讓我听他們演奏；可是鬧轟轟的声响太大了，我簡直分辨不出音乐的調子。我相信皇家陆軍的全部鼓号在你耳边吹打起来，也不能和这比拟。我的办法是把我的箱子搬开，离演奏者的地位尽可能远一些，然后关閉門窗，放下窗帘。这样，我才觉得他們的音乐也并不难听。

我年輕的时候曾学会弹几下鍵琴，葛兰达克利赤房里有一张琴，而且一位教师每礼拜来教她两次。我把那琴叫做鍵琴，因为那琴和这种乐器相象，弹奏法也一样。我忽然想到，打算在这乐器上演奏一个英国調子給国王、王后消遣。但是这似乎极其困难，那鍵琴差不多有六十英尺长，每个鍵盘也几乎有一英尺寬，所以就是我伸长两臂也还够不到五个鍵盘，把鍵盘按下去也要好好用拳头敲一下，这未免太費力气，而且也沒有什么用处。后来我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我准备了两根和普通棍棒差不多粗細的圓棍。两根棍子都是一头粗一头細，我把粗的一头用老鼠皮裹好，这样打琴鍵的时候，一则不致打坏鍵盘表面，也不致于妨害音乐。一张凳子放在鍵琴前面，比鍵盘約低四英尺的样子。他們把我放在凳子上。我就在上面斜着身子来回跑着，一会兒这边，一会兒那边，尽快地拿两根棍子敲打着应該敲的鍵盘，設法演奏出一曲快舞曲。国王、王后听了都非常滿意。不过的确这算得上是我生平所从事的最剧烈的运动了。然而我还是只能連打十六个鍵盘，所以就不能象别的艺术家一样同时奏出低音和最高音，这对我的表演是很不利的。

我以前也說过，国王是一位很有識見的君王。他常常吩咐把我連木箱一块拿到他臥室里去放在桌上。他命令我从箱子里搬出一把椅子，要我坐在木箱頂上离边三碼的地方，这样我就和他的脸差不多一般高了。我和他談过几次話都是这样談的。有

一天我冒昧地对国王説：他对于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藐視，似乎不能和他的超人智力相称。虽然躯干碩大无朋，智力却未必相称。在我們的国家里，大家都以为最高大的人最缺乏才智；同样，在动物界中，蜜蜂、螞蚁的勤劳、技能、才智的声名远远超过許多大动物。虽然在他眼中我是十分无足輕重的，我却希望我能为陛下建立一点非常之功。国王聚精会神地听我說話，漸漸对我发生前所未有的好感。他希望我能就我所知最翔实地把英国政府的情形向他报告一下。因为虽然君王們大都喜欢自己的制度（根据我几次談話，他猜想到其他的君王是这样的），他却喜欢听听到底可有什么可以效法的。

可敬的讀者，你們替我想一下，那时我是如何渴望自己有德謨西尼斯① 或者西塞罗② 的辯才，讓我能够用最适当的言詞描述一下我国的丰功伟績，国泰民安，借以称頌我的可爱的祖国。

我一开始就告訴国王，我国領土包括两大海島，三大王国統归一位君王治理，此外在美洲我們还有殖民地。我又說了半天我們土地怎样肥沃，气候怎样溫和。接着我又談到英国議会的組織，議会的一部分由貴族組成，称为上議院；議員的血統都是极为高貴的，他們世袭最古老的、最富足的产业。我又談到他們在学术、軍事方面受过特殊的教育，使他們生来就有資格作国王及国家的顧問参議，参加国家的立法；就任再也沒有地方可以上訴的最高法庭的法官，使他們都具有勇敢、方正、忠誠的品格，时时准备作捍卫国家、君王的战士。他們是帝国的光荣和栋梁，是他們令德声聞的祖先的最可貴的后代，他們先人的荣耀是德行的报酬，后人的德行也从来沒有听説过有败坏的情形。除了貴

---

① 德謨西尼斯（紀元前384—紀元前322）是古希腊的一个政治家，演說家。

② 西塞罗（紀元前106—紀元前43）是罗馬的一个政治家，演說家。

族以外，上議院中还有一部分議員是教士。他們享有主教的尊号，他們的专责是管理宗教事务和向人民宣教的教士。这些人都是君王和聪明的参政大臣們从全国牧师中，从生活最圣洁，学識最渊博的教士中选拔出来的，他們确乎也称得起是教士們和人民的精神領袖。

議会的另一部分称为下議院。議員都是重要的紳士先生，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因为他們有卓越的才能和热切的爱国心，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智慧。这两院人士組成了欧洲最严正的議会，法律制度都是由他們和君王一起制定的。

我又說到法庭，法官們都是最可敬的賢明而通晓法律的人士。他們主持审判人民的权利和財产的糾紛，同时也懲罰罪恶，保障无辜。我也談到我国严密的財政管理制度，海陆軍的武勇和成就。我先估計每一个教会或者每一个政党大概拥有几百万人口，然后統計出我国人口的总数。我甚至沒有忘記提到我們的运动和游戏，以及其他瑣屑的事情，只要我認为足以为国争光，我都沒有遺漏。最后我还把英国近百年来的大事，簡略地作了一番历史的叙述。

我被召見了五次才把这許多事情說完，每次都花了几个鐘头。国王也很用心地听完了全部，并且常常笔記我所說的話，还把他要問的問題写了下来。

我作了这几次长篇談話告一段落以后，国王在第六次召見我的时候，一面检查笔記，对每項事情都提出了許多疑点、問題和不同的意見。他問我們用什么方法来培养青年貴族的身心？在他們的早年也就是最可教育的时期，一般作些什么事情？如果有一家貴族絕了嗣，却用什么方法来补充議会里的缺額？新封的貴族必須具有什么資格和条件？是不是君王一时的高兴，对

宫廷贵妇或者首相的一笔贿赂，或者违反公众利益加强一党的势力的阴謀都能够左右这种爵位的升迁？这些新貴对于本国法律要具备一些什么知識呢？他們怎样取得这些知識，到底他們怎样来裁判他們的同胞的財产糾紛呢？难道他們从不貪婪、偏私、奢侈，因此他們就不受賄賂，不会有什么阴謀詭計嗎？我提到的那些圣教士是不是都因为他們对于宗教有渊博的知識，生活特别圣洁，才被提升到这样崇高的地位呢？当他們还是普通教士的时候，他們就不会不迎合时代嗎？就不曾做过貴族屬下的卑賤无行的牧师，而被选进議会以后，他們就不对貴族的意志百依百順了嗎？

国王还要知道：用什么办法来选举我所提到的那些下議員？一个外来戶，如果錢包富足，是不是就可以运动村俗选民投他的票，而不选举自己的地主和邻近最著名的紳士？我也承認这是一件旣麻煩又費錢的事，旣无薪金又无年俸，而往往有人因此傾家蕩产，但是大家为什么都这样渴望进入这个議会呢？看来大家对于道德和公众利益都表現了极为崇高的热誠，但是国王却怀疑这会不会是完全出于至誠？同时他也想知道这些热心的紳士們会不会牺牲公众利益，来迎合一位軟弱、邪恶的君王和腐化的內閣的意志，使他們付出的金錢和精力得到补偿？他又問了許多問題。他把脑子里想到的問題都拿来細細地考問我，提出了无数的疑問和异議，我想如果把他說的話全部复述一遍，未免太不愼重，而且也不大方便。

关于我談到的我国的法庭的情形，国王也想知道几点；在这一方面我比較能够胜任愉快，因为从前我在衡平法裁判厅打过很久的官司，花了不少錢才得到判决，也几乎弄得我傾家蕩产。他問我：判定一件案情的是非要花多少时間，花多少錢？如果案

情显然是不公平的、与人为难的、欺压人的，律师辩护士們是不是有答辩的自由？教派和政党会不会影响执法的公平？那些为人辩护的律师是否受过教育，对于衡平法有沒有一般的知識，是不是他們只知道一省的、一国的、或者其他地方性的习慣？律师和法官旣然能任意解释或歪曲法律，他們是否参加法律的起草？他們是否有时为一桩案件辩白，有时又反駁这桩案件，同时还援引判例去証实反面的意見？律师这一帮人是富有的，还是貧穷的？他們为人辩护，发表意見，是否接受金錢报酬？特别是他們能不能被选为下院議員？

其次他又詢問我国財政管理的情形。他說：他認为我的記性不大好，因为我估計我国的稅收，每年不过五、六百万，可是我提到的各項支出，他发現有时超支一倍有余；关于这点他的笔記非常仔細，他告訴我，他希望知道我們的措施，因为这对他也許有些用处；他在筹划的时候，才不会被人欺蒙。不过如果我告訴他的是眞話，他仍然有些莫名其妙，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王国，也和私人一样，能够超額支出。他問我：我們的債权人是些什么人；我們向那里去弄錢来还債？他听到我談起那些費用浩大的战爭很覚詫异；我們一定是善于爭吵的民族，不然我們的四邻都不是善类，并且我們的将軍們一定比我們的国王还来得闊气。他問：除开为了貿易、条約、以及保卫海岸的艦队，我們和自己島国以外的地方还有什么交涉？特别是听到我說起，在和平时期自由人民中間，还設置什么招募来的常备軍，他对这点特别感到惊奇。他說：旣然按照大家的公意选出代表来执政，他想不出我們还怕誰，还要和誰作战；他要听取我的意見：一个人的家庭由他自己或者由他自己的兒女家人来保护，是不是强似胡乱在街头出很少的薪餉雇六七个流氓来保护，这些流氓去杀人行劫也許比当

兵賺錢多一百倍呢？

他笑話我那种离奇的算术（他是这样說的），我竟拿我們各教派、各政党所有的人数加起来来估計我国人口。他說：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强迫那些对大众怀有恶意的人改变他們的意見，而不讓他們把意見隐藏起来。一个政府要强迫人改变意見是专制，但做不到讓人隐藏起自己的恶意却是軟弱。因为尽可以允許一个人在家里私藏毒藥，却决不能讓他們拿毒藥当强心剂出售。

他又說，我談到貴族紳士們的娛乐的时候曾提到賭博；他想知道，他們大致在多大年紀才开始玩这种賭博游戏，一直玩到什么时候才住手。玩这种游戏要費他們多少时間；賭注是不是很大，会不会危及他們的財产。下流、心术坏的人会不会因为賭术高超而变成巨富；会不会因此左右我們貴族老爷的意志，甚至使他們堕落得和坏人混在一起，完全丧失了智力；会不会使他在賭輸之后也去学这种下流伎俩，並在别人身上施展。

他对于我所告訴他的近百年来我国的大事記感到十分惊异。他很不以为然地說，这些大事只不过是一大堆阴謀、反叛、暗杀、屠戮、革命和流放。这都是貪婪、党爭、伪善、无信、残暴、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大的恶果。

我在另一次被召見的时候，国王又不憚煩地把我所說的一切又扼要地重述了一遍，把他所提出的問題和我的回答比較一番。接着他把我擎在手中，輕輕撫摸着我，說了一番話。我永远不会忘記他这番話和他說話的态度："我的小朋友'格立錐格'，你对你的祖国說了一篇极其堂皇的頌詞。你已經清楚地証明了无知、懶惰、罪恶行为是对立法者的全部要求；只有那些有本領歪曲、混淆、逃避法律而从中取利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說明和应

用法律。我想你們原来的一些規章制度或許还过得去，但是其中有一半消失了，其余的也全被腐敗的政治所沾污、抹杀了。就你所說的看来似乎在你們那里取得任何的职位都不需要什么德行。那么，人們以厚德篤行而得到高爵的情事就更少了。同样地，教士升迁并不因为他虔誠、博学；軍人晋級也不以他处事有才、勇敢可欽；法官也并不是因为他們廉洁无私，参議員也并不是因为他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并不是因为他們多智而得到升迁。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說，"你过了大半輩子旅行生涯，我很盼望你至今为止尚未沾染上你的国家中的許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和我費了好大劲才从你那里挤出来的回答看来，我只能得到这样的結論：你的同胞中大多数人都屬于自然界中爬行地面的可憎的小毒虫中最有害的一类。"

第 七 章

作者热爱祖国。他提出一項对国王极为有利的建議，竟遭到拒絕。国王对于政治一无所知。这个国家的学术很不完善，而且范圍狭仄。他們的法律、軍事和国內政党的情况。

因为我热爱眞理，所以就不能不把我的故事的这一部分毫不隐瞞地写下来。当时即使我表示憤慨也是枉然，因为表示憤慨往往更会令人发笑。所以我只好耐着性子，听憑别人对自己高貴的、最可爱的祖国进行莫大的侮辱。我感到非常痛苦，在这样的場合下无論哪一位讀者也会感到痛苦。这一位君王偏偏又那

样好奇，对于每一件事情总是問长問短，如果我不尽量予以答复使他滿意，那就是感恩不报，或者有失礼貌。不过我还可以替自己辯白一下，我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許多問題，而我对于每一个問題的回答严格地說比事实都要好多少倍。因为我对于自己的祖国总是有所偏袒的。这是值得称贊的一种美德。哈立卡那修斯的狄昂尼修斯[①]劝告历史家应該具有这种美德，是很有道理的。我决心掩飾祖国在政治方面的缺陷，而竭力宣揚她的长处和美德。在和这位伟大的国王的許多次談話中，我曾尽最大的努力作到这点，但是不幸竟沒有成功。

但是我們应該多多原諒这位君王，因为他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完全隔离，所以他对于其他国家最普通的人情风俗必然一无所知，由于这种无知所以才产生出許多偏見和狹隘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在我国以及欧洲的文明国家却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把住在这样辽远的地方的君王的善恶观念，当作全人类的标准，当然是很难使人接受的。

为了証实我的話，同时进一步說明狹隘的教育会产生怎样悲惨的結果，我要在这兒添上一段令人几乎难以相信的叙述。为了得到国王更大的宠幸，我告訴他：三四百年以前发明了一种調装粉末的方法。星星之火落在一堆粉末上，哪怕这堆粉末高得象座山，也会馬上整个燃烧起来，烈焰騰空，声响和震动比打雷还厉害。按照管子的大小，把一定分量的粉末装在一根銅管或者鉄管里，就可以射出一顆鉄弹或者鉛弹，那股力量来得又猛又快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住。用这种方法射出去的最大的弹丸，不但可以一下子消灭一支軍队，还能够把最坚固的城墙轟成平

① 狄昂尼修斯（紀元前54—紀元前7）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家。

地，把載着一千名兵士的船只击沉在海底。如果这些艦只是用鉄鏈連在一起的，弹丸射出去就会打断桅杆和船索，把几千人的身体炸成两半截，把一切消灭干凈。我們时常把这种粉末装在空心的大鉄球里，用一种机器把鉄球射进我們正在圍攻的一座城池，准可以把道路炸毁，把房屋炸成粉碎，碎片四处紛飞，在附近行走的人民都会脑浆迸裂。我很知道这种粉末的成分，那都是一些既便宜又普通的东西。我也知道配制的方法，并且可以指导他的工人制造一些和陛下国内的事物大小相称的炮管，最长的不超过一百英尺。只要有二、三十根这样的炮管就可以在几小时內摧毁王国領疆內的最坚固的城垣，如果京城的人民胆敢违抗陛下的命令，也可以把整个京城毁灭。我謹将这种策略献給国王陛下，表示一点小意思，来报答我多次受到的恩典和庇护。

国王听到我談論这种可怕的机器和我提出的建議却大为震惊。他很惊异象我这样一个卑鄙无能的昆虫（借用他的說法）竟能有这样不人道的想法，談起来还随随便便，似乎对于我所描写的那种杀人机器所造成的最普通的結果，流血破坏的情景全然无动于衷。他又說：最先发明这种武器的人一定是魔鬼之流，人类公敌。他坚决地說，虽然再沒有比学术上的或者自然界的新发現能更使他感到愉快，但是他却宁願抛却半壁河山也不想与聞这种秘密。他命令我，如果我还想保住我的性命，就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了。

死板的教条和短浅的眼光竟会产生这样奇怪的結果！这位君王具有种种令人尊敬、爱戴和敬仰的品質：他具有卓越的才能，无穷的智慧，高深的学問，治理国家的雄才，他受到人民的拥戴；只因为他有一种毫无必要的顧忌，竟讓已經到手的机会輕輕失去，这真是我們欧洲人想不到的。如果他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

有資格成为他屬下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产的絕对主宰。我这样說并絲毫不想降低这位卓越的君王的若干美德。我很清楚，只因为这一点，一位英国讀者免不了会小看这位君王的品德。我認为他們有这种缺陷是由于无知。他們至今还不曉得象欧洲那些精明的才子們一样把政治发展成一門科学。因为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和国王談話时偶而提到：我們曾經写过几千本关于政府这門学問的書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反而叫他輕視我們的智慧。他說他憎恶、而且鄙夷一切矫揉造作、阴謀詭計，不管这是出于一位君王还是一位大臣。因为他既沒有仇敌又沒有敌国，所以他不明白我說的国家机密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他看来，治理国家的知識的范围很小，那不外乎常識和理智，公理和仁慈，从速判决民、刑案件以及一些其他不值一提的簡单事项。他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見：誰要能使本来只出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誰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对国家的貢献就更大。

这个民族的学术十分貧乏，仅仅有倫理、历史、詩歌和数学等几个部門，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在这几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他們的数学完全应用在有益人生的事情上，应用在改良农业和一切机械技术上，所以在我們看来，这是不足称道的。至于什么观念、本体、抽象、先驗，我却永远无法把这些概念灌輸进他們的头脑。

他們一共有廿二个字母。在他們的法律中，沒有一条条文的詞数超过他們字母的数目。实际上也只有几条法律有这么长。他們的法律都是用最簡单明白的文字写成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沒有那样机灵能在条文上找出一种以上的解釋；同时对于任何法律条文枉加解釋都要判处死刑。至于民事訴訟的判决或者

刑事审判的程序，他們的判例也都很少，所以无論在民事、刑事訴訟中他們都沒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可夸耀。

他們記不清从什么时代起，就和中国人一样有了印刷术。可是他們的图書館却并不很大。大家都認为皇家图書館是最大的一所了，藏書一共不到一千卷，都陈列在一間一千二百英尺长的陈列室里。我可以在那兒自由借閱我所喜欢的書籍。王后的細木匠在葛兰达克利赤的一間房間里設法安装了一架二十五英尺高的木机械，形式很象一架立梯，每一层梯板有五十英尺长。这实际上是一架可以移动的梯子，梯子的腿离开墙壁有十英尺。我把要看的書靠在墙壁上。我先爬到梯子的最高层上去，脸对着書，从一頁書的頂端开始，按照書上一行行的长度，左右走动大約八步到十步，一直到我的視綫不能再低了，就逐漸一层层地降下来，一直退到底层。接着我又爬上去，再用同样的方法讀完第二頁，接着我就翻开另一张。我可以用两手很容易地翻过一张又一张，因为書頁象硬紙板一样又厚又硬，最大的对开本書籍的書頁长短也沒有超过十八到二十英尺的。

他們的文章风格清丽、雄健、流暢，但是并不华丽，因为他們最忌堆砌不必要的詞藻，最忌使用多样的表現方法。他們的書我讀了不少，特别是关于历史和道德方面的書籍。在其他的書籍中，我最喜欢閱讀老是摆在葛兰达克利赤臥房中的那一册小本书籍。这本書是她的女教师的。这位老成持重的太太喜欢閱讀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著作。这本書专門論述人类的弱点，除了妇女和世俗人喜欢讀以外，并不受到重視。不过我却很想知道这个国家的一位作家关于这个題目能有什么样的議論。这位作家論述了欧洲道德学家所常論述的一切主題，指出人本来是一个多么渺小、卑鄙无能的动物；对于险恶的天气和凶猛的野兽毫

无抵抗能力；其他的动物，有的在气力方面，有的在速度方面，有的在視力方面，有的在勤劳方面，都远远超过人类。他又說：在世界上一切都在走下坡路的近代，自然也退化了。跟古时候的人类比起来，現在自然只能降生矮小的、不足月的产兒。他說：不但原始的人种比現在大得多，而且从前确有巨人存在，他認为这种想法是很合理的；因为不但历史上和传說里都有記載，而且在王国各地偶然发掘出来的碩大骨胳和骷髏都足以証明原始的人类远远超过当代的瘦小的人类。他認为：自然的規律絕对要求我們人类当初长得更为长大，更为强壮，那么屋上落下一片瓦，孩子弄一块石子，或者失足掉在小河里，这样的小事故就不至于把我們弄死。按照这种推論，这部書的作者提出了几条对人生处世有用处的道德法則，在这里就不必加以引述了。至于我呢，心里却不由不这样想，这种講道德的才能怎么这样普遍，其实与其說这是善于談論道德，倒不如說这只是因为我們和自然发生爭吵，发发牢騷，口出怨言罢了。經过严密的調查研究，我相信他們跟自然之間的爭吵，也和我們的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

至于他們的軍事，他們夸耀国王的陆軍有步兵十七万六千名，騎兵三万二千名。管他們叫作陆軍也很勉强，实际上这支軍队是由各城市的商民和乡下农民組成的，指揮官由貴族和乡紳来担任。他們不領薪餉，也不受賞賜。他們操演得非常熟練，紀律也很好，不过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优点。既然每一个农民都听自己的地主指揮，每一个市民都由本城的領袖統率，这些領袖又都是按照威尼斯① 城的規矩投票选出的，他們怎么会

---

① 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

违反紀律呢？

我常常看到劳不魯格魯京城的民兵整队开拔到城郊附近的一片面积二十平方英里的广場上去操演。总人数不会超过二万五千名步兵和六千名騎兵。但是我沒有方法計算出确实数目来，因为他們占的地盘太大。一名騎在大战馬上的騎兵大約有一百英尺高。我看見过一队騎兵，在一声号令之下，同时抽出他們的腰刀在空中揮舞着。我簡直不能想象出用什么方法来描画这样壮丽堂皇、惊心动魄的一幕！看来就象万道閃电同时在天空里从四面八方一齐耀射。

我倒覺得很奇怪，旣然任何外国和这个国家是无路可通的，这位君王怎么会想到陆軍这回事，并且教导人民实行軍事訓練呢。但是不久以后我就从談話中和閱讀历史时知道了这里面的道理。原来几个世代以来，他們也犯了全人类的通病：貴族爭权夺势，人民爭取自由，君王却要求絕对专制。这种种斗爭虽然受到王国法律制裁，但是有时三个方面中間就会有一个出来破坏法律，因此釀成內战已經不止一次。最近一次的內战幸而被当今国王的祖父平定了。于是三方面訂了一項公約。大家一致同意今后設置民兵团，严格执行它的职責。

第 八 章

国王和王后巡幸边境。作者随侍。他离开这个国家的詳情。他回到了英国。

我心里老有一股强烈的感情，希望有一天会恢复自由，虽然我想不出用什么方法，也提不出一个計划来实现这个願望。我坐

的那艘船据說是第一艘漂到这一带海岸附近的船。国王也下过严令,假如再发現这样的一艘船,一定要把它俘虏到岸上,把水手和旅客全部装进囚車运到劳不魯格魯。他一心要給我找一个身材相当的女人,借她来为我传种接代。但是我心里想,我宁死也不願蒙受这样的耻辱,象馴順的金絲雀一样留下一些后代,讓别人关在籠子里养着玩,也許过上些时候,还会当作稀奇的玩意兒卖給王国各地的貴人。我的确很受优待。我是伟大的国王和王后的宠臣,全朝廷都喜欢的人,但是我所处的地位却有損人类的尊严,我永远忘不了撇在身后的妻子兒女。我要求跟可以平等交談的人們生活在一起;在街上和田地里走路,用不着害怕自己会象青蛙或小狗一样被人踩死。但是我却早得出乎意料地获救,而脫险的情况也很不平常。我要把全部事情的詳細經过老老实实地叙述出来。

我在这个国家已經呆了两年。大概在第三个年头开始的时候,葛兰达克利赤和我陪同国王和王后到王国的南海岸去巡幸。我同往常一样住在旅行箱里;我早已描写过,这是一个十二英尺寬的、很舒适的房間。我要他們給我預备一张吊床,用絲繩把它系在房頂的四角,有时我喜欢讓僕人把我放在他面前的馬背上带着走路,这样可以減輕顚簸。在旅途中,我也常常睡在吊床上面。我吩咐細木匠,在我那小屋的頂上,正对着吊床中間的地方,开一个一英尺見方的天窗,讓我在热天睡覚的时候也好透透空气。窗口有一块木板,順着一条槽能够前后拉动,这样我就随时可以把天窗关上。

旅行結束以后,国王覚得最好还是到弗兰夫拉斯尼克附近的行宮去住上几天,弗兰夫拉斯尼克是离开海边不到十八英里的一座城市。葛兰达克利赤和我都很疲倦了。我虽然有一点受

凉，可是那可怜的小姑娘却病得連門都出不去。我很想望一望大海，要是有什么机会，这是我唯一可以逃生的地方。我假装病得很重，要求带一位僕人到海边去呼吸新鮮空气。我非常喜欢这位僕人，有时他們也把我托付給他。我永远忘不了葛兰达克利赤是多么勉强才答应了的，也永远忘不了她对僕人一再地嘱咐要小心照管我，当时她淌了那么多眼泪，就好象她多少已經預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样。僕人提着我的箱子走出了行宫大約有半个鐘头，带我向海边的岩石走去。我吩咐他把我放下来，我把一扇窗戶推上去，惆悵地、忧郁地向大海望了几眼。我感觉不大舒服，就跟僕人說我想在吊床上打一个盹兒，希望这样对我的身体会有好处。我上了吊床，僕人怕我受凉就把窗戶关紧。一会兒我就睡着了，我只能猜測：当我睡着的时候，那僕人以为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就到岩石中間去寻找鳥蛋去了；在先我也曾从窗口看見他在四处寻找，而且在岩石縫里撿到了一两个鳥蛋。就算是这样吧，我却忽然惊醒，感觉箱子頂上的鉄环被人猛扯了一下，那个鉄环原是为了携带方便装置上去的，我觉得我的箱子被人高高地举在空中，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带往前方。开头那一下震动几乎把我掀下吊床来，不过后来就很平稳了。我尽量提高嗓門兒叫了几声，可是毫无用处。我从窗戶望出去，除了云彩和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見。我听見就在头頂上有一种象是搧翅膀的声音，这才发現了我当时倒楣的处境。原来有一只鷹叼住了箱子上的鉄环，打算象对付縮在壳里的烏龟一样，把箱子往岩石上面丢下去，然后再啄出我的尸体，把我吃掉。这种鳥非常机伶，嗅觉也很銳敏，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偵察到它猎取的对象，即使它們躲在比我在两英寸厚的木板里还严实的地方，也是无用。

过了一会兒，我觉得搧翅膀的声音越来越大了，箱子搖搖晃

晃的就象刮风天气的路标牌一样。我听到几下碰撞的声音，我想是那只鹰受到了袭击（我相信用嘴衔住我那箱子上的鉄环的一定是一只鹰），接着，我忽然覚得自己直往下掉，这样过了一分多鐘，但是降落的速度快得难以令人相信，几乎使我呼吸不上来了。嘎拉一声响的可怕，我停止了降落，听起来那声音比尼加拉[①]大瀑布还来得响。接着又足足有一分鐘，我眼前黑暗起来，然后箱子又重新漂起，使我从箱顶的窗戶里望見了光亮。我这才发現自己是掉在海里了。箱子浮在水面上，由于我的体重和箱里盛的东西，还有为了使箱子牢固在箱盖四角和箱底上釘上去的厚鉄板的重量，它浸在水里大約有五英尺。当时我認为，現在也还是这样認为，大概有两三只鹰也想分到一份活点心，就去追赶那只銜着箱子飞的鹰，它为了自卫和那两三只鹰搏斗的时候，不得已才把我扔了。箱子底下釘的鉄板（是最坚固的一块），使箱子在落下的时候得以保持平衡，撞在水面上也沒有把箱子跌碎。箱子的接縫都嵌得很严实，門也不是用鉄合叶釘上去的，而和窗戶一样能够推上拉下，所以我这小屋关得很严实，一点水也沒有漏进来。因为缺乏空气，我差一点兒給悶死了。我就先大胆地拉开箱頂上那块透空气用的活板，这才非常吃力地从吊床上爬了下来。

这时候，我多么盼望能跟葛兰达克利赤在一起，我离开了她不过才一个鐘头啊！老实説，我自己虽然遇到了不幸，但是不由也替我那可怜的保姆伤心，她失去了我一定会感到痛苦，王后也許会生气，她这一輩子就完了。也許多数的旅行家还不曾遭遇过这样大的困难和痛苦，在这危险的时候，我随时都担心箱子会被

---

① 尼加拉大瀑布在美国靠近加拿大的边境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

撞碎，或者至少也会被暴风和巨浪打翻。只要窗玻璃上有一条裂口，馬上就会要了我的命。幸亏窗戶外面装着結实的鉄絲网，本来是用来防备在旅行中发生意外的，不然窗玻璃就难以保得住了。我发現水从几处裂縫滲了进来，尽管漏进来的水不多，我还是尽力把这些漏縫堵住。我沒有办法把箱子盖推开，要不然我一定会打开它，坐到箱子頂上去了，那我至少可以延长几小时的生命，比关在艙里要好的多。就算我在一两天內躲过了种种危险，但是除了飢寒交迫悲慘地死去以外，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我在这种情况下呆了四个鐘头，时时刻刻都以为可能要死，心里也眞希望能够死掉。

我早就告訴过讀者，箱子沒有开窗的一面，安装着两个結实的扣鼻，常常带我騎馬出去的僕人就从扣鼻里穿进一根皮带，把箱子綁在腰里。我正在发愁，忽然听到，至少我以为是听到了，在箱子安着扣鼻的那一面有一种軋軋的声音。过了一会兒我开始想象有什么东西在海里拖着箱子向前走；因为我时时感到一种拖曳的力量。被它激起的浪花几乎淹沒了窗頂，又把我陷在黑暗里。虽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却产生了一綫获救的希望。我冒险扭开了釘在地上的一把椅子的螺絲，把椅子对着刚才打开的天窗，又用螺絲把椅子固定在地上。我爬上了椅子，站起来拼命用嘴凑近窗口，用我懂得的各种語言高声呼救。我又把手帕綁在随身携带的手杖上，伸到天窗外面，在空中搖动了好几次，如果附近有船，水手們就会猜想到箱子里关着一个倒楣的人兒。

我发現我能做到的一切都沒有效果，但是分明覚得我的箱子在被拖着前进。过了一个鐘头，或者更久一些，箱子有扣鼻而沒有窗戶的那一面，撞在一个硬东西上了。我担心是一块礁石，

也感覚到顛簸得比以前更厉害。我清清楚楚地听到箱子盖上有什么声音，象是纜繩穿过鉄环那样軋軋地响。接着我覚得自己逐漸升高，至少比原先升高了三英尺。我又把手杖連手帕伸了出去，大声呼救，差点兒連嗓子都叫哑了。我的叫喊有了反应，我听到外面大叫了三声，这眞叫我欢喜欲狂，只有亲身体驗才会懂得这种快乐。我听到头頂上有脚步声，有人用英語对着窗口叫喊："下面有人嗎，快說話呀！"我回答說我是英国人，命运不好，遭遇了人类从来沒有遭遇过的大灾难；我說尽了好話，哀求他們从这个暗牢里把我救出来。上面的声音回答說：我很安全，因为我的箱子已經拴在他們的船上了；木匠馬上就来，在盖子上鋸一个大小可以把我拉出来的洞口。我回答說：这是不必要的，也太浪費时間。只要一个水手用手指头鈎住鉄环，把箱子从海里提到船上，放到船长室里去就行了。他們中間有几个人听到我这样胡說，以为我是个疯子；有的就大笑起来。我絕沒有想到在我周围的人全和我一样的身材，体力也差不多。木匠来了，只花了几分鐘的时間就鋸了一个四英尺見方的缺口。接着放下来一个小梯子，我爬了上去，这才被他們弄到船上。我的身体衰弱极了。

水手們都非常惊奇，問了我上千的問題，我却沒有心思回答。我看見这么多矮子，同样也非常吃惊，因为我的眼睛看慣了我才离开不久的巨人，所以我把他們都看成是矮人了。但是船长托馬斯·威尔柯克斯先生是一个誠实、可敬的施罗普州①人。他看見我快要暈倒了，就把我带到他的艙里去，給我吃了一种强心藥使我安定，又讓我睡在他的床上，劝我休息一会兒，这也正是我最需要的。在睡着以前，我告訴他：我的箱子里有几件

---

① 施罗普州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州。

貴重的家具，丢了未免可惜，那里面有一张漂亮的吊床、一张好看的行軍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柜橱。我那个小房間四壁都挂着，也可以說是垫着綢緞和棉花。如果他吩咐水手把那箱子拿进艙来，我可以当面打开，把我的东西拿出来給他看。船长听見我在說胡話，也断定我发了疯。不过（我想他当时是要使我安定下来），他答应按照我的要求吩咐他們去作这件事。他走到甲板上去，派了几个人到我的小屋里，把我的东西全部搬上来，并且把墙上的垫褥也扯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們作了这些事）；但是椅子、柜橱和床都是用螺絲釘在地板上的，那些水手不知道这个，硬扯了起来，所以全搞坏了。他們又敲下了几块木板来，拿到船上来用。他們把想要的东西都拿完了以后，就把空箱子丢在海里，因为箱底和四壁全是裂縫，馬上就沉底了。我很高兴沒有亲眼看見他們的破坏行动；我相信那一定会使我感触万端，一件件往事会涌上心头，而这些事我却宁願忘掉。

我睡了几个鐘头，但是总睡不安宁，不断梦到我离开的那个地方和我已經躲避过了的危险境遇。不过，一覺醒来，我覺得精力大为恢复。这时大概是晚上八点鐘光景，船长以为我餓得太久了，馬上就吩咐給我开晚飯。他很和藹地招待我，覺得我的态度并不粗野，說話也有条有理。房間里只剩下我們两人的时候，他要我把我的旅行經过告訴他，我住在那个大得惊人的木箱子里漂流海上到底是什么緣故。他說：在中午十二点鐘左右，他正拿着望远鏡了望，在远处发現了那东西，还以为是一艘帆船，它离开他們的航綫不远，他很想赶上前去，因为船上存的餅干已經快吃完了，他很希望能买到一些。可是船向前駛近一点以后，才发現他弄錯了，他就派人坐了小艇去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水手們回来都十分惊怕，发誓說他們发現了一座漂流着的房屋。他

大笑起来，以为他們胡說，就亲自坐小艇去看，并且吩咐水手随身带上一根結实的纜繩，当时风平浪靜，他繞着箱子划了几圈，看見了箱子上的窗戶和护窗的鉄絲网，又发現一面是一整块木板，沒有透光的地方，上面却有两个扣鼻，他就吩咐水手划到这一面去，把纜繩拴住一个扣鼻，又命令水手把我的柜子（他是这样說的）向大船拖去。拖到船边以后，他命令再拿一根纜繩拴在箱頂的鉄环上，利用滑車把我的箱子举起来，可是全体水手一齐动手还抬不起，只抬高了两、三英尺。他說，他們看見我把手杖和手帕从洞里伸出来，就断定一定有什么不幸的人被关在里面了。我問他最先发現我的时候，他和水手們可曾看見天上有沒有几只大鳥。他回答說，我睡觉的时候，他和水手們还在談論这件事，有一个水手說他看見三只鷹向北方飞去，不过他却沒有說比普通的鷹大。我想那一定是因为它們飞得太高的緣故。他当时也猜不透为什么我会提出这样的問題。我又問船长，他估計我們离开陆地有多远。他說，根据他所能作出的最精确的估計，至少有一百里格。我告訴他，他几乎多算了一半路程，因为我掉到海里的时候，离开我来的那个地方还不到两个鐘头。他听我这样說，又以为我神經錯乱了。他暗示了一下，劝我到給我預备好的房艙里睡觉去。我告訴他，他招待我招待得这样好又跟我作伴，我早就恢复过来了，我跟平时一样，精神很正常。他这时却严肃起来，說要不客气地問我，是不是我犯了什么大罪，所以受到了哪一国君王的处分，他們把我丢在柜子里面，就象其他国家的重罪犯那样，被放在沒有粮食的破船上，赶到海外去。他虽然懊惱搭救了一个坏人到船上来，不过还是說話算話，等到了第一个港口就送我平安上岸。他又說，我最初对水手們胡說八道，后来又对他講了一些关于小房子或者柜子的胡話，加上我在吃晚

飯的时候样子、举动都很奇怪，他觉得越来越可疑了。

我請求他耐心听我說一說我的經历。我就把我最后一次离开英国直到他发現我的时候为止的經过，老老实实地說了一遍。事实总能够說服懂道理的人，这位誠实可敬的先生有几分学問，头脑也很清楚，所以馬上就相信我說的是眞話。但是，为了証实我的話，就請他叫人把我的柜櫥拿进来，柜櫥的鑰匙还在我的衣袋里（他已經把水手們怎样处理小房子的情形告訴了我）。我当着他的面打开了柜櫥，把我在那个国家里收集到的一点点珍貴物品拿出来給他看，說来奇怪，我居然能够从那个国家被人救了出来。这里面有我用国王的鬍子碴兒作的一把梳子，还有一把也是用同样材料作的，不过装在王后剪下来的拇指指甲上——我拿它来当作梳子背；一些一英尺到半碼长的縫衣針和别針；四根黃蜂刺，就象細木匠用的平头針一样；几根王后梳落下来的头发；一个金戒指，是有一天王后格外加恩賜給我的礼物，她从小指头上取了下来，套在我的头上，就象一只項圈一样。为了报答船长对我的优待，我請求他接受这个戒指，他却坚决拒絕了。我又拿出我亲手从一位侍从女官的脚趾上割下来的一块鷄眼。它有一个肯特州① 出产的苹果那么大，也非常坚硬，我回到英国把它挖成了一只酒杯，并且用白銀把它鑲了起来。最后，我又請他看我在那兒穿的紧身褲，那是用一只老鼠的皮作成的。

我无論送給他什么他都不接受。我拿出一个僕人的牙齿給他看，他十分好奇地仔細端詳，我覺得他非常喜欢，就送給了他。他千恩万謝地接了，这样一件小礼物本来用不到这样道謝的，那是一位拙笨的牙医生从葛兰达克利赤的一位害牙疼的僕人嘴里

① 肯特州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州。

拔下来的，事实上是拔錯了，这顆牙齿和他嘴里的其他牙齿一样是很健康的，我把它洗干净以后放在柜橱里了。它大約有一英尺高，直径四英寸。

船长听了我这一段簡单明了的叙述非常滿意。他說：他希望我回到英国以后，能够写一部書公开发表。我回答說：我認为我們的游記已經出版得太多了，沒有什么特别的內容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所以我很怀疑有些作家为了貪图名利，或者为了博得无知讀者的欢心，就会把眞实性丢在脑后。我的游記却不会象大多数游記那样，充滿关于奇怪的草、木、鳥、兽，或者未开化的民族的野蛮风俗、偶象崇拜等华而不实的描写。它只写一般事实，不記叙别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很感謝他的好意，并且答应他考虑写書的事。

他說，有一件事情他覺得很奇怪，就是我說話声音为什么这样大。他問我，是不是那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耳朵聋。我告訴他，两年多以来，我这样大声說話說慣了。我也很奇怪他和水手們說話就象是在打喳喳，可是我却听得很清楚。在那个国家里，我說話就象一个人站在街上，跟另一个人在教堂尖塔頂上伸着头談話一样。只有把我放在桌上，或者把我托在手上，說話声音才不必那么大。我告訴他，我也发現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刚上船的时候，水手們全围住我站着，我还以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过的最不足道的小人呢。眞的，我在那个国王的国土上的时候，两眼已經看慣了大东西，一照鏡子我就受不了，因为相形之下，实在使我自慚形穢。船长說，在我們一道吃飯的时候，他发現我看到任何东西都似乎有些惊奇，总好象忍不住要笑。他当时也莫名其妙，只好認为我有些神經失常。我回答說，他說得很对。我当时是覺得奇怪，菜盘只有三便士銀币那样大，一条猪腿不够

一口吃的，酒杯还不如一个胡桃壳大，这叫我怎样受得了。我还繼續說下去，用同样的方式把他其余的家用器具和食品都形容了一番。王后在我侍候她的时候尽管吩咐給我預备了一套小型的日用品，可是我一心只注意周围的大东西，对于自己的渺小却視而不見，就象人們对待自己的錯誤一样。船长很能領会我的这些挖苦話，也就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諺語来挖苦我，說他怀疑我的眼睛比我的肚子还大，因为我虽然餓了一天，他却发現我的胃口并不太好。他又开玩笑地說，他很願意出一百英鎊看看大鷹嘴上銜着我的箱子，再从高空中把它丢在海里的情景。那一定是一幕最惊心动魄的奇观，値得描写下来，传之后世；这跟法厄同①的故事显然可以媲美，所以他情不自禁地用了这个比喻，不过我却不大欣賞他这种牵强附会。

船长这次到了越南的东京，目前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他的船正向东北方向行駛，到达北緯四十四度、东經一百四十三度的地方。我上船两天以后，遇到了貿易风，我們就向南方行駛了很长一个时期，到达新荷兰的海岸时，我們航行的方向是西南偏西，一直到我們繞过了好望角才又轉向正南。我們的航行十分順利，我也就不把每天的航行日記轉載在这里費讀者的神了。船长曾把船駛进一两个港口，派小艇去采購食物、取淡水。但在我們到达唐兹港以前，我一直沒有下船。到达唐兹港的时間是一七〇六年六月三日，我脫险已經大約有九个月了。我要求把我的东西留下来作为乘船的費用，但是船长却坚决不收分文。我們依依告別，我还要他答应到瑞贅夫我的家里去看我。我还向船长借了五先令，雇一匹馬和一位向导回家。

---

① 法厄同是希腊神話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兒子。他得到父亲的許可，駕駛太阳車一天，但中途翻車，几乎使地球失火，后来他被大神宙斯用雷霆击死。

我在路上看見房屋、树木、牛羊騾馬、行人都很矮小，就以为自己是在利立浦特境內似的。我担心踩伤每一个我遇到的行人，老是大声叫喊，要他們讓路。因为我对人不講礼貌，所以有一两次，我差点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我打听了一陣，才找到了自己的家。一位僕人开了門，我弯着腰走了进去，象鵝进窝一样，因为我怕碰着头。我的妻子跑出来拥抱我，可是我弯下身去一直弯到她的膝下，認为如果不这样，她就无法够到我的嘴巴，我的女兒跪下来要我替她祝福，可是我长期以来已經习惯于站着仰头看六十英尺以上的高处，所以直到她站起来以后，我才看見她。接着我就跑上前去要用一只手拦腰把她提起来。我很瞧不起我的僕人和家里来的一两位客人，就好象他們是矮子，而我是巨人一样。我对妻子說，她持家太节省了，因为我发現她把自己和女兒都餓得不象样了。总而言之，我的举动令人莫名其妙，他們都跟船长初見到我的时候一样，認为我神經有些失常。我提到这件事，是为了証明习惯和偏見的力量是很大的。

过了不久，我和亲屬、朋友就互相有了正常的了解，可是我的妻子坚决主张我再也不能去航海了。但是我命中注定的不幸，她是沒有力量阻止的，到底怎样讀者以后就可以曉得。我的不幸的航行的第二部分就到此結束了。

第 三 卷

勒皮他、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錐、日本游記

情况不明地区



耐心角
圣雅各湾地区
弗拉斯
康帕尼斯
罗宾島
耶索
萨尔門湾
斯戴茨島
克莱纳尔
海峡
勒皮他
巴尔尼巴比
拉格多
公元1701年发現
朝鮮海
三田島
托比亚
四房
庭绍
京都
江户
日本
大阪
玩具港
红港
房州港
巴纳弗尔茨
翁崎勒基格島
东萨島
南島
番户島
拉格奈格
克兰梅格尼格
迪麦里斯海峡
葛兰古恩斯
特拉德拉格杜布
店島
达尔德
德西他島
格勒大錐
扇克拉
鉄木尔

第一章

作者第三次外出航海，为海盗劫走。一个心腸毒辣的荷兰人。他到达一座小島。他被接入勒皮他。

我到家还不到十天，載重三百吨的大商船“好望号”的船长，康渥尔州人威廉·魯宾孙就到我家来了。他从前是另一艘船的船长和四分之一的股东。我在他那艘船上当过外科医生，跟他一起到过利凡特。他待我簡直不象屬下的船員，总把我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他听說我回来了，就来拜訪我，当时我却以为他来訪問完全是出于友誼。老朋友們多年不見面了，互相訪問訪問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他时常来拜訪我，說他看見我身体健康感到非常高兴，又問我是不是就这样长久住下去了，两个月以后他打算到印度、印度支那、和馬来亚一带去航海。最后他虽然說了几句抱歉的話，但还是明白地提出要邀請我到他的船上去当外科医生。他說除了两名助手以外，我手下还有一位医生。我的薪水也比一般的多一倍。他很知道我对航海有丰富的知識，跟他不相上下，所以保証要采納我的意見，好象我也有指揮商船的权力似的。

他又說了許多客气話，我也知道他是个老实人，簡直无法拒絕他的邀請。虽然我过去有許多不幸的遭遇，但是象往常一样

渴望再到世界各处去观光观光。唯一的困难就是怎样說服我的太太。但是我終于取得了她的同意。她替她的兒女的前途着想也就答应我去了。

我們于一七〇六年八月五日动身，一七〇七年四月十一日到达圣乔治要塞①。我們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讓水手們休息一下，因为許多水手都病了。我們又从那里开往越南东京。因为船长要在那里买的許多种貨物都买不齐全，而在几个月內又不能把盘貨出清，所以他决意要在那兒耽擱一个时期。为了补償不可避免的負担，他买进了一艘单桅帆船，这是东京人平常到邻近島上去进行貿易用的船只。他在这艘船上装了几种貨物，又派上了十四名水手，其中有三位是当地人。他任命我充当船长，并且授权要我在两个月內自行交易。这期間，他自己就在东京料理一切。

我們航行不到三天，海上就起了大风暴。我們向东北方向漂流了五天，接着又轉向东方。此后天气晴明，不过从西方吹来的风仍旧相当猛烈。到了第十天，有两艘賊船在追赶我們，因为我們的单桅帆船負載重，速度慢，同时我們也沒有办法自卫，所以賊船不多一会兒就赶上了我們。

这两艘賊船上的人差不多同时上了我們的船。两个賊头率領着他們的部下气势汹汹地走了上来。可是他們看見我們都趴在甲板上（这是我下的命令），就用結实的繩子把我們捆綁起来了，只留下一个人看守，就都到船上搜括去了。

我发現他們中間有一个荷兰人。他虽然不是这两艘賊船上的头子，却似乎还有些势力。他从面貌推測知道我們是英国人，

---

① 圣乔治要塞是印度东南部的大城市馬德拉斯的旧名。

所以就用荷兰話向我們嘰哩呱啦地賭咒，說非把我們背对背地捆起来抛到海里去不可。我能講一口相当好的荷兰話，就告訴他我們是什么人，請求他看我們是基督教徒、新教徒，英、荷两国又是比邻盟邦的面上，向两位船长說說情，怜恤我們一点。这些話却惹起了他的怒火；他把威胁我們的話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回过头去和他的同伙十分激烈地說了半天。我猜他們大概說的是日本話，并且听到他們一再提到"基督徒"这个名詞。

两艘賊船中較大的一艘的賊头是一个日本人。他会說几句荷兰話，但是說得很不好。他走到我跟前来問了我几句，我就低声下气地回答。他說：他不会把我們处死的。我向船长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就对那荷兰人說，他眞叫我伤心，一位基督徒兄弟反倒不如一位异教徒来得仁慈。但是不久我就后悔为什么要講这几句傻話，因为这个存心不善的无賴几次想說服两位船长把我抛到海里（他們既然已經答应不把我弄死，当然就不会听他的話）。虽然他沒有达到目的，可是究竟占了上风。他們竟决定用一种比处死还要糟的刑罰来处分我。他們把我的部下分成两伙押到两艘賊船上去，我那艘单桅船另配备了新水手。至于我呢，他們决定把我放在一只有帆、有桨和四天的給养的小独木船上讓我随波漂流。那位日本船长对我非常寬厚，又从自己藏的食物中拿出了一些来，加倍賜給了我一些給养，并且不准任何人搜查我。我上了小舟，那荷兰人还站在甲板上，把荷兰話里所有的詛咒和謾罵都加在我的头上。

大約在发現賊船以前一点鐘，我測定过一次船位。我們的所在地是北緯四十六度东經一百八十三度。离开賊船相当远了以后，我用袖珍望远鏡了望，发現东南方有几座島。当时正是順风，我就挂起了帆，打算把船开到最近的一座島上去。大約过了

三小时我才到了那兒。那座島到处是岩石，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几个鳥蛋；我又找了一些石南草和干海藻来，就用火石取火烤熟了鳥蛋。我沒有吃别的东西只吃了两个鳥蛋当晚飯，因为我要尽量节約食粮。我在一块岩石的避风处过夜，身子下面鋪着石南草，睡得倒还舒服。

第二天我又向另一座島駛去，接着有时使帆，有时划桨，又駛到了第三、第四座島屿。但是，我不想把那困苦的情况仔細告訴讀者了。总之，在第五天上，我到了我能望見的最后一座島屿，那座島坐落在前面到过的島屿的南偏东的方向。

那座島竟远的出乎意料，差不多过了五小时，我才到达。我围繞着島差不多航行了一周才找到了一个适于登陆的地方。那是一个小港汊，大約有独木船的三倍寬。我发現島上到处巉岩，其間点綴着几丛青草和芬芳的药草。我拿出少量食粮吃了一点，这里四处都是岩石洞，我就把剩下的藏在洞里。我在岩石間找到了許多鳥蛋、干海藻和干草，打算第二天拿来生火把鳥蛋好好地烤一下。（幸亏我随身带着火石、火鐮、火柴和取火鏡。）我整夜躺在存放食粮的岩石洞里。我的床鋪也就是預备用来生火的干海藻和干草。我睡得很少，心中煩躁使我忘記了疲劳。我一直睡不着，左思右想在这样荒凉的地方怎么能生活下去，我的結局一定异常悲慘。我无精打彩，神志沮丧，更无心起床。等到我强打精神爬出洞来，天已經不早了。我在岩石中間走了一会兒；天空清朗，太阳熾热，我只有把脸避开太阳。忽然我的眼前暗了起来，但是当时覺得这和头頂上飞来一片云的情形大不相同。我轉过身来却发現头上有一个不透明的大东西遮住了太阳，它正朝着島飞来；看起来它大約有两英里高，把太阳遮了六、七分鐘，但是我并不覺得空气变得凉爽了一些，也不覺得天光暗了下来，

这情形跟站在一座山的背阴处并沒有什么不同。那东西漸漸走近我站立的地方，看来竟是一个固体。它的底面平滑，映着下面的海水閃閃发光。我站在离海岸二百碼的一个高地上，看見这个庞大的东西降了下来，差不多和我平行，离开不到一英里的样子。我取出了袖珍望远鏡，很清楚地看到无数人在它的边緣上上来下去，似乎边緣是傾斜的；但是这些人在作什么事，我却分辨不出。

求生的本能使我从心眼里高兴起来，使我滿怀希望，認为这件奇迹总有办法能把我从这个荒凉的地方和困境里救出来。但是同时讀者也很难想象我那时是多么惊訝，居然看見空中有一座住滿了人的島屿。（看起来他們似乎能随意升降，或者向前运行。）但是那时我却沒有心緒对这現象进行哲学研究，我只想看看这座島要向哪个方向进行，因为它似乎一度停止不动。过了一会，那座島走的更近了，我可以看到島的边緣上有一层层的走廊，每隔相当距离就有梯子連接，可以上下。在最下面的一层走廊上，我看到有些人在用长釣魚竿垂釣，也有人在一旁观看。我搖着我的便帽（因为我的礼帽早就戴破了）和手帕；当它更靠近了的时候，就拼命高声呼喊，接着我仔細看了一下，才发現我看的最清楚的那一边聚集了一群人。我看見他們手指着我，而且彼此指手画脚的，他們显然发現了我了。尽管他們并沒有答理我的呼喊，但是我却看到四、五个人急急忙忙地跑上了梯子，跑到島頂就不見了。我猜的不錯，他們是为了这件事向島上的当局請示去了。

人群增多了，不到半个鐘头，那座島又移动起来，最下面的一层走廊和我站的地方已經平行，相去不到一百碼。于是我就做出苦苦哀求的姿势，尽量低声下气地說話，但是并沒有得到回

答。从他們的衣服看来，那些最靠近我、高高在上的人們似乎是几位显貴。他們热烈地談論了一番，不时望着我。最后，其中有一个人大叫起来，他說話很清楚，語音文雅悦耳，声調很象意大利語；所以我就用这种語言来回答；希望至少使他們听了这音調也覺得順耳。虽然大家彼此都听不懂話，可是他們很容易地就明白我的意思，因为那些人看到了我的苦况。

他們做手势要我先走下岩石来，向海岸那边走去，我就照着他們吩咐的做了。飞島上升到相当的高度，边緣正在我头上的时候，他們就从最下面的一层的走廊垂下了一根鏈子，鏈子的一头拴着一个座位，我把自己捆在上面，他們就用滑車把我拉了上

第 二 章

勒皮他人的性格和脾气。他們的学术。国王和他的朝廷。作者受到了招待。居民个个恐惧不安。妇女的情形。

我上岸以后，一群人把我团团围住，但是站在我跟前的似乎是比較有身份的人。他們看着我，表現了种种惊奇的神态。可是事实上，我自己也象他們一样地惊奇，因为有生以来我还沒見过这样的怪人，无論形状、服装和面貌都很奇特。他們的头不是向右偏，就是向左歪。他們有一只眼睛凹在里面，另一只眼睛直冲着天頂。他們的外衣上裝飾着太阳、月亮、星球的图形，夹杂着許多提琴、横笛、豎琴、軍号、六弦琴、鍵琴和許多种欧洲沒有的乐器的图形。我发現到处都有許多穿着僕人制服的人手里拿

着一根手杖，一端縛着一个吹脹了的尿泡，象个連枷。后来我才知道尿泡里装着少量的乾豌豆或者小石块。他們时常用这种尿泡打着站在他們跟前的人們的嘴和耳朵，那时我还想不出这种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似乎这些人的心思都用到沉思默想上去了，如果发音器官和听覚器官不受外来拍击的刺激，他們就不能說話，也不能听到别人講話；由于这种原因，出得起錢的人家就雇上一位拍手（原文叫做“克利門脑兒”）当僕人，无論出門、訪友都少不得要带着他。这位侍从的职責就是：当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先把尿泡在要說話的人的嘴上輕輕地敲一下，然后再拍拍听話的人的右耳。同时，主人走路的时候，拍手也得小心翼翼地在旁服侍，有时还需要在他眼上輕輕地敲一下；因为他主人总是在低头沉思，不时会有墜落悬崖或者头碰在柱子上的危险；他在街上也有挤倒别人或者被挤到阴沟里去的可能。

这种情形必須先向讀者說明，不然他也会对这些人的行动，象我在先被引上阶梯，走向島的頂端，上王宮去的时候一样感到莫名其妙。我們向上走的时候，在途中他們三番两次忘記了是在干什么，竟撇下了我，直到后来才由拍手們喚起了他們的記忆。我的奇异的服飾、古怪的面貌和老百姓的呼喊，他們看了、听了似乎都无动于衷，老百姓們倒不象他們那样思虑重重，心情沉重。

最后我們进了王宮，接着就走上了正殿，我看見国王正坐在宝座上，显貴大臣侍立在两旁。宝座前面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摆滿了天体、球体，以及各种数学仪器。虽然我們进来的时候宮廷里的人都拥了上来，眞够嘈杂的，但是国王却一点也沒有注意到我們。他那时正在思考一个問題。我們至少等了一个鐘头，他才解决了这个問題。他的两旁各站着一位手里拿着拍子的年

青侍从。他們俩看到他得閑了，一位就輕輕地敲了一下他的嘴，另一位拍了拍他的右耳；这样一来，他好象突然惊醒了过来，向我这边一看，又看到了围着我的那些人，这才想起他刚才接到过报告并且要召見我的那回事来。他說了几句話，馬上就有一位手持拍子的年青人来到了我的跟前，輕輕地拍了拍我的右耳；但是我尽量打手势，表示我并不需要这种器械。后来我才发現，国王和全朝人士因此都很輕視我的智力。我猜想国王問了我几个問題，我就用我会說的各种語言回答他。后来他們发現我旣听不懂他們的話，又沒有办法使他們听懂我的話，国王就下令把我引到宫廷內的一間房間里（这位君王是以好客出名的，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以前的君王），并且派了两位僕人来侍候我。他們給我端来了飲食，四位貴人（我記得曾看到他們随侍在国王左右）特别賞光陪我吃飯。我們一共有两道菜，每道菜都是三盘。第一道菜是切成等边三角形的一块羊肩肉，一块偏菱形的牛肉，还有一个摆綫形的布丁。第二道菜是捆扎成小提琴形式的两只鴨子，一些象横笛和木笛似的香腸和布丁，和一块竪琴形的小牛肉。僕人們把面包切成圓錐体、圓柱体、平行四边形和其它数学图形。

我們进餐的时候，我冒昧地問他們在他們的語言里儿样东西叫什么，貴人們依靠手下拍手們的帮忙，很高兴地告訴了我，他們倒很希望我能和他們談話，因为这样能使我更为佩服他們伟大的才能。过了一会兒，我就可以随意叫拿面包来和酒类来，要什么就可以叫什么了。

进餐以后，陪我的人告辞去了，国王又派了一个人来，他身边也带着一个拍手。他带来了笔墨紙张和三、四本書，打手势告訴我，他是奉令来教我語言的。我們在一起呆了四小时，我一行

行写下了不少单詞，然后把譯文写在单詞的对面。同时我又尽量記住了几个短句子；我的教师就命令我的一个僕人作出取东西、轉身、鞠躬、坐下、站起来、走路种种动作。我就把这些句子写下来。他又拿起一本書来，把太阳、月亮、星星、黃道、热带、极圈等等图形指給我看，此外还告訴了我許多种平面、立体的名称。他告訴我各种乐器的名称和性質，以及演奏每种乐器时使用的一般技术用語。他走了以后，我就把这些詞連同解释按照字母次序排列起来。这样，过了几天，全憑我的記忆力强，我对于他們的語言就多少有了深入的了解。

我解释作飞島或者浮島的那个詞，原文是Laputa（勒皮他）。关于这个詞的眞正来源，我总搞不清楚。Lap（勒普）在古文里的意思是"高"；而Untuh（恩他）是"长官"的意思，于是他們以訛传訛，就把Lapuntuh（勒盆他）这个詞說成Laputa（勒皮他）了。但是我却不同意这种詞的派生的方法，覺得未免有点牵强附会。我曾向他們的学者冒昧地提出了我的看法：勒皮他是Quasi Lap Outed（古阿西·勒普·欧太德）的意思。Lap（勒普）的正确意义是："阳光在海上閃动"；而Outed（欧太德）是"翅膀"的意思，不过我并不坚持己見，仅供賢明的讀者参考。

奉國王命令来招待我的人看見我穿的衣服太不象样，第二天早上就叫了一位裁縫来給我量身材做一套衣服。这位技工的工作方法和欧洲裁縫的不同。他先用四分仪量我的身高，然后用尺和圓規量全身的长、寬、厚和輪廓，都一一記录在紙上。过了六天，他就給我拿了一身做工极坏的衣服来，因为他在計算的时候偶然弄錯了一个数字，所以弄得不成样子。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看見这种事情常常发生，誰也不以为意。

因为我沒有衣服穿不能出去，接着又因为身上不舒服，在家

里多呆了几天，我的詞彙就大大地扩大了。第二次进宫的时候，国王的話我就可以听懂不少，也多少能回答几句了。国王已經下了命令，本島应向东北偏东方向駛行，直达和下方拉格多垂直的一点，拉格多是下面陆地上的全王国的首都。那地方在九十里格以外，我們的航行花了四天半的时間。我完全沒有感覚到本島是在空中运行。第二天早上，大約十一点鐘，国王亲自和全体貴族、朝臣、官員們預备齐了全部乐器一連演奏了三小时，这一陣喧鬧把我鬧昏了；要不是我的教师告訴我，我簡直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他說：島上的人民很喜欢听天上的音乐，每隔相当时間，天上总要演奏音乐，这时宮廷里的人也准备演奏他們最擅长的乐器。

在我們到首都拉格多去的途中，国王时常下令要本島停留在某些城市、村鎮的上空，借以接受下方臣民的請願書。为了这个緣故，他們就放下几根繩索去，下端系着一个小小的东西。人民就把請願書拴在繩上，他們馬上就把繩索扯了上来。那样子很象小学生們把一块小紙系在风筝綫的一端一样。有时我們也接受下方送上来的酒食，那是用滑車扯上来的。

我的数学知識給我帮助很大，因此我才学会了他們的詞彙，他們的詞彙大半和数学、音乐有关，而我对于音乐也并不生疏。他們的思想永远跟綫和圓形相通。举例来說，他們贊美女人或者其它动物，总要用菱形、圓、平行四边形、椭圓以及其它几何术語来加以描写，不然他們就使用来源出于音乐的艺术名詞，这里就不必重复了。我在御膳房里看到过种种数学仪器和乐器，厨师們就按照这些图形把大块肉切好供奉在国王的餐桌上。

他們的房子建筑得很坏，墻壁傾斜，在任何房間內也找不出一个直角来；这个缺点是因为他們輕視应用几何学的緣故，他們

認为应用几何学是粗俗而机械的；可是他們的指示又太高深了，工人們并不能理解，所以总发生錯誤。虽然他們在紙上使用規尺、鉛笔和两脚規相当精巧，可是在一般活动和生活行为上，我还沒見过比他們更来得笨拙、粗陋、不灵活的人。除了数学和音乐以外，他們对于其它学問也是无比迟鈍而糊塗的。他們是极坏的議論家，总是粗暴地反对別人；除非凑巧他們的意見是对的，他們的議論还有可取之处，不过这种情形很少有。对于想象、幻想、发明，他們全无概念，他們的語言中也沒有任何可以表达这一类观念的詞。他們的思維和心理活动的整个范圍只限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两种学問。

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研究天文学的人，十分信仰人事占星学，但这点他們却耻于公开承認。最使我奇怪的是(这也使我莫名其妙)，我发現他們对于时事、政治有很强烈的偏爱。他們总喜欢仔細研究公众事件，对于国家大事作出判断，对于一个政党的見解总是热烈地、仔細地加以討論。当然，据我观察我所認識的欧洲数学家大半也有同样的脾气，可是在这两种学問中間，我却找不出有什么共同点来；除非这种人假設：因为最小的圓和最大的圓度数相同，所以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轉动一个球体的本領就行。可是我却認为这种性格也許是由于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缺点：对于和我們最无关系的事情，对于不适合于我們的天性或者不适于我們研究的事情，我們却偏偏要表示关切，偏偏要卖弄一番。

这些人总是惶惶不安，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引起他們的不安的原因对于其他的人类說来簡直不可能发生任何影响。因为他們害怕的是天体会起几种变化。比如說，太阳一天天接近地球，經过相当时期，地球一定会被太阳吸收吞食。太阳的表面

漸漸会被它本身的磁素所包围，阳光就不能再照在地球上了。最近地球侥幸逃过了上次出現的彗星尾的扫刷，不然这一扫就会把地球砸得粉碎。也許下一次出現的彗星就会毁灭我們。根据他們的推算，下次彗星在三十一年后出現。根据他們推算出来的彗星和太阳中間的距离来推断，他們有理由害怕，当彗星运行到近日点的时候，彗星吸收的热量比熾热的鉄的热量还要大一万倍。它离开太阳以后，拖在后面的熾烈的彗星尾有一百万零十四英里长。如果地球从距离彗星中心或者彗星主体十万英里的地方經过，它就会在运行中燃烧起来化为灰烬。太阳光綫每天都要消耗而又无从补充，最后它必然会消耗净尽、趋于灭亡。地球以及一切受太阳照射的行星都会随之而殞灭。

由于这种种的恐惧，他們永远担惊受怕，既不能安心睡眠，对人生最普通的娛乐也覺得沒有什么意思。他們在早上遇到一位相識，一开口就要問起太阳的健康情况，日出日落时它的样子怎样，可有什么希望能躲避即将来临的彗星的打击。他們在談話中間流露出来的心情很象一般的男孩子，既喜欢听可怕的妖魔鬼怪的故事，百听不厌，但是心里又害怕，以致不敢上床去睡。

飞島上的妇女是非常活泼的，她們卑視自己的丈夫，对于外来的客人却异常喜爱。从下方大陆来朝供的客人总是很多，他們不是为了自己的市鎮或者团体的事就是为了个人私事才到島上来的，但是很受人輕視，因为他們都缺乏島上的人所共有的才能。貴妇們就从这些人中間挑选自己的情人。但令人生气的一点是：他們的行动未免太随便，也太安全，因为作丈夫的人总是凝神沉思，只要他的面前有紙有仪器，拍手不在身旁，女主人和她的情人当着他的面就可以无拘无束，尽情調笑。

虽然在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太太、小姐們却都哀

叹自己被困在島上。虽然她們住在这兒生活富裕，衣飾华丽，願意怎样就可以怎样，她們还是渴望到下方世界上去看看，到首都去玩玩，但是得不到国王的特别許可，她們是不准随便去的。这种特許很不容易得到，因为貴族們有不少經驗，知道說服自己的夫人从下方归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听說有一位朝廷貴妇已經是兒女滿堂，她的丈夫就是王国的首相，他人很体面、也极为爱她。他們住在島上最华美的府邸里。但是她却借口調养身体到拉格多去了。她这一去就在下方藏了几个月。后来国王签发了搜捕文書，才找到她衣衫襤褸地住在一家偏僻的、不出名的小飯館里，为了养活一个年老、丑陋的跟班把衣服典当净尽，并且天天还挨那跟班的打。后来人們把她抓了回来，她竟舍不得离开他。虽然她的丈夫极为和藹地接她回来，一点也沒有責备她，但是过了不久她带着她的全部珠宝首飾又偸偸地跑到下方还是去找她那老情人去了，后来一直沒有下落。

也許讀者們会認为，与其說这故事发生在这样遙远的国家，倒不如說发生在欧洲或者英国。但是再想一想倒也有趣，女人們反复任性并不受气候或者民族的限制，原来天下女人都是一样，这也是我們想象不到的。

大概过了一个月，我已經能熟練地运用他們的語言了。我在侍奉国王的时候，国王提出的問題我也大多数都能回答了。国王对我所到过的国家的法律、政府、历史、宗教或者风俗却一点也不注意垂詢，他的問題都是跟数学有关的。虽然他的两旁都有拍手在不时提醒着他，但是他听了我的叙述却非常輕視，一点也不关心。

第 三 章

在現代哲学和天文学中已經解决了的一种現象。勒皮他人在天文学上的偉大进展。国王鎮压叛乱的方法。

我請求这位君王准許我去参观島上的奇迹，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并且命令我的教师陪我去。我主要是想知道这座島的运行到底靠的是哪一种技术上的方法或者自然能力。現在我打算根据哲理給讀者說一說。

飞島（或者管它叫浮島）是正圓形的，直径七千八百三十七碼，大約相当于四英里半，所以面积有一万英亩。島的厚度是三百碼。从下面看起来，島的底面是一片大約有二百碼厚的平滑、匀称的金刚石。金刚石底的上面是一层层的矿物，最上层是一层肥沃的土壤，大約有十英尺到十二英尺厚。从島的上层的边緣到島中心形成一个斜坡，因此落在島上的雨露就会自然而然地順着小河沟流向島的中心。最后，水流进了四个周界大約有半英里的大塘，都坐落在离島中心二百碼的地方。白天里水分不断地从塘里为太阳所蒸发，所以水就不会溢了出来。同时，君王有本領把島升高到云层以上，随时他都可以使雨露不降落在島上。根据科学家的意見，云的高度不会超过两英里；至少在这个国家里，云从来沒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島的中心有一个直径大約有五十碼的岩穴，天文学家就从岩穴口下去，到一个深入金刚石层一百碼的大圓洞里，这个圓洞因此就叫作“夫兰多納·葛姚尔”，那意思就是“天文学家

之洞"。洞里面点着二十盏长明灯，由于金刚石面的反射，向四面发射出强烈的光芒。这里收藏着各式各样的六分仪、四分仪、望远鏡、观象仪和别的天文仪器。但是最大的奇珍，也是全島命运之所系，却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样子很象織工的梭子。它有六碼长，最厚的地方至少有三碼多厚。这块磁石中間插着一根很坚硬的金刚石支軸，这样它依靠支軸就可以运轉起来。磁石在支柱上是絕对平衡的，因此最沒有力气的手都能推动它。这块磁石嵌在一个厚四尺深四尺直径十二碼、平摆着的金刚石圓筒里。那圓筒用八根六碼长的金刚石支柱支持着。圓筒內壁的中間，有一道十二英寸深的槽，支軸的两端就嵌在里面，随时都可以运轉起来。

任何外力都不能把这块磁石从原处移开，因为圓筒、支柱和島底面的金刚石是連成一块的。

依靠这块磁石，飞島才能随意升降，并且能从一个地方运行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在这位君王所統治的土地上，磁石的一端具有吸力，另一端具有推力。把磁石具有吸力的一端直指着地面，島就会下降；把具有推力的一端向下指，島就会一直上升。如果磁石的位置是傾斜的，島的动向也是傾斜的。因为这块磁石的力量永远和它的方向取平行而发生作用。

依靠这种傾斜运动，飞島就会运行到国王的領土的各地。为了解释島的运行的方式，讓我們来假設AB代表横貫巴尔尼巴比領土的一条綫，cd一綫代表磁石，d是具有推力的一端，c是具有吸力的一端，飞島正停在C地上空。如果讓cd磁石具有推力的一端向下傾斜；于是这島就会傾斜地上升并且向D运行。到达D以后，又讓磁石在軸上轉动，使具有吸力的一端指向E，于是島就会傾斜地向E运行；这时，如果磁石再在軸上轉动，使具有推力

的一端下指，磁石的方向是EF，島就会向F傾斜上升，如果再使具有吸力的一端指向G，島就会向G运行，同时再轉动磁石使具有推力的一端直向下指，就可以从G运行到H。这样随意变动磁石的位置，飞島就能按照傾斜的方向自由升降。由于不断地交互升降（这种傾斜并不太显著）島就从領域的一处运行到另一处。

但是有一点必須注意，飞島的运行不能超越下方領域的范围，升高也不能超过四英里。天文学家認为这是由于下列理由（他們对于这块磁石曾写过許多伟大的著作）：磁性在四英里的高度以上不发生作用，在这一带的地球內部，以及在离岸六里格的海中，所有能对磁石发生作用的矿物在全球各处是找不到的，它們只有在国王的領域以內才能找到。因为这样优越的地位是占絕对上风的，所以一位君王就很容易地能使任何感受这块磁石的力量的国家服从他的統治。

如果磁石放在和水平面平行的位置，島就稳立不动；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磁石的两端和地面的距离相等，发生的力量相等，一端下引，一端上推，所以不能产生任何运动。

这块磁石由一些天文学家管理。他們时时遵奉君王的意志移动它的位置。他們一生大部分的时間都花費在天体观察上。他們应用各种透鏡来工作，而他們的透鏡远比我們的精良。虽然他們最大的望远鏡还不到三英尺长，但是比我們一百英尺多长的却要强得多，所以他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大小星宿。这种便利使他們的发現远远超过了欧洲的天文学家；他們曾編制过一份万座恒星表；而我們最大的恒星表中所列的不到此数的三分之一。同时他們又发現了两顆較小的卫星在围繞着火星轉动；最靠近主星的一个距主星中心的距离是主星直径的三倍，外面的一顆是五倍；前者十小时运轉一周，后者需二十一小时半；

所以它們的周期的平方根差不多相当于它們和火星中心的距离的立方根；由此可見，它們显然也受到了影响其他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

他們观察到了九十三顆不同的彗星，同时也极精确地确定了它們的周期。如果这点是眞实的話（他們极有把握地断定这是眞确的），我倒很希望他們能把观察所得公开出来，那么在目前还很浅陋的彗星学說也許会因此和天文学的其他部分一样能达到精确的程度。

只要国王能說服他的內閣和他合作，他就可以成为宇宙間最专制的君王；但是閣臣們在下方大陆都有产业，同时他們又想到宠臣的地位非常不稳，所以他們就永远不会同意奴役自己的国家。

如果哪一座城市掀起了風潮或叛乱，引起剧烈的政爭，或者拒絕象平常一样納貢效忠，那么国王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他們服从。第一种是較温和的办法，把飞島浮翔在这城市和邻近地域的上空，这样就剝夺了他們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因而居民們就会遭受飢餓和瘟疫的苦难；同时，如果他們罪有应得，上面就可以投擲大石块打击他們，把他們的房屋打成粉碎。他們无法自卫，只好爬进岩穴、地洞里去躲避。但是如果他們依然执迷不悟，或者还想反抗，国王就要拿出最后的办法来：讓飞島直落在他們的头上，这样，一切房屋、人民就全被消灭了。不过这种极端的办法国王很少采用；实际上他也不願意这样；他的閣臣們也不敢向他建議采取这种行动，这样一来，人民就会憤恨他們，他們的产业都在下方，当然这对于他們的产业大有損害；飞島上的土地却全是国王的产业。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說明这个国家的国王，

为什么非到万不得已，总是不肯輕易施出这种可怕的手段。因为他想毁掉的城市万一有座高聳的岩石（比較大的城市常常有这种情形，也許当时就是为了防备这类災禍才选定这样的地点）？或者这城市万一到处都有高聳的尖塔和石柱，那么飞島突然下降也許会危及島的底面或下表面。虽然象我前面說的，島底是二百碼厚的整块金刚石，經过这样巨大的震动，說不定会撞碎；或者因为太接近下方房屋的爐火而发生迸裂，象我們的烟囱一样，虽然是用鉄石制成的，但有时也会因火烧而迸裂。人民很明白这个道理，在他們的自由和产业受到損害的时候也很知道可以倔强到什么程度。同时如果国王在盛怒之下坚决要把一座城市压成粉碎，也会借口寬待人民，命令飞島慢慢降落，但是实际上他是怕撞坏了金刚石的島底；因为哲学家們一致認为，島底坏了以后，磁石就不能再指揮飞島升起，整个的島就会落在地上。

大約在三年前我还未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国王巡視他領土的途中，曾发生一件非常事件，几乎結束了这个王朝，至少是現在这样一个王朝。国王陛下首先巡視的是王国的第二大城林达里諾。他才离开三天，对于高压政策常常表示憤懣的居民就关閉城門，把总督抓了起来，并且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劳动建立了四座大塔，每个城角上有一个（这座城是正方形的），都象聳立在城市正中心的那一座坚实的尖頂岩石那么高。在每座塔上和那座岩石的頂上他們分别安放上一块大磁石；为了防备万一計划失敗，他們准备下了大量最容易燃烧的燃料，希望在磁石計划失敗的时候，用来烧裂飞島的金刚石底。

过了八个月国王才接到全面的报告說林达里諾的居民叛变了。于是他下令把飞島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居民团結一致，已經准备好了食粮。城里也有一条大河流过城市中部。国王在

他們头上停留了几天断絕他們的阳光和雨水。他下令放下許多根繩子去，但是沒有一个人肯送上請願書，恰恰相反，他們送上来的是极为大胆的要求，提出了賠償損失、豁免捐稅、选举自已的总督和其他类似的过分要求。国王因此下令飞島上的全体居民从下层走廊往城中投擲巨石；但是市民們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恶毒的詭計，人們就带着財物一齐住进了那四座大塔，和其他的坚固的建筑和地下窖洞。

国王下决心要降伏驕傲的人民，命令将飞島慢慢地降落到离塔頂和岩石不到四十碼的空間。这个照办了，但是負責这項工作的官員发現飞島下降的速度比平时快得多，就是轉动磁石也不容易使島稳定下来，甚至发現它有掉下去的傾向。他們立刻把这件惊人的消息报告了国王，請求国王陛下允許把島升高一些。国王同意了，召开了会議，并且命令管理磁石的官員参加。有一位最老最老練的官員請准了国王作一个試驗。飞島已升高到城市上空的磁力范围以外，他就拿了一根一百碼长的、結实的繩索，繩的一头系上一块含有混合鉄矿的、和島的底面成分一样的金刚石，然后从底层走廊把它慢慢地向塔頂送下。这块金刚石送下去还不到四碼，这位官員就覺得石头被吸，落下去的力量很大，他几乎不能把它拉回来。然后他扔下去几块小金刚石，看到石头全被塔頂很快地吸去了。对其他三个塔和岩石都作了同样的試驗，結果都是一样。

这件事使国王的策略完全破产（别的情况也就不用再叙述了），他被迫同意这个城市提出的条件。

一位大臣对我說过，如果飞島落得离城太近而不能升起时，市民們一定会下决心把它永远固定住，把国王和他的臣子全部杀掉，并且彻底改换政府。

按照国家最基本的法律，国王和他的长子次子都不准离开飞島；王后也不能离开，一直到她不能再生育的时候，才准她到下方去。

第 四 章

作者离开了勒皮他，被送到了巴尔尼巴比，到达巴尔尼巴比的首都。关于首都及其近郊的描写。作者受到一位貴族的殷勤接待。他跟貴族的談話。

虽然我不能說我在島上受到了虐待，但是应該承認我覺得他們都不大理睬我，对我还不免有几分輕視；无論国王和平民似乎对于任何学問除了数学和音乐以外都不发生兴趣。可是就这两門学問来說我又远远赶不上他們，因此他們一点也不重視我。

同时，在島上看了所有的奇迹以后，我很想馬上离开，已經从心眼里厌煩这些人了。他們的确精通这两門学問，我也十分推崇这两門学問，而且也并不是完全不懂；但是他們一味沉思默想，使我感到从来还沒碰見过这样令人不快的伴侶。我住在那里的两个月中間，只和女人、商人、拍手和宮僕們交談，这样一来，我就更叫人瞧不起了。可是只有从这些人嘴中，我才能得到近乎情理的回答。

我下了一番工夫获得了不少关于他們的語言的知識。我厌倦固守在孤島上，得不到別人的敬重。我决定一有机会就离开这里。

朝廷里有一位大貴族，是国王的近亲，就因为这个，大家才

尊敬他。他被公認为是国中最无知、最蠢笨的人。他为国王立过許多功劳，出过大力，天分、学力都很高，忠誠、荣耀集于一身；不过他对于音乐却完全外行，誹謗他的人就到处宣揚：据說他常常会打錯拍子；教师們費尽力气还教他不会怎样証明数学上最容易的定理。他对我十分优遇，时常来拜訪我；要我告訴他关于欧洲的情况和我到过的几个国家中的礼仪和学术。他很注意听我講述，就我所講的常常提出明智的意見。他跟前也有两位拍手摆摆排場，但是除了在朝廷里，或正式拜訪的时候，他从来不用他們帮忙；当我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要他們暫时退席。

我請求这位貴族代我向国王請求，准我离开这里。这个照办了，不过他恳切地告訴我，他感到遺憾：的确，他曾多次請我就任几个都是十分有利的职业，我呢，却只有婉詞謝絕，十分感激他的好意。

二月十六日我辞别了国王和朝廷里的人。国王送了我一份价值大約相当于两百英鎊的礼物；我的恩主、国王的亲戚也送了我同样价值的礼物，另外还給了我一封介紹信寄給拉格多首都他的一位朋友。这时島正停在离拉格多还有两英里的一座山的上空。我从底层走廊被送了下去，用的还是象以前上来的时候的那种办法。

这一座大陆，只就飞島国王的領土而言，一般叫做巴尔尼巴比，首都叫作拉格多，我在前面已經提到过了。脚踏实地以后，我感到相当快活。我毫无罣虑地走进了京城，因为衣服穿的和本地人一样，学会的話也足以和他們交談。不久以后我就找到了我被介紹去的那人的住宅，呈上了島上貴人給我的那封信，我极受款待。这位大貴人名叫孟諾第，在家里給我預备了一間房子，在首都停留期間我就住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

我到达以后第二天早上，他带我坐了馬車去参观这座城市。它大概有倫敦的一半大小，不过房屋盖的很奇怪，大多都已年久失修。街上的人很快地走着，样子粗野，两眼凝視，大半衣衫襤褸。我們穿过一座城門，出城大約走了三里路，到了乡下，我看到許多工人，拿着好几种工具，正在地上工作，但我却猜不透他們是在干什么；虽然看来土壤肥美，但出乎意料，却看不到什么庄稼和草木。我不禁对城中和乡下的这些奇异景象感到惊奇，我就冒昧地請我的向导給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无論在街上或田里，每一顆脑袋、每一张脸、每一双手都显得这样忙，可是又看不出有什么良好的效果；正相反，我从来沒見过这样荒蕪的田地，这样粗陋、頹敗的房屋，我也从来沒有見过任何人民脸上、衣着上显示出这样多的艰苦和穷困。

这位孟諾第老爷是一位第一流的人物，作过几年拉格多城行政长官，但是由于閣員們阴謀排挤，說他能力太差而被解职。不过国王对他还是十分寬大，認为他为人善良，不过識見低劣可鄙罢了。

当我对于这个国家和它的国民不客气地提出指責的时候，他沒有回答，只对我說：我来到他們这里的日子还浅，还沒有資格下判断；世界各民族都有不同的风俗。他又說了許多話，也无非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們回到他的住宅时，他就問我：我喜欢他的房子么，我有沒有发現一些不順眼的事情，对于他的僕人的面貌和衣着我有什么反对的地方。他是可以这样問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很庄严、齐整而高雅。我回答說：因为閣下精明謹愼，出身名門，当然不会有这些缺点，本来别人的缺点也是愚笨和貧困的結果。他說：如果我肯陪他到大約二十英里以外，他的乡下住宅里去（他的产业就坐落在那里），那就更有时間去談談这个

了。我告訴这位貴人，完全听他的便；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們就出发了。

在旅途中，他要我注意农民們經营田地的各种方法，我看了完全莫名其妙。因为除了很少的地方以外，我看不到一穗麦子，或者一株小草。但是再走上三个鐘头，景色却完全变了。我們走进了最美丽的田野；农舍彼此相隔不远，修筑的非常整齐，圈在围墙里面的田地，有葡萄园，也有麦田和草地。我記不起在哪兒还有更令人感到喜悅的地方。那位貴族看到我脸上在放光，就叹了口气告訴我：从这里起就是他的产业了，一直等我們走到他的庄宅，情形总是这样的。可是他的同胞却嘲笑他、輕視他，說他不会管理产业，給王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只有很少人跟他走，可是那些人都象他自己一样老迈、任性而虛弱。

我們終于到了他的家。那的确是一座高貴的建筑，合乎最优秀的古代建筑規范。噴泉、花园、小径、大路和丛林都布置得极有見識和风趣。每看到一件东西，我都給予适当的贊揚，可是这位老爷毫不注意；一直等到晚飯后，沒有第三个人在旁的时候，他才愁容滿面地告訴我：他正在考虑要把城里和乡下的房子拆掉，重新按照現行的式样来重建；把他的种植园全部毁掉，也把它改成現代流行的样子，敎导佃戶們用流行的方法耕作；不然他就会受人責难，会被人說成是傲慢自大、标奇立异、矫揉造作、不学无术、反复无常，而且也許会更叫国王討厌他。

他还說，等他告訴我某些細节之后，我也許不会那么贊揚了，这些細节我在朝廷里也許从未听人讲起过，因为飞島上的人太想入非非了，是不会注意到下方的事情的。

他的談話內容是这样的：大約四十年前，有人因为有事，也許是为了散心，到勒皮他上面去了。他們在上面住了五个月，虽

然只带回来一点一知半解的数学常識，但却从那高空地区沾染上了十足的輕浮之风。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对下方一切事物不喜欢起来，他們开始計划为艺术、科学、技术另創新的規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取得了国王的特許，在拉格多建立了一所設計家科学院。这种风尙在人民中間流行起来，王国以內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这种科学院。在这些科学院里，教授們規划新的建筑規范和方法，創造发明工商业的新工具。应用这些方法和工具，他們認为一个人能担任十个人的工作，一周內可以建成一座宫殿，因为材料坚固耐久，所以永远不用修理。地上的一切果实都可以在任何季节或者在我們随意选定的时候成熟，而且比現在的收获多一百倍；他們还提出了无数其他巧妙的建議。糟糕的是到現在还沒有完成一項計划，因此全国遍地荒凉，房舍傾圮，人民无衣无食。他們对这些計划不但不灰心，热情反而比从前增高了五十倍，繼續鑽研这些計划，希望和失望同样地导使他們繼續努力。至于他自己，因为不是勇于进取的人，就安于在旧方式下过活，住在祖上所建造的房子里，在生活的各部門中，都按照祖上的規矩行事，沒有什么革新。还有少数的貴族和紳士也是这样的，但是人們却冷眼相看，加以敌視，認为他們是学术的敌人，国家的无知敗类，只图自在逍遙，对国家的发展前途置之不理。

这位貴人又劝我到科学院去参观，說我准会感到兴趣，他不願再詳細說下去以免敗兴。他認为我应該去参观参观。他叫我看大約三英里以外山坡上的一座破房子，并且作了以下的說明：从前在离他的房子不到半英里的地方他有一座水磨，那是用大河的一个支流推动的，足够他自己家里和大多数佃戶应用。大約七年前，一群設計家向他提出建議把磨坊毁掉，在山坡上重

建一座，在这座山的山脇上开一条长运河，修建一座貯水庫，再用水管和机器把水运去推动水磨；因为从高处来的风激动着水，水力更大，又因为水从斜坡上流下来，用支流一半的水就可以推动水磨，这股水流比在平面上的水流力量大。他說：那时他和朝廷的关系不大好，許多朋友又来相劝，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議。可是雇了一百个工人花了两年工夫，結果工程失敗了。設計家也走了，而把錯誤全推在他身上，从此以后大家都嘲笑他。他們又要別人也做这种試驗，在先也是保証成功，后来也还是令人失望。

几天以后，我們回到城里；貴人老爷考虑到自己在科学院里名声很坏，不肯陪我一起去，就介紹他的一位朋友陪我一同去。我的貴人向朋友称道我是一位崇拜发明，好奇而輕信的人；他这話的确不无道理，因为在青年时代，我自己也是一个設計家之流的人物。

第　五　章

作者得到許可去参观伟大的拉格多科学院。科学院概况。教授們所研究的学术。

这一所科学院并不是一座独立大厦，只是一条大街两旁的两排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才买了下来作这种用处。

科学院院长十分和藹地接待了我，我就在科学院里住了許多天。每間房子里住着一位、或者两位以上的設計家，我相信我参观了至少五百个房間。

我見到的第一个人形容枯槁，双手和脸都象烟一样的黑，头

发、鬍子都很长，衣衫襤褸，而且有几处被火燒糊了。他的外衣、衬衫和皮肤全是一种顏色。八年以来他都在埋头設計从黃瓜里提出阳光来，密封在小玻璃瓶里，在阴雨濕冷的夏天，就可以放出来使空气温暖。他告訴我，再过八年他毫无疑問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供給长官的花园足量的阳光；可是他抱怨原料不足，請求我捐助点什么来鼓励发明的才能，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季节黃瓜价錢特别貴。我送了一份薄礼，好在我的貴族朋友特意为我准备了足量的錢，因为他知道他們慣于向参观的人要錢。

我走进了另一間屋子，但是馬上就要退出来，差点兒被一种可怕的臭气熏倒。我的向导催促我走进去，悄悄地告訴我：不要得罪他們，他們会恨你入骨的，因此吓得我連鼻子都不敢堵。这个房間里的設計家是学院里資格最老的学者，他的面孔和下鬍都是淡黃色的；手上、衣服上都塗滿了污秽。我被介紹給他的时候，他紧紧地拥抱了我，当时我多么想找一个借口謝絕他这种亲热的礼仪啊。他自从到科学院工作以来，就是研究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他把粪便分成几部分，去掉从胆汁里得来的顏色，讓臭气蒸发，再把浮着的唾液除去。每星期人們供給他一桶粪便，那桶大約有一个不利斯脫酒桶那么大。

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做把冰燒成火藥的工作。同时他又給我看他写的一篇关于火的可鍛性的論文，他打算发表这篇論文。

还有一位最巧妙的建筑师，他发明了建筑房屋的新方法，就是先从屋頂开始建筑，自上而下一直盖到地基。他的根据是他的办法和两种最精明的昆虫——蜜蜂和蜘蛛——的方法相同。

还有一个生来就瞎了眼睛的人，他的几位徒弟也跟他一样，他們的工作是为画家們調色。先生教导学生用触覺和嗅覺来辨

别顏色。不幸的是我发現他們的功課进行得并不很好，就是教授自己也往往弄錯。可是这位艺术家很受全体研究人員的敬重和鼓励。

在另一个房間里，我非常高兴看到一位設計家想出了一种用猪来耕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用耕具、牲口和人力，只在一英亩的田地里，每隔六英寸，在深八英寸的地方埋上許多橡实、枣子、栗子和这种动物爱吃的其他榛子和蔬菜；然后把六百头或者更多的猪赶到田里去。几天以后为了找寻食物，它們就会把土全部掘起，不但适于下种，而且拉了滿地的屎也上好了肥料。虽然經过实驗，他們发現費用太大，也太費事，而且几乎得不到什么收成，但是大家都認为这种发明毫无疑問是大有改进的可能的。

我走进了另一間房子，那里面墙上和天花板上都挂滿了蛛网，只有一条狭小的通道是留給学者出入的。我进去以后，他高声向我叫喊不要碰乱他的网。他惋惜世界上利用蚕来抽絲相沿已久，这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其实我們有許多昆虫，本領远远超过了蚕，因为它們既懂得紡又懂得織。他又进一步建議，利用蜘蛛，織网的消耗可以全部省下来。后来他把許多顏色美丽的飞虫給我看，我这才完全弄明白。原来他是用这些飞虫来喂蜘蛛的。他告訴我們：蛛网可以从它們得到色彩；同时因为他的飞虫各种顏色的都有，所以他能投合人的爱好。如果他能以适当的食物象树胶、油和其它粘性物質供給飞虫，紡出来的絲綫就能十分牢固、坚韌。

还有一位天文学家設計在市政厅頂的大风信鷄上面装置一架日規，用来校正地球和太阳在一年中間和在一天中間的运轉，使它們能适应于风向的意外轉变。

我忽然感到一陣腹痛，我的向导就領我到一个房間里去。那里住着一位治疗这种病出名的大医生。他应用一种器具能施行两种作用相反的手术。他有一具装着一根細长的象牙嘴的大风箱；他把象牙嘴插入肛門以內八英寸，就能把肚子里的气吸出来；他还告訴我他可以把肚子抽成一个又細又长的乾膀胱。但是如果病势来得頑劣、凶险，他就把风箱装滿了气再把气嘴插入肛門，把气打进病人的肚子。然后拉出风箱气嘴再装足气，一面却用拇指紧紧堵住病人的屁股眼。这样一連打上三四次气，打进去的气就会噴出来（就象用抽水机一样），也就把毒气一起带了出来，病人也就好了。我看見他正在用一只狗作这两种試驗，第一种試驗不見有什么效果。經过第二种手术以后那畜生簡直要炸了，接着却猛屙了一陣，可把我和我的同伴熏坏了。狗当場死了。我們走的时候，那医生还在施行同样手术来营救它呢。

我参观了許多房間，但是我不願再拿这一些奇聞来打扰讀者了，因为我总希望能說的簡单一些。

到此为止，我只参观了科学院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专門供沉思空想的学者在里面研究的。讓我再介紹一位著名人物，然后再談另外一部分的情形。他們都管他叫做“万能学者”。他告訴我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怎样改善人类的生活。他占了两間大屋，里面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五十个人在里面工作。有的在把空气凝結成乾燥可触的固体，他們首先从空气中提出硝酸鈉，再把液体分子过濾掉。有的在使大理石軟化用来当枕头或針毡用；还有些人在替一匹活馬来硬化馬蹄，使它們不会跌倒。学者自己正在忙着訂两項伟大的計划，第一个計划是用粃糠来种地，他坚持粃糠有真正的胚胎作用，他作了好几种实驗来

証明他的說法，不过我还是弄不明白，这也許是因为我太笨了。另一个計划是把一种树胶、矿石和蔬菜的混合物塗在两头小羊的身上，不讓它們生毛；他希望經过相当的时期，在全王国推广繁殖一种无毛羊。

我們走过一条通路就到了科学院的另一部分。我在前面已經提到过，那里面住的是空想的設計家。

我看到的第一位教授正和他的四十个学生在一間大屋子里工作。行礼以后，他看見我在出神地望着那占了整个房間大部分地方的架子，他就說，我看見他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实际的、机械的方法来改善思辨知識也許会感到奇怪。但是不久世界上的人就会感到它是有用处的；他自己恭維自己，說什么还沒有人想到过这样一个高貴而卓越的計划。大家都知道，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要花多大的力气，但是，应用他的方法就是最愚蠢的人只要付出相当的費用，作一点体力劳动，就可以写出关于哲学、詩歌、政治、法律、数学和神学的書籍。他們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和学力。于是他就領我走到架子跟前。他的学生就一排排地站在架子的四边。这是一个二十英尺見方的架子，放在屋子的中間。架子的表面是用許多木块构成的，每块都有一顆骰子那么大，但是中間也有大一些的。木块都用細繩連在一起，每一面都貼着一张紙；紙上写滿了他們語言中的詞。这些詞都按照不同的語态、时态和变格写了出来，不过并不按次序排列。教授要我注意地看着；因为現在他要开动机器了。学生們听他的命令，每人都去抓住一个鉄把手。原来在架子的四周装着四十个把手。他們突然把把手一轉，詞的排列就完全改变了。接着他就吩咐三十六个学生輕輕地念出架子上出現的一行行的文字，并且命令他們一发現有三、四个詞連在一起可以湊成一句話的时候，便念出来讓

下余的四个学生把句子写下来，他們担任書記的工作。这种工作一連要作三、四遍。按照这部机器的构造，每轉动一次，木方块就会翻一个个兒，于是上面的文字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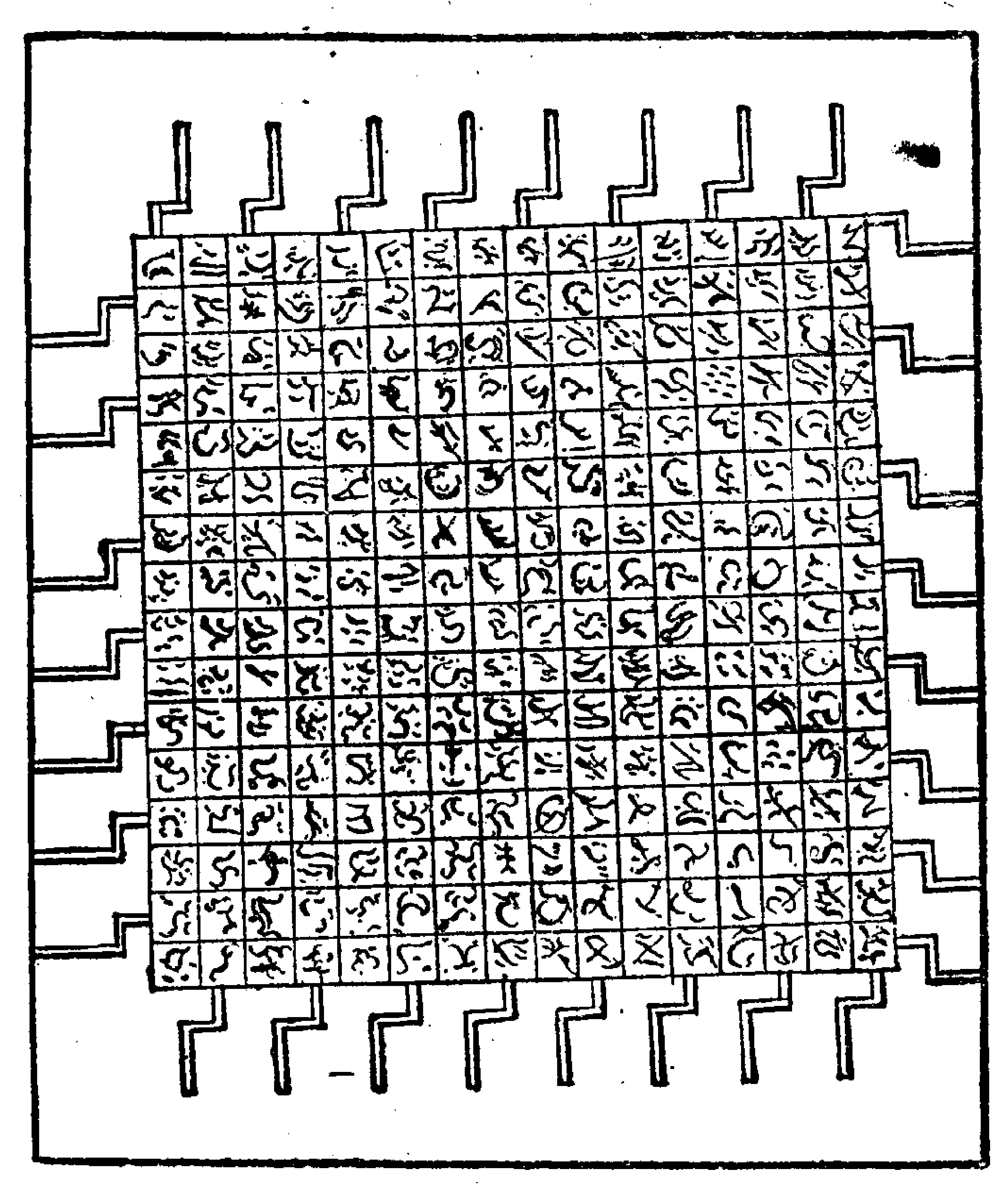
年輕的学生們一天作六小时的工作。教授把許多对开本的大書拿出来給我看，里面已經搜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們拼凑起来，利用这些丰富的材料編写一部科学文化全書貢献給世人。如果公众能筹一笔資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部这样的机器来从事这种工作，同时要管理这些机器的人都把搜集的材料貢献出来，那么这項工作还可以得到改进，而且可以加速完成。他告訴我，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一項发明；他已經把全部詞彙写在架子上了，他也周密地計算过書本里出現的前置詞、連詞、叹詞、名詞、动詞和其他詞类的比例。

我非常感激这位名人对我作了詳細的說明。我并且答应他：如果我运气好能够重返祖国，我一定会替他宣揚，說他是这架奇妙机器的独一无二的发明者。同时我請求他讓我把机器的式样和构造用笔在紙上画下来。我告訴他，虽然欧洲学者有互相盜窃发明成果的习惯，因此他們多少能占一点便宜，可以利用机会来爭論一下这架机器的眞正的发明者是誰，但是我一定多加小心使他能独享盛名，叫人无法跟他竞爭。

接着我們就到了語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兒討論如何改进本国語言。

他們的第一个計划是簡化言辞。他們的方法就是把多音节詞縮为单音节詞，和把动詞和分詞省掉，因为事实上可以想象的事物都是名詞。

第二个計划是取消語言中所有的詞彙。大家認为这种改革不但对于身体健康有益，同时，表达思想更加簡炼也有好处。因



（教授发明的改善思辨知識的机器）

为大家都很清楚，我們說出一个詞来多多少少都会侵蝕肺部，結果也就縮短了我們的寿命。于是他們就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既然詞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在談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表示意見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来得方便嗎。要不是妇女和俗人、文盲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发明早就已經实現了，这对于这个国家的臣民有莫大的方便，也有益于他們的健康。但是妇

女和俗人、文盲們要求有象他們的祖先一样用嘴說話的自由，不然他們就起来反抗。俗人常常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很多碩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执行这种以物示意的新計划：这种办法只有一点不方便，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較多，范围也較广泛，他就不得不把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能雇一两位健壮的僕人在旁帮助，他就不能便利行事。我常常看到两位学者被背上的重荷压得要倒下去，象我們的小販一样。他們在街上相遇的时候，就会放下負担，打开背包，整整談上一个鐘头。談完了話以后，才把談話工具收起，彼此帮忙把負荷背上，然后才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談話时間很短，只要把工具放在衣袋里，或者挾在臂下，也就很够用的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談話，那他就不会为难。所以在用这种办法談話的人聚会的房間里都摆滿了各种东西，凡是这种矫揉造作的談話方法所必需的設备都近在手边。

这种发明还有一种大好处；它可以作为一切文明国家都可以通晓的共同語言，因为各国的貨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类似，所以它們的用途就很容易了解。这样，駐外大使尽管完全不懂外国語言也有資格和外国的亲王、大臣打交道。

我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教师的教授方法是我們欧洲人想象不到的。命題和証明都清清楚楚地用头皮一样顏色的墨水写在一块薄薄的餅乾上。学生們把餅乾空腹吞服下去，以后三天只准吃一些面包，喝一点水。餅乾消化之后，色彩就带着命題走进了脑子。但是到現在为止他們还沒有得到什么成就，一方面因为墨水的成分有錯誤，一方面因为孩子們性情倔强，他們覚得这种丸藥簡直令人作呕，所以他們常常躲到一边，不等它們发生作用，就把它們吐了出来。同时他們也太不听話，并沒有按照

处方上的要求，实行长时期的禁食。

第　六　章

科学院概况（續）。作者提出了几項改进意見，都光荣地被采納了。

我在政治設計家学院里受到的招待是冷淡的；照我看来，那里的教授的神經完全錯乱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不能不感到悲哀。这一群郁郁不快的人們正在計划：怎样劝說君王应該按照智力、才干和德行的标准来挑选宠臣；怎样教导大臣关心公众福利；怎样奖励那些有德、有才、有功的人；怎样使国王了解他們真正的利益是和人民的利益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的；怎样选拔力能胜任工作的人才；此外还有許多荒誕不經的、无法实現的幻想，以前眞还沒有人想到过这样的問題。我在这里却也証实了一句老話：再沒有比哲学家認为是眞理的东西更来得狂妄、荒唐的了。

但是，对于科学院的这一部分我却要說一句公平話，我得承認科学院里的人并不全都是幻想家。这兒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医生，他似乎是精通政府的性質和体系的人。这位名人善于应用自己的学識給各种公共行政机关所常犯的一切病症和腐化行为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病症一方面是由于执政者的罪行和过失，一方面也由于被統治的人民放縱淫逸。比方說，所有的作家和理論家都一致認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說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什么比这点更来得明显呢，不是人体和政体都应該保持本身的健康，同样的处方不就可以治愈两者所共有的疾病嗎？大

家都認为参議員和枢密顧問官常常会犯嚕嚅、过火的毛病和其他的歪风邪气，他們的头脑有許多毛病，而心病更多；他們有时剧烈地痙攣，两手的神經痛苦地收縮，而特别是右手的神經；有时会犯肝火、腹胀、头暈、昏迷；有时会生滿含着致命的毒脓的瘰癧瘤肿；有时是酸性逆气、吐沫；有时是善飢易餓、消化不良，另外还有許多其他的病症，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此这位医生建議：参議院开会时，头三天得請几位大夫列席，每天辯論完毕，他們就替每一位参議員診脉；經过周密的考虑，討論出各种病症的性質和治疗方法以后，他們就应該在第四天带着藥剂师，預备好各种适当的藥品赶回参議院来；在議員入席以前，讓每人按照病情服用鎮定剂、輕泻剂、泻利剂、腐蝕剂、健脑剂、緩和剂、通便剂、头痛剂、治黃疸剂、去痰剂、清耳剂；在下次开会的时候，再按照藥品的性能决定再服、換服他藥、或者停服。

这种計划对于公众的負担并不很大，所以我認为在参議員有立法权的国家里，这对于提高办事效率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可以造成全場一致的气氛，可以縮短辯論时間，讓緘默的人张嘴，也叫乱說話的人住口；它可以改正老年人的执拗，遏制青年人的性急；可以使糊塗人清醒，也可以使冒失鬼謹愼。

同时因为大家都埋怨君王的宠臣記性很坏，所以这位医生又建議：任何人謁見首相大臣，簡单明白地报告完了公事，要辞退的时候，应該在这位大臣的鼻子上擰一下，或者在他的肚子上踢一下，或者在他的鷄眼上踩一脚，或者把他的耳朵扯三下，或者把一根針扎到他的褲子里去，或者把他的手臂擰得靑一块紫一块的，叫他不至于忘了；每当上朝的日子，就要对他来上这么一种手术，一直等到这件公事办好了，或者肯定遭到拒絕时为止。

他还指出：每一位参議員在国家議会里发表意見并且提出答辯以后，在进行表决的时候必須投跟他在答辯时所发表的意見絕对相反的票。因为如果他能这样办，其結果必然会造福人民。

他又提供了一个奇妙的方法来調解国内的剧烈党爭。他的方法是这样的。你可以从每个党派中各选出一百个領袖来，按照他們头顱的大小大致配成一对对的；就請两位手术高明的医生同时把一对对人的脑勺子鋸下来，大脑就平分成了两半，然后把鋸下来的两个脑勺子交換一下，分别安装在反对党派的人的头上。当然，这件工作需要作的相当精确，不过，这位教授告訴我，如果这事办得巧妙，这种治疗方法是絕对不会有錯的。他的理由是：两块脑子在一个脑壳里爭論一番，一定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議，他就会心平气和，有条不紊地进行思考。本来大家都盼望，凡是自以为活在世界上只是为了观察和治理世界上的行动的人都能够这样思考。至于有人說：要是敌对党派的党魁的头脑，无論就質量和大小来說，都不一样那可怎么办呢，这位医生却对我們說，根据他个人所知，这么一点不同是毫不足道的。

我听到两位教授正在热烈地爭論，最方便有效而不使老百姓害愁的筹款方法应該是怎样的呢？第一位認为：最合理的方法是：对一个人的罪恶和丑行应該抽一定的税款。每人应納的税款应由他的邻人担任陪审官，用最公平的方法来决定税率。另外一位却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見；他主张对人們自己所夸耀的体力和智力来抽税，至于税率的多少应該按照他在体力和智力上胜过别人的程度来决定，这也应該完全由他自己斟酌。最受异性宠爱的男子应該納最高的税，至于税額的多少那就要看他所接受的爱情是什么性質的，和接受过多少次的爱情来决定。

关于这一点我們允許他替自己担保。他認为聪明、勇敢、礼貌也应該課以重税，收税方法相同，也由他們自己来定税額。但是名誉、正直、智慧和学問，却根本无需乎收税；因为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品質，沒有人肯承認他的邻人有这些品質，也不肯承認自己有这些品質。

他主张妇女应該按照她們的美丽和打扮的本領来納税，当然她們也和男人有同样的特权，税額可以由她們自己决定。但是节操、貞洁、辨别是非的能力，温和的性情却无需乎收税，因为这些是不值一征的。

为了保証参議員能够为王室服务，他建議参議員通过抽签的方式取得职位。在抽签以前，每人必須宣誓保証自己不管中签与否都要投票贊成朝廷。抽签以后，沒有中签的人还有机会在下一次官員出缺的时候抽签。这样他們心中都还有点指望，也就不会埋怨朝廷沒有实践諾言，只好把自己的失敗归咎于命运了，好在命运的肩膀要比一个內閣的肩膀来得寬闊、强壮。

另一位教授拿出一大本文件来給我看。这本書的內容全是关于如何偵察种种反对政府的阴謀的方法的。他劝告大政治家們应該检查所有可疑人物的飲食，他們的吃飯时間；他們睡在床上身子朝哪一边；用哪只手揩屁股；严格检查他們的粪便，从色澤、气味、味道、浓度、粗細和消化的程度来判断他們的思想和計划。因为人們再沒有比在解大便的时候更来得严肃、思考周密、注意力集中的了。这是他从不断实驗中找出来的眞理。他在盘算怎样才是暗杀君王的最好办法的时候，他的粪便就会发綠。如果只想到煽动暴乱或者火烧京城，他們粪便的色澤也就大不相同。

这本書記載得非常精細，包括許多政客們会覚得有趣而有

用的見解，但是，在我看来，还不够十分完善。我把我这点感覺告訴了作者，并且表示如果他高兴听的話，我提出几点补充意見。他誠恳地接受了我的建議，在作家中間，尤其是設計家之流的人物，这样虛心的人倒还少見。他說：他很願意听听我的补充意見。

我告訴他：我在旅行中曾在垂不尼亚[①]王国（当地人管它叫作兰敦）[②]住过一些时候，那里的居民差不多都是偵探、見証人、告密者、上訴人、起訴人、証明人、发誓控告人和他們手下的爪牙。他們受大臣和副大臣的庇护、指揮和津貼。在这个王国里制造阴謀的人大都是企图抬高自己的政客身分，使一个軟弱无能的政府恢复元气，鎮压或者緩和群众的不滿情緒，窃取沒收来的財物塡滿自己的衣袋，左右輿論使它能符合于个人利益。他們先在一起商議好了，决定控告哪些嫌疑分子图謀不軌；接着他們就采取有效办法注意搜集嫌疑犯的書信和文件，然后把他們关起来。他們把这些文件送給一小撮学者。这些学者都善于检查出文件里所有的詞、音节和字母里所含有的秘密意义。比如找到“关着門的厠所”的字样，他們就知道这是“枢密院”的代詞；“一群鵝”指上議院；“瘸腿的狗”指侵略者；“瘟疫”指常备軍；“禿鷹”指首相；“痛风病”指祭司长；“絞架”指部长大臣；“夜壶”指貴族委員会；“篩子”指宫廷女官；“扫帚”指革命；“捕鼠机”指职位；“无底洞”指財政部；“臭水坑”指朝廷；“丑角戴的系鈴帽”指宠臣；“折断的蘆葦”指法庭；“空酒桶”指将軍；“出脓的疮”指行政。

---

① 垂不尼亚原文是 Tribnia，影射英国。这个詞和 Britain（不列顚）的字母完全相同，不过排列不同罢了。

② 兰敦影射倫敦。

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他們还有两种更有效的办法，他們的学者把这两种方法分别叫做离合法和字謎法。第一种方法是把每个詞开头的字母都解释成是有政治意义的。这样，N就指阴謀；B指一旅騎兵；L指海上的艦队。不然他們就使用第二种方法，就是把任何一件可疑的文件上所有的字母变换一下位置，他們就能发現对当局不滿的政党的最阴险的詭計。比如我在一封寄給朋友的信里写着："我的湯姆哥最近得了痔疮。"一位熟練的譯解家就会发現，这句話里所有的字母可以分析成下面的一句話"起来反抗吧，阴謀已經成熟了。值班人"。这就是所謂字謎法。

这位教授非常感激我給他提供这些意見，他滿口应承一定要在論文中提到我的名字以表敬意。

这个国家再沒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的了，我已經无心再住下去，所以就动了回英国老家的念头。

第 七 章

作者离开了拉格多，到达馬尔当納达。当时沒有便船可搭，他就到格勒大錐去作短期旅行。他受到当地长官的接待。

这个王国只是一座大陆的一部分。我有理由相信这座大陆的东边是美洲加利福尼亚以西的无名地带。这座大陆北临太平洋，离开拉格多不到一百五十英里就是大海，那兒有一座良港，和拉格奈格大島貿易关系頻繁，拉格奈格島位于这座大陆的西北，北緯二十九度东經一百四十度地方，东南相距大約一百里格

就是日本。日本天皇和拉格奈格国王結成了亲密的同盟，两国間常有船只往来。因此我决定由此路回欧洲。我雇了一名向导带路，两头騾子馱行李。我向高貴的主人告别，过去他待我很厚，临行又慷慨地送給我一份礼物。

我一路上沒有遇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意外或者奇遇。我到达馬尔当納达港（港口的名称就是这样的），港里却沒有要到拉格奈格去的船，再过些时也不見得会有。这座港口跟普茨茅斯①差不多大。不久我就結識了几个朋友，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其中有一位高貴的紳士对我說，大概一个月以內不会有到拉格奈格去的船，如果我想到西南方距此五里格的小島格勒大錐上游历一番倒也有趣。他自己和一位朋友可以陪我前往，他并且可以給我准备一艘輕便的三桅小帆船。

格勒大錐这个詞根据我的理解最近似的譯名是巫人島。它的面积大約有外特島②的三分之一，物产非常丰富。島上的部落居民全是巫人，部落的首領統治着这座島。他們只与同一部落的人通婚，由一輩之中年龄最长的繼承担任島主或者长官。长官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宮殿，一座面积大約有三千英亩的大花园，周围是一道二十英尺高的石头围墙。大花园里又圈出一块块的牧場、麦田和园艺場。

一些很不寻常的僕人侍奉着长官和他的家屬。长官精通魔法，有随意召喚任何鬼魂，支使他們二十四小时的本領，但是过了規定时間他的法术也就不灵了。同时在三个月以內，他也沒有能力把刚被召喚过的鬼魂重新召来，除非是情况非常特殊。

我們来到島上的时候，大約是上午十一点鐘。陪我同来的

---

① 普茨茅斯是英格兰南部的軍港。

② 外特島是靠近英格兰南海岸的一个小島，面积一百四十七平方英里。

一位先生去拜見了长官，請求他接見一位特意来拜訪他的生客。他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我們三个人一起进了宫門，两旁站着两排服装、盔甲都非常古怪的卫士，他們的面孔我看了不知怎地只覚得心惊肉跳，当时的恐怖簡直难以形容。我們經过几間內殿，一路上两旁也都站着那种可怕的卫士，这才来到了大殿上。我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他問了几个問題，就叫我們坐在宝座下最低的一层台阶旁边的三个凳子上。他懂巴尔尼巴比話，虽然那和他島上的話是不同的。他要我講一講我的旅行經过；同时，为了向我表明他并不以客礼相待，他动了一下手指就把随从打发走了。一眨眼，他們就都无影无踪，我却不由大吃一惊，因为这就象突然从梦中惊醒，眼前的梦景完全消失了一样。我过了好久还不能恢复常态，长官叫我放心，他不会伤害我的。我又看到我那两个同伴都毫不在乎，他們过去也常常受到这种优待。我就壮起胆子来，把历次旅行的大概情况向长官彙报了一下，但是心里还不免有些躊躇，时常回头看着我刚才看見有鬼魂侍从站着的地方。我很荣幸能跟长官一同进餐。一班新鬼端上菜来，并且在一旁侍候。我覚得这时已經不象早上那样害怕了。我一直呆到日落时分，就恳切要求长官原諒我不能接受在宫中住宿的邀請。我和两位朋友当晚就住在附近市鎮上的一个人家里，这个市鎮也就是本島的首府。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到长官那里去侍候，因为他很高兴再接待我們。

我們就这样在島上住了十天，每天大部分时間都跟长官在一起，晚上就回到住处。不久以后我看到鬼魂也就习惯了，看見过三、四次，也就无动于衷了。如果說我还有些害怕，我的好奇心却远远胜过了恐惧。长官要我随意指名召喚我要看的鬼魂，不管数目多少，从世界开創到当代所有的鬼魂他都可以召来，他

并且可以命令他們回答我認为有必要提出的問題，不过有一个条件，我提出的問題不能超越他生活在世界上的时代范围。我可以放心，他們一定会把事实眞相告訴我，因为說謊这种才能在阴間是无法施展的。

我向长官表示感激他对我这样开恩。我們在一間內殿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花园里的美丽景致。因为我首先想看一看富丽堂皇的場面，我要求見一見阿尔伯拉战役以后統率着大軍的亚历山大大帝①。我們站在窗戶跟前，长官把手指一动，窗戶下面馬上就出現了一个大战場。亚历山大大帝被召进殿来。他說的希腊話听起来很不容易懂，我自己呢，希腊話也会的不多，他郑重地告訴我：他并不是被毒死的，而是因为飲酒过度发高烧病死的。

接着我又見到了正在越过阿尔卑斯山途中的汉尼拔②。他告訴我：他的軍营里連一滴醋也沒有。

我看見凱撒和庞貝③正統率着大軍，准备交鋒。我看見了在最后一次胜利中的凱撒。我要求看到罗馬的元老院正在一間大厅里开会，同时看到現代的下議院在另一間大厅里开会，作为对比。看起来罗馬元老院就象英雄和半人半神在聚会，而現代

---

① 亚历山大大帝(紀元前356—紀元前323)是馬其頓皇帝。他征服波斯建立了亚历山大大帝国。在阿尔伯拉战役中，他击潰了波斯大軍。

② 汉尼拔(紀元前247—紀元前182)是迦太基(古代非洲北部的强国)的軍事家。紀元前216年他率領駐在西班牙的一支精銳的迦太基部队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抵意大利北部，給罗馬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③ 凱撒(紀元前102—紀元前44)和庞貝(紀元前106—紀元前48)都是罗馬的大将，他二人和克拉苏締結了秘密同盟(三雄政治)，瓜分了罗馬的政权。紀元前49年凱撒和庞貝之間发生了战爭。战爭的結果是庞貝遭到了失敗。

下議院却象一群乱轟轟的小販、扒手、土匪和暴徒。

长官接受了我的請求作了一个手势叫凱撒和馬克·布魯脫斯①一起走到我們跟前来。我看到布魯脫斯不覚肃然起敬，从他脸上的任何一部分都很容易可以发現到至高无上的美德，坚定而大无畏的胸怀，眞誠的爱国心腸和对于人类的热爱。我看見这两个伟人能够互相了解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凱撒坦率地向我承認：他一生的伟大功績远远赶不上布魯脫斯因結束了他的一生而获得的光荣。我很荣幸能够跟布魯脫斯談了半天話；他告訴我，他和他的祖先优尼烏斯②，苏格拉底③，依帕米浓达斯④，小伽图⑤，托馬斯·莫尔爵士⑥总在一起。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代中找不出第七个人来够資格加入他們这个六人集团。

为了滿足我要把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摆在面前的奢望，多少著名人物都被召喚来了，如果一一加以叙述，讀者們一定会覚得沉悶无聊。我看見的主要是許多推翻了暴君和篡位者的人，和許多为被压迫被侮辱的民族争回自由的人。但是我簡直无法說出心中的痛快淋漓，叫讀者們讀了也感到快意。

---

① 馬克·布魯脫斯(紀元前78—紀元前42)是反凱撒阴謀集团的首領之一。

② 优尼烏斯·布魯脫斯是紀元前五世紀时人，相传他是罗馬的第一任执政官，他建立了罗馬共和国。

③ 苏格拉底(紀元前469—紀元前399)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④ 依帕米浓达斯(紀元前420—紀元前362)是台比斯的大将。

⑤ 小伽图(紀元前95—紀元前46)是罗馬哲学家。

⑥ 托馬斯·莫尔爵士(1478—1535)是英国哲学家，《烏托邦》的作者。

第八章

格勒大錐概况（續）。古今历史訂正。

我很想見一見古代最著名的学者和賢人，所以我特地安排了一天的时間跟他們見面。我請求召見荷馬① 和亚理斯多德，是不是可以讓他俩率領着評注过他們的著作的人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不过他們人数太多了，几百人只好暫时在大殿前和几間外殿里侍候。我只看了一眼就認得了这两位伟人，不但能从人群中把他們認出来，而且也能把他們彼此分清楚。就他們两人来說，荷馬来得較为高大俊秀。象他这样年龄的人，走起路来也算是很硬挺的了。他那一双眼睛又活泼又銳利，真是少見。亚理斯多德的腰弯得厉害，拄着一根拐杖，他容貌清瘦，头发又稀又长，嗓音低沉。我不久就发現这两个人并不認識其余的人，他們从来沒有見过也沒有听說起过这些人。有一位鬼魂，我說不上他的姓名来，悄悄地对我說：这些評注家由于慚愧自己把这两位作家介紹給后世的人的时候錯誤百出，所以在地下世界里总远远地躲着他們的作家，我把戴底摩斯和由斯大修斯② 介紹給荷馬，并且劝他待他們好一些，因为他馬上发現他們对于了解詩人的精神缺乏天才；当我把斯各特斯和拉牟斯③ 介紹給亚理斯多德的时候，他听了我的介紹竟忍不住大怒起来，他就問他們：其

---

① 荷馬是古希腊的詩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賽》的作者。

② 戴底摩斯和由斯大修斯都是評注荷馬史詩的学者。

③ 斯各特斯（住在法国的爱尔兰人）和拉牟斯（法国人）都是評注亚理士多德著作的学者。

余的人是不是也象他們一样都是一些傻瓜。

我又請求长官把笛卡兒①和伽桑狄②召来。我劝他們把自己的思想体系解释給亚理斯多德听。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坦率地承認了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所犯的錯誤，因为他也象别人一样，对許多問題不能不妄加臆測；他同时也发現伽桑狄尽力宣揚的伊壁鳩魯③学說，笛卡兒的涡动說也都同样地破产了。他預言万有引力說④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虽然当代学者热中于这个学說。他認为新的自然体系不过是一时的风尚，因时代不同而常常变更。即使有人自以为可以以数学原理証明这些体系，也只能盛行一时，及至得出証明，也就过时了。

我用了五天时間跟許多古代学者談話。罗馬的皇帝大半我都見到了。我劝說长官把伊里奥伽巴娄斯⑤的厨师召来，給我們作一桌筵席，但是因为缺乏材料，竟显示不出他們的本領来。爱基西劳斯⑥的农奴給我們作了一盆斯巴达式肉羹，我只吃了一匙子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陪我到島上来的那两位先生因为急于办理私事必須在三天后回去，我就在这三天內会見了一些已死去的近代名人，他們都是两三百年以来在我国和欧洲其他各国出过大名的。因为我一向崇拜名門世家，我就請求长官召見一二十位国王，連同他們的八、九代祖先也一齐召来。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一輩輩传下来并

① 笛卡兒(1596—1650)，法国的哲学家和学者，唯理論的創始人。

② 伽桑狄(1592—1655)，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他在伊壁鳩魯的学說中找到了唯物主义的支柱。

③ 伊壁鳩魯(紀元前341—紀元前270)，希腊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論者。

④ 万有引力定律是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頓(1642—1727)所发現的。

⑤ 伊里奥伽巴娄斯(205?—222)是罗馬皇帝，以奢侈腐化著名。

⑥ 爱基西劳斯(紀元前444?—紀元前360)，斯巴达国王。

不都头戴皇冠，我在一个皇族世系中見到了两位提琴师，三位衣飾华丽的朝臣和一位意大利教长。在另一个皇族世系中会見了一位理发匠，一位修道院主和两位紅衣主教。我太尊重这些戴王冠的人了，所以对这个微妙的話題就不便談下去了。但是对那些公爵、侯爵、伯爵、子爵之流，我就顧不得那么多了。我坦白承認，因为我能够从他們的祖先身上找出一些名門望族的某些特征的来源，所以我覚得非常有趣。我看的清清楚楚，哪一家人的长下巴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另一家人有两代总是出坏蛋，再传下去两代又尽是傻子，为什么第三家人疯疯癲癲的，为什么第四家人是一群騙子。象維吉尔[①]在講到一个名門大家的时候說过：Nec vir fartis, nec famina casta(男子不勇敢，女子不貞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残暴、欺詐和怯懦会成为一些家族的特征，它們的这些特点跟它們的盾牌紋章同样地出名。是什么人第一次給高貴的家族带来了梅毒，代代相传使他的后代生着瘰癧性的毒瘤。我看到他們的世系中有的是小使、僕人、侍者、車夫、賭徒、琴师、戏子、軍人和扒手，我就一点也不覚得奇怪了。

最令我作呕的要算現代历史了。因为仔細检查一下近百年来宮廷里的所有大人物，我发現象娼妓一样的作家怎样哄騙世人，懦夫立了伟大的战功，傻子提供了聪明的建議，阿諛奉承的人最誠恳，出卖祖国的人有古代罗馬人的优良品質，不信神的人最虔誠，鷄奸犯最貞洁，告密者最誠实。多少无辜的好人由于大臣影响了腐敗的法官，党派傾軋，而被判处死刑或者流放在外。多少恶棍爬上了高位，受到国王的信任，作威作福，有錢有势。朝廷、枢密院和上議院里发生的大事，进行的政治活动大半都可以

① 維吉尔(紀元前70—紀元前19)是罗馬的詩人。

和鴇母、妓女、烏龟、寄生虫和小丑的行为媲美。世界上的伟大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动机原来是这样的，他們得到成功只是由于可耻的意外事件，我所到了这些眞情实况，对于人类的智慧和正直就不免鄙夷。

我在这地方还发現許多装模作样写什么軼聞秘史的人多么詭詐而无知，許多国王都被他們用一杯毒藥送进了坟墓；君王和首相当无人在場的时候所作的談話也被他們紀录了下来；他們公开了駐外大使和国务大臣的思想和秘密，但不幸的是他們老犯錯誤。我在这地方还发現了許多震蕩世界的大事的眞正原因，一个妓女把持着后門的楼梯，后門的楼梯支配着枢密院，枢密院却操縱着上議院。一位将軍在我面前忏悔：他由于怯懦、指揮无方而打了胜仗；一位海軍大将說：因为缺乏正确的情报，本来他打算率領艦队投敌，誰知却打败了敌人。三位国王向我郑重声明：他們在位期間，除非是偶然发生錯誤或者中了他們的亲信大臣的詭計，他們从来沒有提拔过一个有功的人。假如他們再活在世上，他們再也不願作这样的事了。他們提出了有力的証明說明：不允許有貪污腐化的行为，坐在宝座上就沒有人会拥护你，因为道德灌輸給人的那种过于自信、矜持、倔强的性格对于公众事务永远是一种障碍。

我由于好奇，特别問起大臣們用什么方法取得了高官貴爵和巨大的財产。我只把問題的范围限于極近的近代，但是又不触及当代，因为我在这問題上一定要十拿九稳，連外国人也决不得罪（我希望不必再向讀者声明，我这里所談的一切，沒有一点是涉及我祖国的）。許多有关人士都被召来了，我只問了一問，就发現他們竟这样无耻，我每想到这件事，就不能不認眞起来。伪証、欺压、唆使、詐騙、拉縴等等罪行还算是他們提到的可以原諒的手

段，这些毕竟还說的过去，我也就原諒了他們。但是，有的人承認自己利用鷄奸、乱倫的罪行换来了地位和財产，有的人使自己的妻子女兒卖淫，有的人出卖祖国和君王，有的人下毒藥，为了消灭无辜好人而不惜滥用法律、歪曲是非。对于地位高貴的大人物，因为他們仪表威严，我們这些卑賤的人自然应該极为尊敬，如果因为我发現了这些事实而使我減低了对他們的崇敬，我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原諒。

我从書本上知道一些忠君爱国的伟大功績，因此想見一見这几位功勛人物，我問了一下才听說他們的姓名并沒有記載下来，就是記載下来的也只有很少几位，历史家都把他們写成了最卑鄙的流氓和卖国賊，其余的人都是我从来沒听說过的，他們的样子都很頹唐，衣服穿的很坏，大多数人都告訴我，他們都是穷愁潦倒而死的，有的还是死在断头台上或者絞架上的。

在这些人中間，有一个人的遭遇有些不平常。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年約十八岁的青年。他告訴我，他在一艘战艦上当过多年的艦长。他在艾克丁姆①的海战中，幸运地冲破了敌人的主要防綫，击沉了三艘主力艦，并且俘获了一艘，这是安东尼②兵敗逃走，他們大获胜利的主要原因。站在他身旁的青年是他的独子，也在这次战役中陣亡了。他接着說，他自恃有功，战争一結束，就到了罗馬，請求奥古斯都③朝廷提拔他充当另一艘更大的战艦的艦长，那艘战艦的原任艦长陣亡了。但是朝廷不理睬他

① 紀元前31年屋大維(奥古斯都)的軍队，在希腊西部的艾克丁姆海战中，击敗了安东尼。

② 安东尼(紀元前83—紀元前30)，罗馬后三雄之一。

③ 奥古斯都(紀元前63—紀元后14)，罗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原名屋大維；也是罗馬后三雄之一。他击敗安东尼后建立了罗馬帝国，并自称奥古斯都，意思是"神圣"。

的要求，却把这职位給了一个从来沒有見过海洋的青年，他是皇帝的一个情妇的侍从李柏丁那的兒子。他回到了自己的战艦上，就被加上了玩忽职守的罪名，命令他把战艦移交給海軍副将波不利可拉的亲信近侍。他只好退职，住在离罗馬很远的一个貧穷的村庄上，了結了他的一生。我很想知道这件事的眞相，就請求长官把这次战役中的海軍大将阿格瑞巴召来。他被召来了以后証明他的話全都是事实，并且补充了很多有利于这位艦长的事迹，因为那位艦长为人謙逊，大部分的战功他自己还沒有提起。

我很奇怪在这个帝国里，奢侈的风气还不过刚刚开始，貪污腐化竟会发展得这样厉害，这样迅速，所以我对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形就不覺得有什么出奇了。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种种罪恶早已猖獗，大元帅醉心于歌功頌德和劫掠財富，实际上他旣沒有功劳，也不配占有財富。

因为每个人被召見的时候，样子跟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一样，我看到近百年中我們人类退化了不少，不兔伤心起来。各种名称不同、后果不同的花柳梅毒，使英国人的面貌完全改变，使他們的身軀变为短小，神經变为渙散，筋肉变为松弛，面色轉为蒼白，肌肉变为松臭。

我居然卑賤到这种程度，竟希望召喚几个古代的英国农民来見見面。他們风俗淳朴，衣服飲食簡单，一向公平交易，具有眞正的自由精神，勇敢爱国，他們这些美德在过去都是很有名的。我把現在的活人和过去的死人对比了一下，也不能一点感触也沒有。他們原有的純朴和美德，都被他們的子孙为了几个錢給卖光了。他們的后代子孙出卖选票，操縱选举，早就沾染上了那些可能在宮廷里才学得会的种种罪恶和腐化的行为。

第 九 章

作者回到馬尔当納达。他乘船到拉格奈格王国去。作者被捕。他被押解到朝廷。他被引見时的情形。国王对于臣民非常寬大。

我們分別的日子到了，我辞別格勒大雖长官閣下，跟我那两位同伴一起回到了馬尔当納达。我在那里等了两星期，就赶上有一艘准备开往拉格奈格的船。那两位紳士跟一些別的人都非常慷慨和善，給我准备了食物，并且送我上船。这次航行足足有一个月之久。我們遭遇了强烈的暴风，只有向西方行駛，趁着貿易风繼續駛进了六十多里格。一七〇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們駛进了克兰梅格尼格河口。克兰梅格尼格是拉格奈格东南角上的一个海港。我們在离港不到一里格的地方拋錨，发出信号要求派一个引水員来。过了不到半点鐘，两个引水員上了船，他們領着我們駛过許多非常险恶的浅滩、礁石，进入了一个广闊的河湾。在这个河湾里，一支艦队可以在距离城墻不到一条錨索长的地方安全行駛。

我們船上有几位水手，不知是有意跟我作对还是一时不小心，告訴了两位引水員，說我是个异乡人，并且是一个大旅行家。于是引水員又把这話轉告了一位海关官員，我上岸以后就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位官員用巴尔尼巴比話跟我說話，因为两地經常有商业往来，这个城市里的人民，特別是水手和海关人員，大都懂得巴尔尼巴比話。我向他簡单地报告了我的經历，尽量

叙述得合情合理，前后一致，但是我認为有必要隐瞞自己的国籍。我自称是荷兰人，因为我打算到日本去，而我知道欧洲人中只有荷兰人可以获准进入这个王国。我告訴海关官員，我們的船在巴尔尼巴比海岸附近触礁沉沒，我被遺弃在一块浮礁上。后来我被接到勒皮他飞島（他也常常听見說有这么一座飞島）上去。現在我打算到日本去，也許在那兒可以找到回国的机会。海关官員說，在未接到朝廷的命令以前，他必須把我拘留起来。他馬上就写信請示，希望两星期內能够得到指令。他們把我带到一所舒适的住所，門前有哨兵看守。但是我可以自由地在一个大花园里活动，受到了很人道的待遇，拘留期間的費用全由国家負担。也有許多人来訪問我，这主要是由于好奇，因为据說我是从非常遙远的国家来的，他們从来也沒听說过有这些国家。

我雇用了一位同船来的青年担任翻譯。他是拉格奈格人，在馬尔当納达住过几年，所以精通两国語言。依靠他的帮助，我就能跟来拜訪我的人談話，但是談話的內容只包括他們提出的問題和我的回答。

朝廷的命令如期送到了。原来是一张传票，命令十名騎兵把我和我的随从押解到特拉德拉格杜布（又叫特瑞德洛格雖布，就我所能記忆的，这地名有两种讀法）。我的随从就只有那个充当翻譯的可怜孩子，我費了不少唇舌他才答应为我服务。在我的請求下，我們俩每人都弄到了一头騾子騎。一位使者比我們早走半天，去报告国王我就要到了，并且請求国王开恩規定一个日子和时辰，讓我可以有机会"舔御前脚凳子下面的尘土"。这是朝廷礼仪，但我却发現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到达以后两天被引見的时候，我奉命在地上匍匐前进，一面爬一面舔地板，但因为我是外国人，他們事先把地面打扫得干干淨淨，

所以尘土的味道还不怎么討厌。不过这是特别的恩典，只有最高級官員在被召見的时候才能得到的。不但如此，如果被召見的人員不幸有几个有权有势的仇人在朝，有时地板上还故意撒上尘土，我亲眼看到一位大臣滿嘴尘土，等他爬到御座前規定地点的时候，已經說不出一句話来了。这也沒有别的办法，因为朝見的人在国王面前吐痰抹嘴唇都要被处死刑。这兒还有一种风俗，也是我不能完全贊同的，如果国王要用一种寬大的办法处死一位貴族，他就吩咐在地板上撒上一种褐色的有毒粉末，舔到嘴里，經过二十四小时一定会把罪犯毒死。但是平心而論，这位国王非常仁慈，对于臣子的性命是十分看重的（我很希望欧洲的君王能够效法他），我必須說明，每次行刑以后，他都严格地吩咐把地板上的有毒粉的地方刷洗干净，如果侍从忽視了他的命令，就会有惹得国王生气的危險。我亲自听到他下命令，要把一个侍从打一頓鞭子，因为有一次行刑之后，应該由他去吩咐刷洗地板，他却故意玩忽职守。由于他的失职，一位年青有为的貴族竟在被引見的时候不幸中毒身死，可是当时国王并沒有打算杀害他，这位賢明的君王十分寬大，饒恕了这个可怜的侍从，免打他这一頓鞭子，只要他答应，沒有特别的命令，下次再也不犯这样的錯誤。

閑話少說，我爬到离御座不到四碼的地方，慢慢地挺起身来，跪在地上，接着在地上磕了七个头，按照前一天晚上他們教我的，說了下面的話：“Ickpling gloffthrobb squutserumm blhiop mlashnalt zwin tnodbalkuffh slhiophad gurdlubh asht.”这是一句頌詞，根据当地的法律，所有朝見国王的人都要这样說。把它翻譯成英語，意思就是“祝天皇陛下的寿命比太阳的还多十一个半月”。国王回答了几句，虽然我听不懂，也就照着别人事先告訴

我的回答說："Fluft drin yalerick dwuldom prastrad mirpush." 意思就是："我的舌头在我的朋友的嘴里。"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請求皇上准我把翻譯叫进来。这样前面已經提到过的那位青年就被叫了进来。通过他从中传話我回答了国王在一个多小时中間提出的問題。我說巴尔尼巴比話，我的翻譯就把我的話翻成拉格奈格話。

国王很喜欢跟我談話，就下令吩咐他的 Bliffmarklub (意思就是侍从长)在宫中給我和翻譯分配一所住处，每天給我們准备飲食，另外还給我們一大袋金子用。

我順从了国王的旨意，在这个国家住了三个月。他非常高兴跟我談話，并且要我就任几种高貴的官职，但是我却覺得和妻子家人度过余年要来得比較妥当愼重一些。

第 十 章

拉格奈格人民受到作者的称赞。关于"斯特魯布魯格"的詳細描写。作者和一些著名人士談論这件事。

拉格奈格人是一个有礼貌的、慷慨的民族。虽然他們不免有几分所有东方国家人民所特有的驕傲，不过他們对于外国人却非常客气，特別是受到朝廷重視的外国人。我結識了許多位上流社会的人物，同时翻譯随时都在身边，我們的談話总算是很愉快的。

有一天，我跟許多朋友在一起，一位貴族問我是否已經看見过他們的"斯特魯布魯格"，意思就是长生不老的人。我說还沒

有看見过，并且請他解释一下，一个凡人加上这样一个称呼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告訴我，有时候，虽然机会很少，一个人家生下了一个孩子，在前額的左眉上方有一个紅色的圓点，这个記号就表明这个孩子永远不死。他又說，这个圓点有一枚三便士的銀币那么大，过些时候就会变大、变色，到十二岁的时候变成綠色，一直到二十五岁漸漸变成深蓝。四十五岁时圓点变成煤黑色，有一枚一先令的銀币那么大，以后就不再变了。他說：这种孩子生的很少，他相信在全王国内，男女“斯特魯布魯格”不会超过一千一百人，估計住在京城里的大約有五十个，其中有一个女孩是三年以前生下来的。这种产物并不是哪一家的特产，只不过是偶然凑巧罢了。就是“斯特魯布魯格”自己的孩子也跟別的人民一样有生有死。

我率直地承認，听了他这一番話眞是說不出来地高兴。恰好跟我說話的那人懂得巴尔尼巴比話，而这种話我也說的很好。我情不自禁地說了一些未免有些过分的話。我象发了狂一样大叫起来：幸福的民族啊，你們的每一个孩子都有希望长生不老！幸福的人民啊，你們有許多古代道德的活生生的典范，你們有許多能够把过去时代的智慧教导給你們的大师！但是最幸福的还要算那些杰出的“斯特魯布魯格”。他們生下来就解除了全人类共有的灾难，因为他們永远不怕死亡，所以心情舒暢，一点也不会感到沉重、精神萎靡。我表示很奇怪为什么沒有在朝廷里看到过这些杰出的人物。前額上有一顆黑痣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不至于輕輕放过了吧。象国王这样賢明，怎么能不把这样賢明能干的樞密官罗致在身边呢？也許这些令人敬重的圣賢太严肃了，道德敗坏的朝廷容不下他們。根据以往的經驗，我們知道年輕人性情固执而輕浮，不肯接受老人持重的劝导。但是，既然

国王准我和他接近，我决定以后一有机会就要通过翻譯向他率直陈述我对于这件事的意見。不管国王願不願意接受我的忠言，我却决定了一件事情。既然国王一再要留我在他的国家里担任官职，我現在就感恩戴德，接受他的恩典，如果这些杰出的"斯特魯布魯格"肯讓我接近他們，我就在这里住一輩子，整天和他們交談。

我前面已經說过，我跟他說話的那位先生懂巴尔尼巴比話。他一面微笑（听到别人說話幼稚得可怜才会有这样的微笑），一面对我說，如果有可能把我留下来住在他們这兒，他感到很高兴，同时他請我允許他向大家解释一下我說的是些什么。他說了一会兒，大家就用本国語言談論了一陣子，可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从他們的脸上我也看不出他們对我的談話有什么印象。他們沉默了一会兒，那位先生又对我說，他的朋友們和我的朋友（就是他自己，他認为这样說比較恰当），听了我关于长生不老的好处和快乐的一番宏論，都非常高兴。他們也很想詳細地知道，如果我命中注定生下来是一个"斯特魯布魯格"，我究竟要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回答說，这样一个內容丰富、令人高兴的題目是很容易发揮的，特别是对于我，因为我常常喜欢設想，如果自己是一位国王、一位将軍或者一位大貴族，我应該作些什么事。就現在这件事来說，我也曾作过全盘打算，如果我眞能长生不老，我应該作些什么事，应該怎样度过这漫长的时間。

我說，如果我运气好，生下来就是一个"斯特魯布魯格"，那么我一旦了解了生死的区别，发現了自己的幸福以后，我首先就决定用尽一切办法来发家致富，靠着勤儉节省、辛苦經营，我很可以希望在大約两百年以后成为王国最富有的人。再者，我从

小时候起，就从事艺术和科学研究，总有一天我的学問会超过所有的人。最后，我要詳細地記录社会上的每一件重要的活动和事迹，大公无私地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把历代帝王大臣的性格刻划出来。我一定会把一切关于风俗、語言、服装、飲食和娛乐活动的变迁正确地記录下来。我有这么大的学問，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活的知識、智慧宝庫，一定会成为民族的先知。

六十岁以后我就不再結婚了，但是待人要慷慨，自己呢，却要維持勤俭的生活。我要从事于培养、教导有为的青年的心灵，运用自己的記忆、經驗和观察，輔以无数的范例，使他們相信，无論在公共生活中和私人生活中，道德都是有用的，但是我自己的少数忠实朋友却一定是一帮长生不老的弟兄。我要从长輩和我的同輩中选出十二位朋友来。如果哪一位弟兄沒有財产，我就在我的产业附近供給他一所舒适的住宅。我总要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进餐。至于你們这些凡人，我只肯跟少数几个难能可貴的人交往。时間一长我的心腸也就变硬了，你們死了我也就不会惋惜，以后就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們的后代。我就象一个人每年在花园里种上一些石竹和郁金香，他不会因为去年的花草已經枯萎而感到悲伤。

"斯特魯布魯格"一定会不断跟我交流經驗和各就观察所得，研究腐化怎样漸漸侵蝕世界的經过。我們要时时警告人类，教导人类随时反对腐化；同时因为我們以身作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許足以阻止历代以来令人叹息的那种人性不断退化的趋势。

除此以外，亲眼看到許多帝国和小邦发生革命，上流和下流社会的变化，古老的城市化为废墟，无名的村庄一跃而为帝王的京城，該是多么令人高兴。我能看到著名的河流降为浅水小溪；

一边的海岸变成了旱地，另一边却又被海水所淹沒；許多現在还不知道的国家被人发現。野蛮民族侵入文明国家，而最野蛮的人却漸漸开化了。我一定会看到黃經、永恒运动和万应灵藥等等的发現，以及其他許多尽善尽美的发明。

在天文学上，我們会有多么奇妙的发現呀！我們活在世界上就能看到自己的預言成为事实，我們可以观察彗星的运行和再現，以及日、月、星辰的运动变化。

我又从各方面发表了許多議論，长生不老的自然欲望和尘世的幸福使我滔滔不絕地談起来。当我的話說完了的时候，那位先生又把我的談話內容翻譯了一陣給別人听，接着他們就用本国話談論了好一陣子，我的議論不时使他們大笑起来。后来，給我当翻譯的那位先生才說了話，大家要他改正我的几点錯誤，我所以会犯这些錯誤是由于人类天性上存在着共同的缺点，因此我可以不負什么責任。这种"斯特魯布魯格"是他們国家特有的产物，巴尔尼巴比和日本都沒有这种人。他曾經作过駐巴尔尼巴比和日本的皇家大使，他发現这两大王国的人民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他在先向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惊訝，这也可以說明我当时也認为这是一件十分新奇、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在上面提到的两个王国的时候曾經和許多人談过話，发現长生不老是人类普遍的願望。一个人已經一条腿跨进了坟墓，一定会用力把另一条腿撑住。年老的人总还希望多活一天，而把死亡看作最大的不幸，天性随时都在鼓励着他要他躲开死亡。只有在拉格奈格这座島上，求生的欲望却并不那么迫切，因为他們的眼前时时有着"斯特魯布魯格"的榜样。

我所設想的生活方式是不合理的、不真实的，因为这要假定人的青春常在，永远健康，永远精力充沛。尽管一个人想入非

非，也不会痴到这步田地，所以問題不在于一个人能否永保青春，永远幸福健康，而在于他在老年人一般所具有的各种不利条件下怎样才能度过漫长的一生。虽然很少有人願意接受这样坏的条件而长生不老，但是在日本和巴尔尼巴比这两个王国，他却发現人人都希望把死期推迟一些时間，越死得晚越好，同时他也很少听見有人願意甘心死掉，除非他忍受不了极度的痛苦和折磨。他請我告訴他，在我的旅行途中經过的国家中和在我的本国，我是不是也发現那些地方也普遍地存在着这种心理。

他的开場白一完，就开始告訴我关于“斯特魯布魯格”的詳細情况。他說，他們在三十岁以前，一般說来，跟凡人并沒有什么两样，但是三十岁以后他們漸漸忧郁、沮丧起来，一天天加深下去，一直到八十岁。这是他听他們自己亲口說的；不然的話，一个时代只有两三个长生不老的人降生，人数这样少是无法作出結論来的。他們活到八十岁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活到这么个岁数就算到了极点了），他們不但具备一般老年人所有的缺点和荒唐行为，并且还有許多别的缺点，因为他們对于自己永远不死感到恐怖。他們不但性情頑固、暴躁、貪婪、沮丧、虛荣、多嘴，而且絲毫不講友誼和情爱，即使有，頂多也只能对兒子、孙子还有些感情。嫉妒和妄想是他們的主要情欲。但是引起他們嫉妒的事情主要是年輕人的不道德行为和老年人的死亡。他們嫉妒年輕人因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寻欢取乐的可能；同时当他們看到送葬的行列的时候，他們又惋惜、抱怨只有别人才能得到安息，而他們自己却永远不用想得到。他們除了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得到的一些經驗和知識以外，就什么也不記得，而这一点点东西也是很不完全的，关于任何事实的眞相或者細节，我們最好还是相信传統的說法，而不要相信他們的記忆。在他們中間最幸福

的人倒是那些年老昏聵、記忆全失的人。因为他們不象别人那样有許許多多恶习，所以他們还比較能受人怜憫和帮助。

如果一个"斯特魯布魯格"跟他的同类結婚，按照王国的恩典，等到夫妇二人中比較年輕的一人活到八十岁的时候，婚姻就可以解除。因为从法律观点来看，这种恩典是极为合理的，对一个要在世界上永远要活下去的无辜罪人，不应該再讓他負担一个妻子，使他加倍地感到痛苦。

他們年滿八十岁，法律就認为他們已經死亡了。他們的后代就可以繼承他們的产业，只留給他們少量的金錢来維持生活，貧穷的人就由公众来出錢供养。从此以后，大家就認为他們不能再担任任何工作，他們旣不能为公众謀福利，也不能令人信任，他們不能購买或者租賃土地，也不能出庭为任何民、刑案件作証，甚至不能参加地界的勘定。

他們九十岁的时候，头发、牙齿全部脫落，这时他們已經不能分辨味道，有什么就吃什么、喝什么，一点滋味也沒有。他們的疾病却仍然繼續下去，病情沒有什么增減。他們在談話时把一般事物的名称、人們的姓名都忘掉了，即使是至亲好友的姓名，他們也記不起来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們再也不能讀書自娛，他們已經不能看完一个句子，看了后面忘了前面。这种缺陷使他們失去了唯一还可能有的娛乐。

这个国家的語言总是不断地变动着，一个时代的"斯特魯布魯格"不懂另一个时代的語言。他們活了两百岁以后也就不能跟邻近的凡人談話了，頂多只能說几个簡单的詞兒。因此他們虽住在本国却象外国人一样感到生活上有許多不便。

这就是我所能記忆的关于"斯特魯布魯格"的一段敘述。后来，我見过五、六个屬于不同时代的"斯特魯布魯格"，最年輕的

一个还不满两百岁，都是我的几位朋友在不同的时間領来給我看的，虽然有人告訴他們，我是一位曾到过世界各地的大旅行家，他們却一点也不感到好奇，提出个把問題来問問我。他們只希望我給他們一个“斯兰姆斯苦达斯克”，就是一件紀念品。其实这只是乞討的一种說詞，以逃避严禁他們这样作的法律，因为他們是由公众供养的，虽然他們的进項确乎很少。

各种人都輕視、痛恨他們。生下一个来，大家都認为是不吉之兆，所以关于他們的誕生記載得很詳細。因此查一查登記簿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年齡，不过登記簿上記載的还不到一千年，至少是因为过去登記的都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沒，或者經历社会丧乱被毁掉了。通常計算他們的年齡的方法是先問問他們还記得哪一位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毫无疑問他們記得的最后一位君王不会是在他們八十岁以后才即位的。

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的最令人痛心的人兒，而女人比男人更来得可怕，他們除了具有極衰老的老人普遍存在的缺陷以外，还有一些格外令人可怕的地方，那可怕的程度和他們的年齡成比例，实在难以形容。我在五、六人当中馬上就認得出哪一位年齡最大，虽然他們的年紀相差不到一、二百岁。

讀者們不难相信，自从我亲自听到、亲眼看到这种人以后，我的长生不老的欲望大为減退。我想起自己过去有过的那些美好的幻想，不覺深深感到羞愧；我想，与其这样活着眞不如死去，不管哪一位暴君发明哪一种可怕的死法，我都乐于接受。国王听見說我跟我的朋友曾經就这件事有所談論，就得意洋洋地挖苦了我一頓，要我把一对“斯特魯布魯格”送回本国，使我国人民不至于再貪生怕死。但似乎这是王国法律所禁止的，不然我倒甘願費些力气，花些錢把他們运送回来。

我不得不同意王国关于"斯特鲁布鲁格"的法律是有强有力的根据的。在同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有执行这种法律的必要。不然，因为貪婪是老年的必然結果，这些长生不老的人終究会成为全国财产的业主，掌握了社会的权力，但是因为他們沒有能力經营管理，結果一定会使整个社会毁灭。

第十一章

作者离开拉格奈格，乘船到日本去。他又从那兒乘荷兰船到阿姆斯特丹①，再从阿姆斯特丹回到英国。

我想这一段关于"斯特鲁布鲁格"的叙述也許可以使讀者感到有趣，因为这多少有点与众不同。至少在我讀过的游記中，我記不得曾在哪一本里碰到过类似的叙述。如果我記錯了，我就請大家原諒，因为旅行家們在叙述同一国家的情况时，总不免要大談而特談同一的事情，而并不担負抄袭或者假借别人的著作的罪名。

这个王国和日本帝国經常有商业往来；很可能日本的作家曾經有过关于"斯特鲁布鲁格"的記載。但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間很短，而且一点也不懂这个国家的語言，所以我沒法进行調查。但是我希望荷兰作家，經过我这一介紹，一定会好奇起来，而能够作到我办不到的事情。

国王常常勉强我接受朝廷官职，可是我坚决要回祖国，他也

①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和最大的商业城市。

只好准我离境，并且亲笔写了一封介紹信讓我带呈日本天皇。他又賜給我四百四十四大块金子（这个民族是喜欢偶数的），和一块紅色的金刚石，回英国后我卖了一千一百英鎊。

一七〇九年五月六日，我郑重地辞别了国王和我的朋友們。国王还特别派遣卫队把我送到这座島的西南部的皇家港口葛兰古恩斯达尔德。过了六天，我坐上了开往日本的船，我們航行了十五天。我們在日本东南部的一个小商港滨关上岸。那兒的市鎮在港口的西端，有一条狹仄的海峽，向北通向一个狹长的內海，而京城江戶①就在內海的西北岸。上岸以后我就給海关官員看了拉格奈格国王給天皇陛下的書信。他們对上面加盖的御璽非常熟悉，那御璽有我的手掌那么大。上面印的文字是："一个国王从地上扶起了一个跛脚的乞丐。"市鎮上的官吏听說我有这么一封信，就把我当作一位使臣来接待。他們給我备了車馬侍从，护送我到江戶去。我到达以后就被召見，呈上書信，接着就举行隆重的仪式打开了書信。翻譯官把書信內容向天皇报告以后，又向我传达天皇的命令，叫我提出我的請求，不管我請求什么，看在拉格奈格王兄的面上，都可以照准。这位翻譯官的职責是跟荷兰人打交道的。他从我的面貌来推測，我是一个欧洲人，所以他又用純熟的低地荷兰語把天皇陛下的命令重复了一遍。我就按照以前的决定回答說：我本来是一个荷兰商人，在一个遙远的国家遭遇了复舟之祸，我又由陆路和海路从那兒到了拉格奈格，后来才坐船到了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常在这里經商，所以我希望能在这里有机会找到几个同伴随他們回欧洲去。我請求天皇格外开恩下令把我安全地送到长崎。同时我又提出了另

---

① 江戶就是現在的东京，日本的首都。

外的一个請求，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陛下可否开恩准我免于执行践踏十字架的仪式，我的同胞到这兒来是要执行这种礼节的，因为我遭遇不幸才来到他的王国，并不想作什么买卖。翻譯官把我的第二个要求翻譯給天皇听了以后，他似乎有些惊訝，他說他相信我是第一个不願履行这种仪式的荷兰人，因此他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一个眞正的荷兰人，他更怀疑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根据我自己提出的理由，特别是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他格外开恩原諒我性情孤僻。不过这件事例需要巧妙地安排一下，他必須命令他的官吏讓我出境，权当是把这件事情忘了。他告訴我，如果我的荷兰同胞晓得了这件事，他們一定会在旅途中把我杀死。我又通过翻譯官感謝天皇对我格外开恩。这时恰好有一支軍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就命令司令官护送我到那兒去，并且特别把关于十字架的那件事关照了他。

一七〇九年六月九日，經过长途的跋涉，我到了长崎。不久我就結識了一些荷兰人，他們都是阿姆斯特丹的載重四百五十吨的商船上的水手。我在荷兰住过很久，在来頓求过学，我的荷兰話也說的很好。水手們不久就知道我是从哪兒来的了。他們都非常好奇地向我詢問历次航行的情形和生活經历。我尽量編造了一段簡单可信的历史，却把眞相大部分都瞞了下来。我認識許多荷兰人，我能够捏造我的父母的姓名，冒充是古厄德尔兰省的一个寒微的人家出身，我本来准备付給船长（一个叫德奥德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我到荷兰去应付的船費。但是他听說我是医生，願意只收半价，只要我願意在本行业务方面为他服务。在我們开船以前，有几位水手一再問我有沒有举行过前面提到的那一种仪式。我总是含糊其詞地回答，說我已經滿足了天皇和朝廷的种种要求。一个小船船主之流的坏蛋却跑到一位

官員跟前，指着我說我还沒有踩过十字架，可是那官員早已接到了放我出境的指示，就拿起一根竹子在那个流氓的肩上打了二十下，此后就再也沒有人拿这种問題来麻煩我了。

旅途中沒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我們一帆风順駛到了好望角。我們为了上淡水只在那兒停了一下。一七一〇年四月十日，我們安抵阿姆斯特丹。在路上病死了三个水手，还有一个在离几內亚海岸① 不远的地方在前桅上失足落水而死。不久以后，我就从阿姆斯特丹搭了一艘小船回英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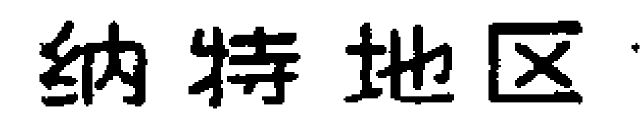
四月十六日我們到了唐茲。我第二天早晨才上岸，离开了整整五年六个月以后，才又看到了祖国。我馬上动身到瑞贅夫去，当天下午两点鐘就到了家。我見到了我的妻子兒女，他們身体都很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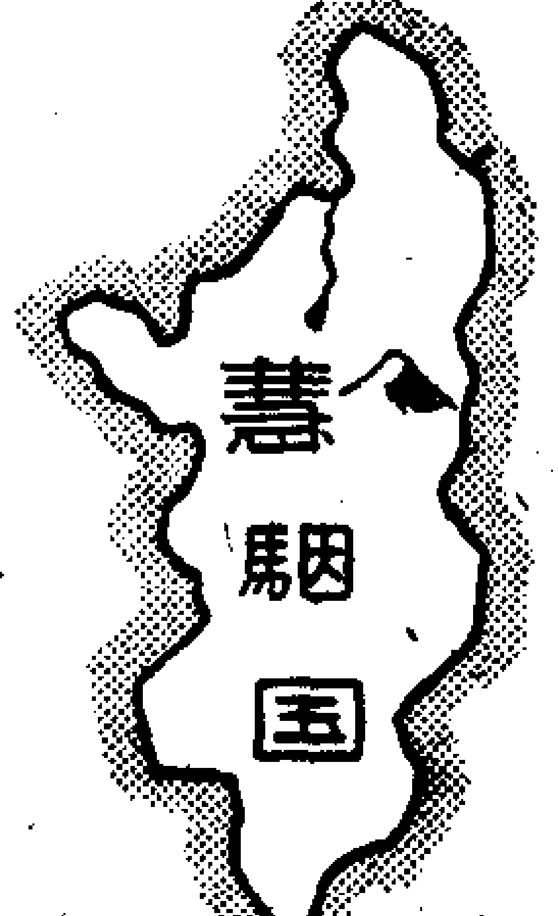
---

① 几內亚海岸指赤道附近非洲西海岸。

第四巻

慧駰国游記





公元1711年发現

第一章

作者出外航海，当了船长。他的部下共謀不軌，把他长期禁閉在艙里，后来又把他拋弃在不知名的陆地上。他进入这个国家。关于“耶胡”——一种奇怪的动物的描写。作者遇見了两只“慧駰”。

我待在家里跟妻子、兒女一起过了五个多月的快活日子。（如果那时我懂得怎样才算是好日子就好了。）我又离开了大了肚子的、可怜的妻子，接受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务，在載重三百五十吨的商船“冒险家号”上担任船长。因为我熟悉航海术，而对在海上作外科医生这件事感到厌倦（当然有时我也可以搞搞这种业务），我就聘請了一位名叫罗伯特·漂尔佛依的干練的青年医生在船上担任这項职务。一七一〇年九月七日，我們由普茨茅斯出发，九月十四日在邓奈瑞夫島①遇見了布利斯脫的普可克船长，他正要到坎伯尺湾②去采伐苏木。十六日一場大风暴把我們吹散了；我这次归来后才听說他的船沉沒了，除了一个招待員脫险以外船上的人員无一幸免。他为人老成，是一名优秀的海員，不过太主观一些，往往坚持己見，因此他和許多别的

① 邓奈瑞夫島是距非洲西北海岸六十英里的坎乃瑞群島中最大的一座島。

② 坎伯尺湾就是北美洲东南岸的墨西哥湾的西南部分。

水手一样毁了自己。如果当时他听我的話，也許这时候也跟我一样平平安安地和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了。

船上有几个水手因为患热带狂热病死亡，所以我不得不在巴尔巴道斯島①和理渥德群島②招募新水手，我的东家曾經指示我在这些地方停留，但是过了不久我就懊悔起来，因为我发現这些新水手大部分都作过海盗。船上一共有五十名水手，而我奉了东家的命令和南洋一带的印度尼西亚人作生意，尽量想办法发現新地区。我招募来的那些流氓勾引坏了我的部下。他們共謀不軌，企图吞下这艘商船，并把我囚禁起来。有一天早上，他們动了手，一直冲进了船艙，把我手脚綁了起来。他們威吓說，要是动一动，就把我丢到海里。我对他們說，我是他們的俘虏，情願归順。他們要我发誓表示屈服，接着就松了綁，只用一根鏈子把我的一条腿拴在床跟前。艙門口站了一个守兵，枪弹已經上膛，如果我想脫身，他已經得到命令可以开枪把我打死。他們給我送飲食，船上的一切都听他們指揮。他們計划去作海盜，搶劫西班牙人，不过一时还作不成，他們还要招募一些部下。他們决定先拋售船上的貨物，再到馬达加斯加島去招募水手，原来我被囚禁以后，他們中間死了几个。他們航行了許多星期，跟印度尼西亚人作了些生意，不过我被他們囚禁在艙里，一步也不能动，时时刻刻担心会被杀害，因为他們曾几次威吓过我，所以就不知道他們走的是哪一条航綫了。

一七一一年五月九日，一个叫詹姆斯·威尔赤的人来到我的艙里，声称奉了船长命令押我上岸。我哀告了他半天，但是毫无效果；他也不肯說新船长是誰。他們逼着我走上一艘长舢板，

① 巴尔巴道斯島是英屬西印度群島中的一个小島。

② 理渥德群島是英屬西印度群島的一个島群，在巴尔巴道斯的西北。

讓我把最好的衣服带着，那身衣服差不多还是新的，还讓我带上一包衬衣杂物，但是除了腰刀以外不准带任何武器。他們还講点礼貌，并沒有搜我的衣袋，因此我把所有的錢和几件日用品也带在身上了。他們划了一里格光景，就把我放在一片近海浅滩上。我要求他們告訴我这是哪一个国家。他們却一齐发誓，說他們也跟我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們只說这是船长（他們这样称呼他）的决定，在出清貨物以后，在发現陆地的第一个地方，就要把我攆下船去。他們立刻要开船回去，还劝我快点走开，不然潮水就要涌上来把我淹沒。他們就这样和我告别了。

在这样荒凉的地方，我只好向前走去，不久就走到了旱地。我在一个沙土堆上坐了下来休息休息，考虑以后怎么办。我身体好了一些，就进入了这个国家，决定向我首先遇到的野人投降，就用手鐲、玻璃指环和其他玩意兒向他們贖买性命。在这样的航程中水手总带着一些这一类的东西，因此我身边也带着几件。这里的土地上生长着长长的、一排排的树木，并不是整整齐齐的、人工种植的，而是天然生长的。这里野草遍地，也有几块燕麦田。我非常小心地走着恐怕受到袭击，生怕突然被从身后或者两边射来的箭射死。我走上了一条常有人走的道路，看見上面有許多人的脚印，也有牛蹄子印，但是最多的还是馬蹄子印。最后我看見一块田里有几只动物，还有一两只同类的动物坐在树木中間。它們的样子很奇怪，很丑陋，使我感到吃惊，因此我就在一丛灌木后面臥了下来再看个仔細。有几只动物走上前来，靠近我臥着的地方，我趁这机会看清楚了它們的形状。它們头上、胸前都厚厚地长着一层毛发，有的地方的毛是鬈的，有的地方却是直的。它們的鬍鬚象山羊鬍子，背上、腿前面、脚面上都长着很长的一道毛，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沒有毛，这样我就看到它們的

皮肤是浅褐色的。它們沒有尾巴，除了肛門附近有一些毛以外，臀部也沒有长毛，我想，这大概是大自然因为它們要坐在地上，才在那兒讓它們长一些毛来保护肛門。它們时常坐着，也时常躺下，有时也用后腿站立。它們爬到高聳的树上去，象松鼠一样的敏捷，因为它們前后脚上都有尖利如鈎的长爪。它們时常蹦蹦跳跳，躥前躥后十分活跃。母的沒有公的那样高大；头上的毛直而且长，但是脸上却沒有毛；除了肛門和阴户以外，别的地方只有一层茸毛。乳房吊在两条前腿的中間，走路的时候有时几乎碰到地面。公兽和母兽的毛发都有几种顏色，有棕有黄，有紅有黑。总而言之，我在历次旅行中从来还沒見过这样难看的动物，也从来沒有一种动物使我感到这样討厌。我覺得已經看得够了，心里充滿了輕蔑和厌恶，就站起身来，順着原来的道路走去，希望找到一个印第安人的小屋。我走了沒有多远，迎面就有这样的一只动物拦住了我的去路，并且冲着我走上前来。那个丑陋的妖怪发現了我，脸上作出各种鬼脸，张大眼睛盯住我，好象盯住一件从来沒見过的东西一样。它走得更靠近了一点，就举起前爪，我眞不知道它作这种动作是由于好奇还是要害我。不管怎样，我就拔出了腰刀，用刀背狠狠地打了它一下，我不敢用刀鋒砍它，因为要是当地居民知道我杀死了或者砍傷了他們的家畜，他們是会恨我的。这畜生挨了这一下子，向后退了一步，大吼起来，于是四十多头怪兽同时从邻近的田地里赶了过来，把我团团围住，一面嗥叫一面作出种种嘴脸。我跑到一棵树木下面，把脊梁靠在树上，舞动腰刀使它們不敢近前。有几个該死的畜生，竟从树后面抓住树枝，跳上了树，对准我的头頂拉屎。我紧紧地貼住树干才躲了过去，但是差点兒被落在周围的粪便的臭气熏死。

正在这危急关头，我却发现它們突然拼命跑开了。这时我也就离开了那棵树，再上前赶路，心里也奇怪什么东西会把它們吓成这个样子。我向左一看，看見一匹馬在田里慢慢地走着。原来那些虐待我的动物早就看見它了，因此它們才逃走了。那匹馬走到我的跟前，吃了一惊，但馬上就鎮定下来，一直端詳着我的脸，显得惊疑万状。它看看手，又看看脚，围着我走了几遍。我正要上前赶路，它馬上拦住了我，样子十分和藹，并沒有絲毫要加害于我的意思。我們站在那兒面面相覷了半天；后来我斗胆向前，摆出馬販子馴服一匹野馬常用的姿势，嘴里吹着口哨，伸手过去要撫摸它的頸子。但是这动物似乎瞧不起我，不肯接受这种礼节，摇摇脑袋，皺皺眉头，輕輕抬起了右前蹄，拨开了我的手。它接着长嘶了三、四声，每次音調都不相同，我不由覺得它是在用自己的語言自言自語。

我跟它正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时候，又有一匹馬走了过来。它很有礼貌地走到第一匹馬的跟前，互相輕輕地碰了一下右前蹄，相对嘶了几声，声音各不相同，簡直象是在說話。它們走开了几步，好象要商量一下，它們并排走着，踱来踱去，就象在考虑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是又时常回过头来瞧瞧我，好象在监視我，恐怕我逃走似的。我看到这两个畜生的态度和举动十分惊奇，心里想，如果这个国家的居民的智慧和馬兒的成正比例，那么他們一定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这种念头使我十分欣慰，我决定再上前走去也許可以找到房屋和村庄，或者遇到个把居民，这两匹馬願意談就讓它們談下去吧。第一匹馬是一匹灰色斑馬，看見我要逃，就紧跟在我身后长嘶起来。它的声音那样富于表情，我覺得似乎听懂了它的意思。我就轉过身来走到它的跟前，看它还有什么話說。我尽量装出并不害怕的样子，实际上我已經有些

煩悶，眞不知道这一次究竟会有个什么样的下場。讀者們自然明白，我是不大欢喜当时的处境的。

那两匹馬走到我的跟前，非常認眞地端詳我的脸和手。灰色馬还用右前蹄把我的礼帽摸了一圈，弄得不成样子，我只好把帽子脫下来整理了一下，又把帽子戴了上去。它和伙伴(一匹栗色馬)看到我这样作都十分惊訝。栗色馬摸了摸我的上衣襟，才发現是穿在我身上的，它倆露出了更加惊奇的神色。它撫摸我的右手，似乎很羡慕我的手又白又嫩。它把我的手紧紧地夹在蹄子和蹄骹中間，我却忍不住叫了起来；这样一来，它們倆就尽量温存地把我撫慰了一番。它們对我的鞋、袜感到十分困惑，不住地去摸它們，并且相对嘶了一陣，作出种种姿势，就象一个哲学家在想解决一个新的难題时的表情一样。

总之，这种动物的举动很有条理，很有理性，观察銳敏而且判断正确。因此我最后断定它們一定是两个魔法家，用一种法术把自己变成現在这个样子；他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生人，就这样来寻开心。他們看到一个人，无論服装、外形、面貌和住在这个辽远的国家的人完全不同，当然会感到惊奇。我想来想去覚得有理，就大胆地对他們說了下面的一段話：先生們，如果你們是魔法家，——我敢相信你們是的，你們一定懂各国語言；因此我冒昧地告訴你們两位，我是一个可怜的、不幸的英国人，不幸流落在你們的海岸上，我請求你們中間哪一位允許我騎在背上，就象騎一匹眞馬一样，把我馱到一家人家或者一座村庄，那我就可以得救了。为了报答你們的恩惠，我願意把这把刀子和这只手鐲送給你們作为礼物(說話时我从衣袋里把刀和手鐲拿了出来)。我說話时，这两只动物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兒，好象在注意地听。我說完了这些話的时候，它們又对嘶了半天，好象在一本正經地

談着，我很清楚地观察到，它們的語言很能表达情感，那些詞兒不用費很大的劲兒就可以用字母写出，那比拼写中国話还要容易些。

我时时可以分辨出"耶胡"这个詞兒，它們每个都把这个詞兒反复說了几遍。虽然我猜不透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当这两匹馬在忙着談話的时候，我嘴里就学着說起这个詞兒来。它們一停止談話，我就高声地叫了一声"耶胡"，同时尽量模仿着馬嘶的声音。它們听了显然都很惊訝。灰色馬又把这个詞兒重复了两遍，似乎有意識地教导我怎样正确地发音，我尽量跟着它念这个詞兒，覚得每一次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虽然还談不到說得十分好。接着栗色馬又教我念第二个詞兒，那就比第一个难念得多了。按照英語的拼写法，这个詞兒可以拼作Houyhnhnm（"慧駰"）。这个詞兒，我念得不如前一个那样成功，但是試了两三次以后，也有了进步。它們看到我有这样的才能都十分惊訝。

两位朋友又講了半天（当时我猜想他們的談話还是跟我有关的）就分手了，又行了互相碰碰蹄子的礼节，灰色馬作出姿势要我走在它的前面，我想在找到一位更好的向导以前还是跟它走的好。我一放慢脚步，它就会喊出"混、混"的声音。我領会了它的意思，于是尽量設法讓它知道，我很疲倦，再快也走不动了。这样它就站一会兒讓我休息一下。

第二章

一只"慧駰"把作者領到家里。房屋的情形。作者受到接待。"慧駰"的食物。作者因吃不到肉很感痛苦，后来才想出了解决办法。他在这个国家里吃飯的方式。

我們大約走了三英里路，来到一座长房子的前面。那座房子是先把木材插在地上，再用枝条編織建成的；房頂很低，上面鋪着草。我这时覺得稍稍放心了一些，就拿出几件玩具来(旅行家常常携带着这样一些玩具，准备送給美洲等地的印第安野人的)，希望这家人家会因此高兴起来，而殷勤地接待我。那匹馬作了一个姿势要我先走进房去。这是很大的一間房子，泥土地鋪得很平坦，房間的一边是一排秣草架和食槽。房子里有三匹小馬、两匹母馬，都沒有在吃草。我很奇怪有几匹馬都屁股着地坐在那兒，更奇怪的是其他的馬都在从事家务劳动，看起来它們只不过是一些寻常的家畜；但是这却証实了我以前的意見，这里的人民能够把野兽教化成这样，一定在智力方面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民族。灰色馬跟着走了进来，才使我沒有受到虐待，不然的話，其余的馬也許会虐待我。它很庄重地向它們嘶了几声，它們也报以回答。

除了这間房以外，这一长排房子还有三个房間，通过三个互相对立的門，把它們連在一起，就象是一条街道。我們通过第二个房間到第三个房間走去；灰色馬先走了进去，招呼我跟在它的身后。我在第二个房間里等了一会兒，把送給这家主人和主妇

的礼物准备好。那一共是两把小刀、三只假珍珠手镯、一面小鏡子和一串珠子項鏈。那匹馬嘶了三、四声，我期待能听到人回答的声音，但是我沒有听到别的回答，只听到了同样的語言，不过有一两声比較更尖一些。我心里想这一定是这个国家里一位大人物的住宅，因为在我被召見以前似乎要經过許多礼节。但是为什么一位貴人要完全由馬兒来服侍，却是令人不解的。我只怕是因为我遭逢不幸，苦难重重，被弄得神經失常了。当我独自在房間里的时候，我强打精神向四边看了一看，这个房間和第一个房間一样摆設，不过比較精雅一些。我擦了几次眼睛，可是看到的还是那些东西。我用手擰我的胳膊和腰部使自己醒来，还希望是在作梦。这时我坚信眼前的一切只是妖法、幻术，但是我来不及再仔細想下去了，因为灰色馬已經走到門前，作了一个姿势要我跟它走进第三个房間。我进了房間以后看見一匹十分美丽的母馬和一匹小馬駒坐在一床頗为精細的、十分整洁的草席上。

我进了房間，那匹母馬就站了起来，走到我的跟前，仔細觀察我的手和臉，露出一副十分鄙夷的神态。它轉过身去跟灰色馬說話，我听到它們一再說“耶胡”这个詞兒。虽然我在先学会了怎样念这个詞兒，但是当时我还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再过一会兒我就弄明白了，这使我永远感到是一种耻辱。馬兒又用头招呼我，同时还象在路上的时候一样，嘴里不住地說：“混、混”，我懂得它的意思是要我跟它到什么地方去。它領我走到一个院子里，院子里离开馬兒的住房并不太远还有一座房子。我們走了进去，就看到了三只我上岸以后最初看到的那种討厌的畜生。它們吃的是树根和兽肉，后来我才发現是驢肉和狗肉，有时也吃病死的、因伤致死的母牛肉。它們的頸子上都拴着一根結实的柳条，另一头拴在一根横木上。它們用前爪抱住食物，用

牙齿撕下来吃。

馬主人吩咐它的僕人，一匹栗色小馬，把最大的一头解下来牵到院子里。它們讓我和那兽并排站在一起，主僕二馬就开始仔細比較着我們的面孔，嘴里却不住地說着"耶胡、耶胡"这个詞兒。当我看到这个可憎的畜生竟具有一副完整的人形时，眞是說不出地害怕和惊訝。它的脸又扁又寬，塌鼻子，厚嘴唇，咧着一张大嘴。但是这些差别在野蛮民族的身上是很平常的，因为野蛮人常常讓孩子扒在地上，或者把孩子背在背上，面孔貼在母亲的肩膀上擦来擦去，面孔的輪廓就走了样。"耶胡"的前爪除了指甲很长，手掌粗糙、棕黄，手背多毛以外，和我的手并沒有什么两样。我們的脚和手一样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别，因为我穿着鞋、袜，所以馬兒看不出来，但是这一点我却是很清楚的。除了我前面已經提到它們的肤色和身上多毛和我不同以外，身体各处也都相同。

最叫这两匹馬感到困难的問題是我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和"耶胡"的大不相同，这我应該感激我的衣服，因为它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衣服。栗色小馬遞給我一块树根，它把它夹在蹄子和蹄骹的中間(这是它們拿东西的办法，以后我們有机会再詳細解释)。我接到手里聞了一聞，就十分有礼貌地还給了它。它又从"耶胡"的窝里拿出了一块驢肉来，气味非常难聞，熏得我把头歪在一边。它就把那块肉丢給了"耶胡"，它們就狼吞虎咽地把肉吃了。后来它又給了我一捆干草和一馬球节①燕麦，但是我搖搖头表示这两种东西我都不吃。眞的，我这时倒发起愁来，要是我遇不到一个同类(人)，我一定会餓死。至于說这些齷齪的"耶

① 球节就是馬腿后部蹄以上生距毛的部分。

胡"就是我的同类，我无論如何也不能承認；尽管很少人象我这样热爱人类，我也只好說从来还沒有見过这样可憎的生物。我住在这个国家的期間，越靠近它們就越覚得它們可憎，馬主人从我的态度上也看出了这点，就吩咐把"耶胡"带进窝里去。它接着就把前蹄放在嘴上，尽管它的动作十分随便而自然，我看了却非常惊訝，它又作出别的姿势問我要吃什么。但是我却无法回答使它明白我的意思。就算它能明白，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找到食物。我們正在为难的时候，我看到一头母牛走了过去。我就用手指了一指母牛，向它表示請它准我过去吃母牛的奶。这一下却有了效果。它把我領回家来，吩咐它的僕人，一匹母馬，打开一个房間，里面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摆着一些陶器和木盆，里面装的全是牛奶，她給了我滿滿的一大碗，我非常高兴地喝了下去，覚得精神頓时振作起来。

大約在中午时候，我看見四头"耶胡"拉着一輛样子象雪橇一样的車子向房子这边跑来。車上坐着一匹老馬，看来象是一位貴族，它下車时后蹄先着地，因为前些时候它不小心把左前蹄伤了，它是到我的馬主人家里来赴宴的，馬主人毕恭毕敬地款待它。它們在最好的房間里吃飯，第二道菜是牛奶燉燕麦，老馬吃热的，其他的馬都吃冷的。它們的食槽在房間当中摆成一个圓圈，隔成若干格子。它們就坐在草堆上团团围住馬槽。在食槽圈的中間有一个大草架，上面有許多尖角对准食槽的每一个格子，所以公馬和母馬都能規規矩矩地、秩序井然地吃着自己的干草和牛奶燕麦粥，小馬駒也非常有礼貌，馬主人夫妇对于它們的客人就更加来得爽快而恳切了。灰色馬讓我站在它的身旁，它跟它的朋友談了很多和我有关的話，因为我发現客人时常看看我，而且它們又一再提到"耶胡"这个詞兒。

我那时手上戴着手套，灰色馬主人看見了有些莫名其妙。他看到我把我的前蹄打扮成这个样子不覺露出种种惊奇的表情。它把蹄子放在手套上放了三、四回，意思似乎是要我把前蹄恢复原状。我馬上就把手套脫了下来放在衣袋里，这又引起了談論，我覺得大家都喜欢我这种举动，我不久就发现这件事有很好的影响。馬主人吩咐我說出我所了解的那几个詞兒。它們在吃飯时，馬主人把燕麦、牛奶、火、水等的名称敎給了我。我跟着它念得很好，因为我从小对学习語言就很有本領。

吃完飯以后，馬主人把我拉到一边，边說边作姿势使我明白它对我非常关怀，因为我沒有什么东西可吃。燕麦在它們的語言里叫作赫倫，我把这个詞兒念了两、三遍。因为，虽然我在先拒絕吃它，但是再考虑一下，我可以把它制成一种面包。有了这种面包再吃些牛奶就可以活下去。以后再設法逃到别的国家，找到我的同类就好办了。馬主人馬上就吩咐它的僕人，一匹白色的母馬，去拿一木盘燕麦来。我就在火上尽量設法把燕麦烤熟，然后使劲把麦皮搓掉，又想法吹去了皮。我用两块石头把燕麦打碎，加上水作成一个糊餅，在火上烤熟，就喝着牛奶趁热把它吃了。其实这在欧洲的許多地方也是一种普通的食品，但是开头我却覺得淡而无味，日子一久也就习惯了。在我这一輩子里，也常常落到只有粗飯吃的时候，这也并不是第一次。人是很容易滿足的，我早已从經驗中得到了証明。同时我不能不特别声明，我住在这个国家里的时候，从来沒有病过一小时。当然有时我也設法用"耶胡"的毛、头发編一个罗网捕一只兎子或者鳥兒来吃，有时也去采集一些好吃的野菜，煮熟了就着面包当生菜吃，間或也作些稀罕的奶油，而且把打了奶油以后剩下的奶水喝掉。开头我因为沒有盐吃感到十分难熬。但是习惯成自然，也

就不覺得需要它了。我認为我們时常吃盐实际上是一种奢侈的結果，因为我們最先把盐放在飲料里只作为一种兴奋剂。当然我們在长途旅行中，或者在离大市場远的地方食用的腌肉需要用盐，但是这种情形只是一种例外。要知道除了人以外，沒有什么动物是喜欢吃盐的。拿我自己来說，离开这个国家以后，过了很久我才吃得下带咸味的食物。

关于飲食問題已經談得够多的了。其他的旅行家总在自己的著作里尽量談这个問題，他們似乎認为讀者們都很关心究竟我們吃的是好是坏。但是这件事是应該提到的，不然大家就会觉得，我在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的居民一起住了三年簡直是不可能的。

傍晚时候，馬主人吩咐給我准备了一个住处。我的家离开馬主人家只有六碼远，跟"耶胡"的窝是分开的。我弄了一些干草，盖着自己的衣服睡得很熟。但是不久以后我住的就更好了，我还要詳細地叙述我的生活方式，讀者們以后会知道的。

第 三 章

作者得到"慧駰"主人的帮助和教导，专心学习它們的語言。关于这种語言的說明。有几位"慧駰"貴族由于好奇来訪問作者。他向主人簡单报告旅行經历。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它們的語言。我的主人（以后我就这样称呼它）、它的兒女和家中的僕人都很願意教导我。一个畜生竟能处处表現有理性，它們認为这实在是一个奇迹。我用手

指着一件东西，就問这叫什么。馬兒不在跟前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詞写在日記簿里。我也常常請家里的馬兒把它多念几遍，以便糾正我在发音方面的缺陷。有一位僕人是一匹栗色小馬，它在这一方面特别願意帮助我。

它們在說話时，多用鼻音和喉音，就我所知道的欧洲語言来說，它們的語言跟高地荷兰語或者德語近似，不过来得文雅、含蓄一些。查理五世① 曾說过类似的一句話：如果他要跟馬歡話，他一定用高地荷兰語。

我的主人由于非常好奇，感到很不耐煩，就花費很多工夫来教导我。它坚信（这是后来它告訴我的）我是一只"耶胡"，但是我又干净又有礼貌，并且能接受教导却使它感到惊奇。这种动物跟这样的品質是完全不相称的。它对于我的衣服最感困惑，有时它暗地里寻思，这是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我总是在全家都睡着了以后才把衣服脫掉，而在早晨它們醒来以前我又穿上了衣服。我的主人很想知道我是打哪兒来的，从外表来看我的一举一动都很理智，这种本領我是怎样学到的。它也很希望我能够亲口把我的經历告訴他。我学习它們的詞彙和句子，不管听和說都进步很快，它希望不久以后就可以达到它的目的。为了帮助記忆，我把学会了的詞和句子都用英文字母写下来，并且在后面綴上譯文。过了一些时候，即使当着主人的面我也敢这样作。但是我費了不少唇舌才使它明白我这是在干什么，因为这个国家的馬民根本不知道書籍或者文字是怎么一回事。

大約十个星期以后，它提出的問題我大半都了解了，三个月以后，我就可以勉强回答它了。它极想知道我是从这个国家的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是神圣罗馬帝国的皇帝。

哪一部分来的，怎样学到了模仿理性动物的本領，因为“耶胡”（仅从露在外面的头、手脚和面孔看来，它認为我完全象一只“耶胡”）虽然有几分机灵，爱搗鬼，却是一切畜类中最难教馴的东西。我回答說：我是从一个遙远的地方，跟許多同类坐着一个用树干作的中間凹的容器飘洋过海来到这里的。我的同伴强迫我在这兒登陆，把我丢下讓我自己去过生活。我費了許多唇舌，又用許多手势帮助，才使它明白了我的意思。它回答說，我一定是弄錯了，不然我說的都是莫須有的事情。它晓得海那边不可能有什么国家，一群畜生也不可能在水面上随心所欲地使一个容器行动。它相信沒有一个現在活在世上的“慧駰”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容器来，也不会叫一群“耶胡”去干这样的事情。

“慧駰”这个詞在它們的語言中的意思是一匹“馬”，按照它的語源来說，就是“万物之灵”。我告訴我的主人，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过我一定要尽快地改善这种情况，希望在短期間內就可以告訴它許多奇怪的事情。它听了这話也很高兴，就吩咐它的母馬、小駒和家中的僕人利用一切时間来教导我，它自己每天也要花上两三个鐘头。附近的几位男女馬貴族听說我們家里有一只奇异的“耶胡”，不但能象“慧駰”一样說話，并且从它的言談、举动看来似乎还有几分理性，就常到我們家里来訪問。它們喜欢跟我談話。它們向我提出許多問題，我就尽我所能来回答。有这样有利的条件，所以我进步的非常快。我到了这个国家只有五个月，它們說的話我就都能听懂，也可以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相当好了。为了想見見我，并且能和我談談而到我主人家来拜訪的“慧駰”都不大相信我真是一只“耶胡”，因为我身体的外表和我的同类不同。它們很奇怪，为什么我除了头、脸和手以外，其他部分却沒有一般“耶胡”都有的毛发、皮肤。但是大約

两星期以后，偶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秘密才被我主人发现了。

我曾經告訴过讀者，我的习慣是等全家上床睡了以后才脫下衣服来，把衣服盖在身上睡。有一天大清早，我的主人吩咐它的僕人栗色小馬来喊我到它那兒去。它进来时，我还睡得很熟，衣服落在一边，衬衣也扯到胸部以上去了。它把我吵醒了，我发現它把主人吩咐它說的話說的顚三倒四。接着它就回到主人那兒，惊慌失措地把它看到的情形胡乱說了一通。这我馬上就知道了，因为我穿好衣服去拜見我的主人，它就問我，它的僕人所报告的情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睡着的时候样子跟平时不一样。它的僕人告訴它，我的身上有的地方是白色的，有的地方是黃色的，至少是不那么白，有的地方还是棕色的。

为了尽量把自已打扮得和該死的“耶胡”不同，我一直到那时还对自己穿着衣服这一点保守秘密。但是現在再也沒有办法保密了。同时，我考慮到衣服和鞋子越来越糟，都快穿烂了，必須想点办法用“耶胡”或者别的畜类的皮再做一套。否则全部秘密就会被人发現。于是我告訴我的主人，在我出生的国家里，我的同类一方面为了体面，一方面为了防御严寒和炎热的恶劣气候，总是用一种加工过的毛皮来遮蔽身体。要是它願意看的話，我馬上可以証实这一点，把衣服脫下来給它看。不过我要請他原諒我身上有些部分不能暴露出来，因为大自然叫我們把这几部分掩藏起来。它說我真說的奇怪，尤其奇怪的是最后一句話。它不明白，既然大自然把这些东西賜給了我們，为什么又教导我把它們藏起来。它自已和它家里的人对于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感到是什么羞耻。不过，我願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它这样一說，我就解开紐扣，脫去了上衣。我接着又脫去了背心，鞋袜

和褲子。我把衬衫褪到腰間，把底襟拉起，拦腰打了一个結，遮盖住赤裸裸的身子。

我的主人十分惊奇地一直看完我的脫衣表演。它用蹄骹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拿起来仔細观察。它輕輕地撫摸着我的身体，把我前前后后地看了好几遍以后才开口說道：我分明是一只眞正的"耶胡"。但是我和我的同类大不相同，我的皮肤白嫩、光滑，身上有几处并沒有毛，前后爪比較小一些，形狀也不同，而我走路更是装腔作势，只用后脚走路。它不想再看了，吩咐我穿好衣服，因为我已經冻得发抖了。

它时时管我叫作"耶胡"，我只好向它表示我甚感不安，因为我对这种可恶的动物非常痛恨而且鄙夷。我請求它不要这样称呼我，并且請求它囑咐家里的人和来訪問的客人也不要这样。我还請求它为我保密，至少在我現在穿的衣服还可以穿的时候，除了它以外别讓别人知道我有一身伪装，因为它很可以命令它的僕人栗色小馬把看到的情形隐瞒下来。

我的主人对于我的一切要求都很誠恳地答应了。因此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我的衣服再也不能穿下去了的时候。我只好想种种办法来添制衣服，关于这件事我以后还有交代。同时它希望我継續努力学习它們的語言，因为使它最感到惊奇的还是我有說話和推理的能力，不管我身上有沒有穿什么，它对我的身体形狀并不象对前者那样感到惊奇。它又說，我答应过要告訴它一些奇怪的事情，它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从这时起，它加倍努力教我学习語言。它带我去見所有的客人，要大家以礼待我，因为它私下里对它們說，这样会使我高兴，就会使我变得更有趣一些。

每天我在侍候它的时候，它除了教导我以外，总要問我几个

和我自己有关的問題，我也尽量回答它。它用这种方法已經了解到一些虽然很不全面的情况。我怎样經过一步一步的学习达到可以跟它作比較正常的談話的程度，說起来未免話长。我第一次比較詳細而有层次地叙說我的身世的談話內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早已設法告訴过它，我跟五十多个同类从一个遙远的国家来到这里，我們坐着比它的住宅还要大一些的一只木制的中間凹的容器在海洋中旅行。我尽可能用最恰当的語言把船的形状描述了一番，并且舞动着手帕解释給它听，船怎样被风吹向前方。因为我們中間发生了爭吵，我被抛弃在岸上。我糊里糊塗地向前走去，受到了那些可恶的“耶胡”的欺侮，最后才被它救了出来。它于是問我，船是誰作的，我国的“慧駰”怎么能把一艘船交給一群畜生管理。我回答說，我不敢再說下去了，除非它保証听了我的話不会生气，我就不敢把我时常答应要說的奇事說出来。它同意了。我就繼續对它說，在我旅行中到过的国家里，在我的祖国也是一样，人类是唯一的統治者，唯一有理性的动物。我来到这里以后，也很奇怪“慧駰”的举动怎么会象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就象它和它的朋友看到一只它們叫作“耶胡”的动物有几分理性也感到惊奇一样。我承認我的身体和“耶胡”一模一样，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它們的性情竟这样凶残，竟堕落到这步田地。我又說，要是我运气好能重返祖国，对人說起在这兒旅行的情形来（我决定要說的），大家都会認为我說的是“莫須有的事”，都是我憑空捏造出来的。我必須声明我非常尊敬它和它的家屬、朋友，同时它也答应过我絕不会生气。那么我就說，我的同胞一定也不会相信，“慧駰”是一个国家的統治者，而“耶胡”却是畜类。

第四章

"慧駰"对于"眞"、"假"的概念。主人不贊成他的說法。作者又更为詳尽地叙述了个人身世和旅途經历。

我的主人听我說話的时候，脸上現出十分不安的神情，因为这个国家的居民根本不明白什么叫作"怀疑"，什么叫作"不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它們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記得在我跟主人的談話中几次談到"說謊"或者"說瞎話"的时候，它費很大力气才能听懂我的話，虽然它对于别的事情的判断力很强。它的論点是这样的：語言的作用是使我們彼此了解和听取关于事实的报道。要是有人說了一些"莫須有的事"，語言就不能起什么作用了。因为这就不能說是我能够了解他。我听他說一件事，却不能听到眞实的报导，这比不知道还要坏些，因为他要使我相信白的是黑的，长的是短的。这就是它对于我們人类十分熟悉而且經常用到的"說謊"这种本領的全部認識。

閑話少說。当我提到在我的祖国"耶胡"是唯一的統治者时，我的主人說它眞想不通这一点，它希望知道我們国中有沒有"慧駰"，它們的工作是什么。我告訴它，我們国內有的是"慧駰"，夏天它們在草地上吃草，冬天就养在家里吃干草和燕麦。"耶胡"僕人替它們擦身子、梳鬃毛、修蹄子、喂食料，并且給它們鋪床。"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的主人說，"根据你的話来看，这是很清楚的，不管'耶胡'怎样自以为有多少理性，'慧駰'还是你們的主人。我也很希望我們的'耶胡'能够象你們那样馴良。"我請求

主人别讓我再說下去了，因为我很知道它希望我說的都是一些十分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它却堅持要我說下去：不管好坏它都要听听。我告訴它：那我只好遵命。我承認我們的"慧駰"（我們管它叫作"馬"）是最慷慨、英俊的一种动物，就体力和速度来說，都是超群的。要是它們被养在貴族的家里，作旅行、竞賽、拉車等工作，它們也会得到和善、周到的照料，一直等到它們病了，或者跌坏了腿，这才把它們卖出，一直到死終身从事各种劳役。它們死后，皮剝下来按价出售，肉就丢給狗和猛禽吃掉。但是普通的馬兒却沒有这样的福气，农民、車夫或者别的下等人养着它們，要它們服更为沉重的劳役，吃更坏的食物。我尽量把我們騎馬的方法，轡头、馬鞍、馬刺、馬鞭和馬車、輪車的形状和用处描写給它听。我又說，我們在它們的脚底下釘上一块叫作鉄片的硬东西，因为我們常常在石子路上旅行，这样它們的蹄子就不会被磨坏。

我的主人听了我的話大为生气。它很奇怪我們怎么敢騎在"慧駰"背上，因为它很知道就算是它家里最軟弱的僕人也能把最强壮的"耶胡"摔在地上，它躺在地上打个滾就能把这个畜生压死。我回答說，我們的馬从三、四岁起就受訓練，讓它去作我們要它作的事情。如果有的馬性情頑劣，就叫它們去拉車。如果有些小馬玩什么花招，就狠狠地打它一頓。一般用来騎坐、拉車的公馬大約在两岁时就被割去睪丸，使它們的性情更加馴順，更加温良。我們那兒的馬也确乎懂得賞、罰的道理，但是主人你应該考虑到我們那兒的馬并不比这兒的"耶胡"有更多的理性。

我費了不少唇舌，轉弯抹角地說了半天，才勉强使我的主人听明白我的話。它們的詞彙不很丰富，因为它們的需要和情欲远比我們来得簡单。但是我簡直无法形容它对于我們閹割"慧

騸"的野蛮行动如何深恶痛絕，特别是当我説到閹馬的方法和用处，使它們断絕生育，要它們更加順从的时候，它更为震怒。它說，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只有"耶胡"才是有理性的动物，当然它們可以統治一切，因为理性終必会压倒蛮力。但是就我們的体格，特别是我的体格而論，它認为同样大小的动物再沒有比我們更加拙笨的了，哪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理性呢。接着它又問我，跟我住在一起的"耶胡"究竟是象我这样呢，还是象它們国內的"耶胡"那样。我告訴它，我和大多数年紀相仿的人长得一样健全，而妇女、兒童长得就更加柔嫩，女人的皮肤一般都象牛奶一样的洁白。它說，我的确和别的"耶胡"不同，我比它們干净得多，样子也不那么难看，但是，我是不是眞正占了便宜呢，它認为我反倒不如它們。因为我的前后脚上的指甲都沒有用处。它簡直不能管我的前脚叫作前脚，因为它从来沒有看見过我用前脚走路，而且也太娇嫩，簡直不能着地。我走路时前脚上并不戴套子，有时我戴在前脚上的套子也和戴在后脚上的式样不同，也沒有那样結实。我走起路来一点也不稳当，只要一只后脚滑一下，就要跌在地上。接着它又开始在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上挑毛病，面部平坦，鼻子隆起，两只眼睛都安在正面，不轉动一下头部就看不到两边的事情。它又說我要是不把前脚举到嘴边就吃不到食物，为了这种需要，自然才給我装置上一些关节（指手指）。但是它却想不出我的后脚也有一些分枝究竟有什么用处。我的后脚太娇嫩，要不是穿着用别的兽皮制成的套子就經不起又尖又硬的砂石。因为我身上沒有御寒抗热的掩护物，我就只好另备一件衣服每天穿上脫下眞是不胜麻煩。最后它說，生长在这个国家里的动物生来就厌恶"耶胡"，比它們弱的躲着它們，比它們强的就把它們赶开，就算我們賦有理性，它也想象不出我

們怎样能使各种动物摆脱那种厌恶我們的天性，我們又怎样能馴养它們，使它們能为我們效劳。但是它說它不願再辯論下去了，因为它更想听我談談关于我自己出生的那个国家的情况和我到这里来以前的一些生活經历。

我告訴它，我十分願意把种种情形都說給它听讓它滿意，但是我很怀疑这是否可能，因为我要講的事情在它的国家里还找不到近似的情形，主人对这些事可能毫无概念，我又有什么办法解释明白呢。但是不管怎样，我总要尽最大努力，設法用种种比喻来說明我的意思，如果我一时想不起恰当的字眼，还請它予以协助。它听了这話就高兴地答应了。

我說我出生在一个名叫英格兰的島上，那島离这里很远，就是主人的最强壮的僕人也要走一年的工夫才能走到。我的父母都是忠厚人。我是一个外科医生，这种职业就是給人治疗身体上的創伤，这可能是出乎意外，也可能是为人所伤。我的国家由一个女人統治着，我們管她叫作女王。我为了发財才离开祖国，回去以后就可以靠賺来的錢养活自己和家屬。在最近一次的航行中，我是一艘商船的船长，手下有五十多个“耶胡”，很多都在航海途中死了，因此我只好在沿途各国再招募一些水手来补充缺額。我們的船前后两次险些兒沉沒，第一次差点兒被暴风雨刮沉，第二次是触了礁。这时我的主人插了一句嘴，它問我：既然我手下人死了很多，又遇到了种种危险，我怎么能說服屬于不同国家的陌生人跟我一起去冒险。我說他們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为貧穷所迫或者犯了什么罪，才不得不远走他乡。他們中間有的因为打官司弄得傾家蕩产；有的吃喝嫖賭把財产花光；有的背叛祖国；还有許多人是因为犯了凶杀、偸盗、下毒、搶劫、假証陷害、伪造証件、私鑄伪币等罪行；也有的是犯了强奸、雞奸的

罪行或者开小差、投降敌人才被迫出走。他們大多数都是越獄的逃犯，沒有一个人敢回到本国，他們都害怕被抓回去受絞刑或者关在牢里餓死，所以他們只有到别的地方去另寻生路。

在进行这次談話时，我的主人好几次打断了我的話。我費了不少唇舌，多方設法把各种罪行的性質向它說明，我們有許多水手就因为犯了这些罪行才不得不逃亡国外。我們在一起談了几天才把这些事說完，它才算明白了我的意思。它完全不明白干犯这种种罪行究竟有什么用处，到底有无必要。为了說明这一点，我又尽量把爭权夺利的欲望以及淫欲、放縱、怨恨、嫉妒的可怕后果解释給它听。这时，我只好用举例，作假定等方法来說明这些事情。它听我說完以后，不由不瞪起眼睛，表示非常惊訝、憤慨，就象听到或者看到了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情受了刺激一样。权力、政府、战爭、法律、刑罰和許多别的事情在它們的語言中根本沒有这样的詞彙。在这种情况下，使我的主人明了我的話簡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它的理解力非常强，同时借助于思考和交談，它終于对在我們的世界里人类所能作出来的一切，有了充分的了解。它更希望我能够把我們叫作欧罗巴的那个地方，特别是我的本国的情形詳細地說明一下。

第　五　章

主人命令作者向它报告关于英国的情况。欧洲君主之間发生战爭的原因。作者开始說明英国宪法。

請各位讀者注意，下面是我跟我的主人許多次談話的精华，

这包括在两年多的时間中我們几次談話的主要內容。我学习“慧駰”語有了更大的进步，我主人就要求我更詳細地談一談。我尽了最大的可能把整个欧洲的情况都向它說了。我的談話內容涉及工商业、艺术和科学。我主人提出的問題我都作了解答，因为我的解答包括許多門学問，所以提供了丰富的談話資料，一时也是說不完的。我在这里只想談談我們所談到的关于祖国的情况。我将尽量有系統地叙述下去，但不受时間先后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同时我也严格要求符合事实。叫我担心的是恐怕我不能很好地表达我主人的論点和意見，因为我自己缺乏能力，而又必須把它譯成粗野的英語。

我遵奉主人的命令講述了奧倫治亲王① 領导的革命和长期对法国进行的战爭，这次战爭是由亲王发动的，而他的繼承者当今女王② 又对法国重启战端，一直到今天战爭还在进行。由于它的請求，我計算了一下，在战爭过程中大約有一百万只“耶胡”被杀死，一百多座城市被攻陷，三百多艘战艦被焚毁、击沉。

它問我，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战爭一般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我回答說原因是不胜枚举的，我只能举出几个主要原因。有时是因为君王野心勃勃，总認为自己統治的地面不够大，人口不够多；有时也因为大臣貪污腐化，唆使他們的主子进行战爭，才好压制或者轉移人民对于国內行政事务的不滿情緒。因为意見不合也曾牺牲过千百万人民的生命。比如說，究

① 奧倫治亲王威廉（1650—1702）是1689—1702年的英国国王，資产阶級和地主貴族阶級的傀儡。他在1688年政变（所謂“光荣革命”）后即位。1688—1697年英国、尼德兰等国对法国作战。

② 当今女王指1702—1714年的英国安女王（1665—1714）。1702—1714年英国联合奧地利、尼德兰、葡萄牙、丹麦对法国、西班牙作战。这場战爭叫作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爭。

竟圣餐中的面包是肉呢，还是面包，某种浆果（葡萄）汁是血还是酒。究竟吹口哨是好事还是坏事。把棍子（十字架）吻一下好呢，还是把它扔在火里。什么颜色的上衣最好，黑的还是白的，紅的还是灰的。上衣长一点好呢还是短一点好，瘦一点的好呢还是肥一点好，乾凈的好呢还是脏的好。諸如此类的爭論还有很多，因意見不合而引起的战爭比任何一种战爭都要来得凶狠、残暴，而且往往相持不下，特別是当他們对于两件根本沒有什么区别的东西发生爭端的时候，那就更来得残酷了。

有时候两位君王因为搶夺另一位君王的領土而发生爭吵，但事实上他們两人对这領土都沒有这种权利占領。有时候一位君王跟另一位君王爭吵，就因为他恐怕另一位君王要跟他爭吵。有时候因为敌人过于强大所以才掀起战爭，有时候却是因为敌人太軟弱了。有时候我們的邻国缺乏我們有的东西，而他們却有我們所沒有的东西，結果两国就打起仗来，一直打到他們搶走了我們的，我們也得到了他們的才算罢休。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飢荒，疫病流行，或者国內党派发生內訌，局势紊乱，这时发动战爭侵略这个国家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如果我們最亲密的盟国有一个城市我們唾手可得，或者他們有一块領土我們夺来就可以使我們的疆域更为完整，那么我們就滿有理由和他們打一仗。如果一位君王派遣軍队开进別国的領土，当地的人民又穷又傻，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一半人民处死，并使其余的人民充当奴隶，这种措施为的是开化他們，使他們放弃野蛮的生活方式。一位君王請求另一位君王帮助他抵抗敌国的侵略，这位帮助別人抵抗侵略的君王把侵略者攆出去以后，却把救援的君王杀死、监禁或放逐，把人家的領土据为己有，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这样的行为也不失为十分体面的君王之道。君王之間因为有血緣、婚姻关

系也常常会发生战爭。他們的血緣关系越近，发生爭吵的可能就越大。貧穷的国家忍飢挨餓，富有的国家不免驕傲；驕傲和飢餓永远互不相容。就为了这些理由，当兵这种职业就比什么都来得受人尊敬。所謂“兵”就是一只受人雇用、杀人不眨眼的“耶胡”，它屠杀自己的同类越多越好，尽管它們从来沒有冒犯过它。

在欧洲还有一些穷得象叫化子一样的君王，自己无力发动战爭，却把自己的軍队出租給富有的国家，租出一个兵士每天都要收取一定的租金，而这項收入的四分之三归君王享用。他們主要是靠这項收入来維持开支的。德国和北欧各国的君王大都是屬于这一类的。

我的主人說：你告訴我的关于战爭的事情足以說明你們自以为有理性究竟有什么意义。好在你們的行为危险性还不大，只是卑鄙无耻而已，因为你們根本沒有为非作歹的能力。

你們的嘴平平地貼在脸上，除非是彼此同意，是沒有办法互相咬起来的，同时你們的前后爪又短又軟，我們的一只“耶胡”可以把象你这样的一打“耶胡”赶跑。所以再重新計算一下在战爭中死亡的人数，我只能認为你說的是“莫須有的事情”。

我不禁搖头微笑，笑它太无見識，我对于战爭的艺术并不外行，我就把关于战爭的种种事情，什么加农炮、长炮、火枪、馬枪、手枪、子弹、火藥、剑、刺刀、战役、围攻、退却、进攻、挖地道、埋地雷、炮轟、海战講給它听。我又講到运載着上千名士兵的战艦被击沉，双方死亡各达两万名；临死时的呻吟、飞在半空中的肢体、烟霧、喧鬧、混乱、在馬蹄践踏下丧命的人；逃逾、追击、胜利；战場上尸体狼籍成了狗、狼和鷹鷲的食物；劫掠、搶夺、奸淫、燒杀等情形。为了表揚祖国同胞的英勇，我告訴它我亲眼見过在某次围城战役中一次炸死了一百个敌人，还炸死了一艘船上的一

百名兵士；我还看見过尸体从云雾中落下来跌成粉碎，看到这种情景的人都非常高兴。

我正要繼續講下去，說得更詳細一些，我主人却吩咐我住嘴。它說：懂得“耶胡”本性的“慧駰”都会相信如果这种万恶的畜生的气力和刁詐也象它們性情凶暴那样发展到了极点，它們是作得出我所說的每一件事情的。因为我的談話增加了它对于所有“耶胡”类的憎恨，所以它覚得自己心緒紛乱，过去它还从来沒有过这样的感覚。它認为它的耳朵如果听惯了这些可恶的詞句，慢慢就会听得下去，不象过去那样討厌了。它确乎憎恨这个国家里的“耶胡”，但是它覚得它們虽然可恶，比起一只残暴的“格納耶”（一种猛禽）或者一块割伤了它的蹄子的銳利的石头来，也不見得就更为可恨。但是一只自以为有理性的畜生既然能作出这样罪大恶极的事来，它就有些害怕理性会堕落得比残暴还坏。因此它認为我們并沒有什么理性，只是有一种可以助长我們天生的罪恶的特性罢了。在动蕩的河水里映出来的丑陋影象，不但比原来的形体大，而且更加丑陋。

它又說，在这次談話和以前的几次談話中，关于战爭的事它已經听的很多了。它現在还有一点不十分明白。我曾經告訴过它，我們的水手当中有些人是受了“法律”的害才离开自己的国家的。我也曾解释过这个詞的意义。但是它不明白为什么保护人民的法律竟会使人家破人亡。因此它还想知道得更詳細一些，所謂法律究竟是什么意思，按照我国現在的情况，执行法律的是些什么人。因为它認为既然我們自命为理性动物，对于一个理性动物来說，自然和理性就能够指示我們什么事我們应該作，什么事我們不应該作。

我告訴我的主人法律是一門科学，对于这門科学我也沒有

什么研究。有几次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曾經聘請过律师，但是他們并沒有給我什么帮助。但我还是要尽量把我所知道的告訴它。

我說，我們那里有这样一帮人，他們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門学間，怎样搬弄文字設法証明白的是黑的，而黑的是白的，你給他多少錢，他就給你出多少力。在这帮人眼中，别人都是奴隶。比方說，我的邻居看中了我的母牛，他就可以聘請一位律师来替他証明我的母牛应該由他牵走。于是我也就应該聘請另外一位来为我辯护。任何人都不准替自己辯护，因为这是违犯法律規定的。就这件案情来說，我虽然是母牛的合法主人，但我却有两大不利。第一、我的律师几乎从在摇籃里的时候起就专門为虛妄辯护，因此現在要他为正义辯护，这种工作要他来办是很勉强的，所以办起来他就会不知所措，縱然他并不是成心跟我作对，辯护起来也显得十分拙笨。第二种不利是：我的律师必須謹慎从事，不然他就要受到法官的斥責，并且受到同行的厌弃，他們認为他这样作会减少律师的生意。所以我要保全我的母牛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加倍出錢去买通对方的律师，他就会出卖他的当事人，暗示他的当事人是有理的。第二种办法是讓我的律师尽量把我的理由說成无理，好象那头母牛理应归对方所有。这种办法如果作的高明，就一定会得到法官的眷顧。

主人閣下，您必須知道这些法官的职責是判断一切财产糾紛和审判罪犯，他們都是从最精明老練的律师中选拔出来的，他們年紀大了，好逸恶劳，而且一生中都在跟眞理、公道作对，所以他們必然要袒护欺詐、伪証、暴虐的行为。我知道有好几位法官宁願拒絕接受公理一方的大宗賄賂，也不肯作违犯天性和本分的事情，因为他們怕伤害了自己的同行。

这些律师有这样一条公理：凡是有前例可援的，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可以算是合法，因此他們特别注意把以前所有的违犯公理、背叛人类理性的判决記录下来。他們管这些判决叫作“判例”，时时引以为据来替不法行为辯护；而法官們也总是根据判例来处理案件。

在辯护时，他們有意避而不談案件的本質問題，只管高声叫喊，态度粗暴，罗里罗索地尽說一些毫不相干的話。就以上面提到的那个案件为例：他們根本不問对方究竟有无理由和权利占有我的母牛，却一味地問那头母牛是紅色的还是黑色的；角是长的还是短的；牧場是圓的还是方的；在家里挤奶还是在外面挤奶；它容易患什么病症等等問題。然后他們就翻查“判例”，一再把这案件擱置，等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才能作出結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帮人有自己的行話，外人是不可能了解的。他們的法律就是用这种行話写的，他們特别注意法律的增訂工作。他們就用这种方法混淆是非。因此，要决定一块祖宗相传已經六代的土地是屬于我呢，还是屬于一个住在三百英里以外的异乡人，就得花三十年的工夫。

他們审訊叛国罪犯的方法却要簡单得多，这是值得称道的。法官首先要去探一探有权有势的人的意見，然后他就能輕而易举地决定把罪犯絞死还是赦免，在审訊过程中还可以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我說到这里，我的主人插嘴說：照你說来，象律师这样有才能的人，你們却不鼓励他們去教导别人，传授知識，确乎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我回答說：撇开他們的本行业务不談，从各方面看来他們都是我們中間最愚蠢无知的人。跟他們談一談就可以知

道他們是最卑鄙。大家公認他們是知識学問的敌人，无論跟他們談論哪一門学問，他們都会违犯人类的理性，也会象他們在本行业务中那样顚倒是非。

第　六　章

关于安女王治理下的英国概况(續)。
欧洲宫廷中一位首相大臣的性格。

我的主人还是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一帮律师仅仅为了迫害自己的同胞而自寻煩恼，不憚其煩去組織这样一个不义的集团。它更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雇用他們去作这种事。我只好又費了半天唇舌向它解释錢有什么用处，錢币是用什么物質制造的，和各种金屬的价值。如果一只“耶胡”拥有大量这样的貴重东西，它就可以买到它所需要的一切，比方說，最漂亮的衣服，最华丽的房屋，大片的土地，最昂貴的酒类和肉食。他还可以挑选最美丽的女性。因为只要有錢就能得到这些好东西，所以我們的“耶胡”認为，不管是用錢还是攢錢，錢总是越多越好，沒有个够的时候，因为他們天性就是这样，不是奢侈浪費就是貪婪无厌。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們大多数人民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仅仅为了要拿到少許工資而不得不每天劳动，讓少数人过闊綽的生活。諸如此类的事情我講了很多，但是我的主人还是問东問西，不大明白，因为它相信所有的动物，特别是占統治地位的动物，对于地球上的产物都有享受一份的权利。所以它要我告訴它这些昂貴的肉食是什么动物的肉，我們为什么需要吃肉。于是我就把我

所想到的几种肉食一一列举出来，并且談到种种烹調方法，如果不派遣船只航海到世界各地去采办作料、酒类和其他許多种食品，那是办不到的。我說，給我們一位有錢的母“耶胡”預备一頓早飯或者給她預备一只盛早飯的杯子，至少要繞地球轉三周才能办到。它說，你們的国家旣然不能供給居民足够的食物，一定是一个极为貧苦的国家。它最感到奇怪的是，在象我描写的那样大片的土地上怎么竟会沒有淡水，而居民們必須到海外去取飲料。我回答說，我亲爱的故乡英国所出产的食物据說可以抵得上居民消費的食物的三倍。我們从谷类和一种树木的果实中提出来的飲料(都是最好的飲料)和其他各种日常食用品和消費量相比也成同样的比例。但是为了滿足男人的奢侈无度和女人的虛荣，我們却把絕大部分的必需品运往外国，再从这些国家換回疾病、荒淫、罪恶的原料供大家享用。因此大多数居民就必然会无以为生，只好去討飯、搶劫、偸窃、欺騙、拉皮条、作伪証、諂諛、教唆、伪造、賭博、說謊、奉承、威吓、包办选举、濫写文章、星象占卜、下毒藥、卖淫、假充虔誠、毁謗、自由思想以及种种类似的事来糊口度日。我費了很大力气才把上面說的每一个名詞解释清楚。

我又說，我們从外国进口酒类并不是因为缺乏淡水或者其他飲料，而是因为酒是一种喝了使人高兴，使人們糊里糊塗的液体。它可以排遣心中愁悶，在脑子里喚起奔放的幻想，令人增加希望，驅走恐惧，理智暫时失去效用，四肢不能运动，乃至昏昏睡去。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一覺醒来，常常感到精神萎靡、心头作呕；同时这种飲料也会給我們带来种种疾病，使我們的生命短促而痛苦。

但是，除此而外，我們大多数的人民还要依靠供应富人或者

互相供应日常必需品来維持生活。比方說，我在家里的时候穿的象模象样，一身衣服就是一百名工匠的手艺。我的房子和房子里的家具也同样要由这么多人来制造，而把我的妻子打扮起来却需要五百名工匠。

我接着又談到另一种人，他們是靠侍候病人来維持生活的，我前些时候也曾几次跟我主人說起过我的船上有許多水手都是病死的。我这时又費了很大的力气才能使它明白我的意思。它很知道一个“慧駰”在死亡以前几天会变得衰弱无力、行动迟鈍，有时它也会因遇到意外而伤了一条腿。但是它認为大自然創造万物都达到完美的程度，絕对不会叫我們身体受任何痛苦，因此它很想知道这种难以理解的灾难的起因是什么。我告訴它，我們吃的东西种类很多，吃下去却互不相容。我們肚子并不餓却只管吃，嘴里并不渴却只管喝。有时我們通宵聚飲，不吃一点东西却拼命喝浓烈的酒类，把我們弄得懶惰疲乏，身子发烧，不是消化得太快就是消化迟滞。卖淫的女“耶胡”身上有一种病，誰要把她們抱在怀里就会骨头腐烂，而这种病和許多别的病症都由父亲传給兒子，所以許多人生下来就长着复杂的病症。如果把人身上的疾病一一都說給它听，一时也說不完，因为人的疾病不下五、六百种，都分别长在四肢和各个关节上。总而言之，在人体外部和內脏的各部分都有种种疾病。所以我們中間就有一帮人专門以治病为职业，也有的只是騙騙人而已。因为我对这一行有些技能，为了报答主人給我的恩惠，我願意把这一帮人行医的秘密和方法統統說出来。

他們的基本原理就是：飲食过度是一切疾病的根源。他們根据这个原理得到一个結論：不管是通过排泄道或者是从嘴里吐出来，都一定要把肚子里排泄得干干淨淨。接着他們就用草

本植物、矿石、树胶、油、貝壳、盐、果汁、海藻、粪便、树皮、蛇、蟾蜍、青蛙、蜘蛛、死人的肉和骨头、鳥、兽、魚等等尽量想办法合成一服气味难聞、令人作呕的、討厌的藥剂，吃下去管保叫你恶心得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他們管这种藥叫作吐剂。他們又用同样的藥物加上几样毒剂制成一服同样使腸胃受用不了的藥水，要我們从上孔（指嘴）或者从下孔（指肛門）灌进去（从哪兒灌进去，要看医生的高兴）。这种藥把肚子里的东西全泻出来，可以使肚子松快松快。他們管它叫作泻藥或者泻利剂。据医生們說，造物本来的打算是讓我們用在前面的上孔（嘴）吃喝，用后面的下孔（肛門）排泄。一切疾病的发生，在聪明的医生們看来，都是由于造物一时不得已而本末倒置，因此为了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必須用完全相反的办法来治疗身体的疾病，就必須把上下孔对調使用；这就是說，必須把固体和液体从肛門灌进去，而从嘴里排泄出来。

但是除了这些实有的疾病以外，我們还会生种种空想病，因此医生們也发明了一些空想的治疗方法，这些病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并且也有对症的藥品。我們的母“耶胡”就常常生这样的病。

这一帮人都有超人的本領，他們能够預測病症的后果，并且不大会弄錯。实有的病症病势恶化，死亡已經逼近，病不会再好的了，他們的預言当然是有把握的。如果他們断定病人必死无疑，但是出乎意料，病情漸有起色，那么他們也知道怎样应付，使用一种有效的藥剂就可以向世人証明他們有先見之明，絕对不肯讓别人駡他們是在胡說八道，妄加臆測。

他們对于对自己的配偶感到厌倦的丈夫或者妻子，对于长子、大臣、尤其是对于君王都特别有用处。

在这以前我跟主人也談起过政府的一般性質，特别是我們的无比优越的宪法，那是值得全世界欽羡和贊叹的，这次我又偶然提到了大臣这个名詞，它就要我以后有机会再告訴它，我这样称呼这种"耶胡"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說，我要加以描写首相大臣是一个哀乐无动于衷、爱憎永不分明、从不怜憫别人也不生别人的气的人物，至少你可以說他只知一味追求財富、权力和爵位，除此以外他并沒有其他欲望。他用言詞来解决各种問題，但他却从不用言語来表达自己的心事。他不說实話則已，如果說实話，那他是認为你会把他說的实話当作假話。他不說謊話則已，如果說謊，他那是認为你一定会信以为眞。他在背后痛駡一些人，实际上这些人都是他最喜欢的。如果他当面或者对别人夸奖你，那你从这天起就要倒霉。最糟糕的是你得到了他的許諾；如果他在答应你的时候还发了什么誓，那就更糟了。遇到这种情形，聪明些的就会自行引退，别想有什么指望了。

一个人可以利用三种方法爬到首相大臣的地位。第一：他应該知道怎样在有利的时机出卖自己的妻子、女兒或者姊妹；第二：出卖或者陷害前任大臣；第三：在公开場合慷慨激昂地攻击朝廷的腐敗。但是，聪明的君王却一定会选用采取最后一种方法的人，因为这些热心人最会曲意逢迎主子的旨意和爱好。这些大臣一旦掌握权位，就会賄賂元老院或者枢密院的大多数人，借以保全自己的势力。最后，他們还可以利用所謂"赦免条例"（我向它說明了这个条例的性質）使自己事后不致遭受清算，而能带着貪污来的贜物辞退公职去逍遙自在。

首相大臣的官邸是培养他們的接班人的訓練所。他們的随从、僕人和守門人也都效法他們的主子，会分别在各地区作起大

臣来，就他們的无耻、扯謊、行賄这三种主要本領来看，也算是学得很精的了。他們也有自己的僚屬，由一些上等人供养着他們，有时他們憑着机警和无耻的手法也会一步步地爬上去，繼承了他們的老爷的地位。

一位首相大臣往往受制于年老的女僕或者亲信的跟班，因为趋炎附势夤緣求进的人都必須通过他們，所以归根究底如果說他們是王国統治者，倒是很恰当的。

有一天我的主人听我談到我国的貴族，它就恭維了我几句，却使我担当不起。它認为我一定出身貴族家庭，因为我的样子、气色和干淨都远远超过它們国家里的"耶胡"，虽然我似乎不如它們来得身强力大、动作矫捷，这也許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和那些畜生的不同的緣故。同时，我不但很有口才，而且还有几分理性，就它所見过的来說，我也算是一件奇迹了。

它叫我注意，在"慧駰"中間白馬、栗色馬、鉄青馬跟火紅馬、灰斑馬、黑馬的样子并不完全相同。它們的才能天生就不一样而且也沒有改进的可能，所以白馬、栗色馬和鉄青馬永远处在僕人的地位，休想超过自己的同类，在这个国家里这种逾分的行为被認为是一种可怕而反常的事情。

我的主人这样看重我，我表示极为感激，但是同时我告訴它，我出身寒微，父母是誠实的普通人，他們勉强能够使我受到一般的教育。我們的貴族跟它想象中的完全是两回事：貴族在年輕的时候就过着悠閑、奢侈的生活。到了相当年齡，他們就在淫蕩的女人中間鬼混，精力消耗殆尽，并且会染上可怕的疾病。等他的財产快要蕩尽的时候，就跟一个出身微賤、性情可厌、身体虛弱的女人結婚，这是因为她有几个錢，实际上他又恨她又瞧不起她。这样的結合生下来的孩子不是长瘰癧病、軟骨病，就是

发育不全，成了残废。这家人家的妻子如果不想法在邻人或僕人中間給她的孩子找一个健壮的父亲，改良品种以便传种接代，这家人家传不到三代就会断子絕孙。身体瘦弱多病、面貌憔悴蒼白就是貴族血統的眞正标志。身体魁梧、健康反倒是一位貴族的耻辱，大家就会認为他的生身父亲一定是一位侍从或者馬夫。他的智力也象他的身体一样衰弱，那是忧郁、迟鈍、无知、任性、淫欲和傲慢的結合。

不得到这一帮貴族的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付諸实行，也不能修改或者取消。他們对我們的全部財产也有决定的权力，不容我們置辯。

第 七 章

作者热爱祖国。主人根据作者的叙述批評了英国的宪法和行政，并且提出相同的情形加以比較。主人对于人性的看法。

讀者們也許会感到奇怪，我怎么能随便在这种动物面前如此坦率地批評人类，因为它們的"耶胡"跟我完全相象，因此它們对于人类的評价也必然极坏。但是我必須坦白承認，这些杰出的四足动物有許多美德，跟人类的腐化堕落对比一下，使我睜开了眼睛，扩大了眼界，因此我就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人类的行为和感情，使我感到我的同类的尊严全无保全的价值；同时在一位象我的主人那样眼光銳敏的"慧駰"面前，我也无法保持人类的尊严。它每天都使我在自己身上发現上千的錯誤，而这些錯誤都是我过去从来沒有发現过的，在我們看来，这甚至不好算

作是人类的什么缺点。我受到了它的感化，对于一切虚伪、矫飾的行为也感到无比的憤恨，眞理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么可爱，所以我决心为眞理牺牲一切。

我要向讀者們說得率直一些，我这样大胆把人类的缺点一齐說出来，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理由。我到了这个国家还不到一年，就十分敬爱当地的居民，已經决心不再回到人类中間来，决心跟这些可敬的"慧駰"在一起过一輩子，对各种美德加以研究和实践，在那兒我沒有坏榜样，因此不会受到罪恶的引誘。但是命运永远是我的敌人，我命中注定不能享受这最大的幸福。不过現在回想起来还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在这样严格的考察者的面前談到我的同胞的时候，我总是尽量为他們的錯誤辯解，对于每一件事情都尽量說得好听一些。活在世界上的人对于自己的故乡总有些偏心，哪能連一句好話都不說呢。

关于在我侍奉我的主人的期間我們进行的几次談話的內容，已經在前面交代过了。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我省略了的比我在上面說的还要多得多。

它提出的問題我都一一答复了，似乎它的好奇心已經完全滿足。有一天早晨它又把我叫去，吩咐我坐在离它不很远的地方，这样的恩典从来还沒有过。它說它一直在認眞地考虑着我說过的一切关于我个人和我的祖国的事情。它認为我們是一种湊巧得到了一点理性的动物，它也想不通我們怎样才得到了这一点理性。可是理性对我們并沒有什么用处，因为它只能助长我們的墮落腐化的天性，同时連造物沒有加在我們身上的坏习性，我們也感染上了。我們放弃了造物給我們的有限的几种技能，却很順利地扩充了我們原有的欲望，而且似乎在枉費毕生的精力利用自己的发明来滿足这些欲望。单就我来說，无論体力或

者矫捷，显然我都不如一只普通“耶胡”。我用后脚走路并走不稳当，却想出一种方法使自己的爪子既无用处又不能防卫，并且还把下巴頦上面的那些防御太阳和冷热气候的毛发都拔掉了。最后，我既跑不快又不能爬树，完全不跟我的弟兄（它这样称呼它們），这个国家的“耶胡”一样。

它又說，我們所以有行政和司法机构显然是因为我們在理性上以及在道德上有严重的缺点；因为理性本身就能够約束一个理性动物，所以虽然我把自己的同胞的好处宣揚了一番，我們也沒有資格自命为理性动物。他看的很清楚，因为我袒护他們，所以有許多事情我都避而不談，有时候我还說了一些“莫須有的事情”。

現在它更相信自己的見解了。它認为我的身体各方面都跟“耶胡”相象，但是就体力差、速度慢、动作笨、脚爪短諸点而論，我实在不如它們，此外我們还有一些缺点却不是天生就有的。所以根据我所說的关于我們的生活、风俗习慣和活动的情形，它覚得我們的性情也跟“耶胡”的性情差不多。它說“耶胡”仇恨自己的同类甚于仇恨任何别的动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般認为这是因为它們只能在同类的身上看到它們那种可憎的样子，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同样的可憎，所以它認为我們把身体掩盖起来倒是一种聪明的办法，只有用这种办法才可以把我們身体上的許多奇形怪状彼此隐瞞起来，不然就会使我們感到难堪。但是它現在才知道它以前弄錯了，它們国家里的“耶胡”常常发生爭吵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正象我說的那种情形一样。它說，如果把够五十只“耶胡”吃的东西丢給五只“耶胡”，它們不会安靜地吃而会打作一团，每一只都想独占全部。所以在室外喂它們的时候，总要派一位僕人在旁监視；圈在窝里的“耶胡”还要用繩

子拴着，一只一只地分了开来。有时候因为年老或者受伤死了一头母牛，“慧骃”主人还沒有来得及把它送給自己家里的“耶胡”，附近的“耶胡”就会成群赶来搶夺，这样就可能发生一場战争，正象我描写的那样。双方互相用爪子扑打，結果会造成可怕的創伤，但是它們不能互相残杀，因为它們沒有我們所发明的那种杀人武器可用。有时附近几处的“耶胡”也会无緣无故地大战一場。一个地区的“耶胡”常常会待机而动，趁着邻近地区的“耶胡”还沒有作好准备就进行袭击。

但是如果它們发現偷袭的計划不能得逞，因为它們沒有什么敌人可以攻击，就会跑回家来进行一場我說过的那种內战。

在它的国家里有些地方的田地里出产一种不同顏色的、閃亮的石头。“耶胡”們非常喜欢这种石头，有时湊巧有些石头是埋在土里的，它們就用爪子去挖，一連要挖几个整天，把石头挖出来以后就运回来，成堆地埋藏在自己的窝里。它們一面藏一面东张西望，生怕会被伙伴发現自己有了宝藏。我的主人說，它始終不明白为什么它們会有这样一种不近情理的欲望，这些石头对于“耶胡”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但是現在它相信这也許是由于它們的貪婪，我曾經提到过人类是貪婪无厌的。它有过一次試驗，曾經把“耶胡”埋藏在一个地方的一堆石头偷偷地挪走。那个下流的动物不見了宝藏就放声大哭起来，于是惊动了整群的“耶胡”都跑到那地方去。它凄凄惨惨地号叫着，咬着、撕扯着别的“耶胡”，接着就郁郁不乐起来，也不吃也不睡也不作事。后来它吩咐一个僕人偷偷把那些石头又搬到原来的坑坑里照原样埋了。那只“耶胡”发现以后，馬上精神就恢复了，脾气也变好了，不过它这回却越发小心把石头另埋在一个更严实的地方。从此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有用的牲畜。

我的主人又告訴我，我自己也覺察到，在有很多閃亮的石头的田地里，由于邻近的"耶胡"不断入侵，所以就会发生最激烈、最頻繁的战爭。

它說，有时两只"耶胡"在田地里同时发現了这样一块石头。它俩为了爭夺这块石头在吵吵嚷嚷的时候，另外一只就利用这个方便的机会把石头拿走，也是常有的事。我的主人認为这跟我們在法庭上打官司有些相象。当时我認为最好还是向它坦白承認，事实上，它說的那种判决方法倒比我們的許多法律来得公平，因为原告和被告除了丢掉了它們爭夺的那块石头以外并沒有什么损失，但是我們的衡平法庭在还沒有把原告、被告都搞得一无所有以前却絕不肯罢休。

我的主人又接着說了下去。它說，"耶胡"叫大家更加厌恶它們的是它們不分好歹遇見什么就吃什么，草也好，根也好，浆果也好，腐败的兽肉也好，或者把这些东西拌在一起，一齐吞下去。它們还有一种怪脾气，最喜欢吃从别处搶来或者偷来的东西，家里供給的食物虽然好吃得多，它們却覺得不如别处弄来的好吃。要是搶来的东西一时吃不完，它們就会一直吃到肚子要炸。造物也給它們准备了一种草根，如果肚子吃得太飽，吃下这种草根就可以泻个干淨。

此外还有一种多汁的草根，不过相当稀罕而且很难找到。"耶胡"寻找起这种草根来显得非常热心，找到一根就高高兴兴地咂它一頓。这种草根对它們能发生一种作用，就象我們喝了酒一样。它們就会互相摟抱一陣子，又互相撕扯一陣子。它們大喊大叫、咧嘴獰笑、喋喋不休、发暈打滚，后来就在泥里睡熟了。

在这个国家里我也发現只有"耶胡"才会生病，不过它們比我們的馬生的疾病要少得多。它們得病并不是因为受到虐待，

而是因为这种下流的畜生又脏又貪嘴。在它們的語言中所有这些疾病只有一个总的名称，叫作“赫尼阿—耶胡”，意思就是“耶胡病”，这还是从这畜生的名称借来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把“耶胡”自己的屎、尿摻合在一起，給它們从嘴里灌下去。据我所知，这种疗法极为灵驗，为了公共的利益我願意向同胞介紹这种疗法，用来治疗因飲食过度而发生的各种疾病，这确乎是一种奇妙的特效疗法。

在学术、政治、艺术、工艺等等方面，我的主人承認它在它們的“耶胡”和我們中間找不到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它注意的只是“耶胡”和我們在性情上有什么共同点。它也曾听見几位好奇的“慧駰”說过，在大多数的“耶胡”群中都有一个居于統治地位的“耶胡”(我們公园里的鹿群不是也有一只領头的嗎?)，它的样子比一般的“耶胡”还要难看，性情也更刁頑。这个为头兒的要找一个跟它象貌、性情都差不多的“耶胡”作它的宠兒，它的差事就是給它主人舔脚和屁股，把母“耶胡”赶到它主人的窩里去；因为它作这些事作的好，它主人就常常賞給它一块驢肉吃。大伙兒都憎恨这个宠兒，所以它为了保护自己总是在它主人跟前不离左右。除非它的主人能够找到一只比它还要丑恶的“耶胡”，它是不会被撤职的，但是它一被撤职，接替它的职务的“耶胡”就会率領着这一地区男女老少“耶胡”一齐赶上来对着它大小便，把它弄得从头到脚渾身屎尿，我的主人要我自己想一想这和我們的宮廷、宠臣、首相大臣究竟是不是有几分相象。

对于它这种恶意的嘲諷我簡直不敢反駁，在它的眼中人类还不如一头猎犬聪明，就是一头猎犬也能够絕对无誤地分辨出猎犬队中最有本領的那一头狗的吠声，并且会附和着叫起来。

我的主人告訴我，“耶胡”还有几种很突出的特性，它却沒听

見过我說起过（就是說过也說的很少）人类是否也有这几种特性。它說这种畜生跟别的动物一样有公的，有母的，但是和别的动物有一点不同，母“耶胡”就是怀了孕也还会跟公“耶胡”交接。同时公“耶胡”和母“耶胡”也象两头公“耶胡”一样拼命地爭吵、打架。这两件事都达到了残暴无耻的境地，这实在是任何其他有感情的动物作不出来的。

“耶胡”对于污秽不洁的特别嗜好，也使它感到奇怪，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有爱好清洁的天性。对于以上这两項責难，在我还是不作答复搪塞过去为妙，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什么話来可以为同类辯护，如果不是这样，我倒是喜欢辯护一番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有一口猪（可惜那兒沒有），那么当它責备我們不爱清洁的时候，我替人类辯护几句倒也不难。虽然猪这种四足动物比“耶胡”来得温馴，但是說句公平話，它却沒有資格說自己是清洁的。要是我的主人亲眼看到猪吃食的时候那种骯脏相，看到它慣常在泥濘中打滚、睡觉，它也一定会承認我的話是正确的。

我的主人还提到，它的僕人在几只“耶胡”身上发現过一种特性，在它看来这也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它說，有时一只“耶胡”不知想些什么就会躲到一个犄角里去，躺在那兒大喊大鬧、痛苦呻吟，誰走到它跟前它就把誰踢开，虽然它年輕体胖，却也可以不吃不喝。僕人們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医治它。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它去干重活，干上一陣以后它自然就会恢复常态。因为我偏向自己的同类，所以我听了这話以后只好默不作声。但是这却使我发現了忧郁症的眞正病根，这种病也只有奢侈懶惰的人和有錢的人才会生。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强迫着給他們治病，我担保可以把他們的病治好。

我的主人还說，一只母“耶胡”常常会站在一个土堆或者一

从灌木的后面，眼巴巴地看着过往的年輕公“耶胡”，鬃鬃藏藏地作出种种丑态和鬼脸，据說这时候她身上的气味最难聞。要是这时一只公“耶胡”走上前来，她就会慢慢地退却，时常回过头来看看，装作害怕的样子跑到一个可以方便行事的地方，因为她知道那公“耶胡”一定会跟踪而至。

有时候不知从哪兒来了一只母“耶胡”，三、四只母“耶胡”就会跑过来把她团团围住，直盯盯地看着她，有时紛紛議論，有时冷笑，并且把她的渾身上下聞一陣。后来她們就会装腔作势地走开，似乎表示她們非常輕蔑卑視她。

这些都是我的主人自己观察所得，或者是它听别人談过的，不过它也許可以說得更文雅一点，但是我却不免有些惊訝悲伤，因为淫蕩、风騷、譏諷和造謠毁謗的萌芽在女性的本能中都可以找到。

我时时刻刻在等待着我的主人会指責在我們中間极为普通的、男女“耶胡”的一些違反自然的嗜好。但是造物似乎还不是一位手段高明的教师，而在地球上我們的这一边，这些比較文雅的嗜好却純粹是艺术和理性的产物。

第 八 章

作者叙述关于“耶胡”的几种情况。“慧駰”的优秀品质。它們的青年的教育和运动。它們的全国代表大会。

因为我对人性的了解总該比我的主人了解的深刻的多，所以我很容易感到它所說的关于“耶胡”的性格很适用于我和我的

同胞。同时我相信依靠自己的观察我还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認識。所以我常常請求主人准我到附近的"耶胡"群中去，它也同意我这样作，因为它很知道我十分痛恨这种动物，絕对不会被它們引誘坏了的。我的主人还派了一位僕人作我的警卫，它是一匹健壮的栗色小馬，又誠实又和气，要不是有它保护，我是不敢去冒这个险的。我已經告訴过讀者，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曾經吃过这些可恶的畜生的苦头。后来又有三、四回因为在稍远的地方出外散步沒有佩带腰刀，也险些落入它們的掌握。我有理由相信它們多少認为我是它們的同类，因为我跟我的警卫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在它們面前卷起袖子，露出胳膊和胸脯以壮声势。这样一来它們就会放胆湊上前来，象猴子一样模仿着我的动作，但是也总露出极端恨我的表情。就象一只被人养熟了的穴鳥[1]戴着帽子穿着長袜跑回野生的鳥群里去也会受到迫害一样。

它們从小就身手矫捷。有一次我捉住了一只三岁的公"耶胡"，我作出种种慈爱的表情想使它安靜下来；但那小鬼头却乱喊乱抓，拼命咬我，弄得我沒有办法只好把它放了。正在这时一大群老"耶胡"聞声赶来，它們发現那小家伙是安全的（因为它跑开了），栗色小馬又在我身边，所以不敢走到我們跟前。我发現那只小兽身上气味很臭，有些象黃鼠狼又有些象狐狸，但是比黃鼠狼或者狐狸身上的气味还要討厌。我还忘記了一件事情（要是我把这段完全删去，也許会得到讀者的鉴諒），我把那只可恶的畜生抓在手中的时候，它忽然拉了一泡黃色的稀屎，把我周身衣服全弄脏了。幸亏附近就有一条小河，我跳进去洗了个干淨。一直到我身上臭气全消以后才敢去見我的主人。

---

[1] 穴鳥是欧洲的一种鳥类，有些象烏鴉，但体格較小，經过馴养，可以模仿人說話。

根据我所发現的事实来判断，“耶胡”似乎是最不可教导的动物，它們除了能拖拉、扛抬东西以外，再沒有什么本領可言了。我認为这种缺点主要是因为它們性情别扭而懶惰。它們狡猾、狠毒、阴险而且記仇图报，它們身体强壮、結实，但是性情懦弱，結果弄得驕横、下賤而残忍。据說紅毛的公母“耶胡”比其他的“耶胡”来得更为淫蕩而险毒，但是它們在体力和动作灵活方面都胜过别的“耶胡”。

“慧駰”把日常使用的“耶胡”养在离它們家不远的茅屋里，却把其余的都赶到田野里去。它們就会在那兒挖草根、啃野草、搜寻死兽肉、有时也去捉黃鼠狼和“路希木斯”（一种野鼠），捉到以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它們天生就会利用利爪在土坡的一边挖一些深深的洞穴，然后自己就睡在里面。母“耶胡”的窝比較大一些，还可以容得下两三只小兽。

它們象青蛙一样从小就会游泳，并且可以在水底潜伏很久。它們常常捕魚，母“耶胡”就把魚带回家去喂小兽。說到这兒，我希望讀者們能够原諒，我还要叙述一件奇遇。

有一天我跟我的保护人栗色馬一同出游，因为天气炎热异常，我請求它讓我在附近的河里洗一个澡，它同意了我的請求，我就馬上脫得精光，慢慢地走到河里去。这时湊巧有一只年輕的母“耶胡”站在一个土堆后面看到了全部經过，她一时欲火中燒（我跟栗色小馬都这样猜想），就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来，在离开我洗澡不到五碼的地方跳进了水里。我从来沒有感到这样害怕，小馬又在相当距离以外吃草，也沒有想到会出事。她十分粗野地把我摟抱起来，我只有拚命叫喊，小馬奔馳过来，她才放手，但还有些恋恋不舍。她跳上了对岸，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她还站在那兒眼巴巴地直叫。

我的主人和它家里的人都把这件事引为笑談，而我却极为懊丧。因为那母“耶胡”把我当作她的同类，对我发生了爱慕之情，那么我再也不能否認从头到脚沒有一处不表現我是一只“耶胡”了。这畜生的毛发并不是紅的（那就不能說她的欲望有些不正常），其实她的毛发象野李子一样黑，面貌也不象别的“耶胡”那样可憎；我想她还不到十一岁。

我在这个国家住了三年，我想讀者一定希望我能象别的旅行家那样告訴他一些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慣。这也确乎是我在那兒学习的主要課程。

因为这些高貴的“慧駰”生来就具有种种美德，它們是理性动物，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罪恶，所以它們的伟大的格言就是要发揚理性，一切都受理性支配。同时它們的理性也不象我們的理性那样，可以引起爭論。在我們这兒，人們很可以就一个問題的两面似是而非地辯論一番。但是它們却会使你馬上信服，因为它們的理性并不受感情、利益的蒙蔽和歪曲，所以它必然会令人信服。我記得我曾經費了很大的力气才能够使我的主人明白“意見”这个詞的意义，才讓它明白为什么会引起爭論；因为理性只教导我們去肯定或者否定我們認为是确实的事情；我們根本不能肯定或者否定我們所認識不到的。所以“慧駰”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辯論、吵鬧、爭执、肯定虛伪或者含混的命題等等罪恶。同样地，当我把物理学的各种理論系統解释給它听的时候，它大笑了起来，它認为一个冒充有理性的动物竟然也会重視别人假設的知識，即使这些假設是正确的，它們对于那些事情也未必会有什么用处。它完全贊同柏拉图① 所传述的苏格拉底的思想；

① 柏拉图（紀元前427—紀元前347）是古代希腊的哲学家。

我叙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借以对这位哲学之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也使我常常想到这种学說可以摧毁欧洲图書館里的多少图書，也可能閉塞多少学术界的成名捷径。

友誼和仁慈是"慧駰"的两种主要美德；这两种美德并不限于个别对象，而是普遍地及于全"慧駰"类。从最遙远的地方来的客人和最亲近的邻人一样都会受到款待，不管它走到哪兒都象到了家里一样。它們非常有礼貌，但是一点也不拘泥形式。它們絕不溺爱小馬，但是它們对子女的教育却完全以理性为准繩。我看見我的主人爱撫邻居的兒女象自己的一样。它們遵从大自然的教导热爱自己的同类。只有理性才可以把人分为几等，因为有的人具有較为优越的德行。

母"慧駰"生下一对男女以后，就不跟它的配偶同居了，除非因为偶然发生事故，有一个子女不幸夭折，但这样的事很少，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它們才再行同居。如果一个"慧駰"遭到这种不幸而它的妻子已經不能生育，别的夫妇就送一个孩子給它們，然后自己再行同居一直到女方怀孕为止。这种措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防止国內人口过剩。但是当僕人的下等"慧駰"却不受这种严格限制。它們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三对子女，它們日后可以充当貴族的僕从。

在結婚这件事上它們十分注意选择配偶的毛色，免得血統混杂产生不良的結果。男方要看它有沒有气力，女方要看它是否美丽，但这并不是为了爱情的緣故，主要是为了防止种族的退化。要是女方气力过人，那么就給她选择一个美丽的配偶。它們对于求爱、恋爱、送礼、遺产、贈产等等都毫无概念，在它們的語言中也沒有适当的詞来表达这些概念。年青夫妇的結識和結合全由父母或者朋友来决定，它們天天都看到这样的事，而它們也

認为这是理性动物的一种必要的行动。誰也沒有听說过有婚姻受到破坏或者誨淫的事件。两口子象对其他同类一样相敬相爱、互相关切地过一輩子，永远不会嫉妒、溺爱、吵架或者不睦。

它們教育男女青年的方法是令人敬佩的，很値得我們效法。孩子們在十八岁以前除了有几天以外，不讓它們吃到一粒燕麦，也很少讓它們吃奶。在夏天它們早晚都在戶外吃两个鐘头的青草，它們的父母在一旁监督，但是僕人吃草的时間却不到一点鐘，它們把大部分的青草带回家去，在不妨碍工作的时候省出时間来吃。

青年男女都要学习有关节制、勤劳、运动和清洁的功課。我的主人認为我們除了一些家务管理的功課以外，对女子的教育和对男子的完全不同，实在太荒謬了。它說的很对，我們有一半人口除了会生兒育女以外什么都不能作。它說我們把孩子交給这样一些无用的动物照看，更足以說明我們的残忍野蛮。

"慧駰"要孩子們在陡峻的山岭上，或者堅硬的石头地上跑来跑去，来訓練它們的体力、速度和耐劳。它們跑得渾身出汗的时候，就命令它們跳到池塘里或者河里去，全身浸在水里。一个地区的青年每年集会四次表演跑、跳的技能和其他体力或者技巧方面的本領。大家都来唱歌贊揚优胜者。在这样的节日里，僕人們就会赶着一群馱着干草、燕麦、牛奶的"耶胡"到表演場所去給"慧駰"們享用。它們把食品送到以后就馬上把"耶胡"赶回来，免得它們在会場上吵吵嚷嚷。

每隔四年在春分那一天，要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地点是在一片平原上，距离我們的家大約有二十英里，会議一連要开五、六天。它們在会上彙报各地区的情况：它們的干草、燕麦、母牛或者"耶胡"有余呢还是不足？要是哪一个地区缺少什么（这

种情形很少)，大家一定会一致同意，踴跃捐助，馬上供应这个地区所缺少的物資，同时在会上孩子們的調整問題也可以得到解决。比方說，一个“慧駰”有两个男孩子就可以和有两个女孩子的“慧駰”交换一个；如果一个孩子发生事故不幸死亡，而母亲又不能再生育了，大家就决定本地区的哪一家再生育一个来补償这一損失。

第　九　章

“慧駰”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大辯論，辯論結果是怎样决定的。“慧駰”的学术。它們的建筑。埋葬的方法。它們的語言的缺点。

在我离开这个国家大約三个月以前，它們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的主人代表我們这一地区参加了大会。在这次会議上它們又对一个老問題进行了辯論。这也是它們仅有的辯論。我的主人回家以后就把辯論的詳情告訴了我。

它們辯論的問題是：要不要把地面上的“耶胡”消灭干净。一位代表主张消灭“耶胡”，它提出了几个有力的、重要的論点；它說，因为“耶胡”是自然界最骯脏、最能吵閙、最丑陋的动物，所以它也是一个最懶惰、最倔强、最調皮、最恶毒的家伙。如果不时时看管着，它們就会偷偷吸食“慧駰”的母牛的奶，把家里的猫弄死吃掉，踩坏燕麦和青草，还会作出种种无礼放肆的事来。它又引証了一个流行的传說，“耶胡”并不是一向就住在这个国家里的。許多年以前才在一座山上发現有一对这样的野兽；也不知道它們是太阳晒着烂泥生出来的，还是海里的泡沫和渣滓变

成的。后来这一对"耶胡"繁殖起来，子孙后代越生越多，在短时間內就遍布全国到处为害。"慧駰"为了消灭这种恶兽，曾举行过一次大搜捕，終于把全伙"耶胡"包围了起来。"慧駰"把大的"耶胡"杀死以后，每家都留下了两只小的养在窝里，馴养它們来拖、背笨重的东西，性情这样野蛮的动物能馴服到这地步，也算是到了頂点了。这传說很近情理，这种动物不可能是"依纳赫尼阿姆色"（意思是"当地的土著"），因为"慧駰"和别的动物都非常恨它們。虽然它們生性恶劣应当受人憎恨，但如果它們是土生土长的动物，大家也决不会把它們憎恨到这个程度，要不然它們早就会被消灭了。此外，当地居民还异想天开想利用"耶胡"，結果很輕率地忽略了馴养驢子。驢子是一种文雅的动物，既容易馴养又来得服貼、規矩，身上也沒有什么难聞的气味，而且身强力壮，可以从事种种劳动，虽然它赶不上"耶胡"身子灵活。如果說驢子叫的声音不大好听，但比起"耶胡"可怕的咆哮呼嗥来总好得多。

另外的几个代表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見，于是我的主人向大会提出了一个方案——实际上它是受了我的启发才提出这方案的。它同意前面发言的那位代表所提到的那个传說，并且肯定那两只首先发現的"耶胡"确乎是从海上漂过来的，它們被同伴所背弃，才登上了我們的海岸。后来它們躲在山里，漸漸退化，年深日久就变得更加野蛮，远远超过它們祖国的同类了。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見，是因为它現有一只奇妙的"耶胡"（它指的是我），这是大多数的代表都听說过的，而且許多代表也亲眼看見过。它接着告訴大家它最初怎样发現了我；我全身都用别的动物的毛皮制作的罩子盖了起来。我会說自己的語言，并且学会了它們的語言。我也对它說过我到这里来的經过。我身上沒有遮盖

物的时候，它看我完全是一只"耶胡"，不过皮肤比較白，毛发少一些，脚爪短一些罢了。它又接着説，我曾經尽力想使它相信在我的国家和許多别的国家里，"耶胡"是統治一切的理性动物，而把"慧駰"当做奴僕。它在我身上发現有"耶胡"所有的特性，不过比較文明而且略具几分理性，然而和"慧駰"相比却差得很远，就象它們国家的"耶胡"远远赶不上我的情形一样。我也曾提到我們的一种习惯，就是我們常常在"慧駰"年輕的时候把它們的睪丸割去，使它們变得更为馴良。这种手术是非常容易而且安全的。它説向野兽学习而得到智慧并不能算是什么耻辱，螞蚁敎导我們怎样勤奋工作，燕子(我把"李哈恩赫"这个詞譯作燕子，其实它比燕子大多了）敎导我們怎样盖房子。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在年輕的"耶胡"的身上。这种方法不但能使它变为馴良可用而且經过一个时期不用伤害它們的生命就可以把它們消灭干凈。同时应該鼓励"慧駰"养驢，从各方面来説，它們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兽类，而且它們还有一种好处，只要养到五岁就可以使用，而别的兽类却要养到十二岁。

这就是当时我的主人認为可以告訴我的一些关于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形，但是它隐瞞了关系到我个人的一件事情。不久以后我就受到了这件事情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影响，下面在适当的时机讀者們就会知道，以后在我生活上发生的不幸就从此开始了。

"慧駰"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它們的知識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因为这个民族团結一致，具有各种德性，完全受理性支配，跟别的国家又毫无往来，所以很少发生什么重要大事，它們不需要多耗費記忆力就可以把历史很容易地流传下来。我已經在前面提到过它們不会生病，因此也不需要医生。但是它們也有多

种用藥草配制的良藥，用来治疗蹄骹和蹄叉上面偶尔被銳利的岩石割伤或者撞伤的地方，这些草藥也可以敷治身体各部的损伤。

它們根据日、月的周轉运行計算年月，但是并不再細分作許多星期。它們对于这两个发光体的运行十分熟悉，并且知道日、月蝕的道理。这都是它們在天文学方面的最高发展。

就它們的詩歌而論，可以說已經超过了任何有生命的动物。它們的詩歌比喻恰切，描写細致正确，都是学不来的。它們的韵文富于比喻和描写，內容一般是描述友誼和仁慈的崇高观念，或者頌揚賽跑和别的体力运动中的优胜者。它們的建筑虽然十分簡陋，但是非常方便，而且构造巧妙可以防御寒暑的侵襲。它們那里有一种树木，活到四十年树根就松动了，一遇到暴风雨就会倒下来，这种树木长的很直，"慧駰"就用尖利的石块（因为它們不知道用鉄器）把树干削成木桩，每隔十英寸就插一根在地上，然后在木桩中間編上一些燕麦秸或者枝条。房頂和門也用同样的方法建成。

"慧駰"利用前足的蹄骹和蹄子中間的凹处拿东西，就象我們用手拿东西一样。最初我簡直想不到它們的蹄子竟会这样灵巧。我看見过家里的一匹白色母馬用这个关节穿針（我特意把針綫借給她用）。它們挤牛奶、收割燕麦和作别的手工劳动，都是这样进行的。它們有一种坚硬的燧石，把它跟别的石头摩擦就能磨成可以代替楔子、斧头、錘子等的工具。它們就用这种燧石制的工具割草、收割燕麦，它們的燕麦都是天然在田里生出来的。"耶胡"把一捆捆的燕麦运到家里然后由僕人們在茅屋里把它踩碎，把麦粒打出收藏在仓里。它們也制造粗糙的陶器和木器。陶器是放在阳光下晒成的。

如果它們能避免发生意外的伤亡，它們就只有老死，死后尽可能埋葬在最偏僻的地方。它們的亲友对于它們的死去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悲伤。快要死去的“慧駰”也不会因为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感到有什么遺憾，就象刚訪問了一位邻居現在要回家了一样。我記得我的主人有一次約好了一位朋友和它的家属到家里来商議重要的事情。到了約定的日期，女客人很晚才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我們这里。她表示了两番歉意，首先代她的丈夫致歉，因为他可巧今天早上“舍奴恩赫”了。这个詞在它們的語言中含义很深广，却很难翻譯成英語，它的意思就是：“它回到它的第一个母亲那兒去了。”接着她又請主人原諒她不能早来，因为早上她丈夫死的时候已經很晚了，她跟僕人們商議了半天怎样去找一个方便的地方来安葬她的丈夫。我覚得她在我們家里的时候，言語行动跟别人一样地愉快。大約过了三个月，她也死了。

它們一般都活到七十岁到七十五岁，很少有活到八十岁的。它們在死前几个星期就一天天感到衰弱下去，但是并不感到痛苦。这时候它的朋友都常常来看望它，因为它們不能再象平常那样安閑舒服随便外出了。不过在它們死前十天光景（它們自己計算得很准确，很少会算錯的），它們就坐在舒服的橇里由“耶胡”拉着去回拜那些住在邻近地方的来看望过它的朋友。它們不仅在这时候才坐这种橇，它們上了年紀，出远門，或者不小心摔跛了脚的时候都要坐它。因此当将死的“慧駰”回拜它的朋友的时候，它們就要向朋友們郑重告别，好象它要到这个国家的一个辽远的地方去准备在那兒度过余年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提起，“慧駰”在它們的語言中沒有可以表达罪恶这个概念的詞兒，仅有几个这样的詞兒还是从“耶

胡"的丑陋形象和恶劣性格那兒借来的。所以当它們要表达僕人荒唐、小孩疏懶、石头割伤了它們的脚、天气接連几天很坏的意思的时候都要加上"耶胡"这个形容詞。例如"赫恩姆·耶胡"、"忽納好尔姆·耶胡"、"銀尔赫姆德威赫尔瑪·耶胡"。它們把一幢盖的不好的房子叫作"銀尔好尔姆赫恩姆罗赫恩烏·耶胡"。

我很喜欢繼續叙述这个优秀民族的一些习俗和美德；但是我不久以后打算出版一本書专門討論这个問題，讀者将来还可以参看那本書，現在我要繼續叙述我自己悲慘的結局。

第十章

作者的日常生活安排，他跟"慧駰"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由于經常和它們談話，他在道德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他們的談話。作者接到主人通知，他必須离开这个国家。他昏暈倒地十分伤心，但后来还是順从了。他在一位僕人的帮助下設法制造了一艘小船。他冒险出海航行。

我把日常生活安排得十分称心。我的主人吩咐按照它們的式样在离开它的家大約有六碼远的地方給我盖了一間房。我又在地上和四壁塗上了一层粘土，然后鋪上我自己創制的灯心草席子。我把那兒的野生的麻打松作成被套，里面塡上各种鳥毛，这些鳥都是我用"耶胡"毛編制的网罗捕得的，鳥肉也是精美的食品。我用小刀作了两把椅子，比較笨重的工作是栗色馬帮我

作的。我的衣服都穿得稀烂了，我就作了几件新衣，用的材料是兎子皮和一种跟兎子差不多大小的动物的皮，这种美丽的动物叫作“奴諾赫”，它的皮上面有一层細軟的茸毛。我又用这种皮作了几双很可以穿穿的长袜。我用从树上砍下来的木片当作鞋底上在帮皮上，鞋帮烂了我就另用晒干了的“耶胡”皮作鞋帮。我时常从枯树洞里找到一些蜂蜜，我有时渗上水喝，有时塗在面包上吃。我們有两句格言“人是很容易滿足的”、“需要是发明創造之母”。誰还能够象我这样可以用实例来証明它們的眞实呢。我的身体十分健康，心里也很宁靜。我用不着怕朋友陷害我、背叛我，也用不着防备敌人的明攻暗害。我沒有机会使用賄賂、諂媚、誨淫的手段来討好大人物和他們的爪牙。我也用不着担心受騙或者受迫害。这里沒有医生能残害我的身体，也沒有律师毁我的家产，更沒有告密者在旁监視我的言語行动，也沒有人为了取得奖金而捏造証据来控告我。这里沒有人冷嘲热諷、妄加非难或者背地說坏話，也沒有扒手、盗匪、搶犯、訟棍、鴇母、小丑、賭徒、政客、才子、性情乖戾的人、言語无味的人、辯論家、强奸犯、凶手、土匪和古董販子。这里沒有結党营私的首脑人物和他們的扈从；也沒有人用言語行动来引誘我、唆使我犯罪。这里沒有地牢、斧鉞、絞架、笞刑柱或者枷銬，也沒有騙人的商人和工匠。沒有虛荣、驕傲、装腔作势，也沒有紈袴子弟、恶霸、醉汉、野鷄、梅毒病人。沒有喜欢吹牛、淫蕩而奢侈的闊太太，也沒有愚蠢、傲慢的学究。沒有罗里罗嗦、驕气凌人、喜欢吵架、又嚷又喊、高声吼叫、脑袋空空、自以为是、喜欢賭咒的伙伴，也沒有为非作歹、平地青云的流氓，也沒有因为有德行而被貶为平民的貴族。这里沒有大人老爷、琴师、法官和舞蹈教师。

我非常幸运能够和几位“慧駰”会見，它們都是来拜訪我的

主人或者跟它一起进餐的，这时候我的主人特别准我在一旁侍候，听它們談話。它跟它的客人时常問我一些問題并且听我回答。我有时也有机会跟着主人去拜訪它的朋友。我从来不敢多說話，除非有时必須回答問題。就在回答問題时我內心也感到遺憾，因为这使我丧失了改造自己的时間。它們談話时我非常喜欢安靜地听着，因为它們說的話沒有一句对我沒有用处，而且它們的話也是簡明扼要。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它們最講究礼貌，可是一点也不拘礼仪。說話的人自己說得高兴，也使它的朋友們听着高兴。它們从来不打断别人的話头，絕不罗嗦，从来不面紅耳赤地爭辯也不会話不投机。它們認为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短时間的沉默对于談話是有好处的。我覺得它們这种見解非常正确。因为在这短时間的沉默里，許多新的見解油然而生，談話也就越发生动。談話的內容一般是关于友誼和仁慈，或者秩序和經济；有时也談到自然界中的現象、活动和古代的传統；有时也談到道德的范围。它們談論理性的正确規律或者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应該作出哪一些决定；同时它們也常常談論詩歌的美妙。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但这并非出于虛荣，我在它們跟前的时候也往往供給它們很多談話資料，因为这时我的主人就可以借机会向它的朋友介紹我和我的祖国的历史。它們都非常喜欢討論这些事，不过它們的談話对于人类却是不十分有利的，因此我也就不想引述它們的談話了。不过有一点我却請求讀者准我說明一下，我的主人似乎对“耶胡”的性格了解得比我还清楚，这是我十分欽佩的。它把我們的罪恶和蠢事一一談了出来，其中有許多是我从来沒有告訴过它的，不过它推想得出如果它們国內的“耶胡”除了原有的特性以外还有几分理性的話，可能会作出什么样的坏事来。最后它作出很带几分眞理的結論，說象这样的动物該是多么卑鄙而

可怜啊。

我坦白承認我这点兒还有些价值的知識都是因为我受到了主人的教誨 以及听到它跟朋友們的談話而得来的，我听到它們的談話比听到欧洲最聪明、最伟大的人物的談話还要感到自豪。我欽佩这个国家的居民气力充沛、体态端庄、行动迅速，这些可爱的人物有这样多的美德使我对它們感到最高的崇敬。的确最先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耶胡"和别的动物自然而然地对它們这样敬畏，但是我漸漸感到我对它們的敬畏也日見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除了敬畏以外我对它們又尊重又热爱，并且感激它們另眼看我，把我和我的同类分别对待。

当我想到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祖国和全人类的时候，我認为无論从形体上或者性情上来看，他們实际上就是"耶胡"，虽然他們比較开化一些，并且具有說話的能力，但是他們只利用理性来增长他們的罪恶，而这个国家里他們的同类兄弟却只具有天生的一些罪恶。有时我在湖畔或者噴泉旁边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感到討厌、可怕，赶忙别过了脸，覺得自己的样子还不如一只普通的"耶胡"来得好看。因为我时常跟"慧駰"談話，望着它們覺得很高兴，也就模仿起它們步法和姿势来，而現在已經养成了习慣，因此朋友們常常不很客气地对我說，我就象馬一样地踱着。但是我却認为这是恭維我，我也不能不承認，我說話也往往模仿"慧駰"說話的声音和腔調，就是听到别人嘲笑我，我也一点不会生气。

我过着这样快乐的生活，希望自己留在那兒过一輩子，可是一天早晨比平常早一些，我的主人就把我叫去了。我看到它的脸色就知道它心里有事，簡直不知道怎样开口对我說些什么才好。它沉默了一会兒才对我說，它不知道我听了它要講的話以

后会有什么感想。它說，上次在开全国代表大会討論"耶胡"問題的时候，代表們都很生气，为什么它在家里养着一只"耶胡"（它們說的就是我）就象在招待一个"慧駰"一样，而不把我看成是一头野兽。誰都知道它时常跟我談話，似乎它跟我在一起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和乐趣似的。这种行动是违反自然和理性的，而且这也是它們从来沒有听見說起过的事。因此大会郑重地劝告它要象使用一只"耶胡"一样地使用我，不然就打发我泅水回到原来的地方。凡是曾經在它家里或者在它們自己家里看見过我的一些"慧駰"都反对第一种办法，因为它們認为我除了具有那种动物的劣根性以外，总还算有几分理性。它們害怕我会領着全体"耶胡"逃到山林地带里去，在夜里却結队出来伤害"慧駰"的家畜，因为我們是一种不爱劳动的食肉动物。

我的主人接着說，附近的"慧駰"天天都来催促它遵从代表大会的劝告，它再也不能耽擱下去了。它担心我不能泅水到別的国家去，所以它希望我能制造出一輛我曾經說过的、能在海上載着我漂流的那种車子。在制造过程中，它的僕人和附近邻居的僕人都可以帮我的忙。最后它說，它自己很願意留我給它作一輩子事，因为它覚得我虽然天性卑劣、能力有限，但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模仿"慧駰"的行动，而且現在我已經改掉了一些坏习惯和坏脾气。

我在这兒应該向讀者說明，这个国家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叫作"赫恩赫老阿銀"，我能够想到的最近似的譯法是"郑重劝告"；它們根本不知道怎样能够强迫一个理性动物去作某一件事，它們只能够劝它或者郑重劝告它去作这件事。因为它們認为誰要违反理性誰就放弃了作理性动物的权利。

我听了我的主人的話以后感到十分悲伤失望，因为我受不

了这样的痛苦，就昏倒在它的脚下。我苏醒过来以后它告訴我，它以为我已經死了（因为这个民族不象我們这样性情脆弱）。我就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說，如果真的死了倒是莫大的幸福。我說虽然我不能埋怨代表大会的劝告，更不能埋怨它的朋友的催促，但是根据我自己微弱、荒謬的判断，如果它們能够对我稍加寬容也許不至于是違反理性吧。我泅不到一里格远，而离它們这兒最近的陆地也要在一百里格以上。要造一只小小的容器把我运走，它們这兒又沒有应用的材料。不过，尽管我認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自忖必死无疑，我还是很感激主人，願意服从它的命令尝試一下。我又說，如果我不得善終，那还是最小的不幸。要是我能經历一些艰险逃得性命，那么我又要跟“耶胡”在一起过一輩子，因为沒有可以模仿的表率使我遵循道德的途径前进，就不免要再沾染上一些腐敗的老习慣，我想到这些事怎么能够无动于衷。我十分明白聪明的“慧駰”作出的决定都是有可靠的理由的，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耶胡”无論提出什么論据都不可能动摇它們的决定，所以我感謝它对我的关怀，建議由它的僕人来帮我制造一只容器。我也要求它給我足够的时間去完成这件艰巨的工作。我对它說我一定要尽力保全自己的性命；万一我能回到英国，我希望我能对自己的同类有所貢献。我要向人类宣揚著名的“慧駰”的好处，鼓励人类学习它們的美德。

我的主人只簡单地回答了我两句：限我在两个月的时間内完成造船工作，并且命令栗色馬，我的伙計（我們相隔这么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称呼它了）听我的指揮，因为我对主人說过，有它帮助也就很够了，而我知道它对我是很亲切的。

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它陪着到先前叛变了的水手逼我登陆的那一带海岸去。我爬上了一座高地，向四面的海上远眺；

我仿佛看到东北方面有一座小島。我拿出袖珍望远鏡来，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根据我的估計这座島离海岸大約有五里格。但是在栗色馬的眼中那却只是一片蓝色的云彩，因为除了本国以外它并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存在，所以它辨别不出在辽闊的大海的远处有什么东西，当然不能象我們这些整天和海水打交道的人辨别得那么清楚了。

我发現了这个小島以后，就不再多加考虑了。我馬上决定，如果可能的話，这座島就是我的第一个流放地，結果怎样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回到家里和栗色馬商量了一番就一起到不很远的一座树林里去，我就用小刀，它就用一块尖利的燧石（按照它們的方法巧妙地把石头綁在一根木把上），砍了几根象手杖一样粗細的橡树枝子下来，另外还砍下了几根較大的木料。不过我不想詳細叙述我的工作經过給讀者們听了，总而言之，六个星期以后，多亏栗色馬帮忙替我作了比較吃力的工作，我制造成功了一艘印第安式的小艇，不过比一般的要大得多，同时我还用亲手搓的麻綫把几张"耶胡"皮密密地縫起来搭起凉棚。我利用我所能够找到的小"耶胡"皮縫制了一面帆，因为大"耶胡"的皮太粗太厚了。另外我还作了四把桨。我在船上带了一些熟兎肉、鳥肉，还带了两个容器，一个盛牛奶，一个盛水。

我在主人家旁边的一个大池塘試航了一次，把不妥当的地方改造了一番，用"耶胡"油把裂縫补好，把船修理得結結实实，可以装載我和貨物了。我尽了最大努力把小船制造成功了，就把它放在一輛車上，由栗色馬和另一位僕人在一旁照料，由"耶胡"慢慢地拖到了海边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的行期已定，我就向我的主人、主妇和

一家老少告别。这时我眼里滿含着泪水，感到非常沉痛。我的主人一方面因为好奇，一方面也許是为了表示对我的关怀(我可以这样說，絕对不是自己夸奖自己)，决定要到海边去送我上船，同时还邀了几位朋友同去。我在海岸边等了一个鐘头潮水才上来，恰巧这时风正吹向我打算航行到那兒去的小島，于是我重新又向主人道别。当我正要弯身趴在地上去吻它的蹄子的时候，它格外賞脸把蹄子輕輕地举到我的嘴边。我并不是不知道由于提到了这件事我曾受到很多的責难。誹謗我的人認为这样高貴的人物对象我这样的一个下等动物居然能够賜予这样隆重的恩典，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曾忘記有些旅行家喜欢夸耀自己受到的特殊恩典的事实。但是如果这些誹謗者对于"慧駰"的高貴、有礼的性格能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們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我又向陪同我的主人前来的"慧駰"致敬；接着我上了小船，推船离开了岸边。

第十一章

作者的危险的航程。他到达新荷兰①，想在那兒定居下来。他被当地土人用箭射伤。他被葡萄牙人捉住，并被強掠到一艘船上。他受到船长的殷勤招待。作者回到英国。

一七一四或一五年二月十五日②上午九点鐘，我开始了这一

① 新荷兰是澳大利亚的旧名称。

② 有的版本作一七一×年二月十五日。

次险恶的航程。海上刮着顺风，不过我最初还是只用桨划船；但是考虑到这样划下去不久就会疲倦，同时风向也許会轉变，因此我就扯起了小帆。这样依靠潮水的帮助，根据我当时可能作到的估計，我的船是在以每小时一里格半的速度行駛。我的主人和它的朋友一直停留在海岸上，差不多等到我走的看不見了才离开。我还时时听到栗色馬在叫着(它总是最爱我的)："赫奴伊·伊拉·尼哈·瑪亚赫·耶胡"(保重吧！温順的耶胡)。

我本来打算尽量找一座无人小島，在那兒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产一切必需的生活資料。我覚得这样比在欧洲最文明的宫廷里作首相大臣还要来得快活。我想到将要回到"耶胡"統治下的社会去生活，感到非常可怕。因为在我渴望得到的寂靜环境中，我至少能够享受思想自由，愉快地回味着无法企及的"慧駰"們的美德，这样就不会再墮入我的同类的罪恶、腐化的淵藪。

讀者也許还記得我在前面說过我部下的水手怎样叛变了我并且把我囚禁在艙里的种种情形。我被囚禁的几个星期中，一点也不知道走的是什么航路。他們把我押上了长舢板强迫我登陆的时候，水手还賭着咒說(不管他們是眞賭咒还是假賭咒)他們也不知道我們是在世界的哪一方。不过当时根据我听到他們說的一些話，我想这是在他們到馬达加斯加島去的航綫的东南方，所以我当时相信我們所在的地方是离开好望角以南大約十度，南緯四十五度的地方。虽然这不过是一种測度，但我决定向东方行駛，希望能到达新荷兰的西南岸，也許在新荷兰的西方可以找到一个我所希望的无人小島。这时风向正西，到了晚上六点鐘，我估計我至少向东方行駛了十八里格。这时我发現半里格以外有一个很小的島，一会兒工夫我就到了那里。这座島只

是一片岩石，仅仅有一个被风雨冲刷而成的天然港湾。我把小船停在港內，爬上了岩石，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东面是一块从北方延展到南方的陆地。我在小船上待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繼續向前行駛，七小时后我到达新荷兰的东南角。这証明我一向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的地图和海图都把这个国家的方位弄錯了，至少比它的实际位置向东錯移了三度。許多年前我曾跟我的好友赫尔曼·毛尔先生談过我这种看法，并且說明了我的理由，但是他却相信别人的說法。

我在登陆的地方沒有发現人烟，但是自己沒有武器所以不敢深入。我在海滩上找到了一些蚌蛤，就生吃了下去，因为我怕被土人发現因此不敢举火，我一連吃了三天牡蠣和海蛾，把口粮节省了下来。我又侥幸找到了一溪清水，解了渴。

第四天早上我向境內走的太远了一点，就发現在离开我不到五百碼的一个高地上有二、三十个土人。他們都赤条条的一絲不挂，男女老少围坐在那兒，大概他們的中間是一个火堆，因为我发現有烟。其中一人发現了我，馬上告訴了其余的人。有五个土人向我面前走来，只有女人、小孩还留在火堆旁边。我拼命向海滩奔馳，跳上了小船，就划了开去。那些野人看見我要跑，就追了上来。我还沒有划出好远，他們射了一箭深深地射入了我的左膝盖的里面(我要带着这个疤痕进坟墓的)。我害怕那是一支毒藥箭，我划出了他們的射程以外，(那天风平浪靜)就赶快用嘴吮吸伤口，并且尽快把伤口包扎好。

那时我不知所措，又不敢回到原来登陆的地方，只有向北駛去，并且只好划桨：风虽然很小，但是西北风正迎着我吹来。我正要找一个安全的登陆地点，却发現在东北方向上有一艘帆船正在行駛，而且越来越看得清楚了。我迟疑了一下，拿不定主意

是不是等他們一等，但是后来我对于“耶胡”的憎恨还是占了上风，我就掉轉船头，张帆划桨向南駛去，又回到了早上离开了的原来那个港湾，因为我宁願把命舍給野蛮人，也不願再和欧洲的“耶胡”住在一起。我把小船緊靠在海滩旁，自己却躲在小溪旁的一块石头后面。我在前面也說过这条小溪的水是非常好的。

那艘帆船駛到离小港湾有半里格的地方，就放下长舢板带着容器来取淡水（这地方的溪水似乎很出名）。舢板快靠岸的时候才被我发現，已經来不及再另找一个躲藏的地方了。水手們一上岸就发現了我的小船，仔細检查了一下很容易就猜想到小船的主人一定就在近处。四个全副武装的水手搜遍了每一个岩洞和可以躲藏的地方，終于在那块石头后面找到了我，那时我正面孔朝下趴在地上。他們看到我穿着一身奇怪而不整齐的衣服——皮外衣、木底鞋和毛皮袜——不由惊得呆了。但是他們从我的衣服来判断，我并不是当地的土人，因为他們总是赤身露体的。一个水手說着葡萄牙話叫我起来，并且問我是什么人。我精通这种語言，所以站起身来就說：我是一个可怜的“耶胡”，被“慧駰”們放逐到这里，并且要求他們把我放走。他們听到我用他們的本国話回答十分惊訝，从我的面孔来看我大概是一个欧洲人，但他們却不懂我說的“慧駰”、“耶胡”是什么意思，同时我說話怪腔怪調就象馬嘶一样，他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我一直在那兒发抖，又害怕又厌恶。我又請他們把我放走，一面却慢慢地向小船走去。但是他們却抓住了我問我是哪一国人？打哪兒来的？还問了我許多别的問題。我告訴他們我生在英国，大約五年以前我离开了祖国，那时候他們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是和睦相处的，所以我希望他們不要把我看作敌人，我对他們并沒有絲毫敌意，我只是一个可怜的“耶胡”，想找一个荒僻的地方度过我这

不幸的一生。

他們开始說話的时候，我覺得从来沒听見过或者看見过这样违反自然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这就象英国的狗、牛或者“慧駰”国的“耶胡”会說話那样令人感到奇怪。那些誠实的葡萄牙人对于我的奇怪的装束和說話时的怪腔怪調也同样感到惊訝，但是我說的話他們都听得懂。他們非常仁慈地跟我說話，他們說船长一定願意免費把我带到里斯本①，以后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們要派两名水手回船向船长請示；同时他們还要把我綁起来，除非我賭一个咒决不逃走。我当时想还是接受他們建議比較好。他們都非常好奇想知道我的历史，但是我說話很少，并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于是他們就瞎猜起来，以为我的不幸遭遇使我丧失了理性。两小时以后，那艘送淡水回大船去的小船又駛了回来，并且带回了船长的命令，要把我带上大船。我双膝跪倒央求他們讓我自由行动，但是无論怎么央求都是白搭，他們用繩索把我綁了起来，抬上了小船，又从小船抬到了大船上，最后才把我押解到船长的艙房里去。

船长的姓名是彼得罗·德·孟戴斯，是一个豪爽、有礼的人。他要我把自己的經历略略談一下，并且問我要吃、喝些什么。他說我可以受到象他一样的待遇，另外还說了一些令人感激的話，叫我奇怪的是一只“耶胡”居然也能这样有礼。但是我还是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我被他和他的部下身上的那股气味熏得几乎要昏暈过去。最后我只要求从我的小船上拿出一些东西来吃，但是他却叫人給我拿了一只鷄和一些好酒来讓我吃，接着又吩咐准备一間洁淨的艙房讓我去睡覚。我不願意脫掉衣

① 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

服，就和衣睡在被褥上。过了半点鐘我想到水手們正在吃飯，趁机会就溜了出来，跑到船边正准备跳到海里去泅水逃命，无論如何我是不願再和"耶胡"們在一起生活的。但是一位水手拦住了我。他向船长报告以后，我就被鎖在艙里了。

晚飯后彼得罗先生来到我的艙里，問我为什么要舍命逃走。他懇切地对我說：他并沒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想尽量帮我的忙。他說的話非常感动人，所以我最后才把他当作一个略有几分理性的动物来看待。我簡单地向他說明了一下我的航行經过；在航行途中部下水手怎样叛变了我；他們怎样把我流放在一个国家里，以及我在那兒住了三年的情形。但是他却認为我說的这一切都象是在作梦或者是幻想。我听了不禁大生其气。因为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在"耶胡"所統治的国家里的人都具有这种撒謊的特殊本領，因此他們对于别的同类所說的实話也常常加以怀疑。我問他：在他的国家里有沒有喜欢說"莫須有的事情"这种风俗？我又对他說：我几乎已經忘記他所說的"虛妄"这个詞是什么意思了。如果我在"慧駰"国中住上一千年，也不会听到最下等的僕人撒一个謊。信不信由他，我并不在乎；不过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我可以原諒他天性上的腐朽本質，如果他提出任何不同看法我都可以回答，以后他自然会发現眞理是怎样的。

那位船长是一个聪明人，他費了很大的心思，却沒有能够在我談話中抓住一个漏洞，最后也就漸漸覺得我的話是可靠的了。但是他接着說：既然我宣称自己絕对服从眞理，我必須答应跟他一起完成这一次航行，不要再起舍命逃走的念头，不然他就要把我囚禁起来，一直等到我們到了里斯本以后才放我出来。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同时我也向他表示抗議，我宁願遭受最大的艰难困苦，也不願再回去和"耶胡"們生活在一起了。

我們一路上沒有遇到什么重大的事件。有时为了报答船长的恩情，我也接受了他誠懇的請求陪他在一起坐坐，竭力掩飾我憎恨人类的那种情緒，有时也不免要流露出一点来，而他也就装着沒有注意到讓它过去了。但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間我都躲在艙里不願看到任何水手。船长三番五次請求我把野蛮的衣服脫掉，并且要把他最好的一身衣服借給我。但是我无論如何不肯接受，因为我討厌把"耶胡"穿过的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我只希望他能借給我两件干淨的衬衫，因为他穿了一陣子以后总要洗过，所以我相信不会沾污我的身体。每隔一天我就换一件衬衫，换下来的衣服都由我自己去洗。

一七一五年十一月五日我們到了里斯本。登岸的时候船长硬要我穿上他的外套，免得受到群众的包围。他把我領到自己的家里，并且按照我的要求把我領到房子后部的最高的一个房間里去。我懇求他不要对任何人說起我对他談过的关于"慧駰"的事情，因为如果泄露了一点风声，不但会吸引許多人都来看我，而且我也有被异教徒审判所监禁起来或者燒死的危險。船长劝我接受一身新作的衣服，但是我不肯讓裁縫給我量尺寸；幸亏彼得罗先生身材跟我差不多，所以这身新衣服穿起来还算合适。他又給我置办了一些日用品，也都是新的，我先把这些东西放在露天晾晒二十四小时后才用。

船长沒有妻子，他只有三个僕人，我們吃飯的时候也不用他們侍候，他一举一动都是彬彬有礼，而且通晓人情，所以我漸漸也就喜欢跟他在一起了。他給我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也漸漸喜欢他了，所以有时我也就有兴致地从后窗往外看一看。到后来我就搬到另外一間房里去，我探头向街上望了一望，可是吓得赶快縮回头来。过了一个星期，他引我走到了門口，我的恐怖才慢慢

減輕，但是我对人类的憎恨和卑視却日益加深。最后我在他的陪伴下敢到街上去走走，但是我总是用芸香或者烟草把鼻子塞住。

我也跟彼得罗先生談起过我家里的事情，过了十天他就劝我回家，为了名誉为了良心我都应該回到自己的祖国跟老婆孩子住在一起过活。他告訴我港口里有一艘英国船就要开航了，他可以替我准备一切。他提出了很多理由，我也作了辯駁，在这里就沒有多說的必要了。总之，他說我想找一座孤島在那兒定居下来，那种島屿是根本找不到的。如果我住在家里，倒是可以自主，过一过自己希望过的隐士生活。

我沒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話。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搭了一艘英国商船离开了里斯本，那艘船的船长究竟是誰我根本沒有問起过。彼得罗先生送我上船，并且借給了我二十鎊錢。他亲切地向我告别，在分手的时候他拥抱了我，我也只好尽量忍受着。在这最后的一次航行中，我和船长、船員都毫无来往，上船以后就說自己有病，一直躲在自己的艙里。一七一五年十二月五日早上九点鐘光景我們在唐茲拋錨，下午三点鐘我平安到达罗則希斯（瑞賫夫的别名）我的家里。

我的妻子和家人迎接着我又惊又喜，因为他們都以为我早已死了；但是我必須坦白承認我看到他們心里充滿了憎恨、厌恶和卑視；想到他們和我关系密切就越覺得他們可恨、可恶、可卑。因为尽管自己遭逢不幸，从"慧駰"国被放逐了出来，我不得不和"耶胡"們見面，不得不跟彼得罗·德·孟戴斯先生談話，但是我的脑子里、想象中还时时刻刻記着高貴的"慧駰"們的美德和思想。我想到由于我自己曾和一个"耶胡"类交媾过，結果就成了几个"耶胡"的父亲，这眞叫我感到无比地慚愧、慌张和恐怖。

我一到家我的妻子就把我抱在怀里，并且跟我接吻。因为

我多年沒有接触过这个可厌的动物，所以她这样一来我就昏暈倒地，差不多过了一个鐘头才苏醒过来。我写这部書的时候，我已經回到英国五年了。回家后第一年，我不准妻子和兒女到我跟前来，我受不了他們身上的那种气味，我更不允許他們跟我在一个房間里吃飯。直到現在他們还不敢动一动我的面包，也不敢用我的杯子喝水。我也不讓他們中間的哪一个抓住我的手。我第一次花錢就为的是买两匹年輕的种馬。我把它們养在一所上好的馬厩里，除了馬以外，馬夫是我最宠爱的人。我聞到他身上在馬厩里沾染来的那种气味精神就感到振作，我的馬也頗能了解我，每天我至少要跟它們談上四个鐘头。它們从不带轡头和馬鞍。它們都非常爱我，彼此也很友爱。

第十二章

作者記事信实可靠。他計划出版这部作品。他譴責一些歪曲事实的旅行家。作者声明自己著書幷沒有什么坏心思。有人非难作者，他提出答辯。开拓殖民地的方法。作者对祖国的贊美。他認为国王对于作者所描述的几个国家有权占領。征服这些国家会遇到的困难。作者向讀者告别。他談到將来准备怎样过日子。他向讀者提出忠告，幷作了总結。

敬爱的讀者，我已經把十六年零七个多月以来的旅行經历老老实实地講給你听了。我着重叙述的是事实，幷不十分講究

文采修飾。我也許可以象别人一样述說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使你惊奇，但我宁願使用最簡单朴素的文笔把平凡的事实叙述出来，因为我写这本書主要是向你报导而不是供你消遣。

象我这样到过許多遙远的国家的人，而这些国家都是英国人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很少去的地方，如果把海上或者陆地上的奇异动物描写一番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游記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变得更为聪明、善良，举出一些外国的事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来改善人們的思想。

我衷心希望能制定这样一条法律，那就是：每一位旅行家必須先向大法官宣誓，担保他要发表的东西都是絕对眞实的，然后才可以得到許可出版他的游記。这样广大的讀者才不会象平常一样受人欺騙，因为現在有些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常常胡謅乱扯、撒天大的謊来蒙混不經心的讀者。我在年青时候也曾讀过几部游記，也感到非常有趣；但是自从我走遍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区，并且根据个人观察发現許多記載純屬捏造以后，我对这种作品就十分厌恶了，同时我发現人类的信实可靠竟被他們作践到这步田地，不由有些生气。既然朋友們認为我这本書还可以为国内讀者所接受，因此我为自己訂立了一条終生恪守的信条：“我一定要忠实于事实”。事实上任何引誘都不能使我违背这个信条，因为我牢牢地記住了我的高貴的主人的言語、行动，我也記住了其他高貴的“慧駰”的言語、行动，我很荣幸在长时期中常常听到它們的談話。

Nec si miserum Fortuna Sinonem
Finxit, vanum etiam, mendacemque improba finget.

（命运虽然能使西农①遭受不幸，
但它却不能强迫我誑語欺人。）

我很知道写这种既不需要有什么天才，也不需要有什么学問，只要記忆力强、記录精确就能写出来的作品是不会享大名的。我也知道游記的作者，也象編輯字典的人一样，将来一定会湮没无聞，因为后来居上，以后的作者无論在分量和篇幅方面都会超过他們。同时也很有可能日后的游記作者到我所描写的国家里去游历的时候也会发現我的錯誤（要是我还有什么錯誤的話），并且会增加許多新发現，这样就把我挤下文坛，取而代之，使世人忘記从前还有过我这样一位作家。如果我著書是为了求名，这的确会使我感到莫大的苦恼。但是因为我著書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不管怎样我也决不可能感到失望。因为既然你自命为是統治本国的理性动物，当你讀到我所列举的"慧駰"的美德的时候，怎么能对自己的罪过不感到慚愧呢？我用不着提那些由"耶胡"統治着的遙远的国家了。就这些国家来說，布罗卜丁奈格人腐化的程度最輕，那么他們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准則就应該是我們乐于遵从的，但是我不再多說了，就讓賢明的讀者自己去判断吧。

我想我这部作品大概不会受到什么責难，因此感到十分高兴。一个作家所叙述的全是发生在几个遙远的国家里的实在事情，而这些国家又跟我們毫无貿易往来或者外交关系，誰还能够反对这样的一位作家呢？我特别小心避免犯許多游記作者的毛病，他們因为这些毛病常常受到責难那是罪有应得的。同时，我和任何政党都沒有什么关系，对于任何人都沒有仇恨、偏見、或者恶意。我著書的目的是极为高尙的，我向人类报导所見所聞，并且教导他們。我說这样的話并不能算是不客气，我可以說自

① 西衣是希腊传說中欺騙特洛亚人把木馬拖入城中的希腊人。特洛亚人中了木馬計而被希腊人攻下了城池。

已比一般人要高明一些，因为我在这样长的一个时期中和最有德行的"慧駰"們談話得到了很多好处。我著書也不为名也不为利。我絕对不肯使用一个詞兒使人疑惑我是在非难别人，也絕对不会开罪于最容易被人得罪的人。因此我希望我能够坦然地認为自己是一个无疵可寻的作家，任何辯論家、思想家、观察家、沉思家、挑毛病专家、評論家对我都是无技可施的。

我承認有人曾經暗地里告訴过我，說有人認为我刚回国的时候，早就应該向国务大臣提出报告，作为一个英国的臣民；我有責任向政府报告，因为任何臣民所发現的土地都是屬于国王的。不过我却怀疑我們要去征服这些国家是否会象斐迪南多·柯太茲①征服赤身露体的美洲人那样容易。我想，征服利立浦特人所得到的利益还抵不上派遣海陆軍的消耗；我很怀疑对布罗卜丁奈格人有所企图是不是明智而安全的；飞島正飞行在一支英国軍队的头頂上的时候，他們是不是会感到不很自在。当然，"慧駰"們看来对于战爭沒有什么准备，它們对这門科学特别是抵挡枪炮的科学，是完全外行的。但是，如果我是国务大臣，我就絕不主张去冒犯它們。它們的賢明、团結、无畏、爱国等美德足以补偿在軍事方面的缺点。你想想看，两万"慧駰"冲进了一支欧洲軍队，冲散了队伍，推翻了車輛，用后蹄猛踢把战士的脸踢瘪，因为它們都称得起具有奥古斯都的性格：Recalcitrat undique tutus。②我不主张去征服这个慷慨大度的民族，我倒希望它們能够或者願意多派一些"慧駰"到欧洲来开导我們，教我們学习关于荣誉、正义、眞理、节制、公德、果敢，貞洁、友誼、仁慈和忠誠的基本原則，在我們大多数的語言中还都保留着代表这些道

① 柯太茲(1485—1547)是西班牙的冒险家、殖民者。

② 拉丁文：踢来踢去，到处安全。

德的名詞，在現代以及古代的作品中也还可以遇到这些名詞；虽然我讀書不多，这些名詞我还可以說得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理由使我对国王陛下因我的发現而扩张領土这件事并不感热心。老实說，我对于君王們施行正义的这种方法发生怀疑。比方說，一帮海盜被风暴吹到了方位不明的地方。最后爬到主桅上去的水手发現了陆地；他們登陆劫杀；发現了一个于人无害的民族；受到他們的优待；他們为这个国家起了一个新国名，正式为国王占領这个地方，树了一块烂木板或者石头当作紀念碑，杀了二三十名土人，劫走了两、三名土人当作样品，回国請求国王赦免他們。于是这就开辟了一块天賜的領土。国王赶紧派船到这地方去；把土人赶尽杀絕；为了搜刮黃金折磨土人的国王下令准許进行一切不人道的、放蕩的行为，于是遍地染滿居民的鮮血。这一帮專作这种虔誠的冒险事业的可恶屠夫，也就是派去开导感化那些崇拜偶象的野蛮人的現代殖民者。

但是，老实說，这一段描写跟不列顛民族毫无关系。英国人在开辟殖民地这件事上所表現的智慧、小心和正义；在促进宗教、学术的发展方面所表現的充分才能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他們选派虔誠、干練的教士传布基督教义；他們审愼地把本国的生活正派、談吐清楚的人民移居各地；他們派出最能干、廉洁的官員去担任各殖民地的行政官吏，苦心孤詣在各地施行仁政，尤为重要的是他們委派的总督都是精力充沛、极为有德的人物，一心一意只考虑到治下人民的幸福和他們国王的荣誉。

但是我所談到的那几个国家似乎都不願意被殖民主义者征服、奴役或者赶尽杀絕。他們那里也不出产大量的黃金、白銀、食糖和烟草。根据我个人的愚見，他們并不是我們可以表現热情、发揚勇敢精神或者占什么便宜的适当对象。如果对这事更加熟

悉的人和我的意見不同，那么在我依法受召見时，我一定要向主上陈奏：在我以前从来沒有一个欧洲人到过这几个国家。我的意思是說在这一点上我們应該相信当地居民的話。我的話是不容置辯的，除非你提起許多年前在"慧駰"国的一座山上也发現过两只"耶胡"，据說后来的"耶胡"种就是它們的后裔，这是可能引起一場爭論的；那两只耶胡也許就是两个英国人，从它們的后裔的面孔看来，虽然比英国人丑得多，却也使我不由不感到疑惑。但这件事是否可作为我們有权占領的依据，那只有讓精通殖民法的人去考虑了。

但是我从来沒有想到过怎样用国王陛下的名义正式占領这几个地方；即使我有过这种想法，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为了愼重和保全自己，我也会暫时把这种想法擱在一边，等日后有更好的机会时再說。

我作为一个游記的作者，可能受到的責难也許只有这个了，而現在我已經作了答辯。我謹向敬爱的讀者作最后的告别，我就要回到瑞ier夫自己的小花园里去享受玄想的快乐，去实践我从"慧駰"們那兒学来的道德課程，并且教导自己家里的"耶胡"使他們成为馴良的动物。我要常常照一照鏡子看看自己的形象，使自己漸漸养成习慣，看到人类的丑态不至于忍受不了。我很惋惜我国的"慧駰"有兽性的表現，不过看在我的主人、它的家屬和朋友以及全体"慧駰"的面上，我对它們还是非常尊敬。我們国內的"慧駰"在形体上完全跟"慧駰"国的"慧駰"一样，但是它們的智力却大大退化了。

上星期我已經允許我的妻子和我在一起吃飯。我讓她坐在一张長桌的另一头，并且要她回答（不过是非常簡单地回答）几个問題。但是"耶胡"的气味还是非常难聞，我总是用芸香、熏衣

草和烟草把鼻孔紧紧地塞住。虽然一个老年人很难改变往日的习惯，但是这在我来說并不是毫无希望，我总有一天可以同我的邻居相聚，不再害怕他会用爪子或者牙齿来伤害我。

如果“耶胡”种仅仅有着天生就有的罪恶，我跟他們和睦相处也并不見得怎样困难。我看見律师、扒手、上校、傻子、貴族、賭棍、政客、老鸨、医生、証人、教唆者、訟师、卖国賊等也并不生气。这都是合乎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丑陋不堪的家伙，身上有病心里也有病，却又驕傲不过，我馬上就会失去耐心勃然大怒。我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这种动物和这种罪恶（驕傲）会攪在一起。聪明有德的“慧駰”們有着理性动物所能够具有的种种美德，可是在它們的語言中却沒有表达这种罪恶概念的名詞。在它們的語言中，除了它們用来表現“耶胡”的可恶性格的名詞以外，沒有任何可以表达罪恶的名詞。它們在“耶胡”身上察覺不到有“驕傲”这种罪恶存在，因为它們对于人性缺乏透徹的理解，在被“耶胡”統治着的国家中，“驕傲”这一种特性是显而易見的，但是我却比較有經驗，倒清清楚楚地看到野“耶胡”身上也还有几分“驕傲”的本性。

但是受理性支配的“慧駰”却不会因为自己具有許多优点而感到驕傲，就象我們不会因为自己并不缺少一条腿或者一只胳膊而感到驕傲一样，尽管有人会因为四肢不全而感到伤心，但是头脑清醒的人决不会因为自己四肢齐全而得意洋洋。我对这問題談得較多，为的是希望自己跟英国“耶胡”相处时不至于感到不能忍受。所以我現在請求沾染着这种罪恶的人不要随便就走到我的面前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１４　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　张健（古典网格）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２７１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ｊｙｃｋ／ｊｙｃｋ６０／２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

回到英国。

第四卷　慧骃国游记

第一章　作者出外航海，当了船长。

第二章　一只“慧骃”把作者领到家里。房屋的情形。

第三章　作者得到“慧骃”主人的帮助和教导，专心学习它们的语言。

第四章　“慧骃”对于“真”、“假”的概念。

第五章主人命令作者向它报告关于英国的情况。

第六章　关于安女王治理下的英国概况（续）。

第七章　主人对于人性的看法。

第八章　作者叙述关于“耶胡”的几种情况。

第九章　“慧骃”的学术。它们的建筑。埋葬的方法。它们的语言的缺点。

第十章作者的日常生活安排，他跟“慧骃”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

第十一章　作者的危险的航程。他到达新荷兰，想在那儿定居下来。

第十二章　作者记事信实可靠。他计划出版这部作品。